

文學筆  
記叢書

# 寄園寄所寄

下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2373B

寄園寄所寄 卷下

獼祭寄 天時 人物 人事 物理 書籍(書法附) 器用 禽獸 類聚數

考

寄園主人曰：「事不洞晰，引用必訛，義山所以獼祭也。古今書籍繁夥，徒抱枵腹，以與昔人抗衡，難矣哉！若夫占天必辨星躔，論人必窮幽奧，讀古必蒐怪僻，著述必極蠢動，雖周公復生，豈易言耶？姑彙人所必用者，勿貽操艇而戰之譏，則幸矣。」

獼祭寄

天時

兵法云：甲子與周往，亡滅燕，征戰危事，尚可不拘時日。况其他耶？然陰陽術數，信不足憑，不鋤其根，不足伏愚瞽之心，杜拘泥之口也。請言天時。

隋書元冑傳：文帝嘗于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時冑不在，上即令馳召之。及冑見上，謂曰：「公與人登高，未若就陰也。」賜宴極歡。正月十五日登高，不見他書，嘗攷之，韓退之有人日登高詩。(考學庵續筆記)

冬至夏至諺語，與今南北俗傳不一。今揭其二：冬至一九二九，行人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齋栗；四九三十六，方纔凍得熟；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六九五十四，乞兒爭志氣；七九六十三，破衲足頭檐；八九七十二，貓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夏至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吃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爭向露天宿；五九四十五，樹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夜眠添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坡。俗語止傳冬至，不傳夏至，讀馮慕岡月令廣義，因得見此俗談巷語，必有來歷。(客中閒集)

鮑宣傳注：持時夜行，夜行如今持更是已。持時如今報時是已。漢官儀：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如

今五更也。(孔氏雜說)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說不經。後見衛道夫云：「聞前輩說此三日，卽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家，故民庶不可用。」此說頗有理，因圖于此。(野語)

陳指揮鐸善詞曲，作京師月令記，二月下曰：「是月也，壁蟲出溝中，臭氣上騰，妓躡化爲鞵。」最善名狀。(客坐贅語)

京師二月淘溝，穢氣觸人，南城爛麪，衚衕尤甚，深廣各二丈，開時不通車馬。此地，在憫忠寺東，唐碑稱寺在燕城東南，疑爲幽州節度使城之故壕也。

嘗見紀載，河凍有魚龍花草形，或在屋瓦上有之，類以爲祥異。格致艸曰：「崇禎壬申臘月，余樓簷瓦凍爲花草獅鳳之形，嘆曰：「蜃氣象樓臺曠野氣成宮闕，是凍亦偶然合之。如雨豆雨麥，偶象豆麥耳。松蟲之毛象松，柑蟲之色象柑。濕熱所蒸，頃刻漫山布嶺，耳目口鼻腸胃畢具，可以通觀。又如落星爲石象狗首，便曰天狗。不知是火吸土氣，或至火際，一經鎔鍊，如陶土成磚，故初落，熱不可摩。又見星石久藏變小，亦緣火初煉土急切成質，苞含有氣，久則氣消而質自斂，窺竅亦然，雪霜霧露之後，微風飄漾，往往成紋耳。」方密之曰：「光氣與形象互成，既有形象，必有所尙，何足怪乎？」(物理小識)

### 人物

闔閩內人類萬殊，可盡詰所稱之何自耶？莊子云：「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人，卽爲萬物靈，其稱名代殊，安知其不由是也？」披覽舊聞，有觸卽書，若必核其詳備，則載籍極博矣。

呂氏春秋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韓非子巫覡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之聲聒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中呼萬歲。紀信乘黃屋，載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皆稱善，呼萬歲。漢武帝登嵩高，呼萬歲者三。元帝送許后入太子家，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呼萬歲。



馮異傳趙臣將兵助異，並送縑縠，軍中皆稱萬歲。王望曰：「今日雖擊牛醢酒，勞饗軍士，皆稱萬歲。」伏波馬援封侯，乃有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吳甘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是則慶賀之際，上下通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何時始，專爲君之祝也。（東齋記事）

堯女有娥皇女英，舜妹有黻手，舜女有宵明燭光，湯有帝乙歸妹，周成王之女，嫁于陳，並未有封邑之號。至周中葉，天子嫁女于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漢制帝女爲公主，帝姊妹爲長公主，帝姑爲大長公主。後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藩王。（客中閒集）

明初閣臣，大約初入爲東閣，進文淵，又進武英，以及謹身（今爲建極）華蓋（今爲中極）惟文華，則二百餘年來，在永樂間權謹以孝行舉拜文華殿大學士，至萬曆三十五年，加山陰朱文懿公廣，亦一奇也。又殿閣遞進不相兼，而高文懿毅以謹身兼東閣，王毅愍謹身東閣，又一奇也。（湧幢小品）

文臣稱總督，武臣稱總兵，皆是虛銜。總兵之名見于元末，明初因之。中山王伐吳檄曰：「總兵官准中書省咨云。」至元統年，始有定名，曰總兵，曰副總兵。總督見于宣德中，巡撫總督糧稅，至麓川之役，王靖遠用之。軍務侯璉繼之，靖遠轉南兵部，亦曰總督機務。乙巳之變，于少保以本兵稱總督，未幾用之兩廣，又用之兩廣湖貴，用之兩廣川貴，用之陝西，用之宣大。嘉靖時又用。薊遼保定用之，浙江江福並用之，漕河正德末年，武宗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于是改總督爲總制。嘉靖三十年，世宗以制字非人，臣得稱，仍改總督。胡梅林總督浙江，福是嘉靖三十八九年事，而民間至今稱曰胡總制。云張經至總南直隸浙江山東福建兩廣，凡文官至總督，稱軍門，巡撫操江不與焉。撫操經過所督地方，要謁見至大門外下轎，由中門入後堂相見，軍門上坐，撫操列坐，其送迎軍門俱至大門外看轎。各總兵照撫操事例，移文俱用印信呈文，相見介冑行跪，勳臣亦由旁門庭參，其隆重如此。然總兵行跪勳臣庭參，亦太甚矣。至近日操撫皆稱軍門，御史捶參將，陵僭又將何極，兩廣總兵舊皆以勳臣充之，嘉靖四十五

年都給事中歐陽一敬題請革去，以流官都督代鎮，覆允爲例。韓襄毅公初至廣時，三司官以地方殘破，皆待罪行，事故初見行跪禮，後因之。嘉靖壬子，都御史遂昌應價論令改正先朝巡不許攜家，亦如巡撫按之制。景泰初，給事中李實等奏言鎮守巡撫等官動經三五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懸隔，一切疾病婚嫁，不能相通，甚有無子可矜者。乞勅各官攜妻子完住，許之。由是巡撫始得攜家（同上）。

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爲列侯，不得稱也。」然則婦人稱太者，蓋如是耳。（孔氏雜記）

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堯舜是也。儀禮筮宅之辭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字父也。虞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卒哭之祝曰：「哀子某，來日某，齊禘爾于爾皇祖某甫。」字祖也。禘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齊禘爾孫某甫。」兩字之也。（日知錄）

政和初，定命婦八階，孺人次以室人，後改爲安人，亦見于大詔令。今職源等書，亦不載也。（學齋咕哩）

五代時稱朋友曰周旋人，楊彪稱其妻曰鄉里（湧幢小品）

貢舉之士，以有司爲座主，而自稱門生，自中唐而後，遂有朋黨之禍。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于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朋比。所以時風浸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議，今日以後，進士及第第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李肇國史補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奉勅宣依。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詔及第舉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及目爲恩門師門，並自稱門生。劉

克莊跋陸放翁帖云：「余大父著作爲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見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尋其言蓋宋末已有先生之稱，而至于有明，則遂公然謂之座師，謂之門生，乃其朋黨之禍亦不減于唐時矣。（日知錄）

本朝亦禁稱座師門生，唯國子監祭酒司業則刺揭直書生某人，餘用光名而已。

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按古人自祖妣以上，通謂之妣。經文多以妣對祖而並言之。若詩之云似續妣祖，烝畀祖妣，易之云過其祖，遇其妣是也。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尤可證（同上）。

人論稱呼古今多不同，爾雅稱夫之兄爲兄公，逸雅（漢劉熙撰）獨稱曰公，又曰兄怙。（謂已所敬見之怔忡自肅齊也）洪邁初爲弟婦保夫禱祠（夫隨兄使金）曰：「頃以兄伯出使，夫婿隨行。」邁初謂漢書雖有兄伯之言，然非弟婦出稱，心疑未妥，後見爾雅乃知當言兄公出使爲是。然今俗婦人稱夫之父，反曰公，而稱夫兄爲公者，絕不知也。然爾雅謂稱夫之弟曰叔，則夫兄亦可謂伯矣，何乃爲此異稱也？又爾雅稱父之舅弟先生曰世父，後生曰叔父，稱父之兄妻曰世母，父之弟妻曰叔母，夫既可謂叔父叔母，則亦可謂伯父伯母矣，何以不言伯也？觀釋親四章書，總無伯字（雲谷臥餘）。

禮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年名。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舍其字，直以伯仲別之。」士冠典二十已有伯某，而年至五十，直呼伯仲爾。朱文公曰：「吾年五十，卽稱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而呼爲幾丈之類，是不可以自尊也。」玉藻士于君所言，大夫沒則稱諡若字，士與大夫言，亦稱字，以君前臣名，而大夫字之爲貴。及與大夫言而字大夫，雖孔氏謂言及它大夫則呼字，卑者蓋亦字尊矣（釋史）。

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菴近俗也。予嘗攷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藹，王充

論衡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此取菴覆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閣之語，與今人所用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爲宗，說文不載之字，用于印章，似爲未妥。又按古篆有作蒼者，又止借弁者，石鼓文作窳，其字從穴，穴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窳，詳玉篇皿部，有窳鳥含切，覆蓋也。考古閣有伯夔饋窳，窳器皿，而借爲菴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升菴外集）

舊制生員惟有廩膳增廣，雖然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成化初，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姚夔顛覆國祚，不得已請奏，故附學立焉。（四樵野紀）

增廣有額曰宣德四年始，至景泰元年，照舊無額，後成化三年又額。（堯山堂外紀）

左右參將之名，起於洪武二十年，卽左右副將軍也。遊擊之名，見于武則天，以傳遊藝爲之，用以羅織者，佐擊起嘉靖年間。（湧幢小品）

凡士司官有武衛者，宣尉使同知安撫司，正長官副長官，士千戶百戶之類是也。又文衛者，上府同知通判推官，士州同，士縣丞，主簿，巡檢之類是也。長官司有屬宣慰司者，有屬府州縣者，有屬衛者。武衛士官與屬宣慰長官，專用目把漢把，使而使者也。文衛士官與屬府州長官，事統于郡守州守縣令，使而漢者也。屬衛長官與衛官世姻，而勢難鉗制，不使不漢者也。（同上）

監生歷事起于天順時，兵部尙書馬昂所題，謂曹務機要，上下疏牘關係，不宜專委胥吏。當擇監生文行明慎，綜達時務，俾專司繕錄，因課功高，其入銓常資，詔下所司通行，著爲令。（同上）

男女之合，二情交暢，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裏精，精入爲骨，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血後參，精開裏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者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者必仰。走獸溺死者，伏仰皆然。陰陽均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胎品胎之兆。父少母老，產女必羸。母壯父衰，生男必弱。古之良工，首察乎此，補

羸女先養血壯脾，補弱男則壯脾節色。羸女宜及時而嫁，弱男宜待壯而婚，此疾外所務之本，不可不察也。（褚氏遺書）

飲食五味，養髓骨肉血，肌膚毛髮。男子爲陽，陽中必有陰，陰之中數八，故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爲陰，陰中必有陽，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溢。陽精陰血，皆飲食五穀之實秀也。方其升也，智慮開明，齒牙更始，髮黃者黑，筋弱者強。暨其溢也，凡充身體手足耳目之餘，雖針芥之瀝，無有不下。凡子肖形父母者，以其精血嘗乎父母之身，無所不歷也。是以父一肢廢，則子一肢不肖其父；母一目虧，則子一目不肖其母。然雌鳥牝獸，無天癸而成胎者，何也？鳥獸精血，往來尾閭也。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體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陰已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內敗，小便道澀而爲淋。精已耗而復竭，則大小便道牽疼，愈疼則愈欲大，小便愈便則愈疼。女人天癸既至，踰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未踰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調。不調則舊血不出，新血誤行，或漬而入骨，或變而爲之腫，或雖合而難子。合男子多則瀝枯虛人，產乳衆則血枯殺人，觀其精血，思過半矣。（同上）

建平王妃姬等，皆麗而無子，擇良家未笄女入御，又無子。問曰：「生男有道乎？」翟褚澄曰：「合男女必當其年，男雖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雖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陰陽氣完實，而後交合，則交而孕，孕而育，育而爲子，堅壯強壽。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陰氣早洩，未完而傷，未實而動，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壽。此王之所以無子也。然婦人有所產，皆女者，有所產，皆男者，大王誠能訪求多男婦人，謀置宮府，有男之道也。」王曰：「善。」未再期，生六男。夫老陽遇少陰，老陰遇少陽，亦有子之道也。（同上）

宣德中，賜太監陳蕪雨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南京第宅莊田，見水東日記。諸書予按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自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其妻，擢以故爲梁州刺

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經臨哭。由是觀之，椽人有妻，古今所同也。京師人謂此曹性男猶在，必須近女，豈其然乎？（皇朝盛事）

都者美也，鄙者陋也。詩云：「彼都人士。」史記云：「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以帝王所居文物整齊，士女閒雅爲美，故曰都門，曰都人以邊陲郊野風俗疎略可鄙，故曰鄙民，曰鄙人。左傳子產治鄭，都鄙有章。（鉛槧）

人事 遇大事大疑出片語而措泰山之安，宰相必用讀書人信哉。顧十七史從何處讀起，皇禹所讀何書亦曰開卷有益，未必不資一時之酬對云爾。

仁宗親信夏原吉最切，每朝能必呼至近御展前，或隨至便殿，面議政務。凡內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旨，公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則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事，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復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後旨多云某部知道，倣此。（皇明沐浴化類編）

杜詩：「今朝漢社稷，心數中興年，人多疑子美誤用，註中竹仲反，而不知其出處。按宋史筆斷曰：「中興謂中于理而復興也，猶曰應當興耳。」（杜詩註）

朱子嘗曰：「科舉壞人心術，故其議學校貢舉，謂今之爲法，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于其弊，則所謂空言者，皆怪妄無稽，而適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薄。近代歸震川與潘子實書曰：「科舉之學，驅一世于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才，世弊已極，士方沒首濡溺于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解脫，以至老死而不悟。」二公之言，深中應舉士子之弊。（雲谷臥餘）

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爲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爲邊準，（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言一幅解爲墨邊十六行也）率一行不過十一字，（演繁露）

唐太宗罷周公祠，始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此後世學校專祀孔子之始。前此所謂先聖者，周公也。先師者，



孔子也。後世惟以顏子配享（古今原始）

唐明皇始改顏回等從祀孔子者爲坐像（同上）

明皇始詔孔子門弟子從祀，前此孔子弟子，惟列像廟堂，不預饗祀。至是因李元瓘言，始得列享于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之上（同上）

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宮事之尤謹。按梓潼爲四川屬縣，四川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水深厚，爲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爲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擢科之士，往往事之。或謂神爲張宿之精，詩所張仲孝友是也。（三餘贅筆）

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屢經省試取中，擯棄于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爲中國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于是羣臣建議，歸咎于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賊子，爲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客中閒集）

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春秋以稱字爲榮，同輩相稱以字，至有稱名者，見諸詩文，殊爲典雅。近世諛佞成俗，直稱表號，以爲簡慢，遂僅呼一字，而以翁老承之，雖少年稚子，無不蒙此稱者。夫父母存，恆言不稱老，子舍而居尊長之名，冲幼而甘衰耄之目，豈非不祥？至形之文翰詩題，俗陋又不待言矣。（雲谷臥餘）

余讀莫氏八林，有未四十稱翁者，作詩譏之，今更不爾，可媿也。

江陰李詡戒菴漫筆曰：「余少時肄業，並未見窗稿刻本。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抄得窗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十、三十紙，到余家塾，棟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荊州（唐順之）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家同刻。方山（薛應旂）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爲從臾，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板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楊子常彝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曆壬辰鉤玄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士驢選程墨始。至乙卯以

後，而坊刻有四種日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于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買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奉以爲的，而他書一切不觀（同上）

近時呂□□選本，爲海內圭璧，他皆雜以窗作，借新榜人名目行世。及本人既發，則又刻在稿上，曰誤刻訂正，曰借某人刻，此風甚薄，漸至鄉會墨皆膺作。今奉新令禮部頒行真本，妍醜難掩矣，學者可不奮諸？

明太祖建國學于南都，乃製秀才監生之衣巾，既成，太祖親服而試之，問馬皇后曰：「汝謂我何所似耶？」后笑答曰：「似一個老官也。」至今監中皂隸，誚監生爲老官（泳化續編）

元大也，始也，首也，人君立極建元，不曰一年而曰元年，每歲首月，不曰一月，而曰正月。正月一日，曰元日，蓋欲人君體元以居正也。按古帝王紀元，始于漢，以一字紀元者，始于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以二字紀元者，始于漢武帝建元元年，以三字紀元者，始于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以四字紀元者，始于漢哀帝太初元年，將元年改元，始于文帝十七年，辛垣平言候日再中，居項之日，却復中，于是更元年後，平以詐伏誅（客中閒集）

子過其父，爲跨竈，解者紛紛，聞邊徼中相馬者，言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竈門。凡善走之馬，前蹄之痕印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軍中人，謂之跨過竈門。考之東西南北，率同此稱，夫跨從足後步過前，似後人追過前人之意，以擬父子於義爲協（幽草軒錄）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稽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爲拜也。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于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尙左手，女

跪尙右手。以此爲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然又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僂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同上）

隋唐之代，貢士皆考功主試。玄宗時，考功員外郎李昂爲之舉人，頗肆詆詞。玄宗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于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茲始。又淳化三年三月四日，帝御崇政殿試進士，詔糊名考校，定其優劣爲五等。第一至第二第賜及第，第三第四賜出身，第五賜同出身，五等之分，自此爲始也。天聖五年，始曰甲，則天永昌元年二月，策問貢舉人于洛城殿前，殿試自此始。（同上）

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子。孔子漢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爲魯國大夫，故弟子連官稱尊之，以別餘人也。」後之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近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于姓上繫子。按公羊傳曰：「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釋云：「加子姓上，名其爲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于周程蓋尊師之（識遺）

白虎通曰：「贊用雁，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失女子之時也。」儀禮云：「昏禮用雁，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昏禮曰：「贊不用死。」故詩云：「雝雝鳴雁。」六經天文編云：「雁得中和之氣，熱則卽北，寒則卽南，以就和氣爲禮幣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焦弱侯曰：「親迎執雁，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致儀禮自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凡五用雁。夫雁非時有之物，而生者尤爲不易，使昏禮而必需是，則天下之不得妻者多矣，不如易以鷺者爲是。」（雲谷臥餘）

鷺終非雁也，失古人初意。吳徵仲施虹玉輩，皆以銀製雁行之。余謂刻木爲雁，繪以采色，既肖飛鳴之形，復可貧富通用，則道學之鄉，古禮可復，親迎可行矣。

物類志曰：「將斧潛于姪婦狀下斫之，必生男，試將斧于雌雞欲卵時，可驗也。舊有佩雄黃精，衣冠照井之說，亦

與胎教同其意耳。無意中呼姪者回頭過戶限，視其左右，以知男女。孕婦食桑椹，復食雞鴨蛋子，橫生，食薑，子六指。在孕恆聞鷹鷄聲，生子不畏雷。未齊曰：「陰經方動而交，則子生髮白肝枯，俗名社公，皆氣之不純焉耳。」經曰：「陰搏陽別，謂之有子。」按尺內也，以左右辨男女。醫曰：「心脈動如豆大，肝脈滑而兩尺甚者，妊也。命門旺爲男，胚心動肝滑而兩尺弱者，別病也。」（物理小識）

南史張元始及朝野僉載曹大年邴吉以此斷之。唐張鷟耳目記柳州曹泰八十五生子曰曾，日中無影，曾年七十方卒。張孟奇言今不驗，則遂有帷簿之疑。又言賢囊下飭，謂之影智，以爲甚言其精衰耳。老人亦有強于後生者，或曰一歲中其影彷彿，及長血氣自旺，則與人同（同上）

蘇州范公某老而生子允隆，外人多疑之。范乃廣召親友，酒酣出已足六指示之，抱子出足亦六指，衆議乃息。允隆已未召試博學宏詞。

黎久曰：「有處女孕者，其家訊掠百至，而卒無明驗也。或神交氣交，或精交；女國照井而孕，亦氣交之理乎？」外紀韃靼有女國曰亞瑪，作搦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男輒殺之（同上）

顏氏家訓言江南風俗，二親若在，每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無教之徒，雖以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傷，更安忍置食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然梁元帝當載誕之辰，輒齋素講經。」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是朕生日，世依皆爲歡樂，在朕翻爲感傷。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惜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泣數行下，羣臣皆流涕。則前世人主未有生日爲重，而慶賀成俗已久矣。漫錄又說唐中宗以降誕日，宴侍臣內戚，與學士聯句，人主生日樂宴爲壽，殆始見此時，固莫盛于明皇也。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樓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十五日爲千秋節，布于天下，咸寧宴樂，休暇三日，此置節之始。十九年以

千秋節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此恩赦之始。二十四年八月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獻千秋金鏡錄。至代宗大曆元年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此受貢之始。德宗以誕日，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詔給事中徐岱等講說，此說法之始。穆宗長慶元年，詔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僚命婦，宣于光順門，進名參賀，朕門內與百僚相見，雖嘗勅停，尋復行之。此進名受賀之始。長慶四年，敬宗初立，徐泗觀察使王知興以上生日，請于泗州置戒壇，度僧尼資福，此度僧之始。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門，將希無妄之福。自今宴會疏食，仕陳脯醢，永爲常例，此禁屠宰之始。紀節以來，襲爲大典，雖本自開元，而明皇久以生日爲重矣。王皇后寵衰，泣曰：「三郎獨記不得何忠脫紫半臂，換一斗麵，爲生日湯餅耶？」蓋舊事也。明皇不惟自壽，每自讓皇帝，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惠宣太子業被疾，明皇自視，會既愈，幸其第，置酒賦詩，爲初生歡。此愷悌之至情。天寶十四年六月一日，貴妃楊氏生日，幸華清宮，于長生殿奏新曲，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天寶十載正月，安祿山生日，賜衣服玩器酒饌，以宮妾蕃將亦用此。朱仲新云：「唐人生日，多具湯餅。」引夢得送張與詩，爾生始懸弧，邀我作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賜天麒麟。此當謂初生時，少陵自有宗武詩也。雲溪友議載西川章相公臯因作生日，節鎮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爲饋（愛日齋叢抄）。

蜀人多姓奇，今百家姓以爲出于宋朝，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前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下姓者，而蜀姓或有出于二家外。自魏晉以來，取才于門閥，故姓氏尤重。唐重八姓，論相于此，至不許與他姓爲婚。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姓。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編，雁門邵思撰姓解，則分爲一百七十門，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漢潁川太守聊氏，復有萬姓譜。古姓之存于今者鮮矣。按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字以諡，以官以邑，才五者而已。（蜀都雜抄）。

百家姓但有字無文理，黃九烟編之成文妙矣。予友王石農有百家姓鑑編，更爲工巧，今復有御製百家姓云。

今人三年之喪，有過于古人者三事。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後漢書陳忠疏言先聖據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孔安國書傳太甲篇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鄭玄謂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則空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與王肅異。按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如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今從鄭氏之說，三年之喪，必二十七月。」（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卯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六月儀，依鄭玄二十七月而後除）其過于古人一也。儀禮喪服篇曰：「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禮記雜記下篇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註云：「此謂父在爲母也。」喪服四制曰：「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今從武后之制，亦服三年之服。」（唐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天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從之。玄宗開元七年閏七月右補闕盧履冰上言體父在爲母服周年，則天皇后改服齊衰三年，請復其舊。上下其議，左散騎常侍褚無量以履冰議爲是，諸人爭論連年不決。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嘆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絕微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誰能正之？二十年宰相蕭高復請依上元救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從之。）其過于古人二也。喪服篇又曰：「不杖麻屨者，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今婦爲舅姑，亦服三年，其過于古人三也。皆後儒所不敢議，非但因循國制，亦畏宰我短喪之讖。若乃日月雖多，而哀戚之情不至焉，則不如古人遠矣。（日知錄）



武后始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當時雖請未行，至端拱中始行，遂爲制。（古今原始）

宋太祖始令嬪爲舅姑服三年，婦爲舅姑服，前此未嘗有也。（同上）

明太祖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庶子爲其母斬衰，亦制也，可謂能體孝子之心矣。（同上）

孝宣卽位，思戾悼之名，不少隱諱，亦無一人更言泉鳩里事。此見漢人醇厚，後代因之而恩怨相尋，反覆之報，中于國家者多矣。（日知錄）

堪輿家之說，原于古陰陽家者流，古人建都邑，立家室，固未有不擇地者；而擇地以葬，其術則本于晉郭璞所著葬書二十篇，後人增以謬妄之說，蔡元定嘗去其十二，而存其八，後世言地理之術者，此其祖矣。自近世大儒者亭朱子，以及蔡氏，莫不尊信其術，以謂奪神功，回天命，致力于人力之所不及，莫此爲驗，是固有不可廢者矣。後世之爲其術者，分爲二宗：一曰宗廟之法，始于閩中，其源甚遠，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爲說主于星卦，陽山向陰山，陰向不相爭，錯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尅之理，其學浙間傳之，而今用之者甚鮮。一曰江西之法，筆于贛人楊筠松曾文迪，及賴穴有謝子逸輩，尤精其學，其爲說主于形勢，原其所起，卽其所止，以定位向，專指龍穴砂水之相配，而它拘忌，在所不論，其學甚行于今，大江以南，無不遵之者。二宗之說，雖不能相同，然皆本于郭氏者也。業其說者，參其異而會其同，斯得之矣。（青巖叢錄）

三國魏僕射曹覆沒于寇亂，嫡孫胤不能葬屍，招魂殯葬，招魂之葬，始見于此。（珊瑚網）

文王忌日必哀禮云：「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忌始于周乎（同上）

周成王用中士奠世繫，治世譜，差序秩第，卽唐之玉牒也。（同上）

夫庶人（萃醉錄）

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麟石象辟邪石馬之屬，人臣墓前，石虎石羊石人石柱之類，皆以飾壙，如生前之儀衛。唐朝以爲山陵，太宗葬九山，關前立石馬，陵後門內，又有番前勇衛軒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氏。後漢太尉楊震葬，日入曠驅罔象，以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令方相立于墓前，而罔象畏虎與栢，故墓前立虎。或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此名爲媪，常在地中，食亡人腦。若欲殺之，取栢東南枝，插向邱壙，由是墓前皆樹栢。以二說各異，未知孰是。儀禮云：「大夫樹栢，士樹楊。」按禮經云：「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焉。」左傳云：「爾基之木拱矣。」又樹吾墓櫃。仲尼卒，子弟各自守它方，持其異木，樹之墓，則自殷周已來，尊卑之制，不必專以罔象之故。虞思道西征記云：「新鄉城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墓北有碑，碑有石柱，東西有亭，因以石柱爲名。然柱前石人石獸石柱，自漢代有之。」彘穀子曰：「舜葬蒼梧，鳥啣土培墓，陵邱之石象，恐不特楊震也。」又古詩云：「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又詩云：「墓門有棘，然則封樹起于中古也。」（彘穀子錄）

于定國決獄平，郡中爲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生祠始見于此。此民所立，後有在位而自立者，可笑也。（古今原始）

今人賀壽者，七十曰七袞，八十曰八袞。按字書，袞與秩同，書衣，又書卷編次也，與年壽絕無涉，不識稱者何居？因觀白樂天詩，年開第七袞，屈指幾多人，自注云：「余與蘇州劉郎中同壬子歲，今年六十二。」又詩，行開第八袞，可謂盡天年。注云：一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字書訓秩字與秩同，又與秩同。唐蕭至忠傳，官秩益輕，是則袞秩秩秩四字，皆可通爲一義，而白詩所引，則謂過此而及彼，若繙書秩然也。信如此解，則稱慶七十者，當云八袞八十者，當云九袞，乃與古語合。第如其年而稱之，殊未宜也。（雲谷臥餘）

明太祖定致仕官處鄉黨之禮，惟于族內序尊卑，如家人禮。其于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于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預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古今原始）

唐詩題多有稱口號者，號字皆讀去聲。按說文，號呼也。口號者，隨口所號呼，猶云口占也。則號當讀平聲。（懷秋集）

內經靈樞五閱五使篇曰：「五官不辨，闕庭不張，小其明堂，籬蔽不見，又卑其牆，牆下無基，垂角去外，如是者雖平常。」殆其解在五色篇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頰也，籬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于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又陰陽二十五人篇五音五味篇論五行之人二十五變，木形之人其屬角，有左角之人，鈇角之人，上角之人，大角之人，判角之人，火形之人，其屬徵，有右徵之人，少徵之人，質徵之人，上徵之人，判徵之人，土形之人，其屬宮，有少宮之人，上宮之人，大宮之人，加宮之人，右公之人，金形之人，其屬商，有右商之人，少商之人，鈇商之人，上商之人，左商之人，水形之人，其屬羽，有衆羽之人，桎羽之人，上羽之人，大羽之人，少羽之人。木形則佗佗然，遺遺然，隨隨然，推推然，括括然，火形則核核然，肌肌然，恇恇然，絞絞然，頤頤然。土形則敦敦然，婉婉然，坎坎然，樞樞然，兀兀然。金形則鐸鐸然，廉廉然，脫脫然，監監然，嚴嚴然。水形則延延然，頰頰然，紆紆然，絜絜然，安安然。雖不能通其詳，其大旨可知矣。乃知此術不始于左傳，荀子所載唐舉管輅之所師，當出于此。（升庵外集）

程大昌攷古謂古人以尊賜卑者書啓，必于紙尾批曰：「與某人。」如宋時詔勅批答之類，故紙尾結言慎餘等語者，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卓吾疑耀）

韓非子云：「堯無膠漆之約于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于宇內而德結。」又史記優孟傳孫叔敖爲楚相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又後漢郭丹後蜀諸葛亮傳，俱有此語。（東齋記事）

世謂清談放曠，起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判散五經，滅裂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千年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著鞭者也。（禮史）

明太祖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長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事，怨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古今原始）

真語曰：「學道山中，宜養白雞白犬，能辟邪。靈厥祕抄曰：一端午日以豬頭血和雄黃收之，能制鬼。午日以雄黃塗狗口鼻，以樟烟熏之，此狗卽能制鬼。雷煥令獵犬見狐妖是也。」圖纂云：「五月戊辰日，以豬頭祀竈，埋石室四隅，則邪不入。」積驗錄：六畜相鬪，作人言，皆螢惑下降，火鬼附託。宣北方作坎，埋豕犬血，惟雞鶩屬東方陽氣，而雄雞尤雄，故雞鬼爲甚疾。漢宣元時，雌雞化雄，永光中，雞生角。周玘雌雞，外承雷七日而雄鳴，劉象之家，雞生三足，皆謂雞禍。老夫曰：「老雞人言，殺之則已，黃昏鳴，主有天恩，非荒雞類也。燒雄雞入酒飲，所求必得。」太清外術言畜蠶家，雞輒飛去。崔實月令云：「臘月東門磔白雞頭以合藥。」白澤云：「雞四距重翼者，龍也，殺之遭震。」（物理小說）

以財乞文，俗謂潤筆之資。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穎爲制，戲曰：「筆乾。」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唐柳玭善書，玭爲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玭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爲贈，卽不敢從命。」容齋續筆謂文字潤筆，自晉宋以來有之，而唐始盛。李邕作文，受納餽遺至巨萬，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度又酬絹九千匹，白居易作元稹墓志，謝以鞍馬綾絹，及玉帶之物，價當六七萬，裴均死，其子持萬緡，詣韋貫之求銘，劉禹錫祭韓昌黎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自宋以後，此風衰息矣。（珊瑚網）

莫若子，雲實，防岑，赤商，陸曼陀羅花，皆令人狂惑見鬼。安祿山以莫若酒醉奚丹坑之。嘉靖中，妖僧武如香至昌黎張柱家，以紅散入飯，舉家昏迷，任其姦污，蓋是橫唐方。周密言，理不虛，可作百日丹。郎仁寶言，曼陀羅花酒飲之，醉如死。魏二韓御史治一賊，供稱威靈仙、天茄花、粘刺豆，人飲則迷，藍汁可解，青衣可嚼。楊循吉吳中故語，言許道師惑人，午日取卽且蛇蠍等，置甕互啖，餘者以其血和藥，令求法者洗眼，則妄見眩亂，以曼陀羅釀，煮鴨日食，則癡。

(物理小識)

劉瑾弄威福，諸司官朝覲至京，畏瑾虐焰，恐罹禍，各斂銀賂之；每省至二萬兩，往往貸于京師富豪。復任之日，取官庫貯倍償之名曰京債。(明紀事)

寺字自古至今凡三變，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豎之名。周禮：寺人註，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易之闕寺，詩之婦寺，左傳：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張，寺人惠墻，伊戾，寺人柳，寺人羅，皆此也。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太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又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顏師古曰：官曹通名爲寺，風俗通曰：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後漢書張滂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註：寺門卽平陵縣門也。吳志凌統傳亦云：過木縣步入寺門。又變而浮屠之居，亦謂之寺矣。(日知錄)

炙穀子曰：「滑稽轉注之器也。今若以一器物底下穿孔，注之不已之類。比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似滑稽轉注不已，故呼敏捷之人爲滑稽。」(炙穀子錄)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賈逵國語注曰：「風聞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故沈約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城王澄表以爲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能改齋漫錄)

黃幹考亭先生之婿也，先生行狀，出其手，其自謂止稱門人。(湧幢小品)

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郡字君在其右，邑在其左，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于君，謂之郡。（十三州記）

縣絃也，絃以真直言，下體之居，鄰民之位，不輕其施。誓綿用法，不曲如絃，絃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縣字在半也。（同上）

今人稱法令曰：「令甲。」然攷漢書有令乙令丙，則漢律當有十卷。（枕譚）

左傳定公八年，陽虎曰：「盡客氣也。」南史宋尚書左丞荀亦松奏顏延之啓云：「高自北擬合，客氣虛張。」（續釋常談）

劉餗隋唐嘉話薛方徹尙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此乃薛駙馬村氣也。」（同上）

明太祖定服色花樣，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二品，仙鶴錦鷄三四孔雀雲雁，五白鸞六七鸞鷓鴣，八九黃鸝鶴鶉練雀，風憲官用獬豸，武官一二獅子三四虎豹五熊羆六七彪八九品犀牛海馬。（古今原始）

露布人多用之，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沈。」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著人上，武文采者，則甘露沈重。」（侯鯖錄）

周宇文護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懷秋集）

雲南之南，一番國，人有犯罪應誅者，國主捕之急，奔往某寺中，抱佛脚，知悔過，願爲僧。王許贖之，遂髡髮環耳，衣禪衣，故其國人爲僧者多。諺云：「閑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本此（紀聞）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仟佰等字，相傳始于明初刑部尙書開濟，然宋邊寶崑山志已有之。蓋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關防之耳，文章中非所宜用也。（稗史）



若千者，設數之言也，千猶箇也，若箇猶言幾何枚也。又說千者十幹，自甲至癸也，亦以數言也。（演繁露）

霍去病傳：諸宿將嘗流落不耦，注流謂遲留，落謂墜落，據出處，流字合作留。（孔氏雜說）

淮揚俗諺，謂衰鈍爲落度（入聲）偶觀史楊儀語費禕曰：「往者丞相亡歿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耶？」諺乃本此。（雲谷臥餘）

物理 七日不能格一竹拘儒貽笑矣然聖賢所格固存乎理之大者遠者而就物多識亦未必非窮理學也何必搜山海經續註爾雅哉

子夏言生數曰：「人十月生，馬十二月生，狗三月生，豕四月生，猿五月生，鹿六月生，虎七月生，蟲八月化，餘各從其類。」（物理小識）

監書內酒端硯徽墨，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定瓷，浙漆吳紙，晉銅，西馬東絹，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祕色，興化軍子魚，福州荔枝，溫州柑，臨江黃雀，江陰縣河豚，金山鹹鼓，筒寂觀苦筍，東華門陝右兵，福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江西湖外長老，京師婦人，皆爲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袖中錦）

璽寶印三者名殊而用一。許氏說文曰：「寶者印也。」周禮掌節云：「門關用璽節，執金吾揭而璽之。」故應邵漢官儀曰：「璽，信也，尊卑共之。」月令云：「固封璽。」左傳云：「襄公在楚，武子使季治問璽書而與之，是也。秦始皇得藍田玉，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高入關，子嬰封皇帝，璽節降世，世傳授號傳國璽。及莽篡元后投地，一角缺。董卓焚洛陽，掌璽者投井，孫堅得之。紹後逼堅妻取璽，紹敗璽歸漢。傳魏至晉，元帝南渡，無玉璽，北人皆云白版天子。後石勒爲冉閔所滅，閔得其璽，閔敗，晉穆帝永和八年，鎮西將軍謝尚遣督郵何融購得之。相傳至于五代，契丹滅晉，出帝奉玉璽金印以降，契丹謂璽非真，命求其璽。出帝曰：「從珂自焚，玉璽不知所在。」宋紹聖三年，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皆言此秦璽。蔡京等以爲考之璽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于天者，

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爲允昌，晉璽也。今云受天子命，既壽永昌，其爲秦璽無疑。此傳國璽之本末也。然秦漢以來，天子始名璽，故許氏直以爲王者印。漢舊儀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漢以來天子獨稱璽，羣臣莫敢用也。」舊儀又曰：「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凡六，皇帝行璽賜諸侯，玉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外國事，天子之璽事天地鬼神，漢書所謂璽者此也。王莽遣將率易單于邱單于曰：「漢賜單于璽。」言璽不言章，是則漢賜匈奴印，亦通名璽矣。唐武后改璽爲寶，特此六璽之名耳。然帝衍通載，又謂開元六年，改爲傳國璽，然後唐應順元年，內批有御前新鑄之印，乃當時從珂自焚，國璽散失，倉卒刻鑄耳。宋雍熙三年，改書詔天下合同三印，皆爲寶，則又書改爲印矣。豈非承襲五代喪亡之後，至是乃釐正乎？（同話錄）

模木生周公塚上（其葉春夏綠，秋冬白，冬語）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塚上（其幹枝陳而不屈）以質得其正也。周孔爲後世模楷，而冢木效其靈。又義文墓上，並生著草，義文爲後世作易，而墓草著其異。（說儲）

西京雜記載陸賈云：「目矚得酒食，燈花見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百事喜。」（侯鯖錄）

奕碁取人道，人行五子，謂之蹙融融者，戎也。生於黃帝蹙鞠戎旅之間，爲戲耳。庾元規曰：「蹙戎者，今之蹙融也。漢謂之格五，取五子相格之義，以名之耳。」樽蒲起自老子，今謂之呼盧，取純色而勝之之義，以名之耳。（珊瑚詩話）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宣城也。千日，中山也。蒲桃，西涼也。竹葉，豫北也。土窟春，滎陽也。石凍春，富平也。燒春，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本與實，而核如五六斤，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壺。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避暑于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酒注柄，屈莖吸之，薌氣清冽，名曰碧筩酒。張表臣詩曰：「釀憶青田核，觴且碧藕。」

簫，直須千日醉，莫放一杯空。一近時以黃柑醞酒，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麪作白醪，號玉友，皆奇絕。（全上）

吳郡陸深謫延平北歸，宿建陽公館，時薛宗鑑作令，與小酌堂後軒，是歲閩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橫映

粉牆，盛開紅花，名美人蕉，世稱王維雪蕉畫為奇格，而不知冒雪看花，乃實鏡也。（豫章漫抄）

管子注，獵而行火曰燒，本義野火也。戰國策，所謂楚王獵于雲夢，野火之起若雲霓是也。又列子趙襄狩于申山，

藉芳燒林，芳舊草未變，新草又生也。今南方之民，刀耕火種，亦成野燒。（蜃鏡錄筆）

晉書儒林傳贊，清真守道，坑志柴門，詩人多用柴門字，原出于此。（全上）

花小名牡丹曰木芍藥，荷曰芙蕖，梔子曰薝蔔，又曰林蘭，櫻桃曰石蜜，木槿曰薜華，又曰日及，又曰麗

木，瑞香曰麝囊，夜合曰躑躅，又曰合歡，薔薇曰玉雞苗，罌粟曰米囊，山礬曰海桐，辛夷曰木筆，芍

藥曰將離，杜鵑曰紅躑躅，茉莉曰薝華，芙蓉曰拒霜，蜀葵曰戎葵，又曰一丈紅，又曰葦苳，丁香曰百

結，秋海棠曰斷腸花，玫瑰曰徘徊，紫薇曰百日紅，玉簪曰白萼，萱曰忘憂，又曰宜男，素馨曰悉那茗，

凌霄曰紫葳，茶蘼曰佛見笑，木香曰錦棚兒。（程羽父花小名）

寧國縣庠生章景家，掘園地得古塚，僅一敝籬，燒之色愈潔白，其簞之縷，析之輒開，若績麻然。置油膩泥滓中，有

所染，焚之即白，乃信古有火浣布，即此縷之類為之也。按火浣布，岳蒙泉謂是火浣莫所織，其草出鳥鼠山，而玄中

記云：「南方有炎山，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二月火不然。山上值

出雲氣，而草木生枝葉，至四月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二月三月過此山下，取此木以

為薪，然之，無盡，取其皮績之為火浣布，則又以為炎山樹皮所織。文獻通考亦載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馬五洲

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然，洲土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為

布，或作燈炷布，若小穢，投之火中便潔。」又有加營國北諸薄國，西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火然則草

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績爲火浣布。（應菴隨錄）

書籍書法附○燼于秦烟于江陵波于砥柱水與火皆典籍阨也唐四庫書目存者幾何能  
書籍 徧穹黃河之源乎然而開卷茫然舉名難對毋乃貽笑經史特蒐書籍人人之必讀者

易經自伏羲畫八卦，始下有連山，首艮，商有歸藏，首坤，周易首乾，文王爲彖辭，周公爲爻辭，孔子爲十翼，而易之道始備。商瞿子木受學于孔子，而秦火以下筮不廢，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言易者，分而爲三，其一則始于田何之十二篇，以授丁寬，再傳而得魯之孟喜，齊之梁丘賀，此則發源于子夏（有二卷或云張鉉偽造）孔子者也。二則始于焦延壽，而東郡京房受之。三則始于費直，而鄭玄、王弼等皆傳之，自是費氏興而田何遂息。至唐孔穎達作正義，獨取王弼之學，李鼎祚之集解，則取鄭而捨王，陸德明之釋文，則宗京而尙數。及宋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出，而後理與象兩明焉。他若衛元嵩之元包，關子明之易傳，其僭妄而畔易者乎（羣書備考）

施孟梁丘之學絕于西晉

【周】孔子商瞿子木 六傳

田何

丁寬

田王孫

施讎  
孟喜——趙賓

子夏

項生

【漢】焦延壽

京房

言數不言理今術家皆本此

【漢】費直 始取彖象文言分入各卦所傳最久即今易也

王璜——高相 高康 蔣永 鄭衆

馬融——鄭玄 作易註 荀爽 作易傳

于隋

【魏】王肅

二王並註 王弼所注上下

至隋盛行 王弼經專言理 韓康伯作疏

孔子微書，後遭秦火，百篇亡缺，幸得濟南伏生之口授二十九篇（伏生二十八篇河內女子獻秦誓一篇）謂之今文，而傳之者，歐陽（歐陽生數傳至孫高）大小夏侯也（夏侯都尉數傳族于勝爲大夏侯勝傳子建爲小夏侯），其後孔安國得孔壁所傳科斗文字，定爲五十八篇，謂之古文，而奏立之者，梅賾姚興也。當時謂之傳註者，則漢則有伏生（作大傳）劉向（作洪範五行傳）之輩，在隋唐則有費昶劉焯之徒。（隋初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昶顧彪皆淺略，惟劉焯劉應詳推然亦未得孔穎達之正義，因費璋而廣之，陸得明釋，又待陳鄭也。刊定王康之釋，馭李精之新釋，皆未當）至宋之註，朱子所取者四家，然王安石傷于鑿，蘇軾傷于略，呂祖謙傷于巧，林之奇傷于煩，乃以屬九峰蔡氏，而書傳有所歸矣。（全上）

今文【漢】伏勝 文帝遺晁錯往 張生 歐陽生——倪寬——歐陽世——歐陽高——夏侯都尉  
受勝命女傳言 夏侯始昌——夏侯勝大——夏侯敬小

古文【漢】孔惠——孔安國 作傳 都尉朝 庸生晉鄭冲——蘇渝——梁柳

司馬遷

皇甫謐

時仍缺舜典一篇  
齊姚典得書上之

臧曹 梅賾

賈逵 作訓

偽張霸 造古文二  
經張霸 十四篇

【後漢】杜林

馬融 作傳  
鄭玄 作註

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爲三百十一篇，至漢而說詩者分爲四家，魯詩始于申培，而盛于韋賢，齊詩始于轅固，而

盛于匡衡，韓詩起于韓嬰，而盛于王吉，毛詩起于毛公，而顯于鄭玄。嗣後疏之者，何胤全緩輩，而惟唐人劉焯二公爲殊絕。宋歐陽氏、蘇氏諸家，皆有訓釋，至宋傳出，而其說始定焉。（全上）

魯浮丘伯——申培作訓 韋賢  
詩 王式

齊轅固作內 匡衡  
詩 韓嬰 王吉

毛大毛公萇作訓 鄭衆  
詩 小毛公亨 謝曼卿——衛敬仲——賈逵

馬融俱作毛 鄭玄作毛  
詩傳 詩箋

春秋因魯史而作，成以九月，義有五始。至于三傳之作，黨同伐異，左氏（丘明）豔而富，其失也誣，張蒼、賈誼皆治之，而晉杜預則爲之集解焉。公羊（高）辯而裁，其失也俗，胡毋子都、董仲舒皆習之，而何休則爲之註焉。穀梁、赤清而婉，其失也短，申公、瑕丘皆傳之，而晉范寧又爲之集解焉。至後啖（助）、趙（匡）解疑（著纂例辨疑十七卷）每援經以繫傳，陸（希聲）、韋（長微）編例，每合異以爲同，迨程氏（伊）、胡氏（安國）之傳作，而聖人作經之意，于斯可見矣。（同上）

先東山公所著春秋屬辭春秋集傳左氏傳補春秋師說發前人所未發，余不敢獨祕家珍，今重梓行世。

公羊傳 名高子 夏所傳 公羊平——公羊地——公羊壽——胡毋子都——董仲舒四傳 何休經傳集語 鄭玄排之



穀梁傳名赤孫卿——申公——秋江翁五傳至漢宣時名世

【漢魏】尹便始唐固 江熙等皆有註解【晉】范寧集

鄒氏新莽時無師

來氏新莽時亡

左傳漢時出于張蒼家 賈誼訓誥母公【三國】賈逵訓 伏虔訓【晉】杜預集 胡傳安定胡安國著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名以程子之說為據

禮之為經有三，周禮一書，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周禮作于周公，至劉歆而始著通其說者，杜氏子春也。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為濱亂不經之說，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陳氏疑其與周官不合，蘇頌濱有三不可信之評，胡玉峰有無一官完善之論。况一壞于王莽，再壞于蘇綽，三壞于安石，經三大壞而周禮所存無幾矣。然隋之名儒，慕其為王道之極，唐之英主，嘆其為真聖作者。至張程朱皆有說焉，則吾又不敢輕棄之也。儀禮出于孔壁，而后蒼最明其業，為之註者鄭玄，為之疏者賈逵也。韓子苦其難讀，朱子看得有緒甚善，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缺不可考之書，過矣。禮記乃七十子共撰，而大戴（德）小戴（聖）刪其重複，今所用者陳澠之集說也。朱子為通解集傳，勉齋成喪祭二禮，當矣（同上）

周周公作秦散失漢李氏得周官上河間獻王禮冬官一篇以考王記補之合六篇

【新莽】劉歆始圖博士行世 杜子春東漢 馬融作周官傳註 鄭玄作周官註略

【隋】蘇綽 王通 皆尊信之

后蒼 作曲臺記

禮 儀 周公作【漢】高堂生河間獻王 收古經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

戴德 慶普 曹元 曹褒

陳澹 今遵 朱子 作通解 其註 集傳

戴聖 鄭玄 作註

禮 記 七十子共撰【漢】戴德 戴聖 雜出者二百四十二篇二戴刪之成今文

孔子作孝經藏於河間顏芝而註之者凡百家。孔安國尚古文而劉炫宗之；鄭玄主今文而陸澄譏之。至晦庵刊一出而始有準的矣。(同上)

長孫氏

江翁 鄭氏作 明皇 作序

今 鄭芝 顏貞 后蒼

翼奉 鄭玄 禹張

(古文)孔安國(得之孔壁二十二篇)陳王邵(訪得孔傳)劉炫(作序)宋司馬光(作直解)論語有齊魯之異(齊論多於魯論三篇問王知道張禹以爲後儒所入刪之)張禹兼通魯論而包氏章氏章句出焉鄭玄益以齊古(齊論之外又有古論語與論語不異唯分子張爲二故有二十一篇)而王肅何晏之徒宗焉至朱子集註行而諸家皆廢矣。(同上)

孟子註於趙岐而陸善經宗之（岐分四十四篇陸合爲七篇）其音釋則張氏丁公著兩家而已。若刪孟者馮休尊孟者虞允文也。

爾雅倡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九流之奧旨也。中道寢微，世罕聞之，自終軍豹鼠之辯，其書始行。郭景純究心一十八載，而草木魚蟲，訓詁名物，昭然與舉，考古之學，其彬彬焉。此則皆有可據者，而樂經之亡，今不可見矣。（同上）自五經分而樂經亡，五經之內，分周禮儀禮二記，而爲七經。七經之外，又益以孝經論語爲九經。以春秋分三傳爲三，合孝經論語爲一，於是有十經焉。以六經加六緯，於是有十二經。（詩易書三禮春秋三傳加孝經論語孟爾雅謂之十三經焉。○經傳考）漢司馬遷繼父談爲太史作史記，（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十年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褚少孫補之（遷沒後缺景成紀禮樂律書數十篇褚先生足成之）裴駰解之，班固蘇子由譏之。（固言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子山言遷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朱子謂其極中馬遷之失）班固之父彪嘗續司馬遷史記，固因之作前漢書（作帝紀十二表八志十傳十始於高祖終於孝平）呂東萊以左傳擬之，洪容齋以英竇威韶比之，而范曄鄭樵譏之。（曄借其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斥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正直述時務則詳詞章而略情實鄭曰班固專事剽竊）雖以曹大家之補志爲之羽翼，而顏師古爲之註釋，亦不能盡正其訛，此劉知幾所以有史通之作也。（知幾三爲史官再入東觀史通之書雖未能盡服班固之心而徐堅謂後世史官宜置座右則亦孟堅校正之忠臣也）

范曄作東漢書，自負無愧良史。（盡變班馬之例進諸侯於帝記增百官於書志史通稱其簡而且明疎而不陋葉氏稱其類次整齊用律精深）劉昭補註之，而晁氏陳氏多譏之。（列傳之體多所倒置論實武何進之誅中官爲違天理論張騫班超之使西域爲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於酷史升忍恥之蔡瑛子列女志王喬之鳧履記左慈

之羊鳴而藝文志又缺焉。故晁氏謂其事多詭譎，又贊辭佻巧，失史之體。陳氏亦謂其前後有贊爲贅。繇此而言，則班史失之同，范史失之誕，誠然矣。其後荀悅、倣左氏之體，而作前漢紀，（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煩，命悅著爲漢紀，詞利事評識者稱之。）袁宏剪范曄之穢，而作東漢紀，皆有可觀。

陳壽之志三國，王通數稱其書，（文中子稱其依大義而肖異端，司馬公善其叙事勁而有體，范攄稱其詞多勸戒，有益風化，雖文言不及而質直過之。）而帝魏退蜀，其失非淺，使無習鑿齒諸人正之，則大統幾於不辨矣。（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光武終晉愍，以蜀爲正，魏爲篡，謂漢亡三年則已爲晉，炎與之名天實命之也。羸嘗著續後漢書，亦指壽帝魏之失，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宋歐陽修論正統而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朝統論非之。）

晉書以何法盛等十八家之史未善，唐命房喬等再加擬次，而文多駢麗，有失史體。南北史成於李延壽，溫公以佳史稱之，然多詳於北而略於南。

蓋當時兩朝分錯，國各有史，南朝則沈休文撰宋書，裴子野更刪爲宋略。（初宋史臧質、晉爽、王僧達諸傳皆孝武自造，序事多虛，沈約撰爲百卷，名宋書。裴子野刪爲宋略，世以裴略爲上，沈次之。然子野述沈氏之家醜，休文載裴宗之世惡，互相詆誚。）

江文通有齊志，蕭子顯更爲齊書。（齊書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表云天文事祕，戶口不知不敢私載，曾南豐有其文益下之譏。）

而梁陳二史，又成於姚思廉父子。（思廉名簡，其父察爲梁史官，嘗撰梁陳二史未成，思廉繼成之，但爲祖父揚名而言，失實不免。史通安在爲史之譏。）

北朝則魏收有魏書。（北魏書始於鄧彥海而終於魏收，收收諂齊而貶魏，實北而賤南，受爾朱榮子之金，則滅其

惡附楊遵彥之勢則叙其世初收得楊休之助因謝曰無以報德當爲卿作佳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諸家子孫前後訴者百有餘人故謂之憂史。

李百藥有齊書。

令狐德棻蘇綽牛宏皆修周史。（後周書先修於生宏而所因非故實再經於德棻而所修多誇言宜晁氏以非其實錄譏之也）

隋書則魏徵總其事而同修述者顏師古孔穎達也。

韋述撰唐書劉煦復增減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方鎮百官表出於楊堯臣律歷五行志出於劉義叟列傳出於宋祁而紀志則歐公成之也其進表有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劉原父謂此兩句正新唐書之失宋祁嘗曰唐人詔令皆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鼓聲非所宜也又故事修書只署官崇者歐公以宋公於此用力久遂各列其名）

梁唐晉漢周皆有史宋薛居正輩嘗修之矣。歐陽修以其煩猥失實重修之而藏於家。後朝廷取付史監謂之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於胡愛孫復故褒貶謹嚴觀其立傳之例專主誅心之法曰梁臣曰唐臣所以暴忠貞之一節曰死節曰死事所以愧奸回之二心曰家人傳則正家之義見矣曰一行傳則高尚之義見矣曰唐六臣傳則背唐附梁之罪明矣曰雜傳則更事歷代之徒誅矣國史稱其足以繼班固劉向謂其筆力馳騁而無駁雜之說呂方叔亦謂其最得春秋之法雖司馬子長無以加特恨其晉出帝倫叙因濮園義而發又不爲韓暉眼立傳似輕節義蓋韓通之死太祖猶未踐極其當在周臣明矣又天文不載變異黃龍甘露之瑞欲悉其紀果春秋書災不書祥之意乎）

宋史之作不一其人李燾有通鑑長編陳仲微有二王本紀陳經有通鑑續編揭傒斯有宋遼金三史。（與歐陽

古同修斯乃附玄輩之私情違楊廉夫之公議並列以爲三史而各自爲一惟陳經之編爲知正間。

元史嘗作於胡粹中洪武間命宋廉等纂修（分紀傳以著其君后臣工善惡之實列表志以見其位號制度事爲之詳）亦既有成書矣（同上）

史記（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前漢書（漢蘭台令史班固撰）後漢書（宋宣城太守范曄撰）三國志（晉平陽侯相陳壽撰）晉書（唐太宗文皇帝御撰）宋書（南齊散騎常侍沈約撰）南齊書（梁安西外兵仁威記室參軍司徒主簿太尉錄事蕭子顯撰）梁書（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陳書（姚思廉撰）隋書（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長孫無忌等奉勅撰）魏書（北齊尙書右僕射魏收撰）後周書（唐禮部侍郎兼修國史彭城縣子合孤德棻等撰）北齊書（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南史（唐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李延壽撰）唐書（翰林學士御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祕閣歐陽修奉勅撰）五代史（歐陽修撰）宋史（開府議同三司上柱國錄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勅撰）遼史（脫脫修）金史（脫脫修）元史（翰林學士宋濂翰林侍制承直郎王禕等修）

二十一史之外，則有司馬溫公之資治通鑑，然是非頗不盡協。朱紫陽因之而作綱目，筆削一本春秋，其書始於周威烈王，終於梁唐晉漢周，真不刊之史矣。惜其後此缺焉。明成化間，命大學士商輅等接修宋元綱目，頗得紫陽遺意，而正史皆備（嘯虹筆記）

中祕書在文淵之署，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八，直者辰入未出，凡五楹，中一楹當梁柱間，豎一金龍柱，宣宗嘗幸其地，與閣臣繙咨詢問，故入直史耳，不得中立設座云。神宗初年，沈晴峰大史所記如此，自古藏書之所，非止一處，漢有東觀蘭臺鴻都等處，唐有祕書監集賢書院等處，宋有崇文館祕書省等處，明初稽古定

制能前代省監館閣掌書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設典籍二員。凡國家所有古今經籍圖書之在文淵閣者。永樂中遣翰林院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貯如故。(湧幢小品)

實錄之名起於唐朝。明初平元都。卽輦十三朝實錄至京。修之至再。太祖實錄修於建文。又再修於永樂。并歷朝所修者。藏之金櫃石室。最爲祕密。申文定當國。命諸學士校讎。始於館中謄出。攜歸祕第。轉相抄錄。遍及臺省。若部屬之有力者。蓋不啻家藏戶守矣。聞新安有余侍郎懋學。范布政晞陽。節略自爲一家。太常不知何如。嘗見余侍郎世穆兩廂。甚有體裁。然於吾學憲章諸書。及家乘別集。尙未暇及。(同上)

爾雅翼云「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檣杙之爲物。能逆知來事。故以名史。班固作西漢書百篇未成。明帝初有人上書言固私改史記詔收固下京兆獄。固弟超上書具列固著述意。會郡亦上固所爲漢書。天子奇之。除蘭臺令。使成前書。唐天寶初。鄒度滎陽人。爲協律郎。綴當世事著書八十篇。有窺其稿者。上書告度。度私撰國史。度蒼黃焚之。坐謫十年。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特更立廣文館。以度爲博士。子美有詩。廣文之名起此。度追譯故書。得四十篇。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班鄒皆良史才。以未奉明旨得罪。至宋秦檜則禁私史。明以來無此禁。亦不明評人著。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聖聖逮矣。(同上)

錢若水字澹成。又字長卿。宋太祖晏駕。若水監修實錄。有馴犬號叫不食。詔遣使送陵寢。參知政事欲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白麟朱雁且勿書。勸君書之懲浮俗。」若水不從。後奏若水成書。不列監修官呂端名。以爲掠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實錄不書監修官名。衆不能屈。(同上)

韻府羣玉陰時夫所集。明太祖時時取觀之。解縉諫以爲此兔園寒士之筆。所見者陋。非帝王所宜觀。遂擲其書不復顧。而御製心經等書皆成。縉之受知深矣。(同上)

唐永徽以前，左右史惟對仗承者，仗下謀議不得聞。唐武后時平章姚璿以帝王謨訓不可闕，起居仗下所言軍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付史館從之。璿字令璋，思廉之孫。（同上）

陸魯望建祠堂，塑己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腹中皆其生平詩文稿。（同上）

新安謝主改三國志爲季漢書，尊昭烈以繼東西漢之後。然先年吳中有德園吳先生者，挺庵憲副之父，以歲貢受子封，不仕孝友。饒文學，亦竄定三國志，計正統名績，後漢書可見好事都有人先做去。其曰季，不若續爲妥。（同上）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然自孔子刪述之後，所可信者，惟六經而已。（郡書備考）

按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書名，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瞻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升庵外集）

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序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類，上下二篇，後序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冰融，其說既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叙，又云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僞，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作僞書者，雲崖道人杜一誠也。（同上）

海鹽王沂陽家多藏書，所萃丘陵學山中有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云皆出其手也。俄失火，被髮狂叫，諸壯見曰：「筐篋不煩救，第得一囊書者，當重酬。」火甚熾，卒不能得，大呼曰：「祝融不仁，忍殲我千秋知契邪！」爲踢地號哭，此正可謂有書癖。（只編）

虞初撰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小說家始於虞初。（古今原始）



鉛槧板長三尺，謂以鉛刻於槧而書之，木可修削，故簡板稱教削。（羣碎錄）

宋賈黃中幼時，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張子野詞，等身金，誰能意買此好光景？（蟠鏡鈺筆）

書自蔡中郎邕字伯階，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祕，遂爲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章誕仲將及其女琰文姬，姬傳鍾繇元常。魏相國元常初與關枇杷學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得昇。後得章誕塚所藏書，遂過於師，無以爲比。係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窺見秘奧，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鄭衆，碑隸兼崔蔡草，並杜章，真集章鍾章齊皇索，潤色古今。典午之興，登峰造極，書家之盛，若張丞相華嵇待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刺中秀輩，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絕古今，不可尙已。右軍傳子若孫，及郗超謝朓等，而大令獻之獨擅厥美。大令傳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興世南伯始伯始傳歐陽率更詢及褚河南遂良，登賢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爲貞觀四家，而孫處禮過庭獨以草法爲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間。率更傳陸長史柬之，柬之傳猶子彥遠，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真卿傳柳公權京兆，零陵僧懷素藏真，鄔彤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凝式凝式傳於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繕部越，皆知名。象蘇舜卿薛少彭繼之，以逮南渡小米，傳其家法，盛行於世。王延筠以南宮之甥，擅名於金，傳子澹遊至張天錫，元初鮮於樞伯機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卽之，得南宮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文正公得其灑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太樸饒介之得其傳授，而太樸以教宋濂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于山之門，介之以教宋

克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沘，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爲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春雨雜述）

墨池編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真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玉彈。」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體詩，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升菴外集）

飛白字之名，書家例知之，但不曉作何狀。予按王隱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逾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據此，則如今篆書之渴筆，俗所謂沙筆是也。唐人好奇，或作禽鳥花竹之像，順陵碑略有數字，今絕無作之者。惟方外道流書酒肆壁，作竹節雀頭形，俗可憎矣。（同上）

按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穎難，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書。』今之草書也。」（客中閒集）

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註名於義之。嘉靖間有一中書，取以刻石，而一鉅公序之，信以爲然。有自京師來，滇持以問楊用修曰：「此義之草韻也。」楊戲之曰：「字莫高於義之，得義之自作草書百韻歌，奇矣。又如詩莫高於杜子美，子美有詩學大成，經書出於孔子，孔子有四書活套，若求得二書，與此爲三絕矣。」其人愕然曰：「孔子豈有四書活套乎？」楊曰：「孔子既無四書活套義之，豈有草書百韻乎？」其人始悟。（堯山堂外紀）

宋太宗淳化三年，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模刻禁中，釐爲十卷，是爲歷代法帖之祖。（譜系雜說）

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有杜伯度、崔瑗、崔實皆稱工，自蒼頡科斗一變爲史籀大篆，再變爲李斯小篆，四變爲程邈隸書，至草書爲五變矣。（古今原始）

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沈著痛快。（五色線）

北齊郎基爲鄭州長史，性情儉，惟令人寫書。潘子儀遺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同上）  
鍾繇爲行書法，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入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書法至此，凡六變矣。蔡伯階爲八分書，則七變矣。（古今原始）

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十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百五十五字。且以中才爲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姿稍鈍，減中才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鄭耕老勸學）

九經非唐制，亦非宋制，唐以禮記春秋左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春秋公穀爲小經。宋合三傳，舍儀禮而以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又以孟子升經，論語孝經爲三小經。明郝敬九經大異，於是竊謂儀禮公穀皆不可闕，當補曰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傳四萬四千七十五字，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合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字，日誦三百字，更一年三四月可畢，卽減半，亦不過二年半。至爾雅十一卷，存以流覽，可不復成誼，嗚呼！以禹貢行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校律例條法，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官致太平，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此則兩漢志也，始可謂之真經術，蓋聞諸庭訓云。（太原閻詠識）

### 器用

制器尙象，聖人精意寓焉。棋始於堯，舜琴有五絃之製，夫人熟之矣。何俟深放，顧名物象，數學問淵微，渺見寡聞，不知者恒不在遠也。放而得之，不使一器一物悞，亦讀書之樂也。偶爾及之，勿嗤多事。

唐太宗曰：「舜作漆器，而諫者十七人，器之布漆自舜始。」（古今原始）

秦始皇行半兩錢，古人錢字作泉，自秦始皇稱錢，而後之八銖四銖，皆原於此。（同上）

宋太宗以占城稻種給於民，此中國有旱禾之始。(同上)

伊尹爲草屨，卽今麻鞋也。秦以絲爲之。凡娶婦之家，先下鞋，取和諧之意，後因之。(同上)

王肯堂曰：「研瓦始唐人。」邵伯溫曰：「研中隆起如瓦，以不留墨爲貴，百年後方就平，今窪中非古也。」(物

理小識)

葛天氏始歌，陰康氏始舞，朱襄作瑟，伏羲作琴，塤簫，女媧作笙竽，黃帝作鐘磬，鼓吹，鐃角，鞀，鉦，制律呂，立樂師。少昊作浮磬，舜作崇牙，禹作鼗，桀作爛漫之樂，紂作北里之舞，周有四伎之樂。秦蒙恬作箏，漢田橫客作輓歌，梁有高緹舞輪之伎。唐高宗置梨園作坊，玄宗置教坊，倡優雜伎，元人作傳奇。(湧幢小品)

鞋子自古皆有，謂之履。絢繡皆畫五色。漢有伏虎頭，始以布鞵，縷上脫下，加以錦爲飾。至東晉以草木織成，卽有鳳頭之履，聚雲履，五朶履。宋有重臺履，梁有笏頭履，分指履，立鳳履，又有五色雲霞履，漢有繡鴛鴦履。(同上)

詩詞中有院落離落，村落部落，落居也。唐宮中巷有野狐落，又有碧落。勾踐戰敵卒三十人，擒夫差于干遂，遂者道也，干是水灣之高，地江干河干是也。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金陵名長干，落干二字實字也。史云：「踰隱以待之。」隱短牆也，與埽同。(調言長語)

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閱經記，正月無盲騎者，當自周末時，趙武靈王始。又李牧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始見於此。」(抱璞簡)

前古通用者，金初不言銀錢，銀之見於載籍者，始禹貢，輶臣伯陵造錢刀，而錢制始。太公止貨財中一種耳，不常用也。自漢鑄錢以通百貨，數千年來皆用錢。梁臨川王宏至聚錢盈百間屋，討錢三億萬。唐高宗以滕王蔣王皆好聚財，賜麻兩車爲錢貫，以媿之。金銀雖用，然國課物價，不以爲準。丁畝租庸也入度支，軍國之用，五穀絲麻而外，折納皆錢。金人惟用銀錢，至元並不鑄錢，而用楮鈔。武宗開一鑄錢，旋即停止，而楮鈔始有準金銀之例，然亦曰金銀

錢貨通準，不獨言銀也。至明時租稅權贖，一概徵銀，銀始獨重於天下，百物皆取銀爲準矣。（懷秋集）

凡門以栗木爲闕者，夜可以遠盜。（從容錄）

冬至陰極陽生，梅桃李杏花皆五出也。夏至陽極陰生，威靈仙鹿葱射干淨瓶蕉梔子花皆六出也，出音綴。

周宣王史史籀循科斗之書，采蒼頡古文，綜其遺美，別畧新意，號曰籀文。（書自述）

人情信遠而疑近，訛以傳訛，莫甚於石鼓。或以爲成王鼓，或以爲宣王鼓，或以爲文王鼓，宣王刻，又或指以爲秦鼓。總由韋蘇州韓吏部諸公好古過甚，爲古所誤，偶見石鼓古文，未及詳察，移近就遠，端摩影響。後人見二公崇信，益加想像，認假成真，孰知其爲宇文周之鼓。其文出於蘇綽諸人之手，其字體亦摹古文而爲之者哉。今但以其文考之，則可見矣。自一章至十章所述，麀鹿雁兔鯉，不一而足，要皆拾慧於車工吉日諸篇而出者，此可見金人馬子卿之辨，當必信而有徵也。焦弱侯云：「據北史蘇綽傳，周文帝爲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文帝祭廟，羣臣畢至，乃令綽書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筆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山，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爲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既做書，則詩禮做詩亦無疑。覺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亦其一證也。」

煙酒不知所自，或曰仙草療百疾，或曰能枯腸染疫，然驚之如市，頃刻不去手。閨閣佳麗，亦以此爲餐香茹栢，功盛於茶，味逾於酒，未有識其故者。（怡曝堂集）

冬以楊花鋪硯槽，則不冰。曰風膏，或鹽磨墨，或火酒。（物理小識）

火藥自外國來，宋開寶二年，岳義方上火箭，張和仲記虞允文采石舟中，發露霹靂，乃紙爲之，實以石灰硫黃，墜水而火自水跳出。永藥立神機營，西洋以尺測量精矣。唐有火樹銀花，想已用之耶。硝入杉炭則直發，硫則橫爆，加黃礬則研烈，箸瓢灰則稍聲，碾西匡石粉，則發時不先光，試之堆相間丈，而點一及諸堆者，萬忤者也。掌上然之毫

無所傷。以其疾也。入鐵蛾樟腦則成花。今名烟火禦銃者。濕絮魚網土囊。柔能制剛也。岳珂程史曰：汴城舊多曲折。蔡京方之粘罕幹離。不視城而笑。植砲四隅。隨力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皆不可立矣。魏子曰：敵台宜築三角。附城如菱葉。兩眼皆有小門可出。而外砲不能攻也。城址砌石上。卽以土築之。砲子入土。便陷不出。(同上)

唐武后幸馮小保。使爲僧。改名懷義。封梁國公。故衣帽皆用朝扮。衣用大袖。如朝服制。曰直裰。曰偏衫。曰寬衣。加以錦繡。恥其肉袒。以袈裟代之。恥其跣足。以鞋履之。冠有五福。曰毗盧。或施以八寶。或欲以金玉。餘僧皆如之。凡畫佛像。則有唐像梵像之說。始於武后。(原始秘書)

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飲酒。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不過二升。或爲裁減。或賜茶。薺以當酒。則三國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如後世之盛耳。逮唐中世。權利遂與煮海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爲多。(稗史)

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說有三。其一曰：「儀狄始作酒。與禹同時。」又曰：「堯酒千鍾。則酒始作於堯禹之世。」其二曰：「神農本草著酒之性味。黃帝內經亦言酒之致病。則非始於儀狄也。」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於天地並矣。予以爲儀狄之名。不見於經。而獨出於世本。非信書也。」或曰：「非儀狄也。乃杜康也。」魏武帝樂府亦曰：「何以消憂。惟有杜康。」予謂杜康本出於劉累。在商爲豕韋氏。武王封之於杜。傳國至杜伯。爲宣王所誅。子孫奔晉。遂有杜爲氏者。士會亦其後也。或者康以善釀得名於世乎。謂酒始於康。亦非也。酒三星在女御之側。後世爲天官者。或攷焉。予謂星麗於天。雖自混元之判。則有之。然事作乎下。而應乎上。推其驗於某星。此隨世之變。而著之也。如宦者墳墓。弧矢河鼓。皆太古所無。天有是。則推之可以知其類。然則酒果誰始乎。予謂智者作之。後世循之。而莫能廢。故聖人不絕人之所同好。用於郊廟燕享。以爲人之常。亦安知其始於誰乎。古者食飲必祭先。酒亦未嘗言所祭者爲誰。茲可見矣。夏書述大禹之戒歌。詞曰：「甘酒嗜音。」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聖賢之書。言可信。

者，無先於此，然酒未必於此始造也。（同上）

金剛鑽出西番深山之高頂，人不可到。乃鷹鷂打食，同肉吃於腹中，而土人於鷹鷂糞中得之，看大小定價。如辨真偽，於炭火中燒紅，入醋中浸之，假者疏而易碎，真者乃硬而可用。如失去，和灰土掃在乳鉢內搗之，響者是也。（尊俎餘功）

余鄉人善賈，遠客四十年不歸，亦無音信。婦女堅貞，縫紵以度活，人罕見其面。及歸，妻怪其貧窶如故，又無輜重向之啼。其人曰：「我貨物俱帶在身，勿慮也。」從傘柄竹中傾出金剛鑽一盆，遂大富。

今世俗用金銀爲環，置於婦人指間，謂之戒指。按詩注古者后妃羣妾，以禮進御於君女，史書其月日，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者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則世俗之名戒指者，有自來矣。（三餘贅筆）

今士庶所戴方頂大巾，相傳明太祖召會稽楊維禎，維禎戴此以見。上問所戴何巾，維禎對曰：「四方平定巾。」太祖悅，遂令士庶依其製戴，或謂有司初進樣，方直其頂，太祖以手按偃落後，儼如民字形，遂爲定制。按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禮部右侍郎張智同各官奉聖旨，恁禮部將士民戴的頭巾樣製，再申明整理。智乃奏行，先爲軟巾制度，已嘗擬定，而小民往往成造，破爛不堪，紗羅用紙粘裹，竹絲添花，混同造賣，有乖禮制，合行申禁。乃前違制者，賣人買人同罪，如此則當時巾制，乃太祖自定，恐非維禎與手按也。（枝山前聞）

太古茹毛而飲血，有巢始教民食果，燧人始作火制，截以炮，神農始耕作炒米，軒轅造粥飯羹豕膾，公劉作資糕麻團，周公造湯團，魯敬姜作不托，汝頰作棕，秦昭王作蒸餅，漢高祖作燻餅，金日磾作胡餅，劉安作豆腐，諸葛亮作饅頭夾饊，石崇造餛飩，梁武帝造麪筋（稗史）

漢書五城十二樓，仙人居也，詩家多用之。東坡詞，游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用杜牧詩，婷婷嫋

嬭十三餘之句也。永樂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詩：花月春江十四樓，人多不知其事。蓋洪武中建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烟淡粉，梅妍柳翠，十四樓於南京，以處官妓，蓋時未禁縉紳用妓也。（并庵外集）

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以教後世，或曰舜造。」（事始）

夏桀始設侏儒優倡戲，周偃師始造傀儡，宣王始養鬥雞，楚熊渠造弄丸，勾踐始爲弄潮，無終，嘉父作千秋毬鞠，秦武王作角觝，始皇作曼延魚龍水戲，漢武帝益以幻眼走索，尋撞舞輪，弄碗影戲，唐玄宗制舞馬舞象之戲。（程史）

桀臣烏曹作賭博圍棋，季咸造胡面子，韓信作紙鳶，漢武帝作猜拳鬪草，劉向作彈棋，周武帝作象棋，唐明崇儼作買鬼，宋江作差牌，還無作謎語，盧敖作市語，晉梵僧了義作翻語（同上）

滇南皆作棋子，而以永昌爲第一，蓋水土之別云。燒棋之法，以墨鉛七十斤，紫英石三十斤，硝百二十斤，爲一料，可得棋子三十副，然費工本已三十六七兩矣。其色以白如蛋青，黑如鴉青者爲上。若鷲黃鴨綠，中外洞明者，雖執途人而贈之，不受也。燒棋之人，以郡庠生李德章爲第一，世傳火色，不以授人也。余在永昌日，曾以重價得之，出以與郡大夫較，皆不能出余上也。庚申冬日，爲叛兵所掠，惜哉！今滇中游客，出銀五錢，便市碁三百六十，寧復有佳物乎？（南中雜說）

榆石，黔蒼山所出也。鑿頑石，深入里餘，竭民力而取之，以逼真入畫者爲佳，然佳者卒不概見也。康熙十二年，予常入逆藩使坐，見一石屏，高六尺，寬四尺餘，山水木石，與元人名筆無異。或曰：「此黔寧舊物云。」嗟乎！此種怪物，原非尋常可遇，而士大夫必欲困民力以取之，小者既不可用，大者又不能佳，而癡重可厭，非人力可挽，奈何！勞民傷財，以購此難得而無用之物歟？（同上）

路史載何俊有記曰：「今人稱顧陸之筆，然此特晉宋間人耳。予家乃有漢人畫，此世之所未見，亦世之所未知。」



者也。其畫非縑非楮，乃畫於車螯殼上，乃是姑蘇沈辨之至山東賣畫買回者，聞彼處盜墓人，每發一墓，則其下有數十石，其畫皆作人物，如今之春畫，間有幹男色者。畫法與隸釋中有一碑上所畫之人（自畫法至此一句讀）大率相類，其筆有拙，顧陸尙有其遺意。至唐則漸入於巧矣。夫車螯者，蜃也。雉入大水爲蜃，雉有文章，故蜃亦有文章。登州海市卽蜃氣也，但不知墓中要此物何用。余觀北齊邢子才作文宣帝哀冊文云：「攀蜃輅而攀標。」齊謝朓敬王后哀冊文云：「懷蜃衛明太子哀冊文曰：「蜃輅峨峨。」江總陳宣帝哀冊文云：「望蜃縑而攀標。」齊謝朓敬王后哀冊文云：「懷蜃衛而延首。」則知古帝王墓中皆用之，蓋置於柩之四旁，以妨狐兔穿穴，其畫春情，亦似厭勝，恐蛟龍侵犯之也。（雲谷臥餘）

古甕之名甚多，其稱哥窰者，久不知出處。近閱一書，南宋時龍泉縣有章姓人，兄名生一，弟名生二，兄弟各主一窰而生一，所製爲佳，故以哥窰別之。哥窰多斷紋，今溫處人猶稱爲章窰云。（同上）

龍蛇河圖云：「弓之名曰曲。」張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曰遠，望箭之神名曰續，長刀子之神名曰脫光。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客中閒集）

古者飲酒擊博，其形似箭，長五寸，其數六，刻以牙爲之，頭類鶴，故曰六鶴齊飛。宋齊以降，有骰子之制，卽六鶴之變也。（同上）

今之三絃，始於元時，小山辭云：「三絃玉指，雙鉤草字，題贈玉娥兒。」（升庵辭品）

白樂天與元微之常以竹筒貯詩，往來庶唱和靖翁，故有帶斑猶恐俗和節不防山之句。每謂既有詩筒，可無吟咏，以助清灑。一日許判司執中遠以葵牋分惠，綠色而澤，入墨覺有精采，帶露葵葉研汁，用布擦竹紙上，候少乾，用溫火熨之，許嘗有詩云：「不取傾陽色，那知戀主心。」此法不獨便於山家，且知二公俱有葵藿向陽之意，又豈不愈於題芭蕉書柿葉乎？（山家清事）

余既有詩癖，又以置之竹中寄人，不無累贅，偶以紙筒印竹樣於上，題詞云。

綠沉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又皮日休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沉森冥冥。」始知名矣。又見吳淑事類賦云：「綠沉亦復精堅。」引廣志曰：「綠沉古弓名。」又引劉邵趙郡賦曰：「其器用則六弓四弩，綠沉黃間堂溪魚腸了今角端。」（侯鯖錄）

笛本四孔，京房加一孔於後，爲商聲。本黃帝後伶倫作。

染黃帝觀輦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爲文章。（羣碎錄）

夜航唯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舊曲，皮日休琴陸天隨詩云：「明朝有物元君信，攤酒三瓶寄夜航。」（中吳紀）

古書皆卷，至唐始爲葉子，今書冊也。（演繁露）

城門之名自古有之，今天下名城數千，各自立名，然惟蘇州閶門，及齊葑婁盤蛇，與杭之錢塘最著。卽兒童能言之。南則聚寶，北則哈答任城，乃元之舊名，而哈答改名崇文，任城改宣武，今皆種舊不稱新，蓋業在人口角中，不能易耳。其有非城門而著曰薊門，劍門，夔門，荆門，吳門，彭門，雁門，古號而最雅，相傳者春明門，上司皆不許立城。（湧幢小品）

天主堂在北京宣武門內東城隅，大西洋奉耶穌教者，利馬竇曰歐羅巴國，航海九萬里，入中國。神宗命給廩賜第此邸，邸左建天主堂，堂製狹長，上如覆幔，傍綺疏，藻繪詭異，其國藻也。供耶穌像，其上畫像也。望之如塑，貌三十許人，左手把渾天圖，右又指若方論說，次指所說者，鬚眉豎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隆其輪，鼻隆其進，目容有矚，口容有聲，中國畫績事所不及，所具香燈蓋幃，修潔異狀。右聖母堂，母貌少女，手一兒，耶穌也。衣非縫製，自頂被體，供具如左。按耶穌釋略曰：「耶穌譯言拯世者尊主，陡斯降生後之名也。陡斯造天地萬物，無始終形際，因人始亞當以

阿襪言不奉陡斯，陡斯降世，拔諸罪過人。漢哀帝二年庚申誕於如德亞國，童女瑪利亞身，而以耶蘇稱居三十三年。般雀比刺多以國法死之。死三日生，生三日昇去。死者明人也，復生而昇者，明天也。其教耶蘇曰：「契利斯督法，王曰俾斯坡傳法者曰撒責」而鐸德（如利瑪竇等）奉教者曰契利斯當（如丘良原等）祭陡斯以七日，曰米撒於耶蘇降生升天等日曰大米撒，刻有天學實義等書行世。其國俗工奇器，若簡平儀（儀有天盤有地盤有極線有赤道線有黃道圈本名範天圈爲測驗根本）龍尾車（下水可用以上取又龍尾象水之尾尾上升也其物有六曰軸曰牆曰圍曰樞曰輪曰架潑以出水早以入力資風水功與人牛等）沙漏（鵝卵狀實沙其中顛倒漏之沙盡則時盡沙之銖兩準於時也）以候時）遠鏡（狀如尺許竹筍抽而出出五尺許節節玻璃眼光過此則視小大視遠近）候鐘（應時自擊有節）天琴（鐵絲絃隨所按音調如譜）之屬。瑪竇亡其友龐迪峨龍華民輩代主其教，教法友而不師，師耶蘇也。中國有學焉者，奉其阨格勒西亞七式（帝京景物略）

### 禽獸

指雀爲鸞混麋於鹿，貿貿者何取乎？必鼓翼戴角無奇不蒐，雖屹屹皓首，勢又不

能涉獵，偶及隨筆存之，亦曰張華之雉化耶律楚材之角端，同非捷給，臨時者爾。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無胞，化生者眼無竅。蛾無目，鱗圓目，鵝旋目，鳩方目，魚目不瞑，雞好邪視，龍不見石，魚不見水。雀夕瞽，鴟晝盲，貓睛當午，斂縱如線，鴉目遇夜，明察毫末。馬夜行其目光所照三丈，虎夜行一目放光，一目看物。（博物志）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履得之，檻百數同牢，欲食之，衆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別。時餉封溪令，以靶蓋之，令問何物，猩猩乃籠中語曰：「唯有僕并酒一壺耳。」令笑而受之，養畜能傳送言語，人不如也。（朝野僉載）

俗呼牝馬爲課馬，出唐六典。凡牝四游而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謂歲課駒犢。（孔氏襟說）

成化五年六月，河決杏花營，有一卵浮於河，大如人首，下銳正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鰓黑點。漁者得之，守河者以十疋布易焉。以手撼之中汨汨作水聲，又甚重，氣暖而澤潤，不知何祥也。或曰：「龍卵。」然龍以胎生，未聞卵也。越三日，和僉憲於州橋西，圖其狀於壁，且書其上曰：「玄珠占法，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前一日，卵送開封府，皆懼不敢收，守與判相却之間，墜於地中，惟水而已。（懸笥瑣摻）

龍無耳，魚亦無耳，柔魚無骨，馬無胃，蛤蜊無臟，獐無胆，鼠亦無胆，（或云鼠胆在首）鱧魚亦無膽，又無腮。猴無脾，兔亦無脾，又無腎，蟹無腸，蝦蟆亦無腸，鳥無肺，鵝無舌，又無後指，蛇無足。（或云蛇皆有足，五月五日取燒地令熱，以酒沃之，置中，足出，又云蛇以桑薪燒之，則足出見）豕無筋，蚓亦無筋，又無心。蝦蛤無血，飛者無胃，走者無翼。麀有牙不能嚙，鹿有角不能觸，鷲有翼而不能飛。（陳藏器本草引尹子云：家鷲為鷲，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無足而飛者，惟蟪蛄。又云：蟪蛄無鼻，水母無目，蠶無胃，魚鼈無耳，蛇眼聽。（漢雋格物）

治金以鹽攻，玉以石濯，錦以魚浣，布以灰養，羊以鬪養，蟹以蚊飯，糝腐青石，貓糞腐錫，火灼地足則出，人燭鼈肉則收，魚食菽則死，鼠食菽則肥，蟹得漆則散，麻得漆則湧，桂得葱則軟，樹得桂則休，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金得伯勞血則昏，鐵得鷓鴣膏則瑩，鳩鵲厭火，孔雀辟惡，琥珀拾芥，獺胆分杯，戎鹽累卵，穀膠團沙，物之相制也。（珊瑚網）

鴉鷓觀抱，雀聒抱，龜鼈影抱，蝦蟆聲抱，鷓沫乳，鶴跡履，鵲枝纏，鴛鴦鷓交，鸚鵡足交，鶴聲生，鼈望生，鳩鷓晴生，鷓目生，雁影生，魚思生，蛭節生，孔雀雷孕，騰蛇聽孕，兔舐孕，鸚鵡口孕，諸蛇中惟蝮是胎產，蝴蝶絡緯蝶蟬以化生，蝶亦以須交，凡鳥皆雄求雌，惟雀鴉鴛則雌求雄（全上）

虎食狗，鳩食桑椹，貓食薄荷，輒醉。虎名李耳，凡虎食缺產不至耳，諱其名也。惟每食一人，耳為一缺。（溥微錄）去勢一也，豕則曰豮，牛則曰犗，馬則曰扇，人則曰閹（全上）

梟鳥曰食母，破鏡獸曰食父，象州出獸曰嬾婦獸，淮南出魚曰嬾婦魚，蚊曰白鳥，螢曰丹鳥，銜羽鳥曰周周，比肩獸曰蚤蚤（同上）

故而新者，龍易骨，蛇易皮，鹿易角，象易牙，蟹易殼，皆終身一換，惟鹿每歲一換，龍象六十年骨全後換，臭而神者，朽木爲蟬，積穀爲蠹，壞裙爲蝶，腐菌爲蜂（莫氏入林）

百獸率舞，釋者謂羽鱗皆可謂之獸，予謂凡獸亦可謂之禽，後漢書華佗語吳譜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二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猴。」此虎鹿熊猿猴謂之禽，亦百獸之例也（辨訛編）

舊說兔無雄，故望月而孕，吐而生子，博物志嘗言之，王充論衡兔舐雄豪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古樂府雄兔脚撲檄，雌兔眼迷離，二獸下地走，安能知我是雄雌，然則兔自有雌雄，特雌雄難辯耳，詩曰：「詎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是鳥之雌雄亦難辯者，古者日鳥月兔相傳已久，傳曰：「日無光則鳥不現，鳥不現則飛鳥隱竄。」漢元帝永光元年，日中無光，其日長安無鳥，而今世卜兔之多少者，以八月之望，月明則兔多，月暗則兔少，說者說天下之兔皆雌，而顧兔爲雄，然無謂天下之鳥皆雌，而三足爲雄者（珊瑚網）

猿啼之地，蘇乃多有，每一聲遠生萬莖（窮幽記）

陶九成云：「瀛莫二州之境，塘樂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顧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鷺，奔走水間，腐草泥沙，啜啜然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名曰漫書，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漫書均度一日，無饑色，而反加壯大，二禽稟性不同如此，按信天緣一名信天翁，明朝蘭廷瑞有詩荷錢苻帶綠，江空暖鯉含鰓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此說可以諷世（羣談採餘）

諺云：「鷺鷥忙忙，何曾餓殺鵲鵲。」與此同。

五月五日，蝦蟆必伏水草不鳴，七月七日，烏鵲則集林木不飛，丙日嘉魚出穴，甲子庚申，瑤瑁閉口不食，野雉知

雷起處，虔知衝破，燕知避戊己，鵲巢知背太歲，於此有以驗歷法與方位。（餘冬序錄）

胡桃之券，令雞夜鳴，餽瓦之契，投鼻自止。以胡桃東南枝劈之，書券字記，置之於雞栖下，則夜鳴不止也。故餽瓦書契字置於牆上，如聞鼻鳴，取以投之，即不敢更鳴也。（感應類從志）

飛者栖木食木，鷹鷂之毛猶木也。走者栖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暝，在風者暝。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牛順物，乘順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逆風而行則健。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壽陰物行必北首，蟹海族行必東首，又燒毛入水中，沈者是雄，浮者是雌。非獨物也，男生而伏，女偃其軀，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漢雋格物）

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物理小識）

翠鳥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墮梢，下作巢。子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矣。水經注：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封谿山谷間常有數千爲羣，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織草爲履，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履，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乃呼名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其嘗酒。」及飲其味，遠乎醉，因取履而着之，乃爲人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雞林小錄）

周丞相與客閒步園中，玩羣鶴，問曰：「此牝鶴耶？牡鶴耶？」客從旁曰：「獸稱牝牡，禽爲雌雄。」丞相曰：「雄狐綏綏，狐非獸乎？牝雞司晨，雞非禽乎？」客不能對。雖然，牝牡二字從牛，雌雄二字從佳，乃禽獸之別也。自雄狐牝雞之外，經史中亦不多見。（博物志）

歛有許客在徐州經紀，倉收小麥，養一黃犬，每日至經紀家食，臨晚往倉房守麥不離。客歸，至次年遇事，恐麥爲蟲蛀，寄鑰與經紀代晒。經紀帶鑰至其倉所，其犬跑號，脚經紀衣，有禁拒之象。及見多人開倉挑麥，其犬將頭觸倉，衆脚趕打犬，竟跳入河死。客至設祭哭之。寧藩叛，逆兵抵安慶城外，居民奔走無踪，房屋灰燼，屍積遍野。有一姓姜

者舉家避走鄉間，惟失其祖，及兵退回家，竟莫尋其踪跡。一日往南莊跟尋，忽見本家犬坐在一屍旁，見人至，跳躍掉尾伏地，方知守者乃其祖骸云。（先曾祖日記）

有人病，隔每食輒吐，一貓在其前，吐出之食，貓遂食之。後卒，貓於棺前哀鳴七日，不食死。（詎庵偶筆）

歙方無違，挈家居維揚，常畜一馬，齒老矣，無違卒，其子賣馬於鎮江營中。一日馬忽浮水渡江，至瓜州徑奔揚城，闖入無違舊居，見停棺在堂，悲鳴躑躅，舉家駭視，渾身猶濕，營兵亦踪跡至其家，乃退還原價，而養此馬於天寧禪寺。（同上）

歙方禹成，買於宣城，常畜一犬，微獵師，嘉其駿快，買以四金，攜之獵，獲果倍他犬。兩月之後，犬忽不見，獵人疑其逃回，尋訪至禹成家，犬果在焉。見獵人至，急走內室，伏牀下，呼之不出。禹成惻然，乃給還原價，此犬仍畜於家。自徽至宣三百餘里，能憶其故道，益信黃犬傳書事。（同上）

蜚蠊三日，蠶二十七日，蟬三十日，螻蛄不知春秋，鼠壽三百，猿猴八百，狐鹿各千年，鶴二千，龜三千六百，燕千年，生胡髯，龜千年解人語，虎千年脫牙而角生，蟾蜍千年頭上有角，額下有丹書八字，千年樹精爲青羊，萬年樹精爲青牛，百歲狐精爲美女，百歲蝙蝠爲仙鼠，卻行螻蛄，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鴻行有序，進有漸，鵲鶴飛則鳴，行則搖，象行先以鼻柱地，鸚鵡行先以口啄地。（客中閒集）

世間萬物，無不生蟲，木水土之中，生蟲至多，固其常也。至於火中生蟲，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則爲火浣布。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醫者，著儒門事親書，言見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捶破有一紅蟲，其走如飛，其嘴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蟲也。（錄異篇）

礬石蠶食之則肥，鼠食之則死，巴豆人食之則死，鼠食之則肥。周禮爨氏，掌去鼃，鼃，焚牡鞠，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烟被之，則凡水蟲無聲。鼃，耿也，尤怒鳴。北鞠鞠不花者，以其烟被之者，假令風從東方來，則于水東面爲烟，令烟

西行被之水，則凡水蟲無聲。人家近水者，此聲煩聒，最爲可惱。此法未之試也。然物類相制，有自然之理，如琥珀拾芥，磁石引鐵，戎鹽累卵，獺胆分杯，釀漆以蟹，浣錦以魚，散血以藕皮，毀金以羊角。至于蟹烟集鼠，人肌粉犀，諸如此類，不可殫紀。（竹窗小品）

穎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鷓鴣，畏其天也。一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于汗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羣蛙，羣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逾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飲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竹中，蜘蛛不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次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爛斷如齧醬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羣蛙，自以爲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爲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爲強弱哉？（桂林玉露）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兔，西蜀無鶴。（同上）

嶺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茆蟬，草蟲曰茅蝦，鼠曰家鹿，蝦蟆曰呱呱，皆嘗所食者。海魚之異者，黃魚化爲鸚鵡，泡（去聲）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爲毫豬，沙魚之斑者，化爲鹿。（同上）

妊娠者不可啖兔肉，不可見兔，令兒唇缺。又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方解）

文登呂元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作蟹圖，凡有十二種：一曰螭蚌，乃蟹之巨者，兩螯大而細毛如苔，八足亦有微毛。二曰撥掉子，狀如螭蚌，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微闊，爲人之所食者亦頗異，其大如升，南人皆呼爲蟹，八月間盛出，人採之，與人鬥，其螯甚巨，往往能害人。三曰擁劍，狀如蟹而色黃，其一螯偏長三寸餘，有光。四曰



螿蟻，螿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于市。爾雅曰：「螿蟻小者螿，云小蟹者蟻蟻，吳人呼爲螿蟻。」搜神記言此物嘗通人夢，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曰蛄朴，大于螿蟻，殼黑斑有文章，螿正赤，常以大螿障日，小螿取食。六曰沙狗，似螿蟻，壤沙爲穴，見人則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殼白色，居則背坎向外，潮欲來皆出坎，舉螿如望，不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螿蟻，居常東西顧，行不四五步，又舉兩螿，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曰石蠶，大于常蟹，八足殼通赤，狀如鵝卵。十曰蜂江，如蟹兩螿，足極小，堅如石，不可食。十一曰蘆虎，似螿蟻，正赤不可食。十二曰螿蟻，大于蛄，小于常蟹。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繪以爲圖。又海商言海中鼈籠島之東一島，多蟹，種類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故不畫。」李履中得其一本，爲作記。予家楚官游江浙閩廣，所識蟹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同，而所謂黃甲白蟹螿蟻諸種，呂圖不載，豈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示博雅者。（客中閒集）

凡食斷腸草者死，虎食之而百日不饑。凡食砒霜者死，龍食之而肥。物性之異，有如此者。（客退紀談）

凡草本，經牛啖之必茂，經羊啖之必枯，故諺曰：「牛食如澆，羊食如燒。」何相反如是？靜思牛土畜，土能養物也，故牛色蒼而龐厚，有春生之象焉。聞死而殼棘，亦好生之意也。羊金畜，金主殺伐，故羊色白而氣腥羶，有秋殺之象焉。見死而無懼，亦喜殺性也。二物稟生既異，必其口中涎沫，亦具是性，故草之茂枯者，生殺之氣致然耳。（同上）

狼多藉草，草穢亂曰狼藉。狼腸直，故邊塞以狼矢爲烟，鳴則後窺皆沸。狼畏圓，人解帶作圈，狼輒去。淮南曰：「狼皮在戶，竿不敢出。」羅願曰：「狗是豺之舅，見狗則跪，亦各有所制也。」（物理小識）

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嘗言鹿性清烈，多別糧草，恆食九物，餘則不嘗。九草者：一曰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薺芑也。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必不得力，以鹿常啖解毒之草，能散諸藥性也。」此可補本草及齊民要術之遺。（續金石錄）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鳥脛骨爲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聲，有大號小號，呦呦之異。或作鹿鹿聲，則麀鹿畢集，蓋爲牝聲所誘，人得殺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牝管，牝百頭，至春羸瘦，蓋游牝多也。及夏，則唯食菖蒲一味，自肥。當角解之時，其茸甚痛，獵人逢之，其鹿不敢逸，走伏而不動，獵者以繩繫其茸，截而取之，先以其血來噉，然後殺鹿。（日錄）

康熙丁巳，休寧西鄉一獵戶，偕其徒往深谷，伏叢莽間，捕巨鹿。其徒忽見鹿奔出，急以鳥銃打中之，喜甚，往取焉，則死者其師也。邑令舉拘其妻與鄰鞠之，素無隙，徒鬻其女葬之，以誤殺得免抵。（嘯虹筆記）

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了，獅畏服不敢動，蓋吼作溺着其體，肉即腐爛。吼又畏雄鴻，鴻引吭高鳴，吼即畏服。又如象見獅子，則奔見鼠畏，飛蟲之畏蜘蛛，蜘蛛之畏蜂，物各有所制，有所畏。（竹窗小品）

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縵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爲駭雞犀。得真角一尺，刻以爲魚，啣入水中，水常爲開，方三尺，可得息氣水中，以其角爲釵者，將煮毒藥爲湯，以此釵攪之，皆生白沫，無復毒矣。（漢舊格物）

象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陶貞白言夏月合藥，宜置牙於藥旁。南人言象尤惡犬聲，獵者裹糗登高樹，搆熊巢伺之。有羣象過，則爲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經或五六日困倒，則下潛刺殺之，耳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酉陽雜俎）

竹雞善鬪，取者激媒使鳴而致之。鷓鴣好潔，取者埽地布穀而獲之。麀行必循一徑，設纜者迹行處擒之。海魚吐黑水以蔽其身，漁者見黑水網之。他如啣蘆者自衛，共穴者備鋒，結陣者禦暴，捷稱韓氏盧，狡稱東郭，窺寧智不足，周身總無奈人巧取何？（說儲）

秣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息之。馬四年而兩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齒歎，八年而上  
下兩邊各一齒歎，九年而上下盡歎。十年而下兩齒齟，十一年而下四齒齟，十二年盡齟。十三年下二齒平，十四年  
下四齒平，十五年下盡平。十六年上兩齒齟，十七年上四齒齟，十八年上盡齟。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年上四齒平。  
年之長少，惟馬齒最詳，故人自謙曰：「犬馬之齒長矣。」（相馬經）

驢馬駒子，行人先後，上句生者行在母前，中句生者行在母脅，下句生者行在母後。（侯鯖集）

山獺出宣州溪洞中，俗爲補助要藥。洞人云：「獺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洞獠尤  
貴重云。」能解藥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傅之立消。一枚值金一兩。（草註）

狐之相媚也，必先呂（以口相接）；猿之相蠱也（蠱羣也），必先啼，物之情也。（玄池子說林）

商汝山中多麝，絕愛其臍，每爲人所逐，勢且急，卽自投高巖，舉爪裂破其香，就繫而死，猶拱四足，以保其臍。李商  
隱詩曰：「投巖麝退香。」許渾詩云：「尋麝采生香。」是也。獬類鼠而大，尾長金色，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箭射之，取  
其皮爲臥褥，被坐毯之用，甚愛其尾，既中毒，卽嚙斷尾以擲之，惡爲身患。杜甫詩云：「獬擲寒條馬見驚。」蓋輕捷  
喜緣木，獺獠之類也。犛牛出西域，尾長，中國取以爲纆，人或射之，亦自斷其尾。左氏所謂雄雞自斷其尾。（僕雋格  
物）

不燼木，火中有鼠，重十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恆居火中，時時出外而毛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其毛織以爲  
布，作服，若有垢，浣以火燒之，則淨。（神異記）

鼠子生依月數，如五月五子，六月六子之類。陳守陽云：「兔產亦然，嘗十二月得牝兔，剖之，得十二子。又兔將吐  
子，口中先吐涎沫，數合乃產。」（物原）

欲知鳥之雌雄者，以翼辨之，翼右掩左雄，翼左掩右雌。（說儲）

石鼠專食山豆根，賓州人以其膽乾之，治咽喉疾如神，謂之石鼠膽（方解）

山民云：「熊于山中行數千里，悉有陔伏之所，必在石巖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懷秋集）

博物志：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橐駝知水性，過其處輒停不行，以足踏地掘之，輒得水。又格物論謂：駒有靈性，能知水脈。識泉源，風將發，則引頸而鳴，負重致遠，力可千斤，日行三百里。（珊瑚網）

山東有一道，通高麗，中有二十日無人跡處，卽祭山神，求一豺狗相送，餚熟先以飼之，遇虎躍升其背而溺，虎卽潰肉，每夕人露宿樹下，豺溺而圍之，百獸斂避。其地海旁有居民處，無荳之屬，油不可致。有一等鳥如鴨，自呼其名壓油壓油，土人捕得，以力壓出油，投之海中，又活四五日，仍飛繞其村，人又壓之出油爲供，乃知天之不乏人用如此。（誌異錄）

貴州思南有山曰甌峯，居大山中，其形若甌，故名。山盤亘銅仁思州石阡，數百里內無人居，入亦多不能到，所產草木多異狀。有獸曰宗彝，類獼猴，巢于樹，老者直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果，卽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下者始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謂先王用以繪于衮者，取其孝也。（侯鯖錄）

狹獮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十寸，善走，以人爲食。遇有道之君，卽隱藏，否卽出食人。（博物志）

海鰐乃水族之極大，而變異不測者。梧川山界有海灣，上下五百里，橫截海面，且極其深。當二月之交，海鰐來此生育，隱隱輕雲覆其上，人咸知其有在也。俟風日晴暖，則有小海鰐浮水面，眼未啓，身赤色，隨波蕩漾而來。土人用解艦裝載藤絲，爲臂，大者每三人守一莖，其杪分贅逆鬚，鎗頭二三支于其上。遡流而往，遇則並舉鎗，中其身，縱綫任其去向。稍定時，復以前法施射，一二人畢，則棹船並岸，創置沙灘，徐徐收綫。此物初生眼合，無所見，且忍鎗疼，

輕漾隨波而至，漸登淺處，潮落閣置沙灘，不能動。舉家分爨其肉，作煎油用，亦大矣哉！（海槎餘錄）

山魃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歧。其性好傳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備。南山人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雄者謂之山公，必求金錢；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多夜懼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魃，其人素有輕賈，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遙問有何貨物，人以脂粉與之，甚喜，謂其人曰：「安臥無慮也。」人宿樹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魃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甚謹。其難曉者，每歲中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耕地，種植並是山魃穀熟則來喚人平分。性質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廣異記）

交州有果然獸，其名自呼，身如猿，犬面，尾長，腹圓斑文，皮可爲褥，麗好溫暖。（南州異物志）

西域有獸如犬，含水噴馬目，則馬瞑眩欲死，故乳馬皆畏之，名曰馬見愁。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羣臣，編爲馬鞭，一揚卽走，謂之不須鞭。（采蘭雜志）

狗纓國獻一獸，名貌吳大帝時尙有見者。其獸善遁，入入室中窺食，已大叫，人覓之，卽不見矣。故至今吳俗以空拳戲小兒曰吾啖汝，已而開拳曰貌。（異物彙編）

嬾婦如山豬而小，喜入禾苗，人以機軸織紝之器掛田所，則不復近。安平七源等州，皆有（同上）

雞鷲惡其類，鴛鴦玄鳥憂其類，惡其類者，相值則相搏。鷲狀類鵠，長尾丹嘴，鴛鴦匹鳥也，與燕二鳥，朝奇而暮偶，愛其類也。（同上）

鴉以水言，自北而南，鴉以山言，自南而北。鴉音雁，隨陽鳥也。冬適南方，集于江干之上，故字從干。鴈亦音雁，中春寒盡，雁始北向，燕代尙寒，猶集于山谷巖罅之間，故字從斥。（同上）

鳧鷖之雜，鷓鴣之潔，鳧鷖屬，色不純正，故曰雜。鷓鴣白類山雞，行止閒暇，鷓鴣鳴而草衰，澤雉啼而麥齊，澤雉如

商鷓，季春之月始鳴，麥已平隴也。鳩鷓，爾雅謂之鷓，卽伯勞也。狀類鷓鷃，而左傳謂之伯趙。方言曰：「孤雞鳴則草衰，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蜚則霜露翳則露。」風禽，雉類，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一足鳥名曰商羊，天將雨則飛鳴，孔子辨之于齊庭。東方朔曰：「商羊聞鍾則鳴，聞鼓則舞。」鷓鷃鳥名，其羽可爲裘，以避極寒。鷓鷃飛則隕霜，露禽，鶴也。古今注：鶴千年則變蒼，又二千年變黑，所謂玄鶴也。子野鼓琴，玄鶴來舞，露下則鶴鳴也。鶴之馴養于家庭者，飲露則飛去。林鳥朝嘲，水鳥夜掖，山鳥巖栖，原鳥地處。林鳥朝之將翔也，聚而嘯唳，山巖之鳥多不巢，原鳥隴鷓之類是也。靈鵲兆喜，怪鵬塞耳，鵲噪則喜，鵬一名鴛鴦，廣雅曰：「江東人呼爲怪鳥，聞之多禍，人人惡之掩耳。」鴛鴦野則義，象則搏，水鷺澤則羣，擾則逐。月令曰：「田鼠化爲鴛。」關東謂之鴛，蜀隴謂之鵬。在田得食鳴相呼，夜則羣飛，晝則伏于草中，馴養之久而見食，則相搏鬪也。鷺野鳴也，飛止大澤之中，羣處既象擾之，惡其族類而相逼逐也。（格物論）

鸚鵡摩背而瘡，鵠鵠剔舌而語。鸚鵡出隴西，能言鳥也，人以手撫拭其背，則瘡癒。鵠鵠今人育其雛，以竹刀剔舌本，教之言語，又能作鵠鵠舞。扶老強力，鵠鵠友悌。古今注云：「扶老禿鶩也，狀如鶴，大者高七八尺，善與人鬥，好嚼蛇肺，炙食之，益人氣力，行走如奔馬。鵠鵠雀屬，爾雅曰：「雝渠。」毛詩曰：「水鳥也，大于雀，高尺，尾尖，長喙，黑頸，青灰色，腹白，飛則鳴，行則搖。」又曰：「鵠鵠在原，兄弟急難。」鵠鵠共母者，飛鳴不相離，詩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

突寮雛雛，鴻儀鶯序，鷓鷃唼唼，下齊衆庶。（同上）

鷓鷃，雛雛也，雀屬，衆人之象，言多也。鷓鷃，雄高牝卑，鳩鷓，雌前雄後，鷓鷃，雀也。鷓鷃，二鳥，雄者足高，雌者足短。鳩鳴鳩也，鷓大如鳩，生關西爲鳥，愁急二鳥，雌飛則隨，雌止則止，雄飛常在後也。鷓將生子，呼母應，雛既生，母呼子應。鳥伏卵將成，子鳴于殼，母應之，鳥既雛，母呼子應之。（升庵外集）

班鳩辨雛，梟鴟害母，班次第也。凡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他鳥皆否。梟在巢，母哺之，羽翼成，喙母食之，自飛去也。（測微錄）

物食長喙，穀食短喙，搏則利喙，鳴則引吭，毛協四時，色合五方，食物之生者長喙，水鳥之屬也。鳥食五穀者，喙皆短，鳥善搏鬥者，利喙，善啼鳴者，頸長也。春則毛弱，夏則稀少而改易，秋則刷理，冬則更生細毛自溫。倉鶯之屬，以象東方木行，朱鳥之屬，以象南方火行，黃鳥之屬，應中央土行，以象季夏，白鶯之屬，以象西方金行，玄鳥以象北方水行。羽物變化，轉于時，令乾道始終，以成物性。仲春之節，鷹化爲鳩，季春之節，田鼠化爲鴛，仲秋之節，鳩復化爲鷹，季秋之節，雀入大水爲蛤，孟冬之節，雉入水爲蜃。淮南子曰：「鶯化爲鴛，鴛化爲布穀，布穀復爲鴛雞。順節令以變化也。生物者乾之始，成物者坤之終，隨日變化，成就萬物之性也。」（續五色線）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唐孔穎達注疏曰：「一鳥一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有人過莊浪，親見之，鳥形似雀而少大，頂出毛角，飛卽崖穴。穴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但唇缺似兔，蓬尾似鼯，與鳥皆入，彼此狎昵，有類雌雄者，問之土人，皆能說。」（升庵外集）

鷓，鷓也，鷓不知死，鷓信鳥也，信不知用。鷓狀類雞，首有冠，性敢于鬥，死猶不知置，是不知死也。左傳云：「鷓冠武士戴之，象其勇也。」鷓水鳥也，如鷓鷀而小，隨潮而翔，迎浪蔽日，曰信鷓，鷓之別類，羣鳴啾啾，優優，潮至則翔，水響以爲信，反爲鷓鳥所搏，是能知信而不知所以自用也。鷓有文而貪，鷓不擊而貪，鷓狀類燕，紺色雜出，有文采，水際伺蚌出，啄而食之，反爲蚌所含，緊閉其嘴，滯死水中，不知所食，反以爲害。左傳云：「聚鷓爲冠。」是也。鷓鴣也，不善搏擊，貪于攫肉。（稗史）

鷓鷀能勅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鷓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蠹蟲自出。鷓有隱巢，木故鷓鳥莫能見。燕啣泥常避戊己日，故巢固而不能傾。鷓有長水石，故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奪其巢，卽

啣艾置其巢中，燕遂避去，皆鳥之有智也。（同上）

丹陽練湖有人打雁爲業，先養一囚雁，繫脚置几上食，飛者見食而下，則以網覆之。其年有一孤雁，自空飛下，與囚雁盤桓半晝，上下引飛，囚者因繫脚不能同去，二雁竟以頸相纏而死。守者至，驗二雁，囚者雄也，飛來者雌也，不覺心動，竟廢其業。（先曾祖日記）

鳳骨黑，雌雄旦夕鳴各異，雄鳴節節，雌鳴足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懷秋集）

鳳九苞：一曰口包含，不妄鳴也；二曰心合度，進退精也；三曰耳聽達，居高明也；四曰舌詘伸，能變聲也；五曰彩色光，文彩呈也；六曰冠距先，南方行也；七曰距銳鉤，武可稱也；八曰音激揚，聲遠聞也；九曰復文戶，不妄納也。（論語鐸）

鳥鳳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雄雞鬚，頭有冠，尾垂二羽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尾毛一簇，冠尾繡異，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度曲，妙合宮商，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左右溪洞中，極難得，然書傳未之記，蓋由人罕識云。（漢雋格物）

羅州山中多孔雀羣飛，每數十爲偶，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月四月後復凋，與花萼相榮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妬，凡欲山栖，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後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霑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自愛其尾，恐人所傷，不復驚翔也。雖馴養頗久，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絲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時媚景，聞管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盼睇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鷺解百毒，人食其肉，飲藥不能愈病，其血與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雞伏之，卽成，其脚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土人取其尾者，持刀子叢篁可隱之處，自蔽，伺過，急斷其尾，若不卽斷，迴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紀聞）

雀日至夕而不見物，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雀盲是也。鵲鷓夜察毫末，晝瞑目不見丘山，物殊性也。（同上）



雁宿于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雁奴圍而警察。南人有捕者，俟其天色陰暗，或無月時，於瓦罐中裝燭，持棒者數人，屏氣潛行，將欲及之，則略舉燭，便裝之，雁奴驚叫，大者亦驚，頃之復定，又欲前舉燭，雁奴又驚，如是數四，大者怒啄雁奴，乘燭者徐徐逼之，更舉燭，則雁奴懼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多。（玉堂閒話）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雁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雁來。」（杜甫註）

山鳥首有彩毛，曰山雞，山雉，長尾九，珍護之。林木森茂則不入，蓋惜尾，常恐觸傷羽毛。雨則避于山巖之下，恐濡濕也。久雨亦不出而求食，忍死無怨，與衆不同。又云：一人但欲取其尾，須大寒水凍之時，遠窺雌雄並宿于他所，漸放活水溜去，浸其尾而水凍膠，並不能飛翔時，三四人齊聲大喊，此鳥即飛，其尾水凍拔折而去。後人取得，以貨豪門，頸有彩囊，曰避株雉，屬出華岳山中，晴明天氣，頸出彩色，天氣陰雨，毛卷而無彩也。亦避樹林，故曰避株。任昉曰：「名爲吐綬鳥。」（稗史）

鷓鴣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于巢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難捕，南人設網取之。（政陽雜）  
河州有禽名骨托，吠如鷓，高三尺許，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樂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及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投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爛如泥矣。（博物志）

顧渚山中有鳥如鴝鵒而小，蒼黃色，每至正月二月，作聲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聲云春去也。采茶人呼爲報春鳥。（顧渚山記）

布穀鳥又名各家插禾，又名春去也，以其音之相似也。南方俱有，或云卽子規鳥，不獨顧渚有之。南海諸郡，郡人至八九月，於池塘間采魚子着草上，懸於竈烟上。至二月春雷發時，却收草浸於池塘間，旬日內

乃如蝦蟆子狀，悉成細魚，其大如髮。土人乃編織藤竹籠子，塗以禹餘糧，或徧灑螞蟻灰，收水以貯魚兒，鬻於市者，號爲魚種。於池塘間一年內，可供口腹。又拂林國有羔羊生於土中，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惟人着甲走馬擊鼓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使逐水草。又博物志云：「取鱉剉如棋，搗赤莧汁和合厚，以茅包之，六月中投於池澤內，經旬變成鱉。」（集異）

烏賊魚暴乾，俗呼螟脯，其魚腹中之墨，可以書紙經年而自脫跡。奸詐之徒，或以書券欺人。又龜尿磨墨寫字於木板，可進寸許，雖水洗斧削，亦不磨滅。（同上）

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二國媵之儀禮有媵爵，謂先飲一爵，後二爵從之也。楚詞魚鱗鱗兮媵子，江海間有魚遊必三，如媵隨妻，先一後二，俗稱爲婢妾魚。唐詩江魚羣從稱妻妾，塞雁聯行號弟兄（升庵外集）

蛇化鼈，蔚千戶常親見之沙上。初蛇盤爲一束，反復自擲者數十次，若一麵餅，少焉四足出矣，久之蹒跚入沙而去。故鼈未入水，腹下尙有蛇紋者，食之殺人（稗史）

黠富民兄弟爭財，認於府。一日赴審，兄先往，道經休寧，遇大蛇衝道，停輿觀之。蛇蟠田中，化爲巨鼈，驚詫去。其弟後至，適見此鼈，命輿夫取之，攜至寓，沽酒炮鼈，延其兄共食。兄問鼈所從來，弟告以某處所獲。兄曰：「此蛇所化，不可食也。」弟不信，強兄再三，兄苦止之。弟疑兄言僞，怒曰：「汝堅不食，我自食之。」纔舉筯，兄已持其手曰：「必不信，可先食犬，然後自食未晚也。」乃以飼犬，犬立斃，弟大感泣，持兄手曰：「早知兄心若此，豈有爭事乎？」一遂息訟，和好倍於初。某家叔祖見瀾公讌客，適一客至，甚暱，衆皆環坐俟之。膳夫進炮鱉，恐其冷，以碗覆之。少焉其碗漸高，鏗然倏墜於棹，衆皆驚視，疑其有異，以與犬，犬斃，賴此客後至，衆賓得全（詡庵偶筆）

南方人畜金蠶，蠶金色，食以蜀錦，取其遺糞置飲食中，以毒人人死。蠶善能致他財，使人暴富，而遺之極難，水火刀兵所不能害，必多以金銀置蠶其中，投之路隅，人或收之，蠶隨以往，謂之嫁金蠶（風俗通）

青蚨似蟬而狀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遠近，其母必知處。然後各置於市，埋東行陰牆下，三日開之，卽以其血分塗錢上。每市物先用子，卽子歸母，用母者卽母歸子，如此輪還，不知休息。若買金銀珍寶，卽錢不還。青蚨者一名魚伯（窮神祕苑）。

昔有母子離別，母每見蟻蚨垂絲着衣，則曰子必至矣。已而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曰喜母，均之一也。（採蘭雜志）

袁瓊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施陰見之曰：「王孫蟋蟀也。」（謝氏詩源）

呂晉伯云：「除蝨法吸北方之氣，呵筆端，書歛深淵默漆五字置床帳間，卽除此理不可曉。」（存餘堂詩話）

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泥然，故曰醉如泥。（杜詩注）

似蟹而小，世傳漢醢彭越，以賜諸侯，九江王英布獵得不忍視，盡以覆江中，化爲此，故名彭越。（博物志）

東方朔傳守宮蟲名也，以器餐之，食以丹砂，滿七觔，搗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屋之事，則滅矣，言

可以防閒淫逸也。爾雅云：「此蟲卽蝦蟇，似蜥蜴，灰褐色，在人家屋壁間，狀雖似龍，人所玩習者也。」淮南萬畢術

云：「取守宮新合陰陽，以牝牡各藏之瓮之中，陰乾百日，以點女臂，則生文，男子合，輒滅去。」（感應經）

蝻蛇其肉無毒，土人食之，其脂與涎沫，着男陰卽消縮不舉。嘗聞有軍士若干涉一水皆病陰痿，蓋此水乃蝻蛇

出沒處，有涎沫其中故也，鹿脂亦然。（南州異物誌）

一人爲蛇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來曰：「可用兩刀，在水內相磨，取水飲之效。」言畢，化爲綠蠟，走入壁孔中。其

人如方治之，卽愈，因號綠蠟爲蛇蠟，卽守宮也。（二酉餘談）

聞朱崖人每晴明見海中遠山羅列，皆如翠屏，而東西不定，悉蜈蚣也。蜈蚣長四五十尺，此物不足怪也。（嶺表

異物志）

魚跳躍，則蜥蜴于草中稍相依，便共浮水上相合；事竟，魚游水底，蜥蜴還草中。（異物志）

負勁氣者，有非威之威，是故松檜不棲蟬，熊豹之皮不上蟻。（空同子）

有家主命婢殺鱉，鱉顧婢再三，有求生意，婢惻然放之。池主索鱉羹，詭云鱉已逃矣。主怒，杖之幾斃。後婢患熱病，死時值昏夜，未能殮，棄之池側。翌日往殮，復生矣。詢之，則云：「恍惚間有物踞我胸，其涼透心，遂漸省人事。」視之，則有池中污泥堆于心口，而身傍有鱉行跡。其向者鱉報恩乎？（訥康偶筆）

徽高懷中業鱸，麪於揚州小東門，日殺鱸數千。一婢憫之，每夜分竊缸中鱸，從後窗拋入河，如是者積年。一日，麪店被焚，婢跟踏逃出，爲火所傷，困臥河濱，夜深睡去。比醒而痛減，火瘡盡愈。視之，有河中污泥堆於瘡處，而地有鱸跡行，始知向者所放之生，來救之也。（按醫書河底泥能塗湯火傷）高感其異，遂爲罷業。及拆鍋，下有洞穴，生鱸數石盤其中，盡舉而縱之河。（同上）

### 類聚數考

古云流芳遺臭固也，抑亦有數存焉。當其盛也，賢人君子駢肩疊跡，當其衰也，奸邪匪類，論譎訛訛，天地亦有不能自主者。然以其盛則知其所以興，以其衰則知其所以敗，是亦

得失之林也  
覽者可鑒矣

### 癡人四佐

明由（曉升絨）必育（受稅俗）成燁（受苦諸）隕丘（受延嬉）

### 伏羲六相

金琨（主化俗）烏明（主建福）視默（主災惡）紀通（爲中職）仲起（爲海陸）陽侯（爲江海）

### 黃帝七輔

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墨(即力牧受準斥)

少昊四叔

重(勾芒)該(蓐收)修熙(俱為玄冥)

羲和四子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按羲和四子即堯之四岳也分掌四方諸侯故為四岳鄭玄云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羲仲等為之官主四岳之事云

舜時八伯

伯夷為陽伯 義仲後為義伯 棄為夏伯 義叔後為義伯 咎繇為秋伯 和仲後為和伯 垂為冬伯

一伯闕。

高陽八凱

瘡箴 隤斂 禱戴 大臨 龐降 庭堅 仲容 叔達

高辛八元

伯奮 仲堪 伯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季狸

四凶

讎兜 共工 鯀 三苗

舜九官

禹(作司空)棄(伯復)契(作司徒)咎繇(作士)益(作虞)垂(作共工)伯夷(作秩宗)龍(作納言)夔(典樂)  
按禹稷契皋陶伯益即舜五臣也楚詞七諫又謂之八師蓋即此五臣而益之垂益夔耳五臣八師不復註

舜七友

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

般三仁  
微子，箕子，比干。

文四友

闕天，太公望，散宜生，南宮适。

太姒十子

伯邑考，武王發，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霍叔武，邲叔處，康叔封，杼季載。

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稱爲三監

武十亂

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闕天，南宮适，散宜生，邑姜。

二五耦

梁五，東關五。

晉文公從亡五人

狐假，趙衰，顛顛，魏武子，司空季子。

五伯

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公。

周八士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騏。

鄭七穆

子展（賦草蟲）子西（賦黍苗）子產（賦隰桑）公孫（賦桑扈）伯有（賦鶉之賁賁）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叔。

（賦蚺蜍）

三良

子車奄息，仲行，鍼虎。

殉葬之說起此孟子謂作俑無後而况以人殉乎然則秦之刻薄寡恩其端已見寧獨歸惡於始皇李斯哉

魯三桓

仲叔穀文伯（自世子始至文伯六世）叔孫得臣莊叔（自穆子始至莊叔六世）季孫行父文子（自武子始至

文子六世）

逸民

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作者七人

儀封人，荷篋，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蓀丈人。

註不指其人然見於包氏注者如此

齊四客

晉郤克(眇) 魯季孫行父(禿) 曹公子首(僂) 衛孫良夫(跛)

四人不幸而一眇一禿一僂一跛又不幸而俱聘於齊又不幸而有齊君之母又不幸而有齊君之無禮使眇者御眇禿者御禿僂者御僂跛者御跛遂令千百世下猶為失笑然無此則四人不傳此又不幸之幸

三卿主善

知莊子, 范文子, 韓獻子。

仲尼弟子(史記本)

顏回(字子淵) 閔損(字子騫) 冉雍(字仲弓) 冉求(字子若) 仲由(字子路) 宰予(字子我) 端木賜(字子貢) 言偃(字子遊) 卜商(字子夏) 顓孫師(字子張) 曾參(字子輿) 澹臺滅明(字子明)

宓不齊(字子賤) 原憲(字子思) 公冶長(字子長) 南宮适(字子容) 公哲哀(字季次) 曾蒧(字哲) 顏無繇(字路) 商瞿(字子木) 高柴(字子羔) 漆雕開(字子開) 公伯寮(字子周) 司馬耕(字子牛) 樊須(字子遲) 有若(字子) 公西赤(字子華) 巫馬期(字子旗) 梁鱣(字叔魚) 顏幸(字柳) 冉孺(字子魯) 曹邴(字子循) 伯虔(字子析) 公孫龍(字子石) 冉季(字子產) 顏幸(字子子之) 秦祖(字子南) 漆雕彫(字子歛) 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商澤(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公良孺(字子正) 后處(字子里) 秦冉(字問) 公夏首(字乘) 奚容蒧(字子哲) 公堅定(字子中) 顏祖(字襄) 鄔單(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不)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 榮旗(字子祖) 縣成(字子祖) 左人郢

公



(字行)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 原亢籍 樂欬(字子聲) 麋絜(字庸) 叔仲會(字子期) 顏何(字冉) 狄黑(字哲)

邽巽(字子欬) 孔忠

公西與如(字子上) 公西蒧(字子上)

按史記云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而所列弟子傳祇七十有六人不知偶遺一人耶史記七十有六為七十有七耶世遠年湮無從稽考即有他本不足取信姑存其疑云耳

孔子四友

顏回 子貢 子路 子張

孔子六侍

顏回 仲弓 子路 宰我 子貢 公西華

晉六卿

趙無恤襄子(趙衰始為卿至恤四世) 范吉射昭子(士會始為卿至吉射五世) 智瑤襄子(荀首始為卿至瑤六世) 荀寅文子(荀林父始為卿至寅四世) 魏多襄子(魏絳始為卿至多四世) 韓不信簡子(韓厥始為卿至不信四世)

三官

唐宏 葛雍 周武

三官周厲王時人也累諫厲王不從棄職遊吳時稱吳客三真君厲王崩復歸于周道家所指三官者想附會于此

齊威王疆場四臣

檀子(守南臣) 盼子(守高唐) 黔夫(守徐) 種首(備盜賊)

四公子

田文(齊孟嘗君) 魏無忌(魏信陵君) 趙勝(趙平原君) 黃歇(楚春申君)

三鄒子

鄒忌 鄒衍 鄒陽

漢三傑

張良 蕭何 韓信

商山四皓

園公(姓園名秉字宜明) 綺里季(姓吳名實) 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 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

七國

吳王濞 楚王戊 趙王遂 膠西王卬 菑川王賢 濟南王辟光 膠東王雄渠

從有三王皆京兆尹

王章 王尊 王駿

二疏

太子太傅疏廣(字仲翁) 太子少傅疏受(字子公)

麒麟閣功臣

大將軍博陸侯 張安世 韓增 趙克國 魏相 丙吉 杜延年 劉德 梁丘賀 蕭望之 蘇武

周氏五龍

重合令子輿(居宋里) 櫟陽令子羽(居東官里) 東海太守子仲(居宜唐里) 兖州刺史子明(居西南

里) 穎陽令子良(居遂興里)

曹綠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各居一里並以需索退讓著名

二龔

龔勝(字君寔) 龔舍(字君倩)

三牲

馬淵, 牛崇, 羊嘉。

二唐

唐林(字子高) 唐尊(字伯高)

二母

陳涉母(知廢) 王陵母(知興)

王氏五侯

王譚平阿侯, 王商成都侯, 王章紅陽侯, 王根曲陽侯, 王逢時高平侯。

四子(懷德不仕)

逢萌, 徐房, 李曇, 王遵。

蔣徑二仲

求仲, 羊仲。

二劉

劉向，劉歆。

河北二十八將

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馮異，岑彭，祭遵，邳彤，耿純，王霸，臧宮，景丹，杜茂，朱祐，劉龍，馬成，王梁，姚期，蓋延，馬武，劉植，任光，李忠，萬修，陳俊，傅俊，堅鐔。

河西五守

武威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太守史苞，酒泉太守竺增，焯煌太守辛彤。

時隗器有異志紀等五人推竇融為大將軍以守

鉅下二卿

馬嚴（字威卿），馬敦（字孺卿）

三丘

丘昂，丘夷，丘矩。

扶風三達

韋孟達，公孫伯達，魏仲達。

漢末八使

周舉，杜喬，周栩，欒巴，馮羨，郭遵，劉班，張綱。

韋氏三君

韋順，豹，義。

楊氏四公

楊震 秉(震子) 賜(秉子) 彪(賜子)

袁氏四世五公

袁安 敞(安子) 湯(敞子) 逢(湯子) 隗(逢弟)

二難

陳元方(紀) 季方(謚)

又按邯鄲淳紀碑元方季方與其父太丘長仲弓有三君之號

五處士

徐穉 韋著 袁闕 姜肱 李曇

汝南六孝廉

周子居 黃叔度 艾伯堅 邴伯句 封武興 盛孔叔

三君

大將軍竇武 太傅陳蕃 侍中劉淑

八俊

李膺 王陽 杜密 朱寓 魏朗 荀翼 劉祐 趙典

八厨

王育 蕃嚮 秦周 胡母班 劉翊 王考 張邈 度尙

八顧

郭泰 夏馥 尹勳 羊陟 劉儒 蔡衍 巴肅 宗慈

八及

陳翔，張儉，范滂，檀敷，孔立，范康，岑晷，劉表。

又八及

米楷，王盤，陳耽，薛郭，宋布，唐就，瀛咨，宣褒。

穎川四長

荀淑，鍾皓，陳寔，韓韶。

二十四賢

屠蟠，張儉，鄭玄，冉瑒，李固，郭泰，朱穆，魏朗，徐穉，皇甫規，房植，姜肱，陳球，王暢，申

涼州三明

張奐（字然明），皇甫規（字威明），段穎（字紀明）

韋氏三義

韋權，瓚，矩。

大尉掾韋子力之子皆仁義孝弟

賈虎兄弟三人當時謂之賈氏三虎惜其兩弟名不著故不列

荀氏八龍（皆朗陵令荀淑之子）

荀儉（字伯慈） 緄（字仲慈） 靖（字叔慈） 壽（字慈光） 汪（字孟慈） 爽（字慈明） 肅（字敬慈）

粵（字幼慈）

公沙五龍(皆公沙璉之子)

公沙紹(字子起) 字(字允慈) 恪(字久讓) 達(字義則) 樊(字義起)

李氏四龍

李亮, 李仲, 李訓, 李秀。

京兆三休

金敞(字元休) 王延(字文休) 少吊端(字甫休)

蜀二郎

李驥, 杜珍。

寺中二絕(俱官大理)

宋世軌, 蘇珍之。

魏文四友

司馬懿, 陳羣, 朱鑠, 吳質。

雙丁

丁儀, 丁廙。

鄴中七子

孔融, 陳琳, 王粲, 劉楨, 阮瑀, 應瑒, 徐幹。

臺中三狗

何晏, 鄧颺, 丁謚。

兩雋

何妥，蕭資。

竹林七賢(顏延之除山濤王戎謂之五君)

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

吳八絕

吳範相風，劉惔占氣，趙達具，皇象書，嚴子卿碁，曹不興畫，宋壽占夢，孤城鄭姥相。

一臺二妙

衛瓘，索靖。

二陸

陸機，陸雲。

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王澄，王玄，王濟，衛玠。

二馮

馮立，馮野王。

晉八達

童昶，王澄，阮瞻，庾敳，謝鯤，胡毋輔之，于法龍，光逸。

河東八裴

裴徽，楷，綽，瓌，邈，遐，康，頴。



琅琊八王

王祥，戎，澄，藻，綏，衍，敦，玄。

太原王京兆杜五世盛德

王昶，湛，承，述，坦，之。

杜畿，恕，預，錫，父。

二謝

謝靈運，謝惠連。

八儒

以道自居，爲子思氏之儒，衣冠動作，爲子張氏之儒，顏氏傳詩，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疎通致遠之儒，漆雕傳禮，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屬詞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潔淨精微之儒。

三墨

宋劔尹之墨，相里勤五侯子之墨，若獲已齒鄧陵子之墨。

晉八王

趙王倫，齊王冏，河間王顥，成都王穎，淮南王允，鄱陽王恢，長沙王乂，東海王越。

東海王越府有三才

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

兖州八伯

阮放宏伯，阮孚誕伯，劉綏季伯，鄒鑒方伯，胡母輔之達伯，卞壺裁伯，蔡謨朗伯，羊曼黠伯。

三人爲一龍

華歆龍頭，邴原龍腹，管寧龍尾。

中興三明

荀闈，蔡謨，諸葛恢。

三人俱字道明故云京都三明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潯陽三隱

陶潛，周續之，劉遺民。

蓮社十八高賢

慧遠，慧永，慧持，道生，曇順，僧叡，曇恆，道邴，曇銑，道敬，佛馱邪舍，佛馱跋陀羅，劉程之，張野，周續之，張詮，京炳，雷次宗。

宋文帝謂天下有五絕

杜道翰彈碁，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

顏延之四子各得其一

得筆竣，得文測，得義奐，得酒躍。

一時兩玉人

謝琨，謝晦。

會稽三康

丁潭世康，孔愉敬康，張茂韓康。

謝朓，褚炫，江敎，劉俊。

周札，懋筵，縉，勰。

張演，鏡永，辯岱。

何思澄，遜朗。

遲昭周，咫。

雙壁

陸暕，恭。

柳暎，悅。

竟陵王八友  
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

二蘇

寄園寄所寄 卷下

蘇亮，綽。

何氏三高

何求，黠胤。

二高

高閭，高魏。

東昏六貴

始安王遙光，徐孝嗣，江祐，蕭坦之，江祀，劉暄。

鄴中四貴

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

三才

盜子昇，邢子才，魏收。

四傑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唐十八學士

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道玄，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

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

二蓋

蓋文達，文懿。

河東三鳳

薛元敬，收（元敬季父） 德音（元敬族弟）

郎家二賢

郎蔚之，楚之。

凌烟功臣

長孫無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世廉，尉遲恭，李靖，蕭瑀，段志寧，劉宏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

秦叔寶。

三列

章季武，叔錯，叔謙。

太公廟十哲（以張良配）

出穰苴，吳起，韓信，李牧，李靖，孫武子，范蠡，白起，樂毅，李勣。

一門三相

韋思謙，承慶（謙子） 嗣立（慶弟）

戶部二妙

韋維，宋之問。

四變

韓會，盧東美，張正則，崔造。

五王

漢陽王張柬之，平陽王敬暉，扶陽王桓彥範，南陽王袁恕已，博陵王崔玄。

香山九老

胡果（八十七） 吉收（八十八） 劉真（八十七） 鄭據（八十五） 盧貞（八十二） 張渾（七十七） 白

居易（七十四） 狄兼謨 盧貞（以年未七十與會而不列）

竹溪六逸

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李白，陶沔。

飲八仙

賀知章，汝陽王璿，李適之，崔宗之，李白，蘇晉，張旭，焦遂。

吳中四士

包融，賀知章，張旭，張若虛。

大歷十才

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

三俊

李德裕，元稹，李紳。

龍眠三李

李元中，李公麟，李亮工。

關中三絕

鄭誠，林滋，詹雄。

二鄭  
鄭諫，鄭畋。

諫臣三人  
張符，趙麟，牛叢。

五老榜  
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

旗亭三才子  
王之渙，王昌齡，高適。

二扈  
扈蒙，扈載。

三羅  
羅虬，陶鄴。

五鬼  
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

四賢一不肖  
范仲淹，余靖，歐陽修，蔡襄，高若訥。

睢陽五老

寄園寄所寄 卷下

馮平，杜衍，王煥，舉世良，朱質。

二蔡  
蔡卞，蔡京。

三人不負科名  
王曾，宋庠，馮京。

二宋  
宋郊，宋祁。

五桂  
竇儀，儼，侃，偁，儻。

閩四先生  
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

伊洛淵源

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邵康節，張橫渠，張戢，呂希哲，范祖禹，楊國寶，朱光庭，劉絢，李  
顥，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蘇昺，謝良佐，游酢，楊時，劉安節，尹焞，張釋，馬仲，侯重良，李  
王蘋，胡安國，王巖叟，劉立之，林大節，張閔中，馮理，鮑若雨，周孚先，唐棣，謝申，潘旻，陳  
經正，李處遜，孟厚，范文明，暢中伯，李朴，暢大隱，郭忠孝，周行己，邢恕。

伊洛續集

羅從彥，李侗，朱子，張栻，呂祖謙，蔡元定，黃幹，李燾，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廖德明，



葉味道，石子重，輔廣，杜華，方仁仲，趙師淵，真德秀，何基，王柏。

程門四先生

謝良佐，游酢，呂大臨，楊時。

慶曆聖德詩

范仲淹，韓琦，杜衍，富弼，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

七老會

孫論，吳師道，梁宏，朱光復，賈亨彥，張景達，唐愈。

二丁

丁寶臣，宗臣。

四洪

洪朋，芻，炎，羽。

下耆英會

文彥博，富弼，馮行己，席汝言，王拱辰，楚建中，王尙恭，王慎言，劉幾，趙丙，張憲，張問，

司馬光。

元祐姦黨碑

文彥博，劉摯，范純仁，韓宗彥，梁燾，曾布，王巖叔，蘇軾，王存，傅堯俞，

鄭雍，趙瞻，韓維，

張商英，蔣之奇（以上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蘇轍，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庭，曾肇，趙君錫，

馬默，孔武仲，姚勳，王觀，孫覺，錢勰，李之純，鮮于侁，范純粹，趙高，王欽臣，孫昇，李周。

呂陶，趙彥若，孔文仲，韓川，賈易，王右，王份，吳安特，顧臨，呂希純，豐稷，張舜民，張問。

楊畏，鄒浩，陳次昇，謝文瓘，岑象求，周鼎，徐勤，路昌衡，董知逸，上官均，葉濤，龔原，郭知。

章，張康國，葉祖洽，朱紱，朱服（曾仕待制官以上四十九人）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吳安詩。

歐陽斐，劉唐老，王鞏，呂希哲，杜純，張保源，孔平仲，湯誠，司馬康，宋保國，黃隱，畢仲游。

常安民，汪衍，余爽，鄭樸，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滑。

陳乳，陳光裔，蘇嘉，龔夫，王回，吳希績，吳儔，歐陽中立，尹材，葉伸，李茂直，吳處厚，李。

續中，商倚，陳佑，虞防，李祉，李溪，李之儀，范正平，曾蓋，楊維，蘇昺，葛茂宗，劉謂，柴堯，李。

洪羽，趙天祖，李新，衡鈞，竟公適，馮伯樂，周證，孫琛，范彙中，鄧考甫，王察，趙詢，封覺。

民，胡端修，李傑，李貴，趙令時，郭執中，石芳，金極，高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吳安遜。

高漸，周永微，張夙，鮮于綽，呂諒卿，宋絃，王貫，吳明，梁安國，王吉，檀固，蘇迥，何大受。

王箴，鹿敏求，曾紆，汪公望，高士育，鄧忠臣，種師極，郁貺，韓治，秦希甫，錢景祥，錢希白。

何大正，周紆，呂彥祖，梁寬，沈于，羅鼎臣，曹興宗，劉渤，王極，黃安期，于肇，陳師錫，黃遷。

黃邦正，許堯甫，胡良，楊肫，梅君俞，寇宗顏，張君，李修，逢純熙，高道格，黃才，曹興，楊環寶，侯。

顧道，周遵道，林膚，葛輝，宋壽巖，王公彥，王交，張甫，許安修，劉吉甫，胡潛，董祥，楊環寶，扈。

倪直儒，蔣津，王守，鄧元中，梁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葉世英，謝潛，陳唐，劉經國，扈。

克，張恕，陳并，洪芻，周諤，蕭彤，趙越，滕友，江詢，方造，許端卿，李昭玘，向訓，陳察，鍾。

正甫，高茂華，楊彥璋，廖正一，李夷行，彭醇，梁士（餘官一百七十七人）王珪，章惇（為臣不忠曾。

任幸臣二人

二陳

陳師錫，陳瓘。

北京三傑

魏谷倚，富嘉謨，吳少微。

城南三傑

唐容，唐麟，樂韶。

三俊

鄭少微，楊天惠，季新時。

二吳

吳可幾，知幾。

何氏三鳳

何奩，棠，渠。

南渡四將

岳飛，韓世忠，劉鈞，張俊。

二劉

劉安節，劉上節。

二汪

寄園寄所寄 卷下

汪涓，汪慶辰。

四俊

劉正夫，范致虛，吳材，江嶼。

江左二寶

胡仲，汪藻。

海濱四先生

陳襄，陳烈，周希孟，鄭穆。

三石

石安民，安行，安特。

三劉

劉嵩，岑嶠。

二韓

韓祥，補。

詩四大家

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尤袤。

四州五鳳

謝固，田因，圓，困。

三俊

尤彬，喻峙，陳忠。

婺州四先生

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

四靈

趙靈秀（師秀），翁靈舒（卷），徐靈暉，徐靈淵（幾）

宋亡三忠

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

宋遺民十一人

謝皇羽，王鼎翁，方韶卿，唐玉潛，林景熙，汪大有，龔聖宇，張毅父，吳子善，梁隆吉，鄭所南。

三魁不負所學

李黼，李齊，秦不華。

新安三俊

唐元，洪炎祖，俞趙老。

元四俊

水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

儒林四傑

柳貫，虞集，揭傒斯，黃潛。

國初三老

楊維禎，沈夢麟，滕克恭。

高啓，劉基，張羽，徐賁。

遜國殉難諸臣

方孝孺，鐵鉉，卓敬，陳迪，暴昭，景清，練子寧，齊泰，黃子澄，張統，毛太，黃觀，姚善，黃鉞，王叔英，王良，王良，譚翼，曾鳳韶，周是修，魏冕，鄒朴，葉福，鄒瑾，陳繼之，劉端，梅殷，劉景，陳思賢，高魏，盧原質，胡子昭，茅大方，司中，鄭公著，胡潤，高翔，侯泰，戴德彝，程通，郭任，盧迥，楊任，費魁，連楹，廖昇，王度，董鏞，甘霖，林英，于志，能鐔，宋徵，黃希范，程通，蔡運，儲福，何中，湯宗，盧振，巨敬，韓永，黃彥清，程本立，龔泰，方法，張安，周璿，謝昇，周繼瑜，陳彥回，張彥方，張國安，葉仲惠，徐子權，東湖樵夫（即牛景先也）

從亡諸臣（本願偕建文從亡先生碑）

程濟，葉希賢，楊應能（三人始終相隨） 史彬（三至滇） 郭節，程亨，焦云（三人一至滇） 黃直，

馮灌（二人至滇而病死） 嚴震（相遇而死） 沐晨（陰護）

按紀事始謀從亡者蓋二十有二人因耳目衆多諭令散去故至滇者僅寥寥數人耳然焦雲黃直并不在此二十二人之中不知何故至嚴震沐晟又因事而不可以從亡目也今并記其餘以志一時忠義云爾兵部侍郎廖平刑部侍郎金焦編修趙天泰即葛衣翁按察司王良後殉死參將蔡運後殉死刑部郎中梁田玉書舍人梁良玉梁良節宋和鎮撫牛暹先即東湖樵夫後殉死王資劉中待詔鄭洽欽天監王之臣老補鍋

三楊

楊士奇（西楊） 楊榮（東楊） 楊溥（南楊）

舉業八大家

王鏊，唐順之，瞿景淳，薛應旂，歸有光，胡友信，楊起元，湯顯祖。

翰林四諫

章懋，羅倫，莊昶，黃仲昭。

七才子

李攀龍，王世貞，梁有譽，宗臣，吳國倫，謝榛，徐中行，王世懋。

浙江三異人

劉基，于謙，王守仁。

二難

鄭復言，雍言。

二何

何良傳，何俊。

林下九相（在萬歷初年）

李本，嚴訥，徐階，李春芳，高拱，郭朴，陳以勤，殷士儉，趙貞士。

三人做得好事

孫燧，胡世寧，王守仁。

二閻

閻仲寔，仲宇。

劉麟，五湖五隱  
吳瓊，施侃，龍寬，孫一元。

議禮罷斥諸臣

戴欽	陳賞	葛潮	張懷	郭日休	婁志德	黃待顯	林有孚	郭希愈	奇	主瑄	桐	仲賢	朱希周	楊廷和
張儉	李可登	劉漳	翁君	李錄	徐嵩	唐昇	余寬	蕭一中	鄭本公	張挺	葉桂章	葛檜	劉玉	蔣晃
劉士奇	劉從學	楊儀	李文中	周詔	張庠	賈繼之	黨承志	張恂	楊樞	鄭一鵬	王三錫	袁宗儒	王時中	汪俊
祁勅	相世芳	張明	張濛	戴亢	高圭	楊昌	劉天民	倪宗	黃重	余承勳	賈詠	張淵	喬宇	楊慎
趙廷松	張峨	汪漆	張鐘	繆宗周	安璽	楊淮	馬理	王璜	李錫	陸鈇	豐熙	汪舉	楊元正	王元
熊宇	詹潮	黃加賓	豐坊	邱其仁	王尙志	胡宗明	徐一鳴	沈教	趙漢	王相	舒芬	潘希會	張九叙	何孟春
何鰲	胡璉	李春芳	丁汝夔	祖瑒	朱藻	栗登	劉勳	鍾欽密	張英	鄭自璧	金臯	楊繼聰	吳琪	金獻民
楊濂	范祿	盧襄	臧應奎	張希尹	陳儒	何巖	李舜臣	胡瓊	劉謙亨	林時	姚涑	張瓚	徐文華	秦金
劉仕	陳力	華鑰	陶滋賀	金中夫	陳廷鸞	馬朝卿	馬冕	張日	許中	韓楷	謝賈	王思慶	陳霽	張縉
蕭樟	張大輪	鄭曉	劉一正	郭持平	姚汝臯	祖淑	張	洪	張	葉	崔	張	琳	琳
顧鐸	葉應駿	白轍	許路	殷										



承叙，陸銓，錢鐸，方一蘭，趙儒，葉寬，張子哀，汪登，劉璣，江珊，金廷瑞，范鏗，龐淳，伍餘，張徽，張鳳來，張羽，車純，蔣琪，鄭鐸，毋德純，蔣同仁，王瑋，劉道，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鸞。

璿難諸賢

楊忠烈漣，左忠毅光斗，繆文貞昌明，李忠毅應昇，高忠憲攀龍，周忠毅宗建，周忠介順昌，黃忠端尊素，周忠惠起元，顧裕愍大章，魏忠節大忠，周忠毅朝瑞，萬忠貞燦，袁忠毅化中。

官寺之禍自唐劉季述來未有甚於魏忠賢者也口啣天憲威福自恣而諸賢奮不顧身至於如此噫何烈哉而其有不顯為讎而死者則有劉公鐸丁公乾學吳公懷賢夏公之令等又有雖與為讎而不死者則有文公震孟惠公世揚等而其為天地之正氣宇宙之偉人則一也

吳門五義士

顏佩章，馬傑，楊念如，沈揚，周文元。

欽定逆案

魏忠賢，客氏（以上首逆二人）

崔呈秀，李永貞，李朝欽，魏良卿，侯國興，劉若愚（首逆同謀六人），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李永祚，田吉，劉詔，孫如列，崔應元，許忠選，薛貞，曹欽程，陸萬齡，吳淳夫，李夔龍，許顯純，張體乾，田爾耕，孫雲鶴，楊震（交結近侍十九人），魏廣徵，徐大化，霍維華，郭欽，張訥，閻鳴泰，周應秋，李之才，李魯生，楊維垣，潘汝禎（交結近侍次等十一人），顧秉謙，張瑞圖，來宗道，李蕃，馮銓，郭允厚，薛鳳，朱童蒙，孫杰，張我續，李春華，王紹徽，楊夢袁，李春茂，劉廷元，謝啓光

徐兆魁	邵輔忠	楊所修	賈繼春	徐紹言	范濟世	李養德	阮大鈇	姚宗支	陳九疇	元詩教
趙興邦	傅概	安仲	孫國禎	郭鞏	馮嘉會	曹思誠	孟紹虞	李恆茂	張樸	郭尙友
秦士文	張文熙	楊惟和	何廷樞	陳朝輔	許宗禮	卓邁	盧承欽	陳爾翼	石三畏	郭興治
劉徽	智銜	何宗聖	王拱	汪若極	陳維新	門克新	游鳳翔	田景新	呂純如	吳殿邦
李從心	楊邦憲	郭增光	許斯孝	單明翊	王黜	李嵩	牟志夔	張三傑	曹爾禎	毛一鷺
持	徐復陽	黃憲卿	何可及	李時馨	張養素	汪裕	梁克順	劉宏光	溫臯謨	鮑奇謨
龔萃肅	李應薦	何可及	李時馨	吳孔嘉	劉漢	王大年	余合中	徐吉	宋禎漢	張汝懋
祖	李燦然	劉之待	孫之瓣	張一經	陳殷	夏敬承	潘士聞	張元芳	阮鏗鉉	李若琳
材	曾國禎	張化愚	李桂芳	周鏘	徐四岳	辛思齊	胡芳桂	魏多	郭希禹	李際明
政	岳駿聲	郭士望	張聚垣	王之臣	房壯麗	董可威	李思誠	馮三元	胡廷宴	張九德
盛	馮時行	喬應中	楊景辰	董懋中	周昌晉	呂鵬雲	楊春茂	徐景濂	陳保泰	虞廷陞
言	周維景	徐揚先	陳序	曹谷	朱慎荃	葉天培	郭如閣	何早	虞大復	歐陽克材
葛大同	李宜培	譚謙益	夏之鼎	張九賢	徐浴	潘舜歷	吳士儁	李三楚	童舜臣	陳守瓚

江西四家

羅萬藻 陳際泰 艾南英 章世純

明末四公子

上交結近侍等四十四人

陳定生(貞慧) 冒辟疆襄 方密之(以智) 侯朝宗(方域)

四鎮

高傑 黃得功 劉良佐 劉澤清

豕渡寄 物類悞 習語悞 稱謂悞

寄園主人曰：「人果能言，雖枕流漱石，何嘗不佳絕千古。雖然，習而不察，擊盤捫燭，以為在是焉，不且詒笑大雅之林耶？隨手證誤，用以自警，非必率天下也。否則日繩斯人於烏焉點畫之間，而大端之誤人不少，又將若之何？」

豕渡寄

物類悞 莫微於物異其呼而強加之弗受也。蹲鴟詒請金根致譏肯為賢者諱乎落筆開言不可不慎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晦菴先生語類只作汨董。(霏雪錄)

包衡曰：「道書以一卷為一弓，陶九成說邪用之。佛書以一條為一則，洪景廬客齋隨筆用之。弓音周，一作弓，與軸同。」(續說邪)

余自訂文集，亦嘗用弓字分卷，細按之，則弓為道書設，因與軸同，故借用之。

千里萼羹，未下鹽鼓，世多以淡羹萼羹，未用鹽與鼓相調和，非也。萼末字誤書為未，未下乃地名，此二處產此二物耳，其地今屬江干。(同語錄)

繭紬明初尚未行，至明季崇禎時，臣僚聞上惡其華麗，遂多以繭紬為服，始盛行。周櫟園曰：「繭紬備五善，色不加染點而有章，一也。浣濯雖敝，不易色，二也。日御之上者，十歲而不敗，三也。與章衣處，不已華，與紬縠處，不已野，四也。出門不二服，吉凶可從焉，五也。」然元世祖二十五年紀災異云：「秋七月癸惑犯氐，太陰掩畢，濟南保定路唐

縣野蠶成繭，絲可爲帛。」又金史太宗紀南京帥以錦州野蠶成繭來獻，賞其長吏，可見前世不知有繭紬也。今則山東各處有之，歲以爲常。其蠶散生野樹上，士人蠶時，必架廬林下，把竿逐鳥鼠之害。懈生者名樞繭，樁名椿繭，椒名椒繭。大如鳥卵，生深山叢條間者，視他繭特小，才如指上螺，名山繭，質更佳。歲凡三稔，山東人恃此爲業。（雲谷臥餘）

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人圖書之記。蓋唯用以識圖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刻印章，概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聽雨紀談）

世但知封膜作畫，不知自舜妹嫫始。客曰：「惜此神技，創自婦人。」余曰：「嫫嘗脫舜於腹象之害，則造化在手，堪作畫祖。」（客中閒集）

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皆未必然。恬乃秦時人，而詩中已有彤管。又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絕筆於獲麟。又尚書中候云：「玄龜負圖，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其來尚矣。馬大年乃附會以爲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殊不知莊子書中，有砥筆和墨之句，則以毫染墨明矣。竹筆豈可砥耶？莊子在恬之前，筆不始於恬明矣。又如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蹏乃小紙也。」則紙已見於前漢，恐非始於蔡倫。然蒙恬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始於二人，則不可也。（同上）

今之書籍，每冊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存卷之名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是也。此制在唐猶然，其後以卷舒之難，因而爲摺，久而摺斷，乃分爲簿帙，以便檢閱，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聽雨紀談）

劉仲原得銅斛二於左馮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二云：「甘露元年十月造。」數量皆同，云容十斗。後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權量較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古今不同。漢書于定國飲酒至一石不亂，則是飲三斗。晉劉伶五斗解醒，一飲一石，則是一飲三斗，而一斗五升扶頭耳。魏誌云：「曹公帳下有典章持雙戟八十斤。」則

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共重三十斤耳。（同上）

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吾所未曉。

（宋祁筆記）

今之砲名曰佛狼機，人多不解其義。近閱籌海圖編始知佛狼機國名，非器名也。明正德間，顧僉憲應祥署海道，有大船二，直至廣城懷邑，稱佛狼機國入貢使者名加必丹。時武宗南巡，使使羈會同館，一年後遣去，因遺此製，遂以地名器，如驢稱衛，龜名僕句也。（雲谷臥餘）

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曰：「鑿本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槔。」則今之水車，原名槔，槔邊方備警急，作高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以薪葦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卽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望其烟曰燧。唐詩桔槔烽上暮烟飛。（稗史）

嘗見小說載一富人內室亡金，詰羣婢不承，欲買狼筋治之。一婢驚懼欲逃，遂獲。予不知狼筋何物，且何以能察盜？一日偶閱續博物志曰：『唐武宗四年，官市郎巾，有疑爲狼筋者。有老僧云：「貧僧昔曾以一千，於賈胡市得三枚，狀如巨蛹爾，頭光帶黃色。」』涇帥段祐宅失銀器十餘，集奴婢環庭炙之，蟲慄動，有一女奴險唇矚動，乃竊器者云。』乃知作小說者淹博乃爾，人不讀書，雖小說亦有所不曉，學可已乎哉？續博物志稱爲晉季石撰，然中載有南唐元宗事，及開寶年號，豈晉人而至宋尙存書，或成於宋代歟？（雲谷臥餘）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爲鳩，則鳩又化爲鷹，田鼠化爲鴛，則鴛又化爲田鼠。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也。（霏雪錄）

唐人悼亡妓詩，斷腸猶繫琵琶弦，琵琶字當讀如丞弼之弼。（同上）

柳花與柳絮迥然不同，生於葉間，作鵝黃色者花也。迨花既褪，就蒂結實，其實之熟，亂飛如棉者絮也。古今吟咏，

往往以絮爲花，以花爲絮，略無分別何耶？（稗史）

楊帝開河成，取吳越民間女，年十五六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置於龍舟，每綵纜一條，女十人牽之，間以羊十口。時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沐梁兩堤上，一則樹根四枝，鞠護河堤，二則牽舟之女獲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帝自栽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民謠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賜垂柳姓楊，故曰楊柳。然詩經東門之楊，其葉牂牁，乃謂柳之揚起者耳。（客中間集）

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散開；或寫作箠者非是，箠卽團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前人題詠及圖畫中可見已。聞撒扇自宋時已有之，或云始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爲之。南方女婦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以見風俗日趨於薄也。（同上）

平江侯陳豫鎮守臨清日，館客作詩，有簷前絡緯啼之句。侯謂草蟲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緯啼，李太白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厲不從力，參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云風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故也。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答之。翌旦有<sub>不</sub>者，命受答吏執韻書以進，乃赧顏慰遣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趣疵議之，後能無悔也乎？（同上）

孟光舉案齊眉，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衛語林少穎案乃古盃字，故舉與眉齊耳。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盃耳。若此類，皆不可以習熟，忽而不考，爲識者所哂。（後耳目志）

習語悞 相沿舊矣，而名與實訛，其若之何？釐而別之，亦吾儕讀書之樂也。多不勝舉，信筆記焉，以破積疑，以發新解。

元世祖笞杖之刑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止杖九十七。明朝洪武初，以大誥頒行天下，令官民人等，有此一本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此者，每加一等。今之斷獄者，不知其原，凡案牘皆曰大誥減等，失其旨。（客中閒集）

古謂除者，如階除等級而進也。何新授其官，則曰除。除與除去不用之音同，何也？蓋官不可久，久則奸弊日深，如任重爵者，恩威日加，聲勢日重，人望日久，叛亂之萌是與。篡奪之禍是作，其國必危，故官不可久居其任。宋高后臨崩，謂大臣呂大防曰：「卿等久居其任，可退，令天子另尋一班新人用。」正謂此也。除官一字，有自來矣。近代選曹補授，先具舊官於前次書擬官於後，新舊相銜，故曰官（銜原始祕書）。

唐就新格，以正五九月爲忌月，今人相沿以爲不宜上任。考唐書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行刑，禁屠殺。（白居易在杭州詩曰：仲夏齋戒月，三旬斷腥羶。）戴埴鼠璞云：「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唐人以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因禁屠宰，不上官。」菽園雜記謂新官上任，應祭告神祇，必須宰殺，故忌之也。按正五九月不上任，自是五行家言，不緣屠宰，其傳已久，亦不始於唐時。北齊書文宣帝將受魏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於其位。」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又考左傳鄭厲公復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而顏師古註漢書李廣數奇，以爲命隻不耦，是則以雙月爲良，隻月爲忌，喜耦憎奇，古人已有之矣。（日知錄）

禮記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夫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弱，在禮則當冠矣。三十始壯，在禮則有室矣。四十曰強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可以一使矣。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日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並作一句點，誤矣。（雲麓漫抄）

文王諱昌，而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諱胡，而其子宣王時詩云：「胡不相畏？」此詩書不諱也。周頌祀文武之樂歌，雖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發爾私，此廟中不諱也。春秋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莊公名同，而書同盟，此臨文不諱也。（竹窩遺錄）

曲江燕唐初設以慰下第舉人，其後廢弛，有司不復飭，而進士會同年於此，見盛唐紀事，及李肇史補，蓋其始不過爲眊睩解悶之舉，而其後以優賢俊，其末則以恣豪舉，崇游觀矣。（蓬窗續錄）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爲證，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寓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借以引重。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來，而問禮老聃一語，又備見諸書，莫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主於清淨無爲，其著書厭薄禮樂，掙斗折衝，焚符破璽等論，聃又何禮之可問耶？孔子於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聖師之而故沒之？若莊子外篇著聃爲周藏史，或者聃所取多書，孔子因往問聃焉，容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禮何不盡傳其徒，而甘爲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未叙百家之學，有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宋鉞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叙名之。耶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識遺）

行人司憲性狂易，好啖生肉，丙戌進士，使高麗，舊例有蟒衣玉帶之賜，比到彼國將命時，與國王相見所用者，渠遽披戴京中乘馬拜客，人皆竊笑。一出城，即用八轎馳驟入遼，設中軍官作威重如撫臺，遼撫爲韓耀，伎人也，來拜稍遲不納，大相忤，且自誇入朝卽爲吏科給事中，先期咨訪賢否得失。韓啣之，囑隨行者，凡一言一動禮物，皆密籍



以報使事畢未入京而韓疏至被逮以死其二親亦死辱命殺身真妄人不足惜余同年夏子陽以給事中使琉球在杭城亦玉帶八轎至閩與撫臣徐學聚大相左黽勉了事而歸陞太常少卿未幾歿夏本仁慈人乃止於此可憐也（湧爐小品）

漢書張良傳贊魁梧奇偉蘇林梧讀悟顏師古注可驚悟也或讀吾非（書傳正誤）

閒居用綠野乃裴度於文宗時留守東都治堂雖野服蕭散不問事時尙保釐留臺非閒居事也宮觀用蓮社乃白居易致仕與僧如滿在香山修淨工號白蓮社是致仕後事（鼠璞）

唐雁塔題名石刻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二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特於曲江宴賞之暇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塘例於浙江觀潮天竺燒香耳若泛以雁塔題名爲登第慶賀之辭則觀潮燒香亦可顯言穹廬之來使乎

（同上）

遜國諸書載鐵氏二女詩謂鐵司馬就義二女沒入教坊獻詩於原問官上聞得赦出嫁士人考鐵長女詩乃吳人范昌期題老妓卷作也詩云「教坊落籍洗鉛華一片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空有恨故園歸去却無家雲鬢半飄臨青鏡兩淚頻彈濕絳紗安得江州司馬在尊前重爲賦琵琶」昌期字鳴鳳詩見張士淪國朝文纂同時杜瓊用嘉亦有次韻詩題曰無題則其非鐵氏作明矣次女詩所謂春來雨露深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其論尤爲不倫宗正陸燻論革除事謂建文流落西南諸將皆好事者僞作則鐵女之詩可知革除閒事野史所載大半譌繆本朝閨閣詩出好事假託者居多如章綸母金節婦詩誰云妾無夫一篇高季迪詩也陳少卿妻野鷄毛羽好一篇釋道原樂府也甄節婦泉流不歸山長歌羅一峰詩也今盡削之（列朝詩集）

小青者本無其人邑子譚生造傳及詩與朋儕爲戲曰「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鍾合之成鍾情字也其傳及詩俱不佳流傳日廣演爲傳奇至有以孤山訪小青墓爲詩題者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良可噴

飯；以事出虞山，故附著於此。（同上）

起復者，來制未終，勉爲任用，所謂導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卽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爲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霏雪錄）

古人之書，多可傳者，未嘗自求其傳也。藏之於家，或當時，或後世人見而愛之，爲之鏤刻，與衆同好，故可傳也。五代和凝有集百餘卷，自鏤版行於世，識者非之，可見前此無自刻文集者。今人不自量其詩文可否，概爲鏤版行世，是以傳者少而不傳者多也。（雲谷臥餘）

下洋兵鄧老言向歷諸國，惟地上之物有異耳。其天象大小，遠近顯晦之類，雖遠國視之，一切與中國無異。予因此益知舊以二十八宿分隸中國之九州者，爲謬也。（枝山前聞）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世俗習傳語也。貳師乃云：「可與人言無二三，」更覺有味。臨漢詩話謂王摩詰詩，閉戶讀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爲古木亦有致。（嘯虹筆記）

大德丁未，吳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滿，稻穀傷盡。吳諺蝦荒蟹亂，正謂此也。考之吳越春秋，越王勾踐召范蠡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蓋言蟹食稻也。蟹之害稻，自古爲然，以五行占之，乃爲兵象，是亦披堅執銳介甲之屬。明年海賊宵九六大肆剽掠，殺人流血。（平江記事）

王荆公多學，然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贊牛耳，荆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詩誰謂鼠無牙，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昔曾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辨之，又嘗捕一鼠與之較，公曰：「然。」（客中閒集）

古今考雋仲夏日爲長至，仲冬日爲短至，今世語以冬至爲長至，堯典仲夏平秩南訖，日長至，仲冬平在朔易，日短至，此其證也。（蓉泚集）

儒者讀書，多隨俗呼，不從本音，或終身不悟者，凡讀廷（音定）皆作廷（音亭），故廷中廷爭桓者鬼之廷，遊神之廷，皆作庭。假借之假（音嫁）皆作假（音賈）朝請（音才嫁切）皆作請（屈請之請）爛脫（音奪）皆作脫，太守（音狩）作守，周身之防（去聲）爲防，廷尉評（去聲）爲評，若此甚衆。（筆記）

宋蔡忠惠創洛陽橋，俗傳移檄海神，一卒應募，得醋字還，解曰：「酉月二十一日。」此事亦奇。然實明朝蔡錫之事，名賢錄云：「蔡錫字廷矛，鄞人，中永樂癸卯鄉試，入國監，以學行選授兵科給事中，陞知泉州府。時洛陽橋圯，發故石，有刻文云：「石頭腐爛，蔡公再來。」遂捐俸修之，橋故跨海潮，日奔濤，施工極難。錫乃爲文檄海神，募賚批者莫應，忽有一醉卒踰踉而前曰：「我能往。」乃飲酒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接之者，遂得批以還，復於錫上有一醋字。錫妄意曰：「得非八月二十一日耶？」刻以是日興工，潮不至者旬日，橋遂訖工，更其名爲萬安。民德之，立祠其旁，配享端明錫累官至湖廣巡撫。」（博學彙編）

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致溺死，其說甚誕，不足信也。按李陽水作太平草堂序云：「陽水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若干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然則捉月之說，正與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陳焯與同人書）

諾臯記有三說，西溪叢語據巫臯事，以駁晁氏非也。抱朴子諾臯蓋六甲神名之類，必三說備，乃盡之。（續說乳）元魏時侯莫陳悅殺賀拔勝，侯莫陳三字姓也。陳眉公通鑑自以爲精洽矣，乃悞爲兩人，已屬可笑。乃閱通鑑金丹并除侯莫二字，只書陳悅，更爲可異。若綱目於梁元帝子蕭方等，誰不知爲方諸兄弟，而以誤脫等字爲譏，亦獨何耶？（嘯虹筆記）

古樂府詞，河中之曲，咏莫愁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後人多誤使爲金釵者十二行，不知一人獨插十二行金釵，古婦人髻非今比。（稿簡贅筆）

母在堂，乃稱舅爲渭陽，得母自詛其親（雜纂）

稱謂悞，因其名稱其人習焉勿覺而忽告之曰：「此大誤也。則世必駭嗟乎與不駭也。而終誤也。既已誤也，而終不自信誤也。若此者，亦聽其稱謂之云耳。又何必辨？」

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佞佛者以爲指釋氏而言，皆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疾大事。』」注云：「周語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爲西方聖人，其學可知矣。（坦齋通編）

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此雖後世昏淫之主，亦無此法。曾是周公制禮而有是乎？按古有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之言，以奔對聘，是明有奔之一說矣。意奔也者，當是草率成婚，若今鄙野小家之爲，不能如聘者之六禮全備耳。蓋荒侵死喪，或孤弱而不能自存，必待備禮而需以歲年，則遲歸無時，男女之失所多矣。故先王通此一格，以濟大禮之窮，不待其既亂而爲之所也。其曰令者，媒氏令之也。既有令者，非私合矣。不禁，不禁其闕禮也。豈誠踰牆行露之謂哉？不然，判妻入子，且書之，遷葬嫁殤，且禁之，而於佻達淫冶之私，反爲之導引，豈理也哉？（雲浴臥餘）

國號上加大字，始於元，及明因之，以別於小明王也。其言大漢、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國尊稱之詞。近見新刻歷祚考一書，於漢唐宋及司馬晉皆加大字，失其初矣。（湧幢小品）

晉人有字父者，晉胡毋輔之（字彥國）一日正飲，子謙之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又王濛美姿容，嘗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有字夫者，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有字叔者，袁種字其叔，父盎曰：「絲能日飲幾何？」按儀禮子祭父必稱父字，蓋古人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乃知字爲古人所重，不以爲諱，明矣。今人諱名並諱字，非也。又生日名，死日諱，故廟諱曰諱，御名曰名（說儲）

生名死諱，周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臨文不諱。近日士大夫文字中，稱生者之名，亦曰諱某，非禮也。  
(綠雪亭雜言)

偶閱宋史陶穀本姓唐，以避石敬瑭諱而改。然當時唐姓者，豈止穀一人，如唐景思者，敬瑭時爲貝州行軍司馬，歷事出帝，未聞改姓也。穀以逢迎取媚，其人品已見此矣。卽改於晉代可耳。漢周宋易代之後，何不復耶？因思古人以避諱而改其名稱者，在當時或有所不得已，易世之後，相沿不改，甚無謂也。約略舉之，以恒山爲常山，避漢文帝諱也。正月作平聲，避秦始皇諱也。以慶湖爲湖，避漢安帝諱也。以虎林爲武林，避唐世祖諱也。避漢明帝諱而蒯徹爲蒯通，避司馬昭諱而以昭君爲明妃，莊君平、莊子陵，避漢明帝諱，皆改莊爲嚴。以唐太宗諱，凡世皆稱代，以宋孝宗諱，凡慎皆從謹，而慎德秀亦改爲真德秀。若吳主女諱二十，至今猶以二十爲念，時已過而不復，習而不察耳。自元明至今，偏名嫌名俱不諱，誠度越千古也。(雲谷臥餘)

近時娶婦，新婦以帕或綾紗蒙其首，其禮不知起於何年。按通典杜佑議曰：「婚姻王化，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於東晉，咸有此事。」按其議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爲此制以紗縠蒙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六禮悉捨合，登復垂墜，政教之大方，成容儀之弊法。由是觀之，蒙首之法，其傳已久，但古爲失時，急娶不備禮者而然，而今遂爲通行耳。(彙書)

嘗閱李氏刊誤曰：「婚期云來日婦於庭拜舅姑，次謁夫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通謂之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舊，皆列坐而觀婦容，豈其宜哉！」(懷秋集)

觀此則觀婦陋俗，自唐已然，不獨吾徽踵之也。余欲更變是風，自三兒景行辛酉娶婦入門時，卽除此積習，鄉人異之，願吾郡士大夫家爲之倡，家斯效焉。比歲來閱閱大家，觀婦陋俗，亦漸改矣。

世傳蘇子瞻有小妹，嫁爲秦淮海之妻，而造爲無稽之談，以實之皆妄。按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

容內也，有詞行於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叢話云：「老蘇先生之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璿之子，才作詩曰：『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云。』」人言蘇子無妹，却有此詩。」然則子瞻固有二妹，一適柳子玉之子，一適程之才，而第非秦淮海耳。（同上）

顏子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不云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之。淮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家祖者復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母之稱，俗輩亦多有之，山簡謂年幾二十不爲公家所知，蓋指其父非祖也。（賓退錄）」

丈人謂之泰山，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於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壻鄭鑑，本是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已下，皆轉遷一階一級，惟鄭鑑是封禪使女壻，驟遷至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鑑官位騰跳，怪而問之，鑑無辭以對，優人黃幡綽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因此以丈人爲泰山，余不以爲然，當是泰山有丈人峯故耳。（釋常談）

唐宋人無有書狀，元於已官銜之上者，逮元猶然，獨會稽楊維禎廉夫當元季書李黼榜進士，至刻之印章，蓋黼死節之臣，廉夫書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且與黼相知，不忍忘也。後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書宋文公爲王佐榜進士，謂佐足爲文公重乎，惟志書宜用此法，謂一榜之首，存之足以徵信也。（湧幢小品）

世說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詣臺，語云：「小兒恪知謹，卿可以語，速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云。（續釋常談）

唐回紇傳，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恭甚，其言昔爲兄弟，今爲半子也。（同上）

古者賓得主人酒則奠，一人舉酒酌地，故有祭酒之稱。惟祖道則主人自祭，今人席中皆行祖道之禮，誤矣。（蘇

譚

王右軍曾祖卽丘子諱覽，祖侍御史諱正，故右軍書蘭亭記，覽字加才，它書正皆作政字，以示諱也。後人不知，相沿用以爲古，不知其於義無當也。又如唐人諱曷，以丙丁爲景丁，諱淵以殷淵源爲深源。宋人諱恒，以田恒爲田常，諱桓以齊桓公爲威公。諱貞以王文貞且，王文貞會俱改爲文正，其真諱文正者，范希文司馬君實而已。在後世俱當訂改原文，而一切沿用，不知其非何也？（讀史訂疑）

親傳業者爲弟子，弟子復傳於人爲門生。故史記曰：「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爲轉相授受者曰門生。（詳碎錄）

太史公夏本紀自禹卽天子位以後，云帝禹，至於帝履癸，又曰帝桀。般本紀自太甲書帝太甲，至於帝紂。孔氏雜說言二王亦得稱帝，引史記夏記稱帝桀是也。何獨桀云帝哉？商紀云：「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土。」索隱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姑貶帝號，號爲王。故本紀皆帝，而總曰三王也。」又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見索隱。」國語云：「玄王勤商，帝甲亂之。」又云：「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帝辛紂也，然而易曰帝乙，書亦曰帝乙。夏殷之稱帝，莫信於此。（愛日齋叢抄）

鄉人叙坐以齒，雖貴爲卿大夫者，其居鄉亦皆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不然，人必非之。攷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於族，此貴貴之義也。予嘗謂鄉之薦紳，同輩而序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言爲得之矣。（聽雨紀談）

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瘞題云：「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有官見而怪之，曰：「春明門題額正方，加之字可耳。如此瘞直行書，只合題蕭望墓，何必之字？」唐有盧鴻，一取尸子鴻常一之義，而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誤以鴻爲單名。注三十國春秋者，蕭方等、蓋方等、佛經名，其弟名方諸，方知而胡三省注通鑑去等字爲

蕭方此猶不知而誤也。至於方朔葛亮此何等語，而詩中往往見之，古人姓名橫被削蝕者多矣，豈獨蕭傳（客中閒集）

今登科錄叙其生之所自出，輒曰某處籍某處人，非也。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以皆東夷地，故爲東夷人。人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皆西夷地，故爲西夷人。何嘗云某處籍某處人哉？四世而總，已服窮而親盡矣。况四世而上焉者乎？猶曰某處人，無謂甚矣。或曰：「朱子閩產也，猶自稱新安何也？」曰：「韋齋君本婺源人，因仕入閩，生文公，寓居建陽之考亭，其曰新安，不忘本也。」予先君淳懿公，冕吉安廬陵人，以公務至京，悅其山水之佳麗，因家焉。而予母郭氏歸之而生子，故予金陵產也，而稱廬陵者，不忘本耳。若世代既遠，而猶云云，豈不甚無謂哉？（登科錄）

### 裂眚寄

流寇瑣聞

殉寇諸賢

羣寇

普吾沙

四鎮附見

寄園主人曰：「裂眚一寄，余專爲平寇作也。余宰交城，交山延袤數郡，稱盜藪，往往乘驄出爲民害，破城邑，戕戮職官，聞者咸目裂髮。余奉都劄勦賊，渠魁數十，不憚艱阻，以計盡殲之，降其黨，晉人快焉。嗟乎涓涓不息，將爲江河，盜賊一興，生民塗炭，折巨柯於萌蘖，是在留心民瘼者矣。他若忠義之遭屯，國事之潰裂，又皆致寇之大原，能不鑒諸？」

### 裂眚寄

流寇瑣聞

寇足言乎，卽曰遺臭何煩污牘也。然同一闖獻耳，或勦之而捷，或觸之而碎，平寇豈無術歟？爰更瑣談，亦以資識。

流寇起自崇禎元年，迄於明亡，大抵皆邊盜逃兵，土寇饑民，此撲彼興，不可勝計。始於王嘉胤，終於李自成，張獻忠，生民遭毒，良不可言。（雞窗刺言）



寇之毒也。萌於秦，延於晉，及幾南，蔓於豫楚蜀。江北出沒秦豫楚蜀，蹂躪無虛日。民遭菅刈，殺人八百萬，流血三千里，殆不啻焉。（剪寇錄）

羣盜闖獻，糜爛天下，破城屠邑，迄無寧日。表而出之，俾攷古者，知生民之不幸。（嘯虹筆記）

中原羣盜

闖

獻

<p>崇禎元年 延安大饑 參政洪承疇擊賊</p>	<p>府谷民王嘉胤倡亂，又有不沾泥、楊六郎、白水盜王二等掠蒲州韓城。○劫宜君獄。○合嘉胤五六千人。</p>	<p>米脂李自成從嘉胤已而，延安張獻忠從亂，羣盜破自成走匿。</p>
<p>二年己巳正月 是年秦大旱</p>	<p>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耀靜甯潼關陽平關金鎖關流賊恣掠。固原逃兵掠涇陽富平執游擊。</p>	<p>官兵勦漢南賊平。獻據米脂十八寨乞降。</p>
<p>三月 流盜掠真甯甯州安化三水</p>	<p>固原賊犯耀州參政洪承疇破之。</p>	
<p>十一月 京師警</p>	<p>山西巡撫耿如杞兵叛於涿掠良鄉勁卒皆為盜擾山東。○大盜混天王掠延川米脂青澗。</p>	<p>耿如杞兵叛自成與之合，衆萬餘，推高迎祥為闖，王自稱闖將寇山西河。</p>

寄園寄所寄 卷下

三年庚午正月

秦連年旱邊卒以饑餉譁劉懋奏裁驛站於是盜益多

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逃兵掠綏德圍韓城犯青澗美叔苗登霧聚安定○王嘉胤陷府谷○他盜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

王子順苗美陷蒲縣賊自神木渡河分三部犯趙城洪洞汾霍掠石樓永和吉隰賊首號橫天一

賊破金鎖關

五月

王嘉胤陷黃甫川清水二營據府谷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降賊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俱免死安置山西流寇破蒲城路安

八月

王嘉胤勾西人入犯

十月

王嘉胤陷清水營復陷府谷大盜李老柴攻合水

十一月

賊陷河曲

南

<p>十二月 四年 辛未 正月</p> <p>御史吳珪賑飢</p>	<p>二月</p>	<p>三月</p> <p>副總兵曹文詔大破賊</p>	<p>四月</p>	<p>五月</p> <p>時榆林連旱四年西 安大荒</p>
<p>神一元破甯塞據之圍靖邊陷柳樹澗保安等城</p> <p>神一元陷保安爲官兵擊敗死弟一魁領其衆山西賊犯平陽王嘉胤渡河掠棗園溝</p>	<p>神一魁劫甯下破慶陽東關 宜君賊趙和尚等犯涇陽三原韓城澄城</p> <p>神一魁陷合水</p>	<p>孫繼業茹成名降 陝盜劉五可天飛據鹿角城混飛獨行狼聚蘆保岑分犯各縣陷武安華亭○王老虎圍莊浪宜君維川盜起</p> <p>神一魁降餘黨郝臨菴劉六衆數萬恣掠</p> <p>賊陷始興</p> <p>降賊不沾泥復攻米脂巡撫洪承疇勦之殺雙翅虎縛柴金龍以降</p>	<p>崗王虎金翅鵬降鵬卽子順姪成功也</p> <p>延安賊趙四兒卽點燈子掠韓城鄆陽尋降</p> <p>李應期誅降盜王子順</p> <p>滿天星降黨二萬人復叛去</p>	

寄園寄所寄 卷下

月六	月七	月八	月九	月一十
<p>曹文詔擊斬王嘉胤</p>	<p>曹文詔大破賊</p>	<p>承疇擒趙四兒</p>		
<p>賊陷中部 嘉胤死其黨推王自用號紫金梁 其黨有老猢猻八金剛闖王闖 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場天破甲 錐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 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三十六 營</p>	<p>上龍馬老虎獨行狼掠鄆州尋 獨行狼等犯合水 鄆州賊混天猴張孟金謀襲靖邊</p>	<p>山西賊入河北犯濟源 官兵斬慶陽劉六</p>	<p>趙四兒黨黑殺神起又有過天星 黃友才復叛 獨頭虎滿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 猢猻宜雜</p>	<p>陝賊譚雄陷安塞官軍誘斬之 不沾泥張存孟陷安定 降丁混天猴勾盜陷甘泉劫餉</p>

月十	月九	月八	月七	月四	月三	月二	五月壬申正月	十一月
							洪承疇曹文詔等勦 甯塞寇幾盡西澳 之捷川兵來第一	甘泉賊陷宜君葭州 諸降盜復叛攻綏德
賊喬六自斬其魁降	山西賊破臨縣豹山據其城又陷 修武焚掠武陟輝縣圍恒慶賊 盡向河北官軍與戰復入沁水	紫金梁老狃圍寶莊既而乞降 八大王闖場天不從犯濟源陷 溫陽	山西賊陷大甯	潮廣流盜自興國入江西泰和吉 安	陷華亭	盜夜入鄆州	承疇擊敗賊賊破華亭擾莊 承疇破鐵角城斬可天飛而郝臨 巷獨行狼亦就誅	官軍斬黃友才 延綏賊偽爲米商陷宜君復陷保 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永甯 蒲州
								獻及羅汝才等九百人降 洪承疇

月九	月八	月七	月六	月五	月四	月三	月二	六年 癸酉 正月	二十月
			命內豎盧九德等赴 中州夾擊					是年山陝大饑	
張應昌獲賊張有義卽一盞燈	河北賊攻彰德 陝西賊攻慶德	山西賊陷樂平永和沁水	河北賊圍湯陰林輝涉安別賊自 陽城垣曲來合於濟源 山西賊陷和順	河北賊陷涉縣	賊陷平順	蜀賊寇百丈關紳張道濟擒滿天星闖王	賊踞林縣饑民相望起	賊闌入畿南西山距順德百里分 賊西犯上縣固關南犯河北	賊閻王虎據交城文水○邢滿州 上天龍據吳城向陽紫金梁入 榆次入壽陽時亂世王遣其弟 混天王乞降不得陷霍垣曲長 子又陷遼州 趙和尚等斬其魁霍維端降

月四	月三	月二	月正戊甲年七	月二十	月十
山西永寧民殺食父母	山西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人相食	進陳奇瑜總督誅賊	大旱		
川賊復入陝陷兩當風縣			楚賊陷房縣保康	陝賊陷洵陽○興安賊陷紫陽平	河南賊陷伊陽盧氏掠汝州浙川
			利曰河破鳳縣入四川陷迂安	州入夷陵城掠光化新野圍均	內賊至甯晉掠南宮走五臺
			五通天柱孝義土賊也	河南通天柱義士賊也	畿內賊至甯晉掠南宮走五臺
			原挾賞巡撫斬之王之臣即豹	降盜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	山西河北賊二十四營渡河犯閩
			關與獻奔蓋鄂	關與獻奔蓋鄂	鄉陷灑池分入河南湖廣漢中
					興平
					畿內賊至甯晉掠南宮走五臺
					河南賊陷伊陽盧氏掠汝州浙川
					湖廣賊假進香陷鄆西
					湖廣賊陷上津
					陝賊陷鎮安
					延綏巡撫陳奇瑜擊斬永甯關賊
					贛天哨開山斧一座城
					犯信陽鄆州敗奔商雒與
					自合成陷澄城○寇平
					涼邠州旋與羣賊出潼

月五	洪承疇出援甘肅	陝別賊陷文縣再陷鳳縣漢南	
月六	洪承疇等扼賊漢中 賊詐降陳奇瑜信 制之賊出險復不可	賊出棧道陷麟游永壽陷同安 官軍圍闕於車箱峽自縛 乞降奇瑜縱之出復叛 去	
月七		陷澄城圍治陽轉寇平涼 邠州	
月八	豫賊謀襲汴 陝賊復陷隴州 賊先鋒高傑降		
月八	閩八河南大旱	陝賊陷靈臺崇信白水經州	
月九		賊二十營至函谷陷扶風 隊成入黃州廣齊	
月十	河南掃地王趨江北掠潛山太湖 宿松○別賊陷陳州靈寶 楚賊趨顯陵	總兵左光先擊闖富平高 陵間	
月十一	大寇聚秦中 江北賊陷英山焚霍山		
月十二	逮奇喻 陝西興陽各告警助游兵東下常 德		
亥乙年八	河南賊陷榮陽屠汜水又陷固始 秦賊數十萬出關三分入晉入豫 入楚 河南北賊三分陷榮汜掠鄭州犯	賊集宛雒獨留秦平衆 七八萬洪承疇敗之乞 撫後復振突出潼關	掠廬風安慶



月正

商州圍汝寧掠歸德

襄陽賊與女合十五營數十萬

河南賊復入漢中陷寧羗

江北賊陷霍丘

陝西賊陷靈臺

河南賊三分趨六安鳳陽潁漢陷

穎州○陷鳳陽焚皇陵恣搶三

日闖獻皆與

陷巢縣攻舒城圍六合○陷舒城

無為州

河南賊畏承疇兵入潼關

河北賊滿天星張大受向麻城抵漢口

江北賊陷潛山羅田○陷太湖時

豫秦晉楚江北皆多盜

湖廣盜陷麻城

村民擒斬黃大盜爬天王

漢中賊陷寧羗

冬春之間寇奔豫奔楚奔江北至

是悉萃於秦

秦賊搖天動陷西和

秦賊陷澄城

陷咸陽

商雒寇復入河南犯盧氏

老獬獬陷陝州

翻山鷓降闖王渡河

月十

月八

月六

月五

月三

月二

命楚撫盧象昇總理討賊

曹文詔殉節

與老獬獬西走商州

<p>月一十</p>	<p>月二十</p>	<p>九月丙子正月</p>	<p>月二</p>
<p>河南賊焚關廂而西老獯獯犯南 秦賊一字王二十萬撞天王十七 萬犯閬鄉靈寶 整齊王敗走偃鞏汝州羣賊大會 於龍門白沙營六十里敗入霍 丘逼鳳陽</p>	<p>闕王曹操數十萬圍光州屠之 漢中羣賊會漢南 江北賊陷巢縣含山和州</p>	<p>總理盧象昇次鳳陽 諸兵 闕王闕場天八大王搖天動七賊 數十萬攻滁州盧象昇祖寬大 敗之走鳳陽焚懷遠 棗陽賊紫薇星陷懷遠靈壁逼泗 州 混天王伏誅 郎襄賊焚殺賊 江北賊陷蕭縣 陝賊陷麟游 徐賊敗突入沛縣 河南別賊陷闕鄉 闕王掃地王紫金梁二十四營攻 除州不克遂陷虞城 羣賊大會於蘭陽</p>	<p>山西亂人相食 賊陷周山太湖 鄆賊焚竹山 過天星敗降尋復劫掠</p>
<p>羣賊再出潼關大敗</p>	<p>合諸賊圍廬州陷巢縣含 山和州犯江浦</p>	<p>合羣賊圍除盧象昇大挫 之寶河南</p>	<p>走慶陽邠寧</p>

<p>三月 河南饑母烹其女</p>	<p>山西賊陷和順九條龍張胖子陷 穀城官山竹溪房山賊將黑殺 神飛山虎誅 闖王蝎子塊入漢中犯鞏昌北境 過天星復叛於延安李自成老獾 獾混十萬自楚豫入商雒</p>	<p>誘別部當官軍自出延酉</p>	
<p>六月 陝賊陷成縣</p>	<p>孫傅庭擒闖王高迎祥及劉哲傑 等於京 老獾焚開封西關○時羣盜出 沒豫楚散而復合</p>	<p>犯朝邑分隔米脂延安綏 德衣錦書遊</p>	
<p>九月 京師警命象鼻入衛</p>	<p>象鼻去賊休息襄鄖秋高乃出二 十萬沿江而下烽及儀 寇至尉氏登封汝南</p>	<p>犯鳳翔</p>	
<p>十月 河南寇陷襄城</p>	<p>河南寇陷襄城 漢南賊陷褒城</p>	<p>犯涇陽三原</p>	<p>寇斬黃敗於黃岡復入江 北掠至儀真尋西入楚</p>
<p>十月 丁丑年正月</p>	<p>老獾趨桐城 老獾整齊王大兵敗分爲 四犯廬江舒城分擾江北○時 滿天星侵商雒○李自成犯安 西○過天星據汧隴○蝎子塊 勾西人○餘楚賊盡在江北○ 別賊會池河</p>		
<p>二 命陝撫孫傅庭總理左良玉連破賊擒一條蔥新來虎</p>			

寄園寄所寄 卷下

月二	月正 年戌 寅	月二十	月十一	月十	月八	月七	月五	月四 閏四 天旱	月四	月
		勳 禁軍大集襄陽○命 洪承疇孫傅庭合							河南	
陝寇盡聚西川		賊走鄆西	江北賊陷靈璧	過天星同李闖入蜀混天王 蝎子塊隨之	突入鳳陽掠器械分往河南泗州	江北賊陷六合圍天長	鄆襄賊犯荊州焚荊王墳園	老猶入營避暑六安散入潛山 太湖		
陷廬溪		左良玉陳洪範破賊鄆西		偕過天星九股入蜀陷寧 羗昭化劍州梓潼江油 崇寧					據階成	
		敗於鄆西再降於陳洪範								

月十	月八	月七	月五	月四	月三	月卯 年己 二	月十二	月十	月八
	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						承疇改督遼劍	京師警召孫傅庭洪承疇入衛	總督洪承疇報陝賊
老狃 慶桐 城相 持逾 年左 金王 卽蘭		羅汝才九營復叛獻一賊合房縣		良玉再破射場天降之卽李萬慶	羣賊會固始乃趨六安避夏	革里 光山		曹操乞撫操卽羅汝才分屯房竹	江北賊陷睢寧 曹操會過天星托天王十反王整 齊王小秦王混世王整十萬革 里眼於楚州犯襄陽
									洪承疇孫傅庭大破之闖
			獻復叛於穀城					房變復同諸賊出文階	困潼關原僅十八騎遂 自蜀入楚依獻獻不允 走商維依老狃營臥 夜半年授以百人後穀
								獻亦就撫屯穀地	

養成

十一月十一日是年南京河南山東山西旱饑

羅汝才掠信陽陷光州

被左良玉大破於瑪瑙山遁竄興房

十三年庚辰二月

羅汝才過天星七股入蜀官軍扼夔門

月五

陷大昌犯夔州賀人龍生擒自來虎等石砭女帥邀之又斬東山虎

擒賊副場天賊入乾溪羅過分道西行率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驚關索走雲陽江北賊陷羅田

官軍擒賊赦其俘一桿鎗自來虎伍林為軍鋒

入巫山隘

擒掠山虎汝友之精銳殆盡托天王常安嗣降遣抓地虎諭過天星

擒流金鐘金狗兒滾地狼又可天虎等降將楊旭一隻虎隨官軍追賊

羅汝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驚踞太寧

操與獻台

小秦王金翅鵬降

月六

月七

月八  
賑河東真定山東河

汝才合於獻

過天星惠登相降登相青澗人  
饑民聚太行山所在蠶起

河北賊革左突霍大陷麻城黃梅

河南郊縣李際遇申清邦任辰張

鼎為盜衆五萬

關索王光恩楊光南降

羅汝才之入蜀九殷整十萬掃地

王小秦王金翅托天王過天

星關索八股相繼降

秦師大破賊蝎子塊誅

狗革趨楚

降將掃地王張一川被獻擒禹死

是冬闖困殺函蝎子塊死滿天星

張妙邢家米及闖部大天王鎮

天王一條龍小紅狼九良星相

繼請降闖潰圍出

河南上寇起  
袁時中聚衆數萬破開州

困永寧陷之殺萬安王采

鏘土寇一斗穀等應之

主陷宜陽時得李巖為謀

闖河南府叛兵迎之城遂

陷福王遇害

八巴州大敗官軍於開縣  
復下夔門走興房山中

十四年辛

月二十

月一十

月十

是年南京山東河南  
山西陝西浙江大旱  
人相食草木俱盡

己正

月二

河南土寇陷新野羅汝才與獻自  
席捲子女玉帛入山圍開  
樊城陷當陽襄王渡江破  
光州新野攻固始縣又陷  
光州○草左在皖桐勾  
合之○獻操陷隨州

嗣昌縊  
陝督丁啓睿督師

河南土寇孟三據河陰官軍斷之  
革左走麻城勾獻

月四

月五

赦傅宗龍督陝兵討賊

河南袁時中二十萬窺鳳泗  
泰安土寇十餘萬掠袁州走邳州  
焚掠犯徐州至揚州南沙河州  
燬漕船入東平州豐縣徐州  
合之東平賊李青山屯梁山賊

陷歸德牛金星降賊薦宋  
獻策

賀人龍破闖於靈峽山中  
○時闖衆五十萬曹操  
復與合衆益強獻賊敗  
歸之復去  
破傅宗龍軍遂陷項城分  
賊屠商水扶溝  
闖操合陷葉縣劉國能死  
陷泌陽

獻回革左自霍太來會  
左良玉於郟城陷襄城

月六

南京河南山東浙江  
蝗旱多饑盜  
左革陷宿松英山

被左帥敗於南陽西走與  
州操合陷信陽泌陽走隨



月四	月三	月二	月一	月二十	月十一	月十	月九	月八	月七
傳庭斬賀						太監劉元斌盧九德率兵追賊			
	左革犯五股合獻攻六安袁時中會之旋合於闔	左革陷全椒		陷涪州許州長葛鄢陵合操陷禹州徽王遇害再圍開封陳永福射中闔左目	降將李萬慶沒於賊	羅汝才自南陽趨鄧浙合闔獻大敗奔猗革左同入霍山拒守			陷潛山圍麻城
	州太康○闔歸德陷之陷寧陵考城操三攻開封大破援兵	闔操合羣盜八十萬圍陳州屠之陷雅		攻開封	復陷襄城殺陝撫汪喬年圍南陽陷之唐王遇害				
陷之袁時中以賊合陷六安		令猗革復攻舒城		陷亳州		合六營復攻舒城	因操以奔自成自成將殺之東走與猗革入霍山	掠信陽左帥大敗之負重創遁山中僅數百人	闔鄖陽○陷鄖西操忤於獻北走與闔合○獻破鄖兵有衆數十萬

月未年十六	月二十	閏一月	月十一	月十	月九	月八	月七	月六	月五
正癸									
左良玉避賊東下				誅劉元斌					
流士叛兵自貴小秦王托墟王劉	袁時中東犯鳳皖荊州迎賊	河南土寇蠶起李好孫學禮李際	袁時中合於闖		老狃狃分兵犯蕪湖桐安革左犯	革左狃掠信陽出麻城會獻	革賊毀廬州城	革左復入六安英霍山中	革賊陷無為州
公子混江龍管泰山俱冒左軍		遇各數萬			穎州旋合闖	詩中突入蕭縣			
劫掠									
承天犯顯陵分賊陷潛	左良玉避賊賊陷襄分賊	合諸賊圍汝寧屠之○向	游賊窺懷慶欲北渡	敗官軍於南陽	決河灌開封候恂督師河				
○入黃陂屠之陷景陵	州遣老狃據夷陵以	襄陽掠崇王由櫓等以	屠南陽闖操合趨汝寧	王北渡	上推官黃樹以舟迎周				
黃州稱西王陷羅田		屠桐城陷無為州黃梅太		再被劉良佐敗於安慶走	走潛山黃德功大敗之腹	合水陸賊五十六營於皖		陷廬江	襲破廬州
		湖		蕪水	心婦豎俱盡	江復陷六安謀入金凌			

寄園寄所寄 卷下

月七	月六	月五	月四	月三	月二
		<p>闖攻殺袁時中 老獯獯降闖為所部即馬守應○ 自後止闖獻兩大賊</p>	<p>闖殺汝才汝才為曹操初隸高迎 祥後合獻又合闖</p>	<p>闖襲殺革里眼左命王並其眾革 即賀一龍 維汝才為闖攻鄆陽</p>	<p>湖廣土寇陷澧州常德又陷武岡 殺岷王○諸蠻獠皆伺釁土寇 勾引攻掠盡歸闖</p>
	<p>大造戰艦於荆襄遣老獯 獯攻常德闖謀自王於 荆眾五六萬每一兵後 二十餘人凡百萬人闖 留賊守襄陽率精銳住 河南與官軍戰大敗奔 襄城謀據關</p>		<p>殺曹操攻鄆陽陷保康入 禹州○攻袁時中殺之 並其眾</p>	<p>澧州土寇勾闖陷常德辰 岳諸府相繼陷○闖襲 殺革左并其眾</p>	<p>遣賊陷麻城攻陝縣陷之</p>
<p>官軍迫之賊西渡 咸寧蒲圻向岳州三敗 悉二十萬眾圍陷之 長沙湘潭又陷衡州永 州破寶慶常德分賊入 廣西全州犯江西袁州 獻歸長沙陷萍鄉攸 縣分宜</p>			<p>破漢陽陷武昌沉楚王屠 楚宗盡驅民於江</p>	<p>屠蘄州且盡破蘄水驅美 女以葬城</p>	

月十	月二十	十七年甲申正月	月二	月三	月四
				<p>十九日崇禎帝縊於煤山○后殉朝臣死節</p>	<p>皇清大兵破賊</p>
				<p>陷京師吳三桂乞本朝大兵</p>	
<p>一隻虎陷闕鄉陷潼關孫傳庭陣亡陷華陰屠臨潼陷西安分賊掠商延</p>	<p>遺賊入漢中不克前鋒渡河王等三百人遣賊陷甘肅</p>	<p>稱王於西安濶號大順改元永昌通好獻賊</p>	<p>狗山西平陽州縣破太原執晉王犯大同殺代王宗室殆盡入居庸真保定大名皆不守</p>		<p>闖迎戰永平大敗於一片石走京師稱帝西走真定</p>
		<p>自岳陽北渡步騎數十萬入夔州</p>	<p>賊在萬縣阻小漲三閱月</p>		

月五	敗定州中流矢闖殺李巖 自井陘走平陽走韓城 益發兵陷漢中	復遣賊出潼關掠河南又 遣賊略四川保寧	僞立祖禰廟於西豸駐韓 城日恣屠戮	稱西王改元大順	十一月十一日	蜀諸郡討賊兵起	二月	本朝大兵破潼關闖走藍 田武關入襄陽奔辰州 將合獻	向武昌居五十日謀奪舟 南下取宣歙	走咸寧蒲圻過通城川湖 何騰蛟攻之走至羅公 山村民誅之	三月	左良王死左夢庚兵 東下	四月	
月六	入涪州陷重慶瑞王闖宮 被害			陷成都蜀王闖宮被害	二月									
月八					二月									
月十					二月									
月十二				目七月至是成都屬邑之 人俱被殺盡	二月									
月十四					二月									
月十六					二月									
月十八					二月									
月二十					二月									
月二十二					二月									
月二十四					二月									
月二十六					二月									
月二十八					二月									
月三十					二月									

李自成米脂人，張獻忠膚施人，俱生於萬歷三十四年，二賊同庚，後四年，明烈帝生（剪寇錄）

闖賊父守中禱子於華山夢神以破軍星爲之子，生自成呼爲黃來兒，闖賊之禍，與黃巢大相類，黃巢播虐徧天

下，後掘其祖墓，斬黃獸而巢滅。自成破雒後，聲勢日益張，朝廷密下秦撫汪喬年圖之。米脂令邊大受執自成族人，拷得其瘞地，入萬山中二百里，有李氏村，村旁聚葬十六冢中，一塚始祖也。相傳穴爲仙人所定，有鐵燈，架醮火壙中，曰鐵燈不滅。李氏興發之，有螻蟻數石，火光尙熒熒然。斷其棺，骨青黑色，毛骨被體而黃。腦後穴如錢大，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目迎日色而吞，咋者六七，顧眼射日，尙未開，反而仍伏。喬年殛臚骨並蛇，臘之以聞，後矢著鬪目，舉事無成，亦與巢同一結局。（貞勝紀）

李自成妻韓氏，故倡也，縣役蓋君祿與之通，自成殺淫者，偕李過亡命甘州。後妻邢氏，又與高傑通，高傑竊之以降。潼關原之敗，妻女爲官軍得，張獻忠瑪瑙山之敗，妻女九人，被擒者七，淫掠之報，已見當身矣。（浴泚集）

流寇所至，必先有鳥集如鳴，此梟獍之先見也。（政餘筆錄）

多盜之鄉，婦子望夕陽，則反鎖，走陷，毋萊間睡熟，率爲狼嚙足，或負兒女去。（怡曝堂集）

獻賊少從軍，隸總兵王威，犯淫掠，當斬，別將陳洪範來謁，力救之，威不得已，斬其黨十七人，鞭獻忠百，免亡關中。爲盜，獻忠天性兇黠，然進思舊恩，每飯必祝之，數語其下曰：「陳總兵活我。」刻旃檀爲洪範像，事之。校知官軍中有陳將軍，喜曰：「此豈吾恩人耶？」詞之良，是乃選名姝，賚美珠文幣以進，曰：「獻忠向蒙公一言，以免，有大恩，不及報，公豈遂忘之耶？」今遇於此，天也，願率所部降，隨馬足自效。」降後，熊文燦撫馭失宜，復叛去。（綏史）

流寇初起，三邊總督楊鶴獨主撫賊出險，遂橫不可制，是流賊之禍，鶴始之也。闖賊將擒督師大學士楊嗣昌，謂圍師必闕，漫開函谷一道，闖逸出，遂毒不可收，是流賊之禍，昌終之也。前後悞國，可謂是父是子。夫兵法變化入神，豈容拘泥？先設三伏，然後開圍，如盛彥師之殲李密，庶乎可也。若嗣昌直是解網縱虎，豈合陰符（嘯虹筆記）。

楊鶴之於神一魁，給賞花紅，鼓樂迎導，索筭副則予以官，求安插則定其境，奉之惟恐不及。有潼關道胡其俊者，賊獨頭虎已出其境，追送九十萬錢，名曰餽贖。又因其索酒糗梁肉，傳致給之。當賊初起，輕朝廷晏之安坐不繫，謂

此吾省城賢主人，關中傳以爲笑。（綏史）

中部城南有橋山，松柏甚茂，爲黃帝葬衣冠處。隆坊斗大一城，上僅容趾，民丁不滿二百。吳御史姓至，激勸守城。又捐俸爲濬濠堡，駐公館，額屋三楹，日夜坐臥一破桌上。天雨則枕衾皆濡，所從門書幾十五人，與同居處。炮火箭鏃，時時照射城中，誓必死，以勵將士。九月始復中部，擒首獻俘。（憶記）

秦寇半出官兵，官兵與戰，率皆其識面親隣，矢石間相與語言，有泣下者。賊輒遺所掠牛驢，及老幼病殘脅從之人，恣官兵俘殺報功，謂之打活仗。（全上）

甲戌晉中有三大夥賊，一名活地草賀宗漢，一名顯道神高加討，一名鄉裏人劉浩然，各以千萬計，屯聚汾相平陽要害。前撫院撫之，給筭子廩餉，歲費金錢累萬，而實分投出境，焚掠如故。（全上）

永樂既都北京，令山東、河南、江北諸郡衛所各軍，春秋兩班，赴京部科點驗，發京營一體操練，以習軍士之勞，省徵調之煩，壯京師之衛，備邊隘之防，法甚善也。其後分發近邊築工，折其半納班價矣。又其後皇親駙馬侯伯有墳工，輒乞恩請班軍，以數千計，皆折價入橐矣。御班官歲歛軍士金錢入京，募人應點本軍，遂不赴京，大失祖宗之意。崇禎末年，流寇紛起，上屢行停免，而地方殘破，軍人十忘八九。（全上）

清澗孟長更於本處石油寺，日則讀書，夜則點燈抄寫。鄉人訛傳長更在石油寺，若黃巢造兵書作反，長更不能自白，恐官司捕之，遂倡衆作亂，衆號點燈子，或曰點燈子，卽趙四兒。（寇志）

乙亥正月，吳御史姓密諭安插官龔能訪諸賊名號，各營可用，問得其平日相疑情狀，乃手書硃帖，諭某有私稟，欲殺某出獻，時不可失，虛爵賞以待久矣。如是者數封，令誤投其營，果猜懼。一日有手捉渠賊劉浩然首級，赴轅門報明者，給筭重賞，營衆駭散，分投活地草。顯道神營者甚夥，復爲間牒，諭道神營言頃報功者已給殊賞，爾營亦多有其人。又言某欲圖謀出降狀，顯道神大疑，於二月離巢出掠，率衆東下。乃懸重賞犒軍，出師追至忻代山中，賊首

持大棗棍，立馬大呼曰：「我顯道神也，敢來決戰。」虎大威一箭正中其喉，仆馬獲擒，諸賊披靡，殺七百餘級，凱旋顯道神死，昇至忻州，驗其狀，果猙獰，所持棗棍重三十餘斤，長九尺，軍士言馬上舞之，若猛獸撲人，銳不可當，往日與戰，爲所擊斃者甚多。（記憶）

乙亥交城縣北皆山，東連太原，西接邊徼，盜賊出沒不測，兵至則遁，路險不可窮追。乃檄趙民懷，追勸近邊一帶土賊，而疏請耀薛敏忠交城守備，於山中要害處達堡砦，領兵守之。賊出沒皆在吾兩眼中，發兵追擊，多擒獲者，賊不獲逞。（全上）

交山賊胎芽於此，延至國初，姜壤叛亂，流毒千里，幾數十年。余奉詔勦殺，另具交山平寇傳中。

河南流賊張甚，謀欲渡晉，吳甡檄縣道與將領分汛嚴防。兵不足，節以沿河一帶村民，給衣甲旗幟，往來上下不絕。賊望之，皆以爲兵。除夕語衆軍曰：「年節恐軍士酣飲離次，爲賊所窺，此數日夜更宜嚴惕，過此無虞矣。」賊果是夜呼噪至，我軍寂然，度相逼，則發砲擊之，傷者甚衆，至明乃止。次日賊遍滿山谷，然終不得渡。（全上）

流賊破鳳陽，殺戮之慘，天地爲黑，有縛人之夫與父，而淫其妻女，然後殺之者。有驅人之父，淫其女以爲戲，而後殺之者。甚至裸孕婦於前，共卜其腹中男女，剖而驗之，以爲戲，一試不已，至再至三者。又甚至以大鍋煮油，擲孩子於內，觀其跳躍啼號，以爲樂者。又甚至縛人於地，生剗其腹，實以米豆，牽羣馬而爭飼之。取人之血，和米麥爲粥，以餵馬驢，使之腹壯而能冲敵者。所擄人子女百千，臨行不能多帶，盡殺而去。或殺人而問以蘆葦薪木堆城下，縱火焚之，令穢氣烟焰薰逼城上守兵立仆。（明季遺聞）

賊陷鳳陽，鳳陽無城郭，賊大至，留守朱國相，千戶陳宏祖，陳其忠，巷戰死。賊焚皇陵，樓殿爲燼，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九十一人，焚留守分司府廳五百九十四間，焚鼓樓龍興寺六十七間，燬民房二萬二千六百五十二間。殺知府顏容暄等官六員，失印二夥，武官失印二十夥，殺武官四十一人，殺生員六十六名。



陵牆班軍二千二百八十四名，高牆軍一百九十六名，精兵七百五十五名，操軍八百餘名。賊渠列幟，自稱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二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兵亦至。賊奔，以筵簞卜於神祠，不利，劄神像而去，趨廬州。（寇志）

賊圍六合，聚穉子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以爲笑樂。又裸婦人數千，嘗於城下，少有媿阻，卽磔之，攻三日而去。（全上）

賊薄穎州，時州人之爲守禦者甚豫。有韓進士者，別業在城外，一樓高可瞰城，衆議去之，韓不可。及賊至登樓，雨射城上，故城守者一隅缺，賊坎而登，城遂陷。然韓父母妻子亦皆見屠，明季進士勢重可笑。（太白劍）

徐太史致覺銓部，致章兄弟爲諸生時，賊破城，大徐抱幼女匿城上窩舖，餓一日矣。忽賊入民樓，擄財物，得一囊，乃麪餅也，怒而擲城上，遂得食不死。次日聞賊稍歸營，急出城，一賊則已尾之，踉蹌奔空宅中，入牀下。忽又一人入，大徐方懼，旋聞其人慘號聲，賊已亂槊刺其人死。乃知亦爲賊所逐，逃牀下求免，賊刺之，悞以爲卽大徐也，遂得免。小徐遇賊，急躍入城，河賊以矛刺其喉，僅離寸許，不中。賊灣其身欲中之，則岸崩，若將陷狀，如是數四。賊以不能刺徐也，慚甚而去。小徐復登岸走，遂免。（棣園夜話）

廬州城下一丐者，猝遇賊，卽投身火水中。一賊怪其人不，爲遶水俟之。丐忽躍起，掣賊足入水，賊倉卒莫知所爲，竟死丐手。太守吳公賞之，旌爲奇功。（太白劍）

賊將入桐城時，火光連數十里。一老人通不經意，賊至自扶杖出見，與絮語平生窮苦狀，謂不足備主人。賊笑曰：「汝苦若此，何必久住世間爲？」笑而殺之。又一翁赴其戚屬家，其家方洵洵出避，翁罵曰：「汝曹一出此室，立碎矣，正當需乃公爲而居守。」其家避未竟而賊至，翁立見殺。（全上）

乙亥賊逼桐城，營城東，及夜城上砲如號，賊誠其屬曰：「趁此少睡，但聽城上聲息，或偶寂，須急起作備。」近日

又言若遇數十人，或百人，則直前薄之，彼一人動，衆立亂矣。若七八人或十數人，則謹避之，此必骨肉肝膈之能相死者。兩語皆拔自賊中者言之，其用意頗入微（全上）

乙亥賊破桐城時，嘗晨持一美婦，磔之東門橋頭。時乘城者俱見之。後拔自賊中者言，此婦以先一夕見賊，賊欲汚之，婦怒取案上酒盃，搥破賊，而賊恨之，不令速死。其磔必於東門橋，欲衆辱之（全上）

邑陶冲驛之側，婦某氏，當倉卒時，與其田主婦數輩，同匿一空室。其主人婦賢，婦素德之，亡何，望見賊騎至，衆皆泣。某氏曰：「無恐，第明日收我屍於某處耳。」因獨出門，若將他奔者，賊執之，問內有人否，婦曰：「無之。」又問此間有騾馬何處，婦對某家有之，賊令爲導行。少頃至所約死處，度室中諸人已得脫，乃曰：「我一女子，何知騾馬處？」因具道所以。一賊頗義之，又一賊竟刃擊之。明日覓者至，尙能少作聲，始死。又賊至小龍時，居民迫渡一水，折其橋，賊至，擄得予家一人，曰某者，令治橋。某曰：「我一人活，將衆人死乎？」遂遇害（子遺錄）

賊丁丑之趣桐城也，大衆盡奔，有劉道者，年七十，獨身當柵門，橫矛大呼，白髭盡張如蝟，賊數十騎不敢前，更廻馬從他道以入。道從容還，負其店主人一老嫗，走匿舍後山，從山頂望塵起，尤嚙齒頓足，其氣直欲吞賊，世何嘗無壯士哉？是爲正月十日，予以是夕奔俠山，予房弟兆已先在。予曰：「賊易與耳，但鄉人積爲威劫，若夜擾之，必得所欲。」兆曰：「諾。」明日往見所善伍生，議皆合。少年多願從者，遂前跡賊，得之王氏宅，時賊醉且就睡矣。而所將諸少年，膽中怯，未至賊百步許，輒大譟。賊倉卒得爲備，然兩生尤前鬪，凡殺馬十餘疋，賊被鎗者數人。自是賊氣少折，每經里中，輒相戒備兩生（太白劍）

甲寅三藩反，饒寇起，徽州惶擾。余祖籍世居休寧，予入城議屯練爲禦賊計，梗議者反焚輿碎傘。余村名舊市，自屯練約五百人，賊破休邑，獨不敢過舊市。

獻賊及革里眼老狗，左金王諸賊屯應霍間，四十八寨擄掠男婦，有逃者獲回，網馬上遊各寨，徧人各加以刀。

箭，乃殺死。（鵬升集）

有張席之者，運司吏也，陰賊善謀，所交徧羣不逞，又工術數。一日方食，忽放箸曰：「事發矣！」亡何，兩部捕牒至，而張已亡。及賊犯中都廣陵，獲二牒云：「爲張王所使，通約龔徐兩家者。」張卽席之也。於是衆始知席之去爲賊吏，因捕得龔徐兩家皆伏法。所謂龔徐者，龔三十四，徐二咸也。三浙之龍游人，以拳勇知名，常白晝殺珠賈人，不敢詰。其弟十四亦強有力，遇事輒爲前鋒。此兩人橫廣陵中二十年，所居華屋美姬，視公卿家。二咸者，本泰州諸生，從泰來家運司之側，與十三兄弟爲死友。每圖一事，龔以悍，徐以狡，其力能作使諸惡少及衙門用事者，無所不極意。至是聞賊且逼，徐忽操小船泊江渚，十三兄弟部所黨弄兵，倡言備兵，實謀應賊也。蓋三人皆故交席之，非前覺事不可知矣。然徐奴視其父，父常訟之，官官不問。節婦宋氏，有殊色，徐計奪其節，婦自殺，官亦不問。又領司吏某家，見其女屬媒致意，時女已許字人，吏懼，買他女似女者以獻。徐久覺其詐，中以危法，此官爲中之也。又不止不問而已。最後奪諸生某之妓，主憤甚，實其惡於學使者，凡款百餘，僅從薄罰，妓終不返。十三常冒比部，舍人檄徵浙憲千緡，事覺繫獄，殺其獄卒以逃。及後來廣陵，人皆知之，直指使者亦常少逮治之，不竟也。（太白劍）

嘗行定遠道中，遇押送宗人入高牆者，楚藩也。凡男女二十八人，一小轎，其小如棺，橫木貫之，以攔其胸。旁爲小孔，通飲食。有一人從孔中告饑甚哀，送者怒，立起碎螻，執其人捶之，至腦裂脅折而死棄之去。蓋一馬奴與同來甚久者，心痛其事，爲人言之。又時行李止一肩，二十人共之，問其故，蓋所資甚富，所經有司遞送，用夫數十人。因過某鈔關，攔關者某主事，心涎焉，以搜獲夾帶禁物爲名，遂盡有之。尤可怪者，流賊犯中都時，獨不犯此牆。（全上）

盱眙令蔣佳禎，西粵人也。盱眙故無城，賊間至，令送其母渡河，置泗州。與訣曰：「兒不得爲母有矣。」謁直指以印付之，直指雅知令賢，挽其行，令奮曰：「佳禎受命天子，令盱眙，盱眙之外無寸土，是令死地也。」遽拂袖去。所素團練鄉兵若干人，望見令渡河歸，皆冒死來聽命，遂共前擊賊。賊見其有必死意，頗畏之。且前且却，令自度終不免。

問其下曰：「邑百姓逃盡乎？」曰：「盡矣。」令太息曰：「吾民幸免，若等可即散。」獨一門子，一皂隸，痛哭不忍舍，卒共赴敵死。令既死，其民哭之如哭其私，今祠之。（誌忠傳）

林聞頂云：「鳳陽自兵火之後，十載不聞雞聲。」郝炯卿亦云：「六安州男子俱無右手，誠可恨也！」（怡曝堂

集）

六合再破時，寇聚衆將坑之，忽有令免死，人斷一手，爭先伸臂，無言痛者。（全上）

賊最畏總兵曹文詔，其兄子標將曹變蛟，更驍勇，時爲之謠曰：「軍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搖。」文詔自隸馬世龍麾下爲軍鋒，入秦，四年春，擊賊栗園大勝，又克河曲，斬賊一千五百餘。六月，斬王嘉胤，是年冬，殲點燈子。五年春，擊殺可天飛，郝臨菴獨行，狼八月，又敗賊甘泉。六年春，斬代賊千五百級，又敗賊榆杜，又斬陽城賊千餘級。乃因小故，陷以他事落職。二年，及復子官職，益銳，雖屢立功。八年五月，卒戰死於真寧，賊遂益無所憚。詔弟文耀陣沒忻州，變蛟亦善戰，多功，後松山不食死，一門沒。王事曹氏稱最。（懷秋集）

熊文燦庸鄙無能，駐節襄陽，於後圃種蔬，日用數十人灌漑。時旱，郡邑申文祈雨，文燦批文云：「園蔬茁茂，禾苗何以獨枯，不過奸民爲逋糧地耳。」左良玉謀於巡按林銘球，巡道王瑞旂欲誘執張獻忠，文燦曰：「殺降不祥，力庇之，乃移其營於城內。」（明季遺聞）

廬江某氏兄弟，夢其祖曰：「寇至矣，急買某空宅，當免難。」如其言，僅存門樓而已。寇至，兄弟避其地，四顧無藏身處，登門樓各臥板上。賊屠城，以鎗擊板，塵撲目，仰見板中裂漏天光，曰：「無人。」遂去。後兄弟皆貴顯。（棣園夜話）

曾於蘇州遇一老，自言少年一斗粟，劫入帳中，攻某城，掘塹七層，衆賊方患無策，一斗粟，令曰：「限來日午時破城。」城上人聞且笑之。次早，驅新降官兵數萬爲前鋒，賊自後逼之，擠人馬填一塹，又渡一塹，比破城日方午。（嘯

虹筆記)

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有勇力。自成嘗離其大營，偕宗敏步入道旁叢祠中，惟孩兒軍張鯨者從，賊中所稱小張侯也。自成知宗敏亦有歸命意，太息曰：「人言我有天下分，若盍卜之於神，吉即從我，不則亟殺我以降。」宗敏曰：「諾。」納其刀於腰，再拜三投之，皆吉，起而殺其兩妻曰：「吾今死生從若矣。」軍中將士亦有殺妻子願從者。（綏史）

闖賊數十萬衆，於潼關源爲總督洪承疇孫傅庭所敗，妻女俱失，盡亡其卒，剩十八騎。未幾，又困於巴西魚腹諸山，欲自縊，養子李雙喜止之。當戊寅之冬，穀人親見李自成以兵敗，從數十騎過穀城，獻忠與之飲酒，半酣，獻忠撫其背曰：「李兄盍亦從我降，而僕僕奔走乎？」時獻忠已有異志，自成仰而嘻曰：「不可。」獻忠乃資其衣馬以去。穀人皆以之尤文燦曰：「若使主兵者調度得宜，彼且縛闖自效矣。」（全上）

瑪瑙山之戰，獻忠妻敖氏高氏被獲，而高氏手提一嬰兒，諸將盛爲之飾，欲以居奇，能得獻忠要領。閣部楊嗣昌處之襄陽獄中，并其黨潘獨鰲及前所執敖氏之兄，與養子惠二者，同繫襄陽獄。襄陽太守王承曾年少，佻易，每晚囚，薄呼名，悅敖氏高氏之艷，托以問賊中事，笑語頗洽。獄吏多與賊通者，潘獨鰲等得以脫桎梏，飼酒肉，往來不復禁，防禦頗疎。嗣昌以獻忠飄忽，常移文爲戒，承曾笑曰：「是詎能飛去耶？」未幾，獻忠破襄陽，潘獨鰲毀戶，偕敖氏高氏出（全上）

獻忠有美僮名子孩子，時年十八，技武絕倫。常與黃靖南對陣，甫出戰，僮遽飛矢中其手，黃幾敗陣，怒甚，伏兵擒之，愛其勇，欲令降，僮不應。侯笑曰：「聞賊夜臥汝腹上，本鎮亦能撫汝，何不速降？」僮堅不允，絕其食死。（柳軒叢語）

史翁嘗遊曹州，述二事：其一有諸生行市上，爲一少年擠之泥中，生怒叱之。明日少年將數人，縛生於途，更抵生

家，召其妻子曰：「令汝好作訣。」遂殺生，四分其屍，復與其家約，不得哭，及成服，犯者視此，其家謹如約。典一有召兩人傭工者，傭始難之，至則令掘地爲坎，坎成，語傭曰：「此汝兩人臥處。」遂生瘞之。（太白劍）

楊一鶴爲成都堆官，登峨嵋山，有僧踞佛坐，睨楊而笑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遠歸，哭數日夜，吾撫其頂而止耶？」楊追憶兒時語，大驚，禮拜，臨別囑曰：「我鳳陽人，三十年後，見汝於淮上。」楊之爲淮督也，得賊信，治文書，亟而僧薄暮擊軍門鼓，稱峨嵋萬世尊致書於楊。遲以詰朝請見，僧大詫曰：「過今夕不及救矣。」質明索之，不知所，發函得七言詩四首，其一勸早遁，二則西市語也，三四爲國亡讖。楊臨死合掌，稱好師傅。（誅巢新編）

大康伯張國紀之祭告風陽祖陵也，於乙亥九月初十日，從黃河舟行，路經單縣，爲牟文綬戲下將官，吳尙文等二千人，白晝陳兵遮阻口，索過關銀一百兩。國紀不從衆兵，毀棄欽頒香帛，殺死水手校尉多人。（綏史）

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賊，自詡有異術，能任自成取天下，請發獻王梓宮。俄大聲起山谷，如雷懼而止，分兵掠潛江京山諸縣。（全上）

近山蓋樓如堡，內穿大井，積天石，周填以土十尺，四穿砲眼。上下用壯士二三十名守之，衣食堵禦之具，無不備。樓旁無附麗，雖大富貴家，其內人皆抱孩赤，挈壺餅，梯以上下。賊過而睨之，率勿攻。攻亦不利，頻年禦寇死守。（怡曝堂集）

賊沿江下，將至荊州，有某總兵病，其子督兵，前鋒步卒五十人過城下，見城盡閉，向沙市呼曰：「予官兵也，飯我當爲殺賊。」父老渡小舟送米來，步卒以鐵兜牟爲炊，人挾弩矢百，皆傅毒藥。既飽食，父老去，悉伏狹道葭叢中，兩岸皆深水。賊早過往，劫新市，嘿紀其隊數。已而日將西，賊皆厚獲返，或挾女子馬上，或衣紅歌笑，回營指城上道府，詬罵，復從狹道歸，將盡，只剩一隊五十人，曰：「可出矣，排狹道上，五人爲隊，既發矢，後五人復前，毒弩亂射如雨。賊渠百人，人馬盡死水中。賊訝其渠久不歸，拔營去。官軍圍城逐之，只柴烟繫幟，樹杪懸羊擊鼓而已。是役也，以步卒五

十，殺賊渠百，某總兵得奇功。（嘯虹筆記）

襄陽監司與某郡守城外江上募軍，有一舞雙刀者，刀法精妙，但見一片白影，不見其人。監司甚喜，欲與雙糧。郡守叱曰：「爾大胆，敢欺本府乎？爾優人也，曾於某時，本府署中扮劇非耶？刀法乃花拳，何濟實用？」其人惶遽退。一人攜一長竹插於地，自下而升至頂，於竹上舞棍，觀者方呼噪，竹忽折，其人飛身十數丈，舞棍不息。人攜一小傘，一大扇，平步到江岸，張其傘扇，端水面如實地。監司擊節，皆與騎糧。郡守曰：「良是，但欲先帶回署，授以策略，然後用之。」監司許諾，郡守帶署中嚴刑拷掠，搜其身，得賊箭付果流賊，謀也立斃之杖下。（全上）

豫撫常道立招撫闖場天等，闖場天本名劉國能，性至孝，就撫乃奉其母命也。庚寅六月，左師遣之闖獻於瑪瑙山，獻食盡，分兵抄糧，不得者殺之，賊卒多降。左使國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歲，自解所帶小刀刎死。過天星即惠登相，亦賊中最悍者也，後降官兵。乙酉，左師能將之前行，詐稱糧至，獻開營，延入國能，大破之，擒其妻孥，與徐以顯、潘獨鰲等送襄陽獄。後守葉闖賊破城南下，登相猶大斥其非，不肯從。（知寇子）

流寇六股圍黃陂，令李鑑閉城堅守。城內半徽民，李令徽民出油米，一民守陴，每陴燃二炬，五人守，每一更，令人睥睨，互易至曉。善鳥銃若僅七人，分守各城，銃無虛發。命諸生監時，臨城巡警，多設黃傘，旂幟於城頭，若尊官者然。夜巡城以杖擊地，作撻人狀，夜行面生者，輒擒之。賊知守備嚴，且無內間，圍半月，皆引去。（羅他山記）

漢口兩岸村落各二十里，商船千艘，女妓千餘，簫鼓徹夜不絕，流寇至，無一存者。（政餘筆錄）

文水公日記：流賊破漢口，盡驅而陷之。江，江水爲塞，予母舅江伯宣死於難，屍無存。

河北之謠曰：「鄴臺復鄴臺，曹操再出來。」賊羅汝才自號曹操，而天下大亂。（異錄）

李自成困軍箱峽，幾成擒矣，詐降陳奇瑜，瑜輕賊，心託大功，可立許之。賊一出棧道，放手殺掠，復不可制。噫，獻賊之降而復叛，悞於熊文燾，闖賊之詐降而叛，悞於陳奇瑜，參之肉其足食乎？（債俠志）

獻忠初爲小賊，號黃虎，後爲賊帥，稱八大王。嘗僞爲官兵，駐南陽之東關，以詐取宛城。門未啓，而良玉適至，疑而召之。獻窘逸去。良玉同副將羅岱追及，射之，矢着其眉心，又射貫其左手中指於弓靶上。兩馬相及，良玉抽刀劈其面，血流被甲，孫可望力前格之，得逸，逃至府城。左追勦之，一晝夜行七百里，至穀城，又破之，乃降。文燦、獻忠在穀城，嘗指其癥，語人曰：「此左將軍南陽時創我也。」（雞臆剩言）

闖賊初攻汴梁，相傳爲總兵陳永福之子，射一箭傷目。獻賊敗，爲豫將羅岱射之中額；然獻賊因是時降，而永福至癸未年，竟降闖。（雅堂集跋語）

十四年正月，闖破洛陽，殺福王，薦於俎，雜鹿血和酒飲之，曰：「福祿酒。」二月，獻賊破襄陽，襄王被執。獻忠坐玉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去，王其努力盡此酒。」遂害之。二藩同時陷歿，最爲慘酷，賊鋒益熾。（知寇子）

福王 神宗愛子，母鄭貴妃，專寵，就國日，海內全盛。上所遺稅使礦使數十人，月有奉，日有進。廣南明珠，滇黔丹砂，空青寶石，豫章磁，陝西異織文，毳，蜀重錦，齊楚金礦銀礦，他搜括贏羨億萬計。名人主私財，入貴妃掌握，擬斥十之九，以資王，富厚甲天下。及賊逼，援兵之過洛者，口語藉藉，或嘗道中曰：「王府金錢百萬，厭梁肉而令吾輩枵腹死賊乎？」南大司馬 呂維祺在城中苦勸王，王不爲動。未幾洛陽破，王之血肉，且爲闖之福祿酒，况財寶乎？賊入王府，珠玉賫賂山積，裝練囊負任，以入盧氏山中，發王府中及倉粟，大賑饑民。（綏史）

開縣之敗，賊盡出蜀，入楚，獻賊至當陽，令汝才與鄭治相持，自以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未抵襄陽，先遣劉興秀等二十八騎，僞爲官軍，持軍符令箭，日晡叩城門，曰：「督府調兵。」守者合符信，啓關入，夜半從中起，放機橋，納賊衆城陷。（知寇子）

十二月陷承天，賊遣僞將王克生掘顯陵求寶，僞陽武知州張聯奎多備鐵鋤，獻策求歡，賊方舉事，歟風雷大作。



書晦，聯奎見金甲將手持金瓜，當頂一擊，卽昏迷跌地，口鼻流血，一夜而死。聯奎宣城諸生，其妻何氏，因以貌，都爲賊所執，守節不從，慷慨遇難者也。克生去不知所在，衆賊驚散，闔大懼，遂不敢動。（明季近聞）

獻賊犯漢陽甚急，武昌賀相逢聖，因長史徐學顏入見楚王計事。王命中人出高皇帝分封時金裏交椅一曰：「此可佐軍，他無有。」逢聖哭而出。賊至，王被俘而沉之江，妃自殺。獻忠見庫金百萬，歡曰：「有如此而不設守，朱鬚子真庸兒也！」（全上）

武昌未破前一月，有異人呼於市曰：「一羣豬，屠伯至矣。」楚宗最橫，遇亂亦最酷。（異錄）

賊破黃梅，焚掠慘甚，余家世業，俱爲流賊劫燒一空。先一日，援勦將官邀余孫時朗及曾孫承祖出城飲，得保其命，典中死者五人，可知明季兵與賊未常不相通也。（先曾祖日記）

闖賊三圍汴梁，城中饑甚，推官黃澍以閉糶，日斬米僧於市。一日，署中馬死，命分肉，內丁人一觔。有悍僕欲倍之，分者不允，怒曰：「會須啖汝肝腦。」分者笑曰：「好兄弟，奈何？」至是，割二解擲與之，悍僕低頭拾取，分肉者遽起，砍其頭死，衆僕卽前，欲分其屍爲食。澍聞之，對天跪曰：「速殺我，分飽汝儕腹。」衆乃惶怖謝罪，遂埋悍者屍，不許食。又澍內人方食肉包，忽見人指頭，驚發病死。（嘯虹筆記）

汴京有散人褚生，精數術，言不可曉，事後輒奇。中前一年，別所知，將自沉於河，力挽之，不肯止，笑曰：「明年今日，此中人盡如我。」人咸怪其狂愚，已而果驗。（綏史）

崇禎壬午，寇圍大梁，張舉人林宗勸當事密檄左良玉趨大梁，背北城而陳，通黃河一線以爲餉道。又當令陳永福兵列城外，勿聽入，入則城中餉竭，勢且民與兵俱盡，皆不聽。寇暫却，或諷之曰：「盍去諸？」林宗曰：「死則死耳，奈何去以爲民望乎？」圍城五閱月，日夜拮据行間，汴人倚之，皆守死不去。水灌城，背負其先人神主，抱詩文，囊三尺許，登木筏，隣求登筏者益衆，林宗不忍却，移筏就之。筏且沈，乃移筏登屋，屋上人垂綆相接，林宗耄且乏食，數上

下者久之，水大至而沒。次子允準及門生文大士皆從焉。長子允集，泗水至西城請救父，罵賊而死。幼子允集，憑浮木，依老僕婦，栖屋上，垂兩日夜。老婦餓，欲噉之，急附浮木，順流下，得渡舟，以免。林宗之門人周元亮行求得之，撫恤其家，而林宗之遺骸，故汴撫高平仲斂而葬之柳園（列朝詩集）

一賊巡警嚴密，人不得逃，逃者謂之落草，磔之。且連營百里，竟日不得越，禁行囊，勿藏白金精兵，許攜妻子。戒旁漁生子，棄弗育，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爲兵。一精兵容私從爲之主，從掌械司磨執爨，少者十餘人，駝驢少者十餘，載過城市，不令處室廬，寢輿一單，布幕製綿甲，紉綻至百層，輕厚，矢砲不能入。一兵卒，馬三匹，冬則掠茵褥，藉其躡，曰恐惡寒也。剖人腹爲之槽，馬沒此，鋸牙思噬，若虎豹。軍止卽出較騎射，曰站隊。及晡方畢，夜四鼓，蓐食以聽令。所過值崇岡絕坂，騰而直上，毋得旁踰。水惟黃可阻轡，淮泗涇渭，人皆翹足踞馬背，或抱鬣，絃尾呼風，而前馬蹶，所壅闕，水爲不行。下流淺不盈尺，步兵褰裳徑涉，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牆。前者返顧，後卽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追之則步卒之伉健者，長鎗三萬，擊刺若飛，馬兵回合，無子遺矣。其攻城也，束手降者不殺，不焚。守一日殺十之，三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殺人，束其尸爲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萬人，周堞下防，縋城者，馬兵徼於外，承其隙，巡之。張獻忠至，殘忍所攻城，一門陷，則一門可逃，自成若覆舟於海，無噍類。諸營校所獲馬騾者，上賞弓矢鉛銳者，亞賞卷帛次之，珠玉爲下（綏史）

闖賊向汴梁，百道攻城者，七晝夜，周王出庫金五十萬，資守陴者，特懸賞有殮一賊者，予五十金。士鈎籍大呼擊賊，後雖爲賊決河所淹，王卒未罹賊毒手（全上）

賊破夔，擁不少，江畔圍殺，天忽昏黑，大雷雨，獻賊怒曰：「咱老子欲殺人，天不肯耶？」燃巨砲向上擊之，雷雨遽止，殺人如故（豹班集）

賊殺蜀人之慘，割手足曰瓠奴，分夾脊曰邊地，鎗其背於空中曰雪鰓，置火城，以毘數百小兒，見奔走呼號以爲

樂曰：貫戲剖孕婦之腹，抽善走之脛，碎人肝以飼馬，張人皮以懸市。（涂原疏抄）

蜀太醫院有舊製銅人，獻賊以楮幕其關竅，召諸醫攻其針砭，有一穴差者立死。（紱史）

御史王孫蕃疏曰：臣聞賊破張秋，止住二日。劉元斌兵住三十七日，掘地拆牆，細細搜掠，凡民間埋藏之物，盡數獲之，東省有賊如梳，兵如篦之謠。班師回日，除主將車載，并每插人人一擻，不計其數。外印一人，頭軍俱四五驢，馱不等，是爲何物？迨抵京而正陽門鋪戶紬緞，一二日間買盡，各兵俱蟒衣綾錦，肆行長安，萬耳萬目，共睹共聞。此則擄掠之明證也。元斌曰：殺良擄婦無其事，臣聞殺良非爲割級也，一家有銀錢，則擄殺一家，一村有富室，則擄殺一村，玉石俱焚，慘烈於賊。至所擄男婦，每一兵以六七名口計，沿途掠民米畜，供其食用，恐一齊入京，駭人觀視，將婦女半留近京一帶地方，而陸續搬取，於時紅紫遍滿京城，見今賣爲娼者，不可勝數。（雄縣志）

朝天關獲成都諸生顏天漢等，通表自成。獻賊怒，以爲闔境俱反，詭稱開科，用軍禮發遣，諸生不至者，拏戮盡殺之。西門外青辛宮，凡二萬二千三百人，棄筆墨成丘壠。先廬州府城最堅固，賊不能破，願以學使者徐之垣試士至，賊爲拔書囊筆，襲儒衣冠，以入夜破其城。（岳半主人偶編）

朱服遠遙授部郎，丁亥守曲靖郡城，破不屈，爲川逆朋，手不食而死。二兄賓遠任陸涼州，己亥城破，投崖而死。兩亥伯仲相繼歿，真不愧先榮祿公之教矣。潮音哭有詩云：「誓守封疆伯氏擒，忠魂碧血畫陰陰，賊非莽操奸何毒，地處滇黔禍更深，一死以酬君父志，此生不負聖賢心，於今身後孫連舉，節孝根芽萬里森。」紫兒哭有詩云：「禍及全滇丁亥春，垂髫小侄未歸閩，百年同祖荆三榦，萬里離鄉父一人，亂後音書今始見，生前忠義此時真，欲知浩氣乾坤滿，斷臂投崖血尚新。」（座右編）

闔賊破西安，張國伸首倡僭號，覬作賊相，又爲誘文太僕之室，鄧夫人進之。鄧江南令族，知史書，工詩，國伸以爲必見幸，自成故重太僕名，怒曰：「若同輩不能庇其伉儷，而行媚我。」叱國伸斬之。禮鄧而歸之家。（快心傳）

丘東周陝西前衛人都司掾也。賊陷城，矢志欲刺賊，假持屯田冊，詣端履門，賊黨問之，東周答曰：「投屯田冊。」遂引至賊帥前，知志不可遂，乃大罵不屈。賊曰：「此醉人也。」一扶之出，復罵曰：「自古豈有盲賊爲天子者，會見汝屍礫萬段，吾何醉之有？」賊去其衣，縛置柵前，罵如前，衆賊抉其齒，罵至死方止。（陝西通志）

吳奎之妻張氏，初時賊兵至門，見氏姿容美麗，遂倚之爲居停。及知其欲逼己，急伏水，故向淺處，賊既沮而去，於是復起收淚，往尋其夫，道險人稠，無從卽覓，中途相遇，而賊騎驟衝，復致相失，歸廬獨自掩門，已有預從竊入者，強淫之，無計爲拒也。賊寢熟，遙聞叩門聲，心知夫之歸也，潛啓以入，遂與其夫共以刀刺賊死。於是蒼蒼茫茫，拾賊資物以逃，倏有井，頽然有水盈尋，今而後得死所矣，非復向時伏淺水意也。奎立阻不可復泣，曰：「妾前日所以偷生者，慮君之饑寒失所，不獲一訣生死，悵然不料猝遇狂且，致成淫行，失節之愆，竊爲郎羞，縱君不見罪，妾奈何靦顏偷生，幸不復以妾爲念！」投井死。（古處齋集）

李自成多購斬黃人爲間，或攜藥囊，著蔡爲醫卜，或談青鳥，姑布星家言，或爲緇衣黃冠，或爲乞丐戲術，或爲肩挑買賣，或爲皮鐵雜藝，分布江皖諸境，覘伺虛實，甚至癸未會試，於路邀截，赴京舉子，說透打合，爲之夤緣，中式以作內應。以故破城之日，雲合響應，一呼咸集，人竟莫測所從來。如某某登癸未榜，文甚佳，亦賊代通關節者。（懷秋集）

甲申三月，京城破，徽賈守緞肆，與妻妾共謀飲砒霜酒，二流賊遽入，夫躲天牕板上，見賊抱其妻妾於膝，妻斟毒酒大碗自飲，賊笑曰：「盍與我共醉乎？」妻不答，妾解意，遂滿斟二碗進賊，仍取琵琶彈以侑，俄而二賊倒，妻亦倒，夫急下殺羊，以血灌妻，妻活，以先傾之酒毒尙輕也。拖二屍沉於後河，閉門靜避，竟免於難。（甲申忠義傳）

賊破城，常縛多人，令童子操刀殺戮，少有畏懼，卽刃童子。有黠悍者，遂以善殺爲樂，上下馬如飛，殺人如刈菅，名之曰孩兒軍。（雞臆剩言）

東國土強。三牛成具，乃可負犁。牛爲賊所盡，直齊馬價，所存什一。大水之後，牛觸寒盡死，憫此子遺，天不可觀。爲之奈何？（怡曝集）

流氛殆十餘年，每日西墜，則赤氣竟天。禎季月亦如之，迄乙酉夏，而赤稜俱消。（全上）

明初有十八子之讖，又云十八孩兒天上生。成化中有李龍子者，結一中官入宮，中謀不軌，事發伏誅。識者以宋太祖取淳風舊本，亂其次第，李繼宋者，乃李亞子繼朱梁之讖。然相傳崇禎甲申，南京乾清宮陷，忽現一碑，上有云：「一小又一了，眼上一刀丁，戊攪，平明騎馬入宮門，敢在皇極京城擾。」則又知亡明之爲闖也。（異錄）

萬曆末年，民間好葉子戲，圖宋寇姓名而鬥之。至崇禎時大盛。其法以百貫滅活爲勝負，有曰闖，有曰獻，曰大順，名曰馬吊。馬吊二字，殊不可解，今驗之，明季遇馬即吊，闖與士英皆馬也。夫豈偶然？

甲申二月，大學士魏藻德夜聞刀兵聲，入其寢。三月初，舉家聞哭泣，藻德又夢騎龍飛天，妄自私喜。闖賊破京，勒餉，與方岳貢俱被拷夾，藻德自勒死，岳貢不食死。陳演夢登高臺，四望不見人，占者曰：「高而無民也。」俄而闖賊擒去，極刑榜掠，獻至銀三萬兩，金三千兩，珠三斗，櫻夾至死，均之死也。何如早死數日？（忠義錄）

崇禎十二年九月，命大學士楊嗣昌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督師討流寇，賜上方劍，宴於平臺後殿上，手觴嗣昌三爵，賜以詩云：「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書用黃色金龍蠟箋，厚如指甲，長四尺餘，闊一尺六七寸，字大二寸餘。後一行署云：「賜督師輔臣嗣昌。」又一行署云：「崇禎十二年九月。」前鈐御筆之章，引首一寶，上方中書一押，大體似明德二字合成者，鈐一表正萬邦之寶。（孤見顛天錄）

明熹宗在位七年，帑藏懸罄，嘗將累朝所鑄銀甕銀盃尊鼎重器，輸銀作局，傾銷充餉。故餉銀多有銀作局三字者，此人所共見也。甲申春，廷臣請動內帑，夫內帑惟承運庫耳，錢糧解承運庫者二：一曰金花，二曰輕費。金花銀所以供后妃金花，及宦官宮妾賞賚，輕費銀以爲勳戚及京衛武臣俸祿，隨進隨出，非如唐德宗私庫聚而不散者比。

野史乃謂城破，大內尚有積金十餘庫，不知十餘庫何名？承運庫外，有甲乙等十庫，貯方物者也。天財庫，貯錢者也。古今通籍庫，貯書畫符券誥命者也。東裕庫，貯珍寶者也。外東庫，亦貯方物，無金銀也。庫盡此矣。城破，惟東裕庫珍寶存耳。安有所謂十餘庫積金，而紛紛謂懷宗不輕發內帑，豈不冤哉？（崇禎遺聞）

甲申李賊自關中奔襄陽，其衆尙十餘萬，分爲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夏爲瑞符縣，設僞令，運銅炭，鑄永昌錢。謀奪舟南下，取宣歙，曰：西北雖不定，東南詎再失之？將發而陰霾四塞，暴雨烈風，旗鎗盡折。迺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甯蒲圻，沿道恣殺掠，過通城（綏寇經略）。

癸未冬，張獻忠蹂躪湖南，甲申正月，率衆寇蜀。秋八月，甲子，陷成都。蜀王至澗，率家眷自沉於井。內江王至淶，不屈死。總兵劉佳胤走死。浣花溪，逾按劉之渤，成都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被賊不屈死之。蜀府長史鄭安民、內江教諭姚思孝相繼死。獻忠入城後，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僇之。叙州在籍太常寺卿尹伸及給事中吳宇英，並不屈死。崇慶知州王勵精聞會城陷，卽朝服北面，再拜登樓自焚死。丙戌年九月，入順慶府屠之。獻賊自言是歲有大劫不利，欲獨入武當山修行，俟劫運過，當復橫行天下。乃營於西充縣之鳳凰山。時肅王兵至，獻忠乘馬登高望之，猝遇前鋒一矢而殞。及昇屍至，猶張目瞪視，於是斬首刳心，心色絕黑。時十二月十一日也。先是童謠有生於燕子嶺，死在鳳凰山，不謂獻忠應之。其埋屍處叢草如棘，誤觸之，輒成大癩。又嘗有黑虎噬人人皆遠之（蜀難叙略）。獻賊在川，偶沾疾，對天曰：「疾愈當貢朝天蠟燭二盤。」衆不解也。比疾起，令賊斫婦人小足，堆積如二山，將焚之，必欲以最窄者置於上，遍斬無當意者。忽見已之妾足最窄，遂斫之，灌以油，其臭達天。獻大樂。西臯外集。

張獻忠過梓潼，夢文昌帝君做之，寢而欲祭焉。令士人爲祭章，稍通文。獻賊不解，輒殺之。蜀名士一時被禍甚慘。既屢易不屬，獻意獻大聲曰：「咱目做，咱念爾輩書之。」其文曰：「咱老子姓張，爾也姓張，爲甚嚇咱老子？咱與你聯了宗，尙饗一至今川人常言其事（全上）。」

成都東門外，沿江十里，有鎖江橋，橋畔有迴瀾塔。萬曆中，布政余一龍所修。張獻忠破蜀後，登塔見成都城池宮殿，曰：「不利於城。」命毀之。修築將臺，穿地取磚，至四五丈，得一古碑。上有篆書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漢炎興元年，丞相諸葛孔明記。」後獻忠以一箭死，殆知簫不用竹，乃肅字也。（異錄）

獻賊之仇視川人也。先屠儒，繼屠民，並欲屠川民之爲兵者。在諸將中，多用川民爲兵，無加都督劉進忠將執之，而坑其衆。計未成，漏言於闖者，一軍聞之，俱逃。會本朝大兵至漢中，進忠因而歸命。王問以獻忠所在，進忠曰：「在順慶之金山鋪，爲西充鹽亭之交境，去此千四百里，疾馳五晝夜可及。」獻忠以進忠守朝元關，殊不意有大兵前驅至而未信，進忠已入營中，與善射者俱，而指示之曰：「此獻忠也。」發一矢中額，訝曰：「果然！」逃伏積薪之下，執近侍詢之而得，乃曳出斬之。（誅巢新編）

乙酉四月，李自成過通城，命四十一部先發嚴行，無敢返顧者。通城有九宮山，一名羅公山，山有元帝廟，山民賽會，以盟謀捍衛閭井。自成止以二十騎殿，又呵其二十騎止於山下，而自以單騎登山入廟。見帝像伏謁，若有物擊之者，不能起。村人疑以爲劫盜，取所荷鐮碎其首，既斃而腰下見金印，且有非常衣服，大駭，從山後逃去。二十騎訝久不出跡而求之，則已血肉糝分矣。（綏史）

明季遺聞云：「病死羅公山」紀事本末云：「闖出抄糧，爲田夫所逐，陷淖中，割其首獻何騰蛟，驗之，乃闖也。」

金駕部鉉於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難遇時外，而向內退，若若衷遠，而勿滯之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優哉，遮沒我世。及甲申死難，人始見之。（三垣筆）

一隻虎名李錦，闖族弟也，僞稱亦眇一目，冀與闖相似。闖死於西塞山之左右，與與國州人寸磔。親弟某，（號三

千歲)與僞田侯張侯李侯尤百戰中驚驚之徒也。兵分二十營，營有總。初過荊州，州人以計維其妻子，銜之，乃破澧州常德，繇松滋渡江，燒荊門夷陵，直逼荊州，州破留男女三尺以上者，全隊戮之。一盛火具攻城，城垂垂四角圯，男女號於陣，見萬騎自東方雲合，拍手大呼曰：「救至矣！」語賊賊不之信。俄而十四騎殺入賊者營，盡糜爛，積屍高與城齊，左右中三路驍騎並集。賊迺棄前朝傳國之璽，(璽方各五寸高殺五之一)並妻子舟車驢馬，一切輜重攻守之物，走當陽未食，大兵前後邀之。闖賊弟李與田吳張侯伯等，率頭目百餘人，步數萬人，伏道乞降。一隻虎以殘騎間道匿大山，又追至襄陽界，邏者傳其列帥乃歸。四月初一日發荊州，大兵繇陸余隨馬余二侍郎繇水泊漢陽府三里坡。十日遇大風雨，舟觸岸盡破，襆被宿岸邊。又五日而大兵至漢口，余乃入。(怡曝堂集)

南都之詔至武昌也，楚撫何騰蛟以劍自隨曰：「社稷之安危在此，若不開讀，此身有付三尺劍耳。」會左良玉腹心盧鼎力勸其拜詔事乃定。及良玉從黃澍之謀東下也，以騰蛟不從，謀劫取其印。騰蛟急解付家人，令速出城，毋爲所得。良玉令四將守之，逼與偕行。騰蛟至漢陽門，乘間投江，順流十里許，至竹牌門，遇一漁舟救之。登岸視之，則關帝廟，而懷印出走之僕亦在，相視大驚喜，亟覓漁舟，不知所之。(綏史)

順治三年丙戌正月十日，張獻忠在川，復檢各衛軍，及各營新兵，年十五以上者殺之。各路會計所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家口不計，兵二十三萬六千有奇，家口三十二萬。自成都北威鳳山起，至南門桐子園，綿亘七十餘里，屍積若喬岳。十六日乃出僞令，命孫可望曰：「將軍等分道出屠川民，兵得男手足二百雙者，授把總，女倍之。官以次進階，童穉手足不計。」可望等或日四五城不等，所遇幼男女投之水火，或棄道旁，襯馬足，或擲空中，以刃迎之，爲戲不計。幼止計壯男女手足，寅出酉還，比賞格有踰十倍者，獎以爲能。有一卒日殺數百人，立權至都督，嗣後賊營公侯伯甚多，皆屠川民積功所得也。五月回上功疏，可望一路殺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文秀一路，



殺男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定國一路殺男七千九百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能奇一路殺男七千六百餘萬，女九千四百餘萬。獻忠自領者，名爲御營老府，其數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又有振武南廠，七星治平，虎賁虎威，中廠八卦，三奇隆興，金戈天討，神策三才，太平志正，龍韜虎略，決勝宣威，果勇等營，分勦川北，川南，約不減可望等所殺之數。而王尙禮在成都，復收近城未盡之民，填之江中，蜀民於此真無子遺矣。（見聞隨筆）

獻忠將北行入陝，惡其黨太多，曰：「吾初起草澤，從者五百人，所至無敵。今日益多，前年出漢中，爲賀珍所敗；非爲將者，習富貴不用命，卽爲兵者，有所貪戀，懷二心。吾欲止留，發難時，舊人卽家口多者，亦汰之，則人人自輕，便所向無阻。」汪兆齡從與之曰：「恐兵知而先譟，奈何？不若先立法責之，各將軍都督等，多置邏者，以伺察營伍。有偶語者，及微過，俱置之法，並連坐，如此則殺之有名，無覺者矣。」密議已定，諸營尙未知，猶習故態，角射酣酒，縱博嬉笑，怒罵如平時。邏者至，輒收治，自誣服，並及其家。是日所殺卽十餘萬人，於是人人惴惴，無敢出一言者。邏者無所得，乃於夜或踰垣穴壁，入伏雷下，及床第，幕間竊聽，但有笑語，卽躍出收繫，並其家。賊嗜殺出天性，偶夜靜無事，忽云：「此時無可殺者，遂令殺其妻及愛妾數十人，惟一子亦殺之。」令素嚴，人無敢諍者。晨興召諸妻妾，左右以告，則又怒其不言，舉左右奴隸數百人，悉殺之。嘗怒目視一童子，辟易，病二日死，其殘虐如此。又禁不得私藏金銀至一兩者，家盡誅，十兩者生剝其皮，人或沉井中，或窖幽室，搜獲亦按連坐法，告捕者卽以其家妻妾馬匹給之。於是家奴悍婢，爭訟其主，僞總兵溫自讓延川人，不忍無辜戮其下，棄妻子，夜率所部百餘遁去。獻忠自引驍騎追之，三百里，自讓脫走，所部兵俱自殺。他如僞右軍都督米脂張君，用八卦營，汝州王明振武營，麻城洪正隆隆興營，涇陽郭胤三奇營，鳳陽宋官永定營，合肥郭尙義三才營，山東婁文干城營，六安汪萬象援勦營，寶雞彭心見決勝營，周尙賢定遠營，張成中敵營，萬縣杜興文英勇營，黃崗張其在天威營，開封王見明龍韜營，麻城商元及志義天討金戈神策虎威虎賁豹韜虎略等營總兵，失其名，俱以搜刮無功，坐狗庇誅逆剝皮死，並其家口部落，盡斬於南河。獻忠

動剝人皮，剝皮者從項至尻，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卽斃者，行刑之人坐死。（全上）

獻忠開科取士，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受，成都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頗善弓馬，羣臣諂獻，忠咸進表疏稱賀，謂皇上龍飛首科，得天下奇才爲鼎元，此實天降大賢助陛下，不日四海一統，卽此可卜也。獻忠大悅，召大受，其人果儀表豐偉，氣象軒昂，兼之年齒少壯，服飾華美，獻忠一見大悅，左右見獻忠欣悅，又從旁交口稱譽以爲奇士，古今所未有。獻喜不勝賞，賜金幣萬馬至十餘種。次日大受入朝謝恩，面見獻忠，左右文武復從旁譽其聰明學問，及詩文字畫一切技藝。獻忠愈喜，召入宮賜宴，諸臣陪宴，歡樂竟日。臨散遂以席間金銀器皿盡賜之。次早大受復入朝謝恩，叩首畢，諸臣復再拜曰：「陛下龍飛之始，天賜賢人，輔佐聖明，此國運昌明，萬年丕休之象。陛下當圖其像，傳播遠方，始知我國得人如此奇異，則敵可不戰而服矣。」獻忠大悅，遂召畫工圖其形像，又大宴羣臣盡歡。羣臣席間又極口稱譽獻忠，復賞賜美女十人，及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文武兩班，方集鴻臚寺上奏，新狀元午門外謝恩畢，將入朝面謝聖恩。獻忠忽頓覺曰：「這驛養的啗老子愛得他緊，但一見他心上就愛得過不的，啗老子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見啗老子。」凡流氓謂殺人爲打發，如盡殺其衆，則謂之收拾也。諸臣承命，卽刻使將張大受綁去殺之，並傳令將大受全家外，所賜美女家丁，盡數斬戮，不留一人。（張獻忠亂蜀始末）

### 殉寇諸賢

殺運毒流固曰：人事實天哉，然其間轟轟烈烈死而湮沒者何可勝數，姑就綏寇剩本列其大概，碧血青燐已不禁銅馬之感矣。

梅村氏曰：一記死節者，不以日月爲斷，先北都以殉主也。「春秋傳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國亡與亡，臣軌之大者也。次豫豫臺使者，銜命博訪，幸以其人傳焉，思宗其知之矣，故重之也。自秦晉以下無錄，非無錄也，曰時迫矣，不及於錄也。然則記死節者，必以其錄乎？曰有則核而詳，無則存而略，有錄焉而不必核者矣。君子之於前朝也，

殘編斷翰，繹而出之，敢謂弗核乎？無錄而存焉者寡矣。吾懼今日存之，而後日失之；其或今日失之，而後日又存之，則繼而出者，吾庶幾望之也。北都以禮臣表忠之疏爲鶴，而緒聞佐之表忠之正祀諸臣者尙矣。附祀武臣，則盡以遇害死者，附祀文臣，無一二臣遇害者乎？舍一二臣無遇害而不祀者乎？若是者宜改曰不忍改也。內臣亦可以正祀乎？曰春秋之法，善善長長，何可以闡故略而不書。舍死事北都，無可書者乎？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緣人之喜怒以爲傳書，其疑太甚，且俳而不經，故略之也。豫以御史蘇京優卹之疏爲鶴，而緒聞佐之自一命以上，建祠致祭，且加恩於其家，嗚呼！勸忠之道備矣。北都破而羣臣何可以不死？則猶恨乎死之少也。御史之所列也，將累數以徵於書，今在錄者四十一人，盡於此乎？曰闕文也。其書半軼而不存，以視乎秦晉楚蜀，其猶爲半也已。秦之書少保，其可風乎？將軍死綏，真寧之一戰也，又終之以榆林。秦事武臣爲烈，孫尙書死渭南矣。或曰陝縣之潰可乎？謀人之軍師國邑，敗則死之，成敗利鈍天也，可不謂之忠與？夫晉京師之蔽也，於太原則書之，於寧武於宣，大書矣，不再書死乎？晉弗繫乎晉者，尊京師也。紀江北者，爲國難乎？曰前此曷爲乎書？曰追書也。楚之於武昌也，以故相則書其官於承天也，以獻陵則書其地於永州也。以全三王，則書其事，死同書不同也。若蜀則糜爛矣，何可以書？何可以書者，不勝書也。嗟乎！北都之表忠也，豫之優卹也，以蜀視之，可勝嘆哉！然天下之不勝書者，又不獨乎蜀也。

北都

### 正祀文臣

東閣大學士工部尙書，贈太傅，范文貞公景文。（字質公，吳橋人，癸丑進士，歿龍泉巷古姜妾亦自縊）

戶禮兩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保，倪文正公元璐。（字鴻寶，上虞人，壬戌進士，遺語家人曰：必大行殮方收吾屍，古文正從未有以贈死節者，倪公之弟請曰：曾子云：得正而斃，孟子云：順受其正，何必不諡死節者？於是並劉詹事之讖亦定）

左都御史，贈太保吏部尚書，李忠文公邦華（字懋明吉水人甲辰進士縊於文信國禍中）

兵部侍郎，贈太子少保，王忠端公家彥（字遵五蒲州人壬戌進士守德勝門時聞陷自投城下不死自縊）

刑部侍郎，贈尚書，孟忠貞公兆祥（字肖形交河人壬戌進士守正陽門死於門下妻劉氏亦死）

左副都御史，贈左都御史，施忠介公邦耀（字四明餘姚人已未進士飲藥死）

大理寺卿，贈刑部尚書，凌忠清公義渠（字茗柯烏程人乙丑進士盡焚其生平著述絕吭死）

太常寺少卿，贈兵部右侍郎，吳忠節公麟徵（字磊齋海鹽人壬戌進士麟徵初登第夢一人父手向背吟文信

國山河破碎水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之句問之途人云是隱士劉宗周時尚未識宗周當城陷時有祝孝廉淵者

以奏保宗周被逮留京帥公之故人也臨命召祝至酌酒慷慨告以前夢乃絕其事甚奇

左春坊左庶子，贈禮部左侍郎，周文節公鳳翔（字巢軒山陰人戊辰進士碧血九原依舊主白頭二老哭忠魂

公之臨死詩以遺其親者也）

左春坊左諭德，贈禮部右侍郎，馬文忠公世奇（字素修無錫人辛未進士以司經局印授其僕焚朝衣於庭北

向闕拜南向遙拜其母而絕）

左春坊左中允，贈詹事府正詹，劉文正公理順（字洪六杞縣人甲戌殿試第一名居鄉有名賊李岩其同邑也

掌箭遣人護之聞已死乃拜哭去）

翰林院檢討，贈少詹事，汪文烈公偉（字長源休寧人戊辰進士書於壁曰夫婦同死節義成雙）

太僕寺丞，贈少卿，申節愍公佳胤（字素園永平人辛未進士投井死）

戶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寺卿，吳忠節公（字和受新昌人戊辰進士）

御史贈太僕寺少卿，陳恭愍公良謨（字賓日浙江鄞縣人辛未進士原名天工）

御史贈太僕寺少卿，陳恭節公純德。（字澹玄，湖廣永州人，庚辰進士）

御史贈大理寺卿，王忠烈公章。（字芳洲，武進士，戊辰進士，守城巡城至阜成門，賊已拔堞上，賊持刀說降，公力叱之，賊刀築其膝，遇害）

吏部員外贈太僕卿，許忠節公直。（字若魯，如臯人，甲戌進士）

兵部郎中贈大理卿，成忠毅公德。（字潛民，懷柔人，辛未進士，公以鴆酒哭奠梓宮，賊露刀脅之，不爲動，母與妻同死，子九歲，又撲殺之，然後自殺）

兵部主事贈太僕寺少卿，金忠節公鉉。（字伯玉，京師人，戊辰進士，鉉初以駕部巡皇城，每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歸語其弟曰：「我一見御河，若依依不忍舍，何也？」竟投河死）

大同巡撫，贈兵部尚書，衛忠毅公景愛。（字帶黃，韓城人，乙丑進士）

宣府巡撫，贈左都御史，朱忠莊公之馮。（字勉齋，大興人，乙丑進士，初總兵王承胤，誘宣人降，賊會居庸，總兵墨雲瓦至之，馮宣言京師將發兵，勸宣人之應，賊者已而刑牛馬，與承胤盟，賊至承胤開門降之，馮死）

此二十二公者，褒忠之首乎？范文貞、倪文正、李忠文，以德以位以名，則社稷之臣，從死社稷，不恭重乎？然則終之以許文學、孫湯布衣瓊者，何居？曰：學宮有激勸之道焉，倣建文、龔安節、儲貞義例，祀之可也。正祀以從諸公之後，則過矣。傳曰：「士死義，一謹別其爲士而書之。」

進士贈河南道監察御史，孟節愍公章明。（字伯昭，忠貞公兆祥之子，癸未進士）

節愍父子同死矣，乃列附祀文臣首可乎？給事李清議曰：「倣建文、顏孝節父子合席而異食，屈乎其父也。夫子不先父食足矣，附祀則豈合食之義乎？當進之保定之張公羅彥、金公毓峒、邢公宗元，不宜正祀乎？曰：祀典以君臣同殉社稷，保定則日月稍後矣，且南中所不及聞也，故特書之。」

正祀武臣

太傅新樂侯贈太師恒國公劉忠壯公文炳。(字淇筠其先海州人以靖難功爲和陽千戶籍在丘後遷宛平瀛國公應元之孫新樂伯效祖之子寇急上於萬歲山騎射文炳與駙馬鞏永固日侍左右受手詔諭勦賊出家丁巡緝京師無應者及外城破上曰能爲朕一巷戰乎兩臣對曰今止臣等親隨數騎耳其何以戰上曰至是耶朕志決矣不能爲太祖高皇帝守社稷當爲死社稷耳於是君臣向哭城破侯與駙馬各殺數十騎見第中火起下馬投井願其影乃戎服曰此軍容不可見皇上下索冠服不得得他冠而小裂之乃得冠遂投井死)

惠安伯贈太師進侯張忠武公慶臻。(永城人闔門自焚死長子左都督承胤次子承志冒難南歸)

襄城伯贈太子太師進侯李貞武公國禎。(襄城被執見自成不屈言烈帝宜葬以帝禮太子諸王不可殺戮自成從之)

駙馬都尉贈少師鞏貞愍公永固。(大興人以黃繩縛子女五人於柱罔門自焚曰帝甥也不可辱賊)

太子少保左都督贈太保劉忠果公文燿。(新樂侯文炳之弟守外城永定門外城破馳至渾河收兵見內城破哭曰天乎文燿在外城不卽死以內城必能守得一見皇上請罪耳不知如此乃著一板於井旁曰太子少保文燿死處)

三關總兵贈太保周忠武公遇吉。(三韓人破城日擐甲連子策馬入中堅手刃巨賊百餘矢擗甲如蟬毛身中數十鎗而死)

正祀武臣當矣李襄城任京營而失守得無有遺議乎且其死亦稍後矣雖然被執不屈死於其官祀之可也進侯則過矣

甯遠總兵掌中軍都督府吳忠壯公襄

少傅左都督劉公繼祖。

春秋大復仇，然孰有身殉下宮之難，子效秦庭之節，如甯遠者乎？今追加之典備矣。此書爲前朝作，稱舊官禮也。繼祖瀛國公，應元次子，守皇城象安門，聞變馳歸，大呼皇帝數聲，投井死。其妻某氏，並二妾亦從之，嗚呼！劉氏忠壯，忠果祀矣。此一戚臣也，何以不及？則兩臣者皆相人正祀可也。

### 正祀諸忠婦女

成忠毅德母贈淑人張氏。（忠毅初以直節爲烏程所忌，下獄。淑人廷對慷慨，有丈夫風。京師陷，忠毅跪母前而哭，曰：吾知汝意矣。汝死，吾何可不同難乎？乃相繼殉。）

周忠武妻贈夫人劉氏。（劉氏縱火先焚其居，跨馬灣弓，率家僮巷戰。從辰至未，殺傷千人，矢絕。然後赴火死。家僮無一人降者。賊恨之，屠甯武城，凡殺三十餘萬人。○又曰：劉夫人勇過遇吉，弓之強一軍，莫能挽。率健婦百人以上，樓賊至，射死賊數百人，矢盡。百婦人死者亦遇半。夫人舉火焚樓，死遇吉，有子數歲，健丁五百人。夫人以其子屬之，曰：能衝賊出爲都督，全此子幸也。五百人巷戰死，並子俱沒。無人降賊者。）

金忠節鉉母贈恭人章氏。（年八十）妾王氏。

汪文烈偉妻贈恭人耿氏。（文烈與耿恭人飲酒，題詩於壁，其縊也。恭人在左，乃復下曰：不可亂夫婦次序，其從容如此。）

馬文忠世奇妾贈孺人朱氏。李氏。

劉文正理順妻贈孺人萬氏。妾李氏。

陳恭愍良謨妾贈孺人時氏。

婦人以正命死者，例以節書。况國難乎？成忠毅周忠武之母若妻，以下尙矣。乃若新樂杜太夫人，率其三子婦

從容自縊，此孝純太后之求，而思宗所以有光國史也。其爲正祀第一，以諸忠婦女附焉。

新樂侯劉文炳母太夫人杜氏。（太夫人新樂伯效祖妻也。三子文炳、文耀、文炤，爭急夫人服命，服登樓，懸孝純皇太后像，召文炳妻王夫人並李夫人、吳夫人至，拜哭曰：「太后恩深，自此不得報矣。」於樓上作數十縵，曰：「大家，處死命，積薪其下，死即焚之。」謂文炳曰：「爾疾馳去，殺一賊，猶快我。」謂文炤曰：「爾不可從死。」瀛國太夫人在當奉之，有曰：「且劉氏不可無後，城破皆就縊。」杜六縊，李九縊，不絕。或勸李投井，曰：「同樓死。」杜太夫人命也。吾可獨異耶？瀛國正以甲申三月爲八十誕期，賊信甚急，上猶賜金幣，其後瀛國卒，以壽終。文炤居江南，劉氏訖不絕。）

尚有范景文妾，亡其姓，成德妻亦張氏，孟兆祥妻何氏，章明妻王氏，失載。

野史載宮人魏氏、費氏者（費氏見前注），死甚烈，留以俟致。

附祀文臣八人（除孟節愍公改入正祀外）

保定巡撫兵部侍郎，贈尙書徐公鏞。

兵科給事中，贈太僕少卿顧公鏞。

工科給事中，贈太僕少卿彭公瑄。

貴州道御史，贈太僕少卿俞公志虞。

大名副使，贈右副都副史，朱公庭煥（字中自，甲戌進士）。

金忠節鉉從死弟錄。

戶部郎中，贈太僕卿，徐公有聲。

保撫死亂兵矣，然其人具有殉國之志焉，不幸遇變，祀之可也。金忠節之有弟殉兄，其義可風焉。顧公鏞以下，非遇害者乎？當時閭臣如方岳貢、如丘瑜，皆以遇害死之。稍後故不書，他官之遇害者，亦此例。惟顧、彭、俞三公得



死，其有幸有不幸焉。尙有大臣應附祀而未及者，應補入。  
甯武道王公胤懋（霸州人，辛未進士，與總兵周遇吉同死）

四川道御史趙公譔（昆明人，被執不屈遇害）

河間知府方公文燿（福建人，庚辰進士）

大同督糧郎中朱公家仕（係兵備）

順天府推官劉公有瀾

通州知州張公經（蜀人，庚辰進士）

又有順天府訓導孫順（桐城人），高攀桂（靜海人），張體道（聞喜人），閻汝茂（南宮人），徐蘭芸（永平人），以上俱貢生）

野史有光祿署丞于騰蛟，副兵馬姚成，中書宋天顯，滕之祈，阮文貴，經歷張應選，毛維，張順天，知事陳貞達，儒士張世禧，及二子懋官備致。

正祀諸生二人。

長洲縣生員，贈翰林院五經博士許琰（字王重望，亭懋柳園人）

布衣贈中書舍人湯文瓊

又有順天諸生曹肅（與其弟時家闔門盡節），大同諸生李若葵（一家九人自縊，題曰一門全卽），肥鄉諸生宋湯齊，郭珩，王拱宸（於甲申四月侶義爲張汝行所殺），又雞澤諸生殷淵（於甲申五月侶義遇害於廣平西之廣平山應補入）

附祀武臣

成國公朱公純臣。(思宗危急時傳殊諭至閣命成國提督內外諸軍托以東宮會閣臣已出遂置之凡上純臣不知也城尋破李自成得之故純臣被殺)

定遠侯鄧公文明。

武定侯郭公培民。

陽武侯薛公濂。

永康侯徐公錫登。

鎮遠侯顧公肇迹。

西寧侯宋公裕德。

懷寧侯孫公維藩。

彰武伯楊公崇猷。

宣城伯衛公時春。(投井死)

清平伯吳公道周。

新建伯王公先通。

安鄉伯張公光燦。

右都督方公履泰。(係南和伯方一元之子)

錦衣衛千戶李國祿。

此南中附祀武臣也。尚有武臣應祀祀而未及者。應補入。

遂安伯陳公秉衡。

保定侯梁公世勳。

豐城伯應襲李公開先（皆被執不屈死）

大同總兵朱公三樂。

昌平總兵李公守鏢。

都督周公鏡（係烈后之弟夫婦同自縊）

錦衣衛僉事田宏祚（自縊死）田宏謨（被殺皆戚臣宏遇之弟）

援勦總兵劉應昌（隸南樞史可法標下賊急率兵勤王至揚州九龍橋文信國祠下聞變望闕遙拜投橋下死）

野史有錦衣衛官王國興李若珪高文采（附載）

### 正祀內臣

總督京營太監王公承恩，諡忠愍（隨先帝自縊）

前司禮監太監李公鳳翔，諡忠壯（破城自殺）

### 附祀內臣

王公之心，高公時朗，褚公憲章，方公正化，張公國元。

### 保定死事諸臣

京師陷後，賊黨偽制將軍劉芳亮，以三月二十四日攻陷保定，闔郡死。

光祿寺少卿張公羅彥（大書官爵姓名於廳事之壁，驅妻妾幼女及子婦於井而後自經，有三太守之不去，噓一跌足，戚絕其拇，賊大駭，乃理之）

觀政進士張公羅俊（羅彥之兄守東城樓城陷從衆中擊賊手刃脫兩手抱賊拇賊耳血淋滿口笏間大呼我

進士張羅俊也聲不絕)

諸生張君羅善(有勸之走者不可語兩兄曰我家有忠臣豈可無義士遂投井死)

武進士張公羅輔。(初謀保伯兄憤圍出羅彥不從城陷羅輔射賊殺數十人矢盡乃馳馬橫刀砍賊賊圍之裂

屍死 張氏兄弟五人惟羅喆出亡幸以免)

羅彥之子晉 羅俊之子諸生伸

羅俊伯母李氏(年七十四罵賊死)羅善妻高氏(女從夫井死)羅輔妻白氏(攜幼子二女井死)羅彥子婦

師氏(從羅彥命井死)羅彥妾宋氏 錢氏(當羅彥令其妻趙氏與二妾同入井趙氏獨不沉家人出之再

入復如故有抱晉之子華宗至者曰夫人死將令張氏無後乃回空舍中相扶潛出木門入山免) 張羅士妻

高氏 張羅喆妻王氏 張震妻徐氏 張襲妻劉氏

張氏自光祿以下閣門死者二十有三人。

監察御史金公毓峒。(毓峒守西城城陷一綠衣一道毓峒入三皇廟毓峒奮拳擊賊仆地自負監軍御史印投

廟前古井死)

毓峒姪武舉金君振孫 振孫妻王氏。(振孫佐毓峒守西城善射多斃賊城陷同輩或解甲匿振孫大呼曰

我御史金毓峒之姪也賊支解之其妻聞之縊)

保定府同知攝府事邵公宗元。(宗元與羅彥先定城守事而後太守何公至何以印讓邵公城將陷西北樓火

發公奮氣親昇西洋砲因墜遂焚死)

後衛指揮劉公忠嗣 忠嗣妻毛氏 子婦王氏 忠嗣妹。

楊千戶妻劉氏 忠嗣女劉氏。(忠嗣與宗元羅彥實主城守事先城未破於二十三日手以弓弦逼諸婦女自盡

身仍登陴抗賊城破被執賊索印忠嗣怒叱咤奪賊刃殺兩人力盡受縛剜目劓鼻死。

左衛巡捕指揮文公運昌妻宋氏（運昌與忠嗣同守城城陷夫婦投井死）

邠州知州韓公東明子仲淹（東明具衣冠望闕拜畢辭祖先投井仲淹射賊墜城死）

平原府通判張公維綱（罵賊不屈被殺）

舉人高君涇（死於水）孫君從範（被殺）張君爾輩同妻唐氏死。

貢生郭鳴世（手擊賊死）諸生賀誠（衣巾同妻女死）何一中同妻趙氏死。

王之珽同妻齊氏暨三子二女俱死韓楓同妻王氏死。

又內臣方公正化故保定總監城將危奉命復至守甚力賊將上以頭觸城大哭爲亂兵所殺已見內臣附祀中。

右諸人皆與城俱亡者尚有城破後爲劉芳所執不屈被殺者四人。

工部都給事中尹公洗舉人劉君會昌貢生王聯芳諸生王世琦。

初自成以保定堅拒議出師既陷猶欲屠之有勸以保定守於京師已亡此忠義也何可盡殺乃止不屠芳亮仍執給事尹公等至皆大罵不屈死芳亮懸賞購羅彥毓峒子弟之存者郡人莫應得毓峒姪肖孫問毓峒子所存備極炮烙終不言賊釋之竟以免思宗命李建泰督師也以御史金毓峒監其軍毓峒保定人也保定總兵馬岱聞之介而見光祿少卿張羅彥於家曰「賊今兩路來任禎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吾當出鎮蠡縣以待敵請先殺妻子而決死戰其守一在公等。」羅彥曰「諾。」且日岱果焚其妻孥十一且率師去羅彥乃同兄觀政進士羅俊弟武進士羅輔與攝府事同知邵宗元計事邑紳尹洗韓東明張維綱等武臣指揮劉忠嗣文運昌等舉人劉會昌孫從範張爾輩高涇等貢生郭鳴世王聯芳等諸生賀誠張羅善王世琦何一中王之挺韓楓等皆會糾鄉兵得二千人甫刑牲盟北城上而真定反書聞副將謝嘉福殺都御史徐標遣人出固關

迎賊，我城中出僞牌，分汎設守。部署粗有定，會總監方正化太守何復先後至，正化舊守保定有功，素善羅彥，因以識邵公於號令，無所更。而何公之爲守也，誓必死而後入，以城守事先定，固以印讓邵公曰：「吾當同死耳，不可臨敵易主者，搖視聽也。」大會諸生，講見危授命章，聞者爲之益奮。督師李建泰道散所齎帑銀已數萬，衛者止親軍五百，退師抵城下，守者不納。賊將劉芳亮漸逼建泰，命其中軍郭中杰李勇，因毓峒以求入，羅彥宗元不得已而後許。既入，明且芳亮至，呼城下何不降。張羅俊顧其下，厲聲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忠嗣撫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守者，劍砍之。」怒以髮上指，衆聲諾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是月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中有人從正化所至者，傳曰：京師陷，羅彥宗元哭曰：「曩止城守，今則復君父仇矣。」各飲泣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毓峒大出銀牌，懸之堞，羅彥再以私財佐賞，賊穿城濠，涸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大攻西北，宗元奮殺賊無算。賊射書入城，說以國亡誰與守，建泰得之，以示正化。復曰：「宜爲一城生靈計，得一用印文書，足以免。」正化泣不應，復曰：「太守未嘗受印也，卽有印，太守必不爲。」乃召宗元，宗元至而顧視其肘曰：「曩者何公讓印而某不辭爲城守先在我耳。今事急，且與印同死，卽何公爭，亦不與，肯以送閣下印降書耶？」某江南一老貢生也，下吏簿祿，不肯北面事賊。公大臣受重任，不圖報萬一，乃爲趣降，獨不念皇帝親祖正陽門，君臣相別時乎？」建泰語塞，其從兵叩刃，欲殺宗元，奪印。宗元擲印於地，拔佩刀自刎，左右力持之。俄而羅彥毓峒馳至取印，強以納宗元懷中曰：「亟上城禦賊。」是日也，賊透城大詬張吏部，礮之飛入城者蔽天，着人多死，守者猶不懈。至念四日巳刻，賊火箭中城西北樓，何太守焚死，正化爲亂兵所殺。火光中見白甲黑纓者殺人，云督師親軍反，城遂陷。賊入，羅彥毓峒皆殉節，尹洗等被執，不屈見殺，惟建泰降。劉芳亮居三日，率降者去，留僞將張洪鎮守。張洪之收諸下邑也，保定總兵馬岱居蠡縣，自刎勿殊，洪傳而致之，以將斃，故得脫。尋爲僧，不知所終。

保定陳億者，奇士也。所著甲申上谷紀事甚詳，今採而錄之，具如前。其餘殉城者，世職指揮，則有劉洪思、戴世爵、劉元靖、呂九章、李炤、李一廣、千戶則有楊仁政、李尙忠、紀勳、趙世貴、劉東源、侯繼光、張守道、百戶則有劉朝卿、劉悅、田守政、王好善、強忠武、王爾祖，若而人職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于之坦，戰死副總兵呂應蛟，縊死武進士陳國政，并死忠順營中軍梁儒秀，把總中錫郝國忠，中衛鎮撫管民治，主簿沙潤、明林官王尊義、醫官呂國賓、王嬭、王之瑄，殺死若而人。文學則有杜日芳、王紘、馮澤、王胤嘉、吳忭、韓差、珍、楊善、舉何光岳、韓紹、淹、韻學會、王敬嗣、王繼、桂、趙、居、晉、王昌、祚、孫、試、趙、世、珩、楊、拱、辰、王、建、極、阮、積、學、王、世、珩、王、致、中、周、之、翰、若、而、人。義民得知姓名死狀者，則有劉宗向，不屈迎刃死。田仰名，與田自重約，互殺其妻，城破仰名殺自重，妻羅氏，自重殺仰名，妻曹氏，二人同縊死。楊繼子，刃賊勢屈，刎死。張加善，不屈縊死。鄭國寧，擊賊不克，李懋倫，罵賊王捷，張智劉養心，朱永甯，胡來獻，胡得銀，俱殺死。儒士劉士連，不屈，王景曜，罵賊射死，黃棟，火箭燒死，烈女殉節者，陳億自爲，陳氏節傳曰：「億王母張宜人，母楊氏，妻常氏，妹文學，金瞿妻陳氏，於廿三日同辭家廟，集後園誓井。待城陷，張捧誥命楊一手挽媳，常一手挽女，併侍婢四人，抱弟子甫，週歲隨之，俱并死，闔門殉者九人。」又爲高氏節傳，諸生高植妻王氏，舉人高杜妻劉氏，城將破，叩請公姑誓死，賊入同縊。其餘縊死者，則有錦衣衛千戶賀詩、妻霍氏等十一人，并死者，則有進士王之禍、妻張氏等五十二人，其死箭死水死刀者，不可勝數。城內屍枕藉，溝壑填滿，僞官舉之，三日不能盡，蓋闔郡殉之云。

南中政事無可書，當以褒忠之典爲正，雖然，猶有失者，一曰國論，一曰野史。阮大鍼、張孫振，招小人竊柄，幸君父之禍，快己私，假借東南一二不死者，搆大獄，將以劊刃，其餘范文貞、倪文正、李忠文，其所不得已而追崇之者也。附祀以下，則惟所倒置矣。武臣之濫祀，則誠意、忻城爲之也，內臣之濫祀，則在南諸璫爲之也，此國論之僞錯也。山東河南大亂，奏報斷絕，一二流傳，半出於間關者之口矣。吳人好以恩怨爲憎，飾優俳小夫，又以猥

談瑣語竄入其中，莫甚於甲申紀事一書。苟不亟爲駁正，則遠方存疑，後生惶惑，信史之大害也。若夫有冗官而死者，有處士而死者，保無死焉而不必其覈者乎？又豈無死焉，闕而不書者乎？此野史之紕繆也。余之論次北都，益以寧武宣雲者，當時之所定也。宣雲之應附祀者，何以書曰「君子從其同焉」？保定則去京師之亡也五日矣。越之敗也，棲會稽，齊之敗也，莒卽墨不下。彼燕代靡然而從者，聞保定之風，亦可以少媿也哉。

豫  
文臣自督府以下死事者四十一人

三邊總督傅宗龍死於項城（十四年五月死於闖）

陝西巡撫汪喬年死於襄城（十四年十一月死於闖）

保定總督楊文岳死於汝甯城南三里店（十五年閏十一月死於闖）

河南巡撫王漢被逆超殺於永城（漢初授河南縣時河北十九州縣盜大起，惟漢大得民心，殺士寇殆盡，覃懷之間以安）

分守河南道副使王胤長，雒陽城陷，被傷，賊退數日死。

分巡大梁道參議李乘雲力守禹州，登城血戰，連誅數賊，力窮被執，罵賊不絕，身受支解，口呼皇天，舌折殞命。（

乘雲高陽人乙利）

雖陳兵備道僉事關永傑守陳州，力竭猶手斬三四賊，被賊面一刀，背一鎗，擲死城下；尙舉手指賊，罵不絕口，被賊殊其首而死。（永傑字人孟隴西人，辛未進士，長身赤面，極類民間畫關壯繆像，自言實壯繆後，其殉國有祖之風，烈十五年三月死於闖）

分守汝南道僉事艾毓初被賊殺於南陽門城內（米脂人，辛未進士，字孩如）



分守汝南道僉事王世琮被賊執罵不屈，與保督同時遇害。（世琮達州舉人）

保定監軍道任棟力解汴圍，因左兵潰陣而死。（棟永壽人貢生）

祭督監軍同知孫兆祿死於襄城。

開封府同知蘇茂均管糧通判彭士奇倉大使徐陞稅大使閻生白皆死。（士奇舉人）

通許知縣費令謀城破，投井死。（令謀鉛山人舉人）新任通四十日力不支，召父老曰：我死則爾輩可全，端笏北

向拜投井。次日賊得之，其面如生。

太康知縣魏令望舉家自焚死。（令望武鄉人庚辰進士）

尉氏知縣楊鵬城破罵賊死。（鵬河津人舉人）

洧川知縣柴存禮被賊殺。（江山人貢生）

鄆陵知縣劉振之罵賊被磔。（忌谿人舉人）

陳州知州侯君耀賊繩縛其手，而膝不屈，罵不絕口，引頸受戮。（君耀咸甯人辛酉舉人）

西華知縣劉伯謙抱印投井。

商水知縣王化行被賊殺。

商水再陷，知縣姚文衡以新任投水死。

許州知州王應翼襄城知縣曹思正皆被賊殺。（應翼京山人思正岷州人）

歸德府同知顏則孔推官王世琇皆死於賊營。（則孔沂州人貢生世琇清苑人丁丑進士）

鹿邑知縣紀懋勳城破自殺。（膠州人）

河南府知府亢孟檜罵賊死。（臨汾人）

偃師知縣徐日泰爲賊所執被磔。

宣陽知縣唐起奉永甯知縣武大然皆被賊殺。

靈寶知縣朱挺死於賊營。

南陽知府顏日榆城未破時先被賊殺死城上。

新城知縣丘茂袁賊破城殺死。

汝甯知府傅汝爲投西城濠死通判朱如寶與楊保督王巡道同遇害。(汝爲江陵人甲戌進士如寶成都舉人)

汝陽知縣文師頤被賊殺(廣西人舉人視事甫二日賊已至誓死守竟以殉)

遂平知縣劉英死於城北劉家橋。(英貴州貢生十三年爲遂平令自成犯豫所向無堅城英鼓勵士卒嬰城自

守)

河南巡按蘇京奏曰：「臣前於補救六款題明殉難官紳奉旨准行優卹着臣開列來歷：臣廣咨博探約略二百四十九人臣捐俸三百兩並各官所捐合祥符知縣董之侯建祠致祭謹列姓名備覽。」京疏如此以今所傳尙少二百人蓋先列文臣自將吏紳衿以下邸抄勿錄也今就見聞以補其闕。

文武大臣殉難者

南京吏部尙書贈太子太保再贈太傅呂忠節公維祺。(十四年正月公守洛陽北門絕家將下鬪殺十數人城

陷北向慟哭瞋目罵賊曰吾天子大臣死不媿天地不媿聖賢夫復何恨而伸頸受刃容自若)

鎮守南陽總兵猛公如虎。(十四年十一月公先以計殺賊精兵數千已而他門陷持短刀巷戰手及袍袖有血

數斗過唐府國門北向叩頭謝恩自稱力竭爲賊殺)

援勦保定標營都督姜公名武。(崑崙人崇禎十五年與賊大戰於朱仙鎮七日力竭死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

督

州守縣令以下死事者

郟縣知縣李公貞佐。(貞佐安邑舉人率士民堅守城破賊縱兵大殺貞佐勵聲曰驅百姓死守者知縣耳妄殺何爲李自成褫其衣冠倒懸於樹貞佐大呼曰高皇帝有靈我必祈上帝以殺賊賊斷其舌劓之母喬氏及妻俱死)

郟州知州史記言。(八年十月混十萬老獍等從靈寶至郟州大登城記言被執罵賊死)

弘農衛指揮掌君錫手殺兩賊而斃訓導王誠心邑紳教諭姚君弼指揮楊道泰阮我疆鎮標陳三元俱遇害。

鄧州知州孫澤盛。(掖縣舉人十年二月土賊張三崇合張獻忠陷鄧澤盛與同知薛應齡出戰死之)

鄧州知州劉振世。(賊再陷鄧州振世與吏目李國璽死之)

鄧州死難者八人。余承蔭(千戶戰死)李錫(千戶井死)丁一統(諸生殺三賊而死)張五美(諸生被賊

剔去齒而死)王鍾王之章(俱死)海寬(戰死)傅彥(被賊支解死)

鎮平知縣鍾其碩(陝西成縣人)內鄉知縣龔新(江西舉人)舞陽知縣潘弘(山陽貢生)魯山知

縣楊呈芳(山海衛貢生)寶豐知縣張人龍(遵化貢生)葉縣知縣張我翼(涇陽舉人)城陷皆爲李自成

所殺。

舞陽陳氏一門死難。陳預抱陳預養陳預懷。(兄弟皆諸生事孀母以孝十二年聞城陷母氏投井率其妻

子從之)

泌陽知縣王上昌城陷爲張獻忠所殺。(雲南舉人)

新安知縣陳某。(守關門塞自成攻之二日始拔怒盡屠其民陳公大呼曰守塞者知縣耳百姓何罪賊磔之百

姓幸免者三十二人皆圖其像祀之

上蔡知縣許永禧。(曲沃舉人十五年李自成攻上蔡先脅降不從城陷具袍笏北面再拜據案秉燭端坐賊近

刀自刎)

四平知縣高斗垣。(繁時人貢生十五年寇陷西平被執不屈死)

真陽知縣王信。(真寧人貢生十一年單騎出撫土寇會流寇數萬掩至被執欲挾以誘真陽羅山信不可遇

害賊搶其首去邑諸生田育孳鄉勇追去獲其元如生贈光祿寺少卿予特祠)

商城知縣張國光。(大興舉人十六年知商城縣撫集荒殘不遺餘力聞北都陷從容具衣冠日主辱臣死予雖

小臣請從先皇帝於地下遂自經死)

真陽知州高孝誌。(江都舉人十四年知信陽城陷不屈死)

固始朱泉鎮巡檢郝瑞日。(秦人十五年以巡簡署羅山縣事踰月李自成僞官張其至上寇萬朝勳與之合執

瑞日脅降不從朝勳夜置酒羣賊皆醉瑞日半夜斷持匕首斷胸截吭因懷印走將以投鳳督遇西不能進復爲賊

所執賊愛其勇欲留之瑞日曰我殺賊爲國自分死耳肯降爾乎遂爲所留並從行二童子俱死)

汝寧游擊朱崇祖。(汝陽人初以軍校爲豫撫玄默所知戰破州通州有功殺上寇殷守祖等皆其力城陷與妻

孫氏登樓自焚死)

汝寧千戶袁永基。(性剛直有才能讀書尤精天文占驗守南城賊登陴猶手刃數賊歸與母王宜人訣東甲出

短兵巷戰次子世胤並家丁三人皆與難王宜人投井死)

保督麾下副將馮某。(楊文岳之大將虎大成先汝寧未破攻上寨中砲身死自成攻汝寧惟馮副將隨文岳在

南湖力戰勢屈自刎)

西關參將王某、北關副將趙某。（自成攻汝甯兩將力戰勢不敵自焚營寨斫馬自刎。以上三人各書並失其名）

又有汝甯千戶劉懋勛、楊紹祖（戰死）、百戶葉榮蔭（守南門死）、承德（守西門死）、李衍壽、閻忠國。（守柵死）

尚有汝甯千總王基蕭、承運於人年與瓊戰死東門、千總張惟敬、數勝賊、被斫馬下、取其元以去。汝甯士民則有監生趙得庚、楊道臨、黃鼎雲、貢生林景暘、生員趙重明、費明棟、楊應禎、楊應祥、吳秀、李璣、楊鏞、張經訓、馬獻書、李士諤（皆死）、郭正誼（負母求脫被刃）、趙得唐、胡端、馬駿（罵賊被殺）

邑紳孝廉之死事者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公所修。（字修白、商城人、萬歷庚戌進士、崇禎十四年寇攻商城、守西門城陷、死之名在逆案）

通政司通政李公夢辰。（字元居、睢州人、戊辰進士）

翰林院檢討馬公剛中。（字抑伯、商城人、甲戌進士、由大同推官考選、以乞假歸、十五年獻忠攻城、率義勇登陴、力戰有勸之去者、剛中曰：我誓與此城存亡、諸爲此言可斬也、城陷遇害）

戶部主事崔公泌之。（字卜定、鹿邑人、乙丑進士）

陽和道副使洪公胤衡。（商城人、萬歷丙辰進士、守商城北面、力戰遇害）

臨汾知縣張質。（商水人）

懷仁知縣楊士英。（西平人、恩貢、罵賊並其子婦王氏亦死）

附見

州殉難者，有都司張守正等十人，鄉紳魏完真等口人，生員李文鵬等百四十五人，武生王應鵬等十人，省祭

官王有威義民馬玉書等五百餘人節婦王氏等二十八人長葛典史杜復泰等二人鄉紳舉人孟良屏等十

一人生員張範孔等五十九人烈婦戴文妻王氏等十五人臨穎千總賈蔭序襄城典史趙鳳多俱嬰城固守力竭死。

項城教諭王君多福（息縣人拒僞職不受爲書戒子自縊死）

陳州舉人王受爵（手刃數賊而死）汜水舉人張治載馬德茂（巷戰死）歸德舉人徐作霖吳伯裔吳伯胤（皆負才名爲賊所殺）

汝甯舉人王調鼎（十年爲賊洪用所殺）

同時諸生李梅先趙純趙朴李甲被執罵賊義民馮玄之兄弟率鄉勇力戰俱死。

內鄉諸生許宣 許案 許宮（倡義入鄧州執僞官堅守許家寨賊攻破之案與生母常氏相從入井宣與宮皆死宣妻鍾氏案妻陳氏自經妹許氏罵賊被殺事聞贈宣案宮皆知縣人稱許氏七烈）

附見

劉時寵（上蔡人事親孝父宗禮以城陷年老不能去自殺而命時寵以逃時寵仰天大慟刺殺其一子三女而夫婦俱自殺其已嫁之妹亦死）

朱 耀（固始人與其父允義兄炳思成皆勇敢崇禎八年寇圍城耀父子力戰衝突賊乃退九年耀身自斬賊數十陷重圍爲賊所擒大罵不屈而死父與兩兄憤踴復仇賊大敗固始乃全）

又副將劉國能守葉縣李萬慶守襄城城破不肯從賊死甚烈（萬慶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立祠襄城國能萬慶皆降將國能即飛虎萬慶即射塌天也又降將掃地王張一川擊獻賊被擒賊窩之）

汴之亡也以水故不載雒陽福邸在焉賊得其賞以號召中原此興亡之所繫固當以雒陽爲首呂尙書以官

以節法應特書故先之也。猛將軍則其子先捷前死於開縣矣。視曹少保周忠武何多讓焉。或曰：「邑紳武臣則既補之矣。李貞佐鍾其碩等邑令也。臺使者何以弗錄。」則未知其遺之與抑予或過於所聞也。君子之聞人善也甯存而勿論無棄而勿信有忠厚之道也故筆之。

秦

真甯襄樂二戰死忠者二人同死者一人

大同總兵都督同知贈太子少保曹公文詔（八年七月公以二千人與賊戰於真甯之湫頭斬級五百乘勝突追三十里爲賊騎數萬所圍力屈轉門拔刀自刎死遊擊材官沒者二十餘人事聞贈太子少保蔭一子指揮僉事世襲）

副將艾公萬年（與賊戰於寧州之襄樂鎮中伏被圍死之）

副將柳公國楨（與萬年同沒）

大臣兵敗赴陣死事者一人

兵部尚書三邊總督兼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軍務孫公傳庭（十六年十月郟縣之敗公固守潼關關陷公退屯渭南賊攻渭南破之公策馬陷陣死公妻張夫人於西安破日率二女六妾沉於井揮其八歲兒踰垣避有老翁收育之公長子世瑞重跣入秦得夫人屍貌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下）

同死者一人

參軍喬君遷高（定襄人）

西安城陷職官死事者六人

巡撫陝西都察院副都御史馮公師孔

按察使黃公綱。(綱字季候汝寧光州人天啟壬戌進士初以蘭州兵備曾被李自成於山中由洮岷道陞按察使西安陷賊誘以重爵正色不屈赴井死妻王淑人先自盡事聞贈太常卿諡忠烈其子黃彝先以乙亥光州陷巷戰死)

長安知縣吳從義。(順天人庚辰進士)

指揮崔爾達。

秦府長史章世炯。

西安鄉紳孝廉死難者

禮部尙書渭南公企仲。(萬歷庚辰進士年八十三遇害)

工部尙書南公居益。(企仲兄師仲之子被炮烙死)

禮部祠祭司主事南公居業。(企仲子甲辰進士被炮烙死)

右副都御史三原焦公原溥。(罵賊斷舌而死)

宣大巡撫焦公原清。(不受僞官死)

御史王公道紀。

參政田公時震。(不受僞職死)

副史祝公萬齡。(冠帶至斯道中天院拜孔子自縊死)

僉事王公徵。(七日不食死)

誥封都察院朱公常德。

舉人席增光，朱誼泉。(俱投井誼泉係宗室)



又都司舍人丘從周（從周長不滿三尺醉罵自成曰若小人據王府日追鄉官餉滅不久自成亦不殺曰此酒鬼持去時天寒其下棄之於地以凍死或云姓戴篤致）

屬城道臣以下死者

商維道黃公世清（滕縣人甲戌進士商州陷死之）

渭南知縣楊暄（山西萬全衛人庚辰進士暄初與蔡教官同守東門舉人王命誥先自成未至十里迎之因開東門以應城破索印不與擒之至不屈大罵並蔡教官俱被殺蔡遼東人命誥尋以事被劉宗敏笞掠欲殺之自成不許後用爲兵部尙書其父亦舉人先朝爲忻州知州賊敗後爲兵所投命誥遁去）

蒲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

中牟知縣朱新鏞（中牟初未破知大勢不支妻妾死城陷乃自縊死）

鳳翔知府唐公時明（時明字爾極固始人萬歷戊午經魁誓守鳳翔有典史董尙寶內應城陷自成遣牛金星誘降又令尙寶說之大罵不屈自縊死之次月尙寶發狂暴死人謂時明陰擊之云）

平涼知府簡公仁瑞

崇信知縣龐爭瑜（公安人甲戌年死難者）

榆林文武大吏死忠者七人（秦人作七忠烈傳）

兵構副使都公任（祥符人癸丑進士城陷引佩刀自裁）

總兵王公世國（罵賊不屈死之公提督將軍威之子也）

總兵尤公世祿（不屈罵賊死其歷官見前）

總兵王公世臣（不屈罵賊死之乃世國之弟）

總兵李公昌齡(西涼勳屬僑居其地不屈罵賊死之公故延綏總兵也)

總兵劉公某(罵賊被磔史落其名本中協副將爲憲副彝鼎子)

總兵惠公顯(被執過神木仰斃而絕本左協副將從諸生起家)

又副將尤翟文常懷德 李證龍 張發 楊明 游擊孫貴 尤養崑 守備白慎衛 李宗叙皆以廢

將守榆林死之。

守將則游擊傅總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興劉芳劉廷傑文侯國。千備尤勉惠漸賀大雷楊以偉 榆林衛

指揮李文焜李文燦等皆守城遇害。

慶陽官紳死者四人

副使段公復興。

推官華公居聖。

寧州知州董公琬。

邑紳麻公億(字三軒萬歷丁未進士官至太常少卿)

耀州鄉紳

太常寺卿米公師襄。

固原鄉紳

江西巡撫張公鳳翮。

甘肅死難者

巡撫甘肅林公日瑞。

同難有副將郭天吉鞏昌監牧同知兼監紀甘州軍事監臺（字輝夕光山人貢士）  
州紳羅俊傑趙宦。

中軍哈維新姚世儒。

附見

崇禎七年固原道陸夢龍（閏八月二十五日賊圍靜寧州夢龍來援兵敗死）

八年咸陽知縣趙躋昌（八月城破被殺）

又扶風知縣王國訓（城破死之失其年）

夫賊始於秦終於秦，今以死事觀之，是何秦人之多也？當曹少保之與賊戰晉中也，尤世祿曾爲大將而不效，今與兩王劉李同時不屈，此皆世將之胄，語曰：「不墮家聲。」諸公有焉。世傳孫督師以軍興法爲秦父老所怨，又何以流離急難，秦人匿其孤以免也？斯非施德於秦之驗乎？焦公罵賊，兄弟同死，南公以下一時赴義者數人，嗚呼！豈可謂秦無人哉？

晉

大臣死事者一人

巡撫山西提督雁門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忠襄公懋德（十五年晉饑土寇王綱者恣甚，公至定其遺孽，五臺交山諸寇俱盡，李自成之破潼關也，公以八月至平陽，防河十月廷議以公儒者非戡亂才，詔以郭景昌代之，賊急有勸以解任，自便者，公曰：吾平日講學頗識死生大義，今安危呼吸之秋，忍去之乎？縱新撫至亦與同殉封疆耳，其再從太原出帥救平陽也，諸將難之，公曰：吾固知力不敵，但不救平陽，逆賊長驅無險可守，吾總辦一死與其死於賊，不如死於戰已，而晉王及士民擁馬不能前，皆泣以守省城爲請乃止）

同死者四十餘人

布政趙公建極罵賊不屈死。（建極字生同河南永寧人已未進士其家守王范寨寨破爲自成所屠建極五子皆死太原亡家仇國怨一時並集故建極罵賊尤烈趙氏一時盡矣）

按察司副使兼參議督糧道南公剛中（字桓生山東陵縣人辛未進士以常博授南垣十六年陞今官十月至太原撫臣蔡公方駐師蒲阪公分城東同諸司道設守甚力以陽和標兵三千之調防省城者驕蹇慮爲賊應強之移南門外城中以安十七年河東望風數潰獨汾州道范士髦斬叛待援而公與蔡公三斬賊吏爲守具賊於二月六日攻太原明目南關外城陷果陽和叛兵應之也公在城上殺賊數十會夜陰暄大風沙擊面公督守益力遲明張雄引賊入公縊而未絕被賊大罵次日遂被害元墮復躍起丈餘賊衆驚愕）

冀寧道僉事畢公拱辰（萊楊人丙辰進士）

副使毛公文炳（鄭州人戊辰進士）

裨將牛勇 朱孔訓 王永魁 先期陷陣死。（孔訓初與勇同出戰被傷城破死）

中軍應時盛先殺妻子而後與蔡公同縊。

當張雄之投賊也，拔刀向時盛而先伏人焚城樓火藥。時盛叱而追斬之，不及，藥焚，風狂火烈。時盛見大勢已去，乃至南城，擁公上馬，自西城下遇賊巷戰，擐甲持矛，左右衝突，迴顧不見公，遂單騎潰圍出，俄而遇公於近中，公已棄馬仗劍立。時盛曰：「何棄馬爲？」公曰：「諸將欲擁我奪門，我應死，去將何之？」（諸將以公下馬不肯行，乃擁巡道楊本禎奪西門出，黎志陸時爲提舉降賊，用爲禮部侍郎）

時盛曰：「吾義不負國以負公。」乃扶公至三烈祠，解其袍帶，以爲公縊於東梁之左。憂其輕身，取己鐵鎧披之，乃絕。時盛向公再拜，而自縊於東梁之右。是日也，盛手擊殺數十人，賊辟易無敢當者。又先期令妻子自殺。

而後與公同殉，誠所爲烈丈夫哉！凡忠襄之忠，應將軍成之也。

賊之將渡河也，以三道進，下流則繇蒲阪趨平陽，中流則繇延趨汾，晉上流則繇樓煩趨甯武。賊初破潼關，則平陽爲急，比榆林延綏繼陷，則岢嵐烽火相接，勢不得不返顧根本，豈得以公去至平陽爲公咎歟？晉中止一大將，有兵萬人，而撫標不過三千。防河議起，公疏以賊聚而攻，我散而守，爲非策。甯命周遇吉掃甯武之衆，率宣雲諸將以兵拒之於河。會其事中格，而遇吉頗以盡撤分汛，力扞北境爲解。其後所遺二千人救平陽者，退歸駐太原之外城南間。（或曰南間兵乃陽和王繼謨所遣之標兵，非甯武卒也。）

賊至不戰，開門迎降，晉人頗尤之。然公嘗有書約遇吉同死，曰：「賊萬一渡河，我死守太原，以遮其東，公死守甯武，以拒其北。彼欲長驅直犯，畏兩鎮之議，其後援師漸集，卽京師可以萬全，此睢陽之烈也。」遇吉大以爲然，旣而兩人不負所諾。嗚呼！大勢已去，人心瓦解，不能戰則有守，不能守則有死，兩公無愧於心足矣，他復何疑哉？

附見

原任都司張宏業，百戶彭鯤，晉府典史樊子英，諸生朱霞，（霞宗室也，父慎趾，賊憐其老，欲釋之，大呼曰：「奈何不殺我，延頸就刀！」）樊維播，魏選奇，千戶司鼎，指揮劉秉鉞，馬負圖，韓似雍，原任守備申鼎欽，俱死。

晉府儀衛司瞿通羣，牧所千戶王德新，俱死。

江州北城鄉約守城，賊至獨不去，被殺。

賊陷靈丘府，掌理朱慎鏐，宗子朱文衡，朱長安，死之。

張景維，陽曲人，甲子舉人，陞光山知縣，未任被殺。

晉府宗貢朱敏策授龍門通判聞太原陷封府庫圖籍爲父位望闕遙拜自經死。

任萬民陽曲諸生以薦授武城令任三年城陷死之孫禛陽曲貢任滿州學正投井死。

河曲諸生楊應璧河曲人苗根于苗純粹趙詞元皆以擊賊被害。

孫國顯丙子拔貢聞都陷餓七日死姜鮑氏從死。

又崇禎八年死寇難者遼州知州李呈章(信陽人丙子孝廉遼州陷坐堂上罵賊不屈死)

又戶部郎中葛公凝秀(平定州人甲戌進士甲申八月賊脅授僞官不屈死)

江北

鳳陵之難

太守顏容暄(四服避獄中被執杖而後殺之)

留守司朱國相千戶陳宏祖陳其忠俱禦賊戰沒於陣尙有指揮程永齡等者九人。千戶盛可學等八人。百

戶上官榮等二十人。鎮撫二人。內官崔臣等十人俱被殺。

穎州之難

穎州知州尹夢鯨(手刃賊)

通判趙士寬(巷戰與夢鯨皆被劍投水合門死)

附指揮同知李從師。王延俊。千戶孫升。田三俊。百戶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麒。

州紳兵部尙書張公鶴鳴(年八十五賊倒懸於樹射之大罵不屈死)子張大同(於父屍哭被殺)

副使張公鶴騰(罵賊死鶴鳴之弟)

又鄉紳劉道遠。田之穎。李生白。丁嘉運。舉人白精忠。郭三傑。生員死者七十七人。穎州衛生

員死者二十六人。

和州之難

知州事黎宏業，署學正舉人康正諫，訓導趙光遠，州紳監察御史馬如蛟，候選運判馬如虬，諸生馬如虹。事聞，九年正月，宏業如蛟皆贈太僕少卿，正諫贈國子監監丞，光遠贈學錄。

又有張元貞贈鴻臚署丞，張時行卜謨卜志皆贈主簿，不知死何官，備攷。

舒城之難

翰林院編修贈某官，胡公守恒（戊辰進士）

蕭縣之陷

鄉紳任之彥等十六人，諸生孫思謙等五十二人，被殺。

巢縣之陷

知縣嚴覺（湖州貢生）

廬州之難

知廬州府太守鄭公履祥（浮梁人丙辰進士）

原任參政盧謙（端服待賊刃紛加擲尸小池池水盡赤）

潛山之陷

潛山知縣李胤嘉（沈丘人拔貢）被賊執脅降，不從，同典史沈所安（仁和人）皆遇害。

懷遠龍崗集之戰

游擊朱子鳳（領廟灣兵五百與賊數萬戰死之）

宿松鄆家店之戰

副將程龍（以火藥自殺）安慶參將潘可大，守備贈昭遠將軍陳於玉（前防浦口有功自刎面如生）偏裨詹兆鵬（觸石死）王希韓（一營俱死）陸王猷（被鬻分）黃宏猷（鋸齒罵不絕斷足）莫是驊（唐世龍）王定遠周喜 張全斌 俞之夔 顧應宗 蔣建 潘象謙 季靖（俱死）皆贈懷遠將軍。

南京京營之敗

神機營都司徐元亨戰沒。

穎州和州舒城爲江北三忠，獨張鶴鳴爲大司馬時，構陷熊廷弼，弼之死，成於丁相紹軾。紹軾於長安道上，白日見廷弼歸而腦裂死。鶴鳴年踰八十，卒遇慘難，詎可以得正而斃，遂恕其平生哉。鄆家店之戰，陳於玉以下偏裨也，其贈卹爲厚，撫臣張國維請之也。其兵不足用，國維撫之以恩，故於玉爲之死。余吳人也，得其詳，因備載焉。

楚

武昌之難

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賀文忠公逢聖同死，參將崔文榮，楚府長史徐學顏，武昌通判李毓英，（全家自縊）邑紳馮公雲路熊公雲。

承天之變

守獻陵楚撫宋一鶴，總兵錢中選，留守都司沈壽崇，鍾祥知縣蕭漢俱自殺。（漢爲令賢賊戒勿殺幽之寺漢謂僧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自經死）道臣張鳳翥，太守劉夢謙俱死。



黃州鄉紳副使樊公維城（罵賊不屈，洞胸死於卽轅門）

黃崗諸生易道沛。易道暹及其子諸生易爲埤。

又應山孝廉劉申錫。（甲子舉人，倡義於應山，孝感雲夢，申錫恢復後爲賊將，白旺所殺，申錫家饒於貴，養死士百人，與申錫皆戰死）

程良疇（倡義白雲寨，恢復孝感，斬賊目二十八騎，復以戰敗爲白旺所獲，死於安陸縣，僞令白助公守孝感，良疇以白雲寨義兵逐之，良疇方征各寨之降賊者，助公逃至德安，請兵與良疇戰，良疇督兵過他寨，寨破被擒，白旺強之以降，踰半年不屈，左良玉遣惠登相攻德安，白旺以左兵乃良疇召之來也，遂於城上殺之，良疇復縣之功，賴諸生萬以忠之功，居多以忠，舊臺臣萬言掄之子也，以忠捐貲守城，獻忠已登城而擊之下，城賴以全，後自成，陷孝感，復同良疇恢復奇士也，竟得以病終）

隨州初陷死難

知州王燾（太倉人，戊午舉人）

獻賊襄陽之難

兵備副使張公克儉（十四年二月克儉已陞河南巡撫，未赴任難作）

推官鄭公曰廣。

襄陽知縣李公大覺。

獻賊湖南之難

湘陰知縣楊公開（廣東潮州舉人）

衡陽知縣張公鵬翼。

東安知縣陳公道壽，又馮一第。（湖廣甲子舉人第二避賊入山中會獻忠得其父乃出強以官大罵不屈而死）

獻賊破麻城

暑麻城縣蕭頌聖死之。

李自成荆襄之難

棗陽令郭裕（新建舉人）

宣城令陳美（新建舉人）

光化令萬敬宗（南昌人皆以破城被殺）

不受李自成僞署而死者

福州通判宋公大勛，羅雄知州蔡公思繩（皆襄陽人以不從賊而死）

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光化舉人韓應龍（強以官自殺）

封禮部侍郎丘公民忠（城破自經死闖賊之難大學士瑜之父）

賀文忠醇儒成仁取義得之於所學，其入水不濡，若有物守之者，天亦知其忠，况於人乎？承天之陷，賊欲發獻陵，大聲作於山谷，乃懼而止。彼宋一鶴，錢中選一死不足塞責，然以興獻皇之靈，不可以莫之殉也，亦足以贖其辜矣。劉御使送三王入粵，身返永州，固守被執，題詩驛壁而自縊，抑何其從容與？此吾所為書其官，書其地，書其事，其死各有不同也。蔡道憲，徐世淳，郝景阮之鈿，徐學顏，崔文榮此六人者，殉義慷慨，雖古之烈士，何以復加固當光於前史矣。抑吾又疑焉，楊嗣昌未始不為盡瘁，獨其薦熊文燦，乃以倖解免，向後遂至誤國。後世棄其力而思其罪，則嗣昌戮餘也，安得謂之以死勤事乎？賀文忠以篤謹而得正命，揚武陵以懷詐而被惡。

名不然以彼生平詎出宋一鶴之下而不得列於死事吾見言者責之太過故於紀楚也表而出之欲以服其  
心也。

蜀

十年流寇入蜀之難

昭化知縣王時化（贈尙寶丞）劍州知州徐尙卿（贈參議）郫縣主簿張應奇（贈按察使司知事）金堂典史潘  
夢科（贈將仕郎）

廣元破守將總兵侯良柱陣亡。

十三年流寇入蜀之難

楚將汪之鳳與賊戰於土地嶺死之。蜀將張令與賊戰於黃九灘死之。參將劉士杰與獻忠大戰於開縣，士  
杰及遊擊郭開猛先捷皆戰死。

巴渝之難

舊撫陳公士奇（鎮海人乙丑進士）

知府王公行儉（宜興人丁丑進士）

巴縣令王公錫。

成都之難

巡撫四川龍公文光（馬平籍雞容人壬戌進士）

監察御史劉公之勃（字安劉陝西寶雞人獻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勸以不殺百姓既免勸以改邪歸正  
擁立蜀世子不從即大罵求死）

成都推官劉公士斗。字映薇南海人。辛未進士。當之勃與獻忠語而未決。士斗從後大呼曰：「此賊也，公不可少自屈賊執之。」士斗又反顧之，勃面語如前。其死最烈。

成都知縣吳公繼善。太倉人。丁丑進士。

華陽知縣沈公雲祚。太倉人。庚辰進士。之勃士斗被傳雲祚請同死，遂遇害。

仁壽知縣顧公繩。臺吳縣舉人。

資陽知縣賀公應選。字繼登丹陽人。甲午舉人。賊破資陽，幸之不屈。處之別營，至乙酉冬被殺，十七口俱死。

總兵劉公佳胤。

邑紳太常寺卿黃公伸。

戶科左給事中吳公宇英。

偏沅巡撫西充李公乾德。

當巴縣之陷也，邑紳有董思聖者，請降。賊令之招其同年刁化神，化神得書不至，思聖仍被殺。夫以賊之強暴，腹心左右嚴錫命，且不免於死，而他人尙苟免求全，徒取僇辱，此尹大常之罵賊不屈，爲得死所也。李西充初以沅撫破賊，既入蜀，而聞其父被害，而與袁韜起事後，率其弟升德同赴水死，則獻忠之滅也已。歲然乾德始終與獻賊爲仇讐，而汨羅之投，又以滇兵復出，爲獻賊餘黨，則其死事安可不書耶？端王之被難，門南道陳羽白亦以從王遇禍，以秦則非其地，以蜀則非其官，故弗及也。

附記

死事之表章固矣，其不死者，責以大義可也。世俗流傳，好用私意相增飾，如甲申紀事者，出於小說家之口，尤失實不經。項水心燼者，居家無循行，爲公論所薄，在乾累以詭激市伉直聲。按賊本三月十九日破京師，水心

於四月十八日已則陪都，嗣君卽位，身與拜舞之列；因向朝士述在途毀形易服狀，爲南臺陳御史所糾，其月日可考據。當時欲以污僞署殺之，以彼棄妾與孥，萬死南還，三千餘里之遠，不一月重繭而至，不知更有何地何日，可以縱賊。黃石齋先生正告南中用事者曰：唐天寶之亂，從王爲上，自拔次之，若水心者，何罪？余親聞其語，深服以爲篤論。周介生鍾者，才不足以副其名，爲人乃友弟篤厚，不死，實大負生平，與衆同罪，更復何辭？乃元宋紅巾堯舜湯武等語，見載綴耕錄，遽以之入爰書，行大法，讒口嗷嗷，此何說乎？跡其禍本，劉澤清曾金幣聘之，不應。介生有季弟曰鎔，嘗同飲阮懷寧家，壤坐大罵，介生不爲謝，以此兩人切齒衆傳，成其獄。李舒章雲爲詩弔之曰：「亂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鄭臺州。劇秦新論何曾草，月旦家評總世仇。」汝南羣從兄弟，晚歲匪眦，不含急難，乃緣飾譎傳，外人遂指爲左驗。舒章之詩，蓋實錄也。野史錯亂甚多，不可枚舉，後世論其事者，宜加詳攷焉。

綏寇紀略彙輯，死難者甚明，特錄之，照其原本，不復妄增，然特死於闖，及甲申以前者耳。若獻賊屠戮全蜀，及黔滇之死節者，概未之登也。知其中亦間有其人，苟活而悞入褒錄者，識者自能指之。他如鼎革維新，爲殷頑爲夷齊者，何可指屈表章節義，別有國史，何敢輕贅焉？

### 附忠貞軼紀

順天教授江左徐君懋賢，手輯忠貞軼紀一卷，載京師甲申殉節之士，挺挺赴義，視死如歸。嗚呼！此不足徵人心之不死，而三百年王澤之深長也哉！其所紀半屬儒生，間及一二武職，間曹要以闡揚幽光，補國史所不及。至於中閩貞媛，尤不勝書。當茲晦冥否塞之日，而取義舍生，寧甘玉碎，毋爲瓦全，非所謂嚼然自濯於汙泥者歟？是書輯予甲申歲當前聞見，要屬真核，且其言甚質，足爲一時實錄，爰抄其姓名，以備後人採焉。

生員阮謙（謙父文相初爲神樞營號頭二十一日聞帝崩父子相向而哭乃率弟文彩暨家人同拜帝靈文

相縊於中庭謙與文彩縊於門外庭內則文相嫂馬氏妻王氏女三姐文彩妻朱氏妾王氏謙妻王氏五婦一女分東西梁死焉闔門九人無一生者

生員蘭之苑（苑聞寇氛每切齒裂眦及城破嘆曰惟一死耳乃跪向母曰兒雖爲諸生然歲糜廩粟君恩深矣今義當殉難不復能事母也母牽衣止之乃奉母攜家屬避難他地潛歸舊室經死）

生員周上貴（城破時貴方縊於室爲賊所解至四月二十日書四語於紳潛自經死其書紳語曰痛心先帝蒿目時艱回天無力在世何顏）

生員蔣士忠（十九日士忠聞賊破城遽持刀奔賊所遇三賊力戰被重傷賊竟舍之而去翌日知帝崩慟哭望其妻同赴水死）

生員陳正國（賊破城國欲殉死念母老不能自決母察之朝夕相持而泣者匝月一旦雞鳴時母子並縊死正國既沒弟正儀正中亦相縊死國僅遺三月孤兒妻狄氏苦節撫之）

錦衣衛鎮撫魏師貞（城陷自焚死）  
署都督僉事李明善（城破自縊）

遊擊劉文質（賊破城自縊妾于氏從死）  
指揮宋延福（城破偕妻陳氏同縊死）

戶部陝西司員外寧承烈（城陷縊於公署土地洞）  
生員常自牧母（亡其氏年六十矣厲聲罵賊身觸刃而斃）

生員沈堽母勅封孺人劉氏（年四十九歲自以命婦義當殉國城破墜井死長女已適人亦同日赴井死）  
夏妻孺人趙氏（孺人爲夏繼室生一女夏爲福建參政留家京師城破謂諸子曰國家大變至此汝父在閩

我身爲命婦惟死爲得全耳先麾其女赴井然後偕季媳婦唐氏同縊死僕婦王氏亦隨死焉

鎮撫司僉書指揮李若璉（璉居官廉平忤旨削級城陷題詩衿帶朝服縊於中庭）

京營參將陳嘉謨（嘉謨分守安定門賊從東門直入嘉謨巷戰而死聘媳羅氏以絮製塞口死）

布衣楊國震（城破國震聚妻一室積薪舉火鄰人救止震遂移居東城黃華坊與妻鄭氏子楊德甲自焚其同

居田氏三女一男亦同投火死）

生員張烈祖母崔氏（有撫孤守節四十年子希賢孫烈俱有名庠字賊破城烈痛心發憤日住伏帝尸而哭賊

怒拘之令作文命題爲天與之烈破曰無可奈何賊大笑崔欣然曰孫若得死所吾之願也後賊入其室崔高坐罵之家人恐成跪而爲之請賊以爲老諄竟舍之去賊既退崔呼家人語曰吾平日教若輩云何而向賊作如此面目怒不食死年八十矣）

光祿署正于騰雲（賊入城雲大書齋壁曰死不順賊遂偕其妻郭氏妾劉氏痛飲同縊死或作署丞于騰蛟）

昌鎮標將任之華（賊圍城之華請于兵部願領火器三千守北面未果而城陷華亟歸曰家人不忍我死當逃

生耳遂出門潛返馬廐縊死）

錦衣百戶吳登俊（江南人以功世襲城陷自縊於宅後之水塘死）

布衣秦文舉（聞帝崩率妻子北面再拜舉家自焚死）

布衣張時燧（罵賊不屈賊義而舍之歸復縊死）

知州馬象乾教諭常朝琬（乾甲子舉人琬壬午舉人二人素友善乾任僕州知州家居琬授寶坻教諭未赴任

三月十八日賊圍城急乾過琬家問所以處此琬曰得死爲幸耳翌日城破乾率妻子六人並縊死琬被賊擒罵不用死之妻沈氏子德治亦自縊於家）

致仕經歷詹應麟。(麟年近八十被擒至賊營厲聲罵賊致劈腦死)

錦衣衛旗尉鄔默妻賴氏。(默昆季四人長兄壽次聰次默怎動城破日賴氏慷慨語默曰爾盍圖殺賊以報國無空死溝瀆我婦人焉用苟活以累爾身遂率己女一及煦二女先死少頃煦見婦劉氏孫咸哥孫女大姐二姐並隨勳妻霍氏縊死勳亦死焉及四月三十日壽爲賊所逼復與其妻聶氏孫健哥俱縊死)

趙氏。(趙氏錦衣指揮同知張元慶妻也賊入慶家趙氏厲聲與拉白刃交下而死於是元慶妻趙氏媳梁氏趙氏劉氏子妾張氏孫生員長玉賓孫婦鬼氏孫女大如並投井賊退家人救之惟梁氏少存一息旋復投纒死)

鄭氏。(癸未武進士錦衣指揮李鳳翼妻賊入城氏集其家婦女十一人同縊死者鳳翼妾朱氏媳陳氏侄媳助氏女二姪女四婢慶元)

生員楊肇與母楊氏叔母孀婦李氏。(城垂破楊氏先投井死李氏孀居二十餘矣見楊死語諸婦曰大母年六旬尙就死我輩甯欲生乎遂偕其媳潘氏弟媳李氏並赴井而死)

生員李慕懸寡母徐氏。(徐少寡懸以遺腹子撫教成立賊入城掠懸去母遂偕其媳陳氏姪媳袁氏姪女二人同赴井死)

生員鍾宇秀母高氏。(孀居間賊至投纒死宇秀妻李氏亦隨姑死)

生員顏卓妹。(年甫十三齡有豔色賊挾卓獻妹卓不從女聞而自縊母王氏痛其女亦死)

故金吾衛經歷趙對妻李氏。(賊破城李在房內掘土深六七尺藉以錦褥上覆錦被偕女二姐孫女長姐同入坑以土掩之而斃)

生員牛應象三女。(長年十八次十五次十三俱未字聞賊破城掘土自埋死)

生員蕭嘉熙妻李氏。(城破率兩妾安氏陳氏同縊死)



生員苗有械妻李氏。(城破時有械肄業山居李氏攜兩孫付鄰人自全一女赴井死)

生員翁宜中妻周氏。(城破赴水爲鄰人救免四月三十日賊將遁更肆掠氏懼縊死九日方殮顏色不變時方赤日有陰雲覆其上)

生員毛公望妻楊氏。(太醫院吏目楊元女也賊入城楊氏語公望曰我死矣幸爲語母家各自盡無爲賊辱卽與一女一婢共赴井死公望奔告於楊而元之妻洪氏妾王氏並一男三女俱已赴井死矣)

生員劉贊明妻牛氏。(年二十四歲賊破城號泣滿路氏曰吾何懼哉彼能虐生不能凌死也賊入其室氏投生女於水手刃自刎死)

舉人曹家麟妻子氏。(氏孀居守節十年聞賊至付遺孤于大母從容自縊死)

生員張兆玄一門四節婦。(冢婦苗氏卽有械女也仲婦劉氏妾養魁女四姐同時赴井死)

生員李時滋妻段氏。(賊臨城氏縫綿衲衣一件藏碎銀四兩語時滋曰有變當服此時滋怒擲衣而出十九日氏以衲衣付家人攜子婦梁氏並一女同縊滋父子竟以衲衣護濟)

生員劉任妻妹。(妹少寡依兄母同居郊外賊至同嫂王氏赴井死)

生員劉肅妻王氏。(氏一居苦節賊至偕幼女赴井死)

生員孫灝妻王氏。(縊死)

儒士張捷妻馬氏。(守節十三年一女年及笄賊至同縊死)

生員石原妻戴氏。(縊死)

生員將如蘭妻邊氏。(逃亂至母家同母赴井死)

寡婦張氏丘氏。(張氏生員田需妻也年少孀居城破時縊死丘氏夫陳姓守節二十三年賊遁縱火時自縊死)

生員史彝典妻蕭氏(縊死)

周道隆妻姜氏(四月三十日縊死)

季聚金妻秦氏(縊死)

生員賈士遴母白氏(四月三十日同媳季氏孫女大姐同縊死長子上在孫兆元兆慶亦死)

太醫董從雲女(從雲被殺女赴井死)

三月十九日自盡者又有生員黃化龍與其母金氏祖母賈氏伯母范氏共四口。生員王三祝妻陳氏並二女

共三口。生員王有信母張氏嫂朱氏劉氏韓氏妻包氏弟婦丁氏姪女大姐共七口。生員李調元母楊氏生

員閻梅母李氏。生員張炯庶母徐氏。生員包義易伯母栢氏女三姐姪女大姐。生員朱用卿父朱字義生

員洪士望弟洪士奇。生員夏時行妻李氏妹三人。生員馮炳妻子氏嫂陳氏姪女栢姐。生員溫良璞妻李氏

女大姐。生員張廷瓚妻劉氏。生員黃維泰妻董氏。陳時泰妻曹氏。李尊元妻口氏妹三姐七姐。

四月三十日自盡者則有生員史載文母林氏。宋壽國母方氏。曹紹勳母朱氏妻張氏。生員王良眉妻張

氏。米紹乘妻葉氏。何器妻夏氏。鄭以炳弟婦戴氏。郭茂襄妻辛氏。生員李思獻妻王氏。子李夢夔媳陳

氏女二男女孫各一。

羣寇 闖獻之興也千百其黨類而先後十餘年間羣盜四起益難枚舉前人譬勝朝國勢如衣敗絮行荆棘意者其然

漳泉海寇

漳泉海寇起自袁進。進受撫於閩將沈有容。進之後有袁忠。亦以受撫。與進並於遼東效用。忠之後有楊祿。楊祿策之後有鄭芝龍。芝龍泉人也。侵漳而不侵泉。故漳人議勦而泉人議撫。兩郡相持。久不決。寇愈橫。上爲之逮治。

巡撫朱一馮，舊撫朱欽相，總鎮俞咨皇等，已而芝龍悔禍，降於兩廣總督熊文燦，有旨戴罪立功自贖。餘黨蔡三老鍾六等，自閩海飄至廣東，粵萊蕪馬耳灣、牛田洋，分往埭頭、洋嶼、青灣等處，我師禦之，頗有斬獲。其中李芝奇者，稱最強，初由立鍾東上陸，竄中左，爲鄭芝龍所敗，繼又突大小金門，直犯潮海，入揭陽舖，與把總鄭廷芳力戰過城，知揭陽縣馮元颺率鄉兵出城外，會歷埠大戰，互有殺傷。其時楊策已被獲於馬耳灣，惟芝奇於惠州潮海間恣掠。其鍾六老者名斌，竄而之浙，嘗以佯敗誘官軍入洋，賊隙四合，總哨皆沒。甯紹溫、臺蘇松在在告警，巡撫張廷登增船召兵，浙寇漸平。廣賊劉香則又芝奇之黨，後出而更銳，犯小程，犯長樂，再犯廣之海豐，詭乞降，熊文燦信之。七年四月，道臣淇雲、蒸、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杰往招之，謝道山被留。踰年，鄭芝龍合兵夾擊，香挾道將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志報國，急擊勿失。」遂遇害。香勢覺自焚溺死，承祖與二將脫歸。於是海禍遂息。（綏史未刻編）

江南海寇始於黃尙忠，尙忠死，又有陸大慶二，而顧榮爲劇。尙忠以十一年之冬，掠太倉之陸公市，尋就擒。陸大則以明年秋圍崇明縣，大掠青村、柘林，爲其下所殺。慶亦遁去，而衆推榮爲長。榮招慶二合之，南北一踪，爲船一百五十，衆萬人，約以十五年二月圖據崇明。邑令陸一鵬守備陳安國設守，殺我把總王百度，百度勇將人惜之，再犯福山，江南大震，應撫黃希憲定海總兵王之仁期會勦。蘇松兵使者程珣視師劉家河，班捕斬略，募漁船百，漁下二千，爲漁勇營，合諸哨。四月十八日出洋，遇賊高家嘴，王之仁前哨用大砲，碎賊一舟，沉之。陳安國誓死夾擊，賊大敗，斬賊數百，焚十五舟，生擒五十五人，又敗之大安沙，敗之江北新港，收之楞頭，獲舟六十，俘百人，焚殺溺死無算。賊竄入淮北，爲漕督史可法將士所逆擊，復轉而南。程珣得其兄顧大令、柘林守備楊芳者，與之俱，以喻降。榮乃歸命，殺餘黨二千人，收其舟二十八，爲軍用，人皆以程珣有方畧云。（全上）

### 廣東山寇

崇禎元年，寇聚廣東羅岡，及程鄉平遠，至福建上杭武平，由長甯小路出安遠會昌，僞號水興，稱王浚寨。（程平

有賊張惟天等增城有賊張元申等官兵勦之千戶危思仁康繼祖被殺。又江西巡撫楊邦憲奏報流寇陷城，庫有旨切責邦憲並諭南贛八閩粵撫臣會勦。其年秋廣東東山紹興等營千把總郭効忠張承祚追賊至新鋪頭大有斬獲。又往窠所生擒賊首張會雲，又右鎮把總何維坤解擒獲賊首鍾成林可美等。山寇漸息。其後又有九連山寇九連山跨三省九縣，其中上泅中泅下泅，卽王文成所平泅頭賊也。山勢羊腸鳥道而寬平之處，田土膏腴，賊得且耕且掠，以爲窟穴。當三四年間山寇大起，間出贛州之龍南定南二縣，以肆鹵掠。南雄郡城庫薄，岌岌莫保。惠州之和平潮州之平遠，皆在萬山中，賊得以出入不禁。延至六年始告蕩平。乃用廣東按臣梁天奇議擇山中衍沃之處，如野鴨潭者七巢，相度屯種之地，設兵三百人，統於惠州參將。又以形勢移平遠縣於石窟，而增修南雄府城，皆出於士民之捐助，不關縣官許之。(全上)

河北三叛

山東固多羣盜，先是六年三月，朱大典報武德劇盜蕩平。又云曹南武城玉沙等寨，賊首郭金城等七人被獲，境內稍以靖。二十三年間，有開州人黃小槐者，自號順天仁義王，有衆一萬二千，與東阿李澤相應，焚掠臨清沂州。間後在鄆州玉皇廟爲山東總兵楊御蕃所執，此亦曹南賊。十四年大饑亂四起，有李廷實李鼎鉉者，陷高唐州。又東平史胥開門迎賊，撫臣王國賓討平之。泰安土寇至十餘萬，掠甯陽曲阜間，兗州大震。賊取女子衣以甲冑守營，而已出放掠。聞青州兵至，還走邳徐，焚其郭，直抵揚州之南沙河店，燬漕船三十艘，復向東平。張秋圍豐縣未下，徐州賊又從而合之。當是時羣盜王名以十數，其中李青山最劇。青山本屠者，因亂嘯聚，據梁山之壽張集，上累詔趣劉澤清以進勦。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澤清所部遊擊趙維修追青山，斬其黨艾雙雙，雙雙青山技藝師，僞封當家大元帥，梁山諸賊皆其管轄也。二十七日，青山兵敗遁去，有賈望山者，澤清破其巢，執而訊之，稱青山同逆黨蕭侯封等三人逃往山東之沂州。十五年正月六日，兗東防守都司齊見龍報其弟齊翌龍生擒青山以獻。先是青山

以百騎走泗水。材官楊衍者，故將御奇姪也。殺其騎且半，逐之至費縣東口之箕山。楊相射中其馬，翟龍遂得而生擒。馘之，援劄禁旅。太監班師入都者，曰劉元斌。於中道詭稱，搜解青山餘黨，欲以自爲功。司禮監王裕民以其疏入奏，疏曰：「臣等所擒梁山壽張集逆賊李青山，有僞軍師王鄰臣等，本東平州諸生，城陷爲賊所得，因爲之用。與僞中軍趙一資同備心腹，賊之陸梁跳盞，其謀也。別部如黑虎廟僞元帥李明芳、臨潮集僞元帥余城印、戴家廟僞元帥陳維新、城印破東平州、明芳維新破張秋，而維新又燒漕船三十隻者也。又以攻破陰新燒犇陵關箱者僞元帥朱連掌賊之老營，與同起攻破新泰東阿。僞元帥李相南梁山、梁家灣樓順天飛虎、僞元帥徐尙德、猩猩屯僞元帥李青芳、青山之從弟也。梁山僞元帥侯嚴化、藍店僞元帥賈望山、蕭皮口僞元帥吳應詔、油婁山僞元帥二人、王山印、王東楚、梁山僞副元帥二人、馮文連、呂同升，皆以破東平時先登爲驍賊。蕭皮口僞副元帥王加與、花藍店僞副元帥魏建宏，又有僞千總張明山，僞參謀楊某，而馮三益、呂明年、王茂祥，施可憑，皆賊目。臣元斌、臣澤清、奉皇上殲渠赦脅之旨，不敢根株支蔓，惟條奏首惡，及附逆有跡者二十四人。青山縛置檻車，餘皆反接以狗。」上曰：「青山小醜，久乃就擒，不足以獻廟社。其命法司按輕重，磔斬於都市，且賞賚將士有差。」或曰：「王鄰臣勸青山以約降，其獻俘也，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門受之。衆賊曰：『許我做官，乃縛我耶！』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椿立拔，大詬罵。當事負約，死乃絕聲。上以山東饑困，手詔就撫之，民各歸本土，務農耕作，發帑銀二萬以賑之。其後再有龍山滄海淵諸賊，東撫王永吉初至，以三百騎與之戰，未浹月而收縛散遣之殆盡。」（全上）

袁時中北京滑縣人，崇禎十三年，河北大荒，羣盜無慮數十萬，真定以南，道路全梗。時中嘯聚亡命，先襲開封，（時中以十四年二月初六日攻陷霍近，又突往蕭縣執其令以去）以五對袁老山一營而言，故謂之小袁營。諸賊中惟時中最高，同起者相繼撲滅，而時中渡河南走，有衆四千人，圍蘭陽，總兵陳永福、吳遂程擊敗之，二將去而蘭陽之圍復合。尋又爲官兵所挫，時中乃東奔歸德，達於潁亳，糾合饑民十餘萬。時李自成養兵襄城，由鄆城而東塢

壁向應時中從穎毫屯以西相遇於陳蔡之間。時中畏其強而自成貪其衆，遣辯士說之，相與爲盟，許配以女。時中遂俛首聽命，破睢陽甯陵以及於歸德，時中皆爲先鋒甚力。然兩賊倉卒以形勢依倚，其中實不相得。又見自成驅之當矢石而已收其利，心不服。其去歸德攻汴也，行至杞縣，遂叛而去。自成介馬追之，疾馳二百里，其衆半道散亡。時中左右屬者百餘騎，僅而免。自成圍汴而時中於其間收合餘燼，復得數萬人，東歸穎毫，爲官軍所逐，屯柘城鹿邑界中。保督楊文岳撫之不就，總督侯恂豫撫王漢嘗有意羈縻之。時中獠狡不馴，而往來者持浮說以博利，卒不能得賊要領。杞縣之南有地曰圍鎮，偃介睢州，時中薦處以茶毒兩境之民，罔有甯日。睢州無長吏，劉肇崑歐陽永鎮趙成名皆以幕椽客將主州事。諸生黃亮好蹤橫，權宜招誘，嘗入其營中，賊黨多河北人，久客思家，潛求北渡。間有商販懷衛間者而大康鹿邑焚掠自如也。御史蘇京按豫，素知其反覆，會永城劉超反，時中投牒請以擒超自贖，京却之。尋得旨許陳永福與之俱。時中自以啣上命策馬河口徑渡京與豫撫秦所式謀之曰：「彼畏闖，非圖超也。使一至河北是爲逆徒樹黨耳，永城可復下耶？」乃歛舟北岸而告曰：「若斬李際遇並自成僞官來者，可以從君請，不則姑戢其下勿動。」已而自成移屯潮以逼，有扶溝諸生劉宗文者爲賊用，說時中除舊釁復自歸。時中縛之獻於御史京，京置諸法。自成游騎數百已鈔其營，時中殺一將曰張三生俘二人曰馬龍余應王得貴，託言破賊自成聞之怒，俄而全隊大至，擒時中殺之，餘衆或殺或降，散者向杞，杞令李翁如擒胡明山等十餘人或向睢，睢人之與賊習者，饑箠爲之渡，渡百人。御史京遣吏士收縛已拔其健者十餘人爲親信，他或逃東南以去。時中起十三年，至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滅（同上）。

劉超晉人，其父賈於永城，因家焉。超頎而長，有才武，能讀書，於左國三史略皆上口，再中河南武舉俱第一。（壬子戊午兩科）天啓二年，永城王三善爲黔撫，超與曹縣人劉澤清以偏裨從。時安拜彥圍貴陽，已十月三善以十二月進兵龍里，追至老鴉關，超出廣陵兵旣勝而驕恣搶掠，反爲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超獨免，積勞遷四川遵義總

兵崇禎中，同邑練國事丁魁楚、丁啓睿皆以督撫討賊，超以故將在總理五省軍前效用。九年秋，兵部叙黔功，超以解圍蔭一子外衛副千戶世襲。超上書闕下，誦言王三善以子死未葬，與諡未定，黔中其事者比將百人。今力戰如都司范可行、郭應魁而不錄其勞，死事如王允綱、王允佐而不恤其死，其得贈者止一劉奇爲游擊，而見在效用，惟劉澤清爲通州總兵，然自用他戰績，非黔功也。又自以一戰捷龍里，再戰捷革舖，三戰逐邦彥於陸廣河外，親解黔圍，身所斬四十一級，其二爲賊目，所部卒斬級千餘，復地千里，僅一外衛千戶而猶副也，功大賞薄，有快怏心。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赴京聽用，朝論以其怨望斥之。六月十八日，復歸永城，會河北土寇大起，李自成攻汴梁甚急，上募能救汴者，超應詔請招募土寇，率所領六千人殺賊，乃用爲保定總兵。名救汴，實不行，與其弟越、陳兵出入，多與羣盜通，永人大不便之。進士魏景琦召見授御史，已受命，按江南矣。會言事罷歸，負氣詆超爲通賊，超不勝忿，起殺景琦一家，並喬舉人明楷而反。河內令王漢以才名擢御史，按豫，尋進爲撫。方治軍懷慶，奉密旨用計擒賊，提兵至永城，聲言招撫練國事丁魁楚等，夜開北門，納其軍，方坐城頭，發降票，超死，士卒發，遂遇害。超與劉澤清通譜牒爲一家，時澤清已貴，貽書欲以激變，請澤清以殺撫臣難之。超與其壻王全黔謀拘邑紳練國事丁魁楚等，逼令草公奏，爲已請寬罪，而全黔令其勇高擢者同王仲寶、曹育民等五人，齎本以入，爲金吾緝事者所獲，供澤清爲之囊橐。上置不問，而命鳳撫馬士英、太監盧九德、河南總兵陳永福討之。九德以十六年四月初六日，率京營副將楊大相、趙民懷、薛光胤等，至永，故將杜文煥王承勳以家卒從，漕撫史可法遣參將李世春千六百人，鳳泗總兵牟文綬挑精騎百人皆會，而副將周士鳳扼雙溝以防奔逸。賊兵初七日突圍，以攻東北諸將，乘銳合擊，十三、十四日兩晝夜連戰十五合，賊死不可勝數，其氣遂衰。士英先檄劉良佐於正陽，率諸將劉澤洪等從，穎毫趨永，以十三日至，而黃得功在廬州，率馬成龍等挑精騎千人，爲士英前驅。士英自率中軍楊振宗、劉復生、蔣正秀、姜兆熊，並募兵從宿州趨永，十七日質明，至諸將乘銳渡濠，直抵城下。故督師丁啓睿時在城外，士英與之謀，得賊虛實，偕永福及副將丁

啓元參將李時隆等議築長圍。先是永之紳民築城濬濠，製砲積糧，以防流寇。至是反爲超用。永人逃出，則全家俱斃。驅無知之人，以當鋒鏑。官軍之被傷者，亦千餘人。上憂賊之負隅也，特發御前銀一萬兩，各色蟒衣斗牛飛魚等紵絲一百疋，犒賞戰士。超窮急請降，士英僞許之。既出見，猶帶刀自備。士英下與之禮，手去其刀曰：「若歸朝，何用此爲？」已而潛易其親信，遂就執。五月之十日，上聞捷音，下詔曰：「反賊就擒，城中紳士得全，朕心嘉悅。」六月朔，獻俘。超與其弟越遲處死，傳首九邊。小六兒及超妻妾子女，給功臣爲奴。家產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俱流二千里。超黨張君晦者，勇善戰，亦論斬。超時年六十二，豫人有惜之者曰：「超知書，好交東南及中州知名士，少時自負其才，以永城人不許令就文試，故俛而從武，往往與同里不合。」王撫軍漢字子房，其遇害也，超爲文祭之曰：「古之子房善謀，君何輕身失算，誤爲亂兵所害？」所以自明其不反之意。超向在黔中，曾保全馬督家口於圍中，貽書士英，深自辨置，文義頗可觀。其就執，緣誘降塘報未盡實，然殺近臣，戕大夫，嬰城拒戰，其反決矣。此其當誅，非可以浮詞他說解也。（同上）

徐碭蕭之賊

徐碭蕭與河南山東接壤，崇禎八年，有程繼孔王道善張方造三賊破蕭縣，焚徐州北關，歸永邳宿之間，道梗數百里，指揮蔡應瑞守備賈之駭，哨官李毓秀等以拒敵陣亡。自永城叛，劉超伏誅，餘孽朱世安燕青等竄入其地，自稱反天。天魏豹遂南勾豫寇，東連滄浪淵諸賊，造舟置筏，勢亦披猖。崇禎十六年六月，淮徐道右參議行騰蛟議討之。徐州副將金聲桓游擊劉世昌守備卓聖，又歸永參將丁啓光丁啓胤丁承烈，皆以兵會，而淮督路振飛命標將文懷忠王心粹佐之。時張方造盤踞吳家集，我師以七月二十三日攻破，斬首千餘級，生擒張方譽等，而方造跳逸，跡之未獲也。賊程繼孔懼罪，僞降騰蛟，姑許其請，於九月二十六日，單騎親至其巢，責孔舊罪過，令縛首惡王道善自贖。劉世昌身自督率，聲桓伏兵要害，爲相應。繼孔果於十月初三日，生執道善以獻。道善之逆黨張鳳梧等，尙據



險不下。歸永三參將之師，先往，諸將續至，合圍。凡三晝夜，連陷二寨，擒斬二千八百餘人，而騰蛟自行擣蕭縣之王窠。方造亦於去蕭八十里之鄆陽集，爲卓聖嚴守，敬吳尙庚等所獲，卽擒道善之第二日也。徐寇遂平，會騰蛟擢爲楚撫，念程繼孔終留後患，乃檄之入楚，隨征。此賊堅拒不可。於是鳳督馬士英定計於十二月十八日，命共副將楊振宗、莊朝梁同禁旅總兵馬得功、參將王進功等，共提兵五千，從東南一路，由宿州攻之。徐州副將金聲桓統標中左右等營，游擊劉世昌等，共提兵三千，從西北一路，由蕭縣攻之。徐城義勇亦領鄉兵助戰。二十四日大會南岳集，攻賊巢。兩晝夜，繼孔大敗，奔竄入方圓寺洞中。至廿九日始就執。甲申正月，鳳督以檻車膠致京師，會國變得脫歸徐州。再糾衆爲亂。逾年，興平伯高杰北行過徐，繼孔伏謁興平，受士英指，立執之以爲狗。此徐碭蕭三大寇之本末也。（全上）

### 河南諸寨

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傳盡免河南五府田祖者半。三年又詔諭汝洛島壁諸人，若等跡似弄兵，原非得已，義在報國，不乏同心，所宜赦罪錄功。大伸討賊，斬僞官者授職，捕賊徒者給賞，恢城獻俘者，不次用之。今就其可紀者三人（同上）

沈萬登，汝寧真陽縣人，大使也。七年冬，汝人盛之友者，起岳城，萬登聚鄉勇萬人爲之應。白太徽、吳太宇亦並起。萬登稱順義王，太徽太宇各自爲長。之友被陳永福所破，窮蹙，遂竄入流寇中，而萬登等擁衆自如。同時有舞陽楊四、泌陽郭三海及張五平、侯鷺鷺、盛顯祖等，而楊四據九曲，郭三海據平頭塚，稱爲強。三海詐歸，命楊四詭請殺賊自贖，數反覆，未能有以定。十二年七月，萬登乃請降。劉洪起者，西平監徒，與其弟洪超、洪道結鄉井以自保。又有洪勳、洪禮等，號爲諸劉，嘗乘夜遣人入賊中，取其馬。（賊營中謠曰：高點燈，多熬油，防備西平劉扁頭。劉字司高，劉扁頭別號也。）黨與漸以盛，官授爲西平都司。郭三海之反覆也，十年春巡按御史楊繩武檄洪起捕其黨張五平、侯

鷺鷥誅之。郭三海亦爲陳州軍士所獲。汝寧游擊朱榮祖頗善戰，擊陳爾學（爾學在韓莊既敗榮祖焚其寨）盛顯祖破之，又以計誘賊首級。守祖入城受賞，並其黨五千殺之盡（郡人大司馬傅振商太守李燐所定計）萬登乃以明年降授都司，卽其所居真陽爲屯部。是年楊四爲左良玉所殺，十五年四月，楊文岳授汴不利歸，以其兵獲白太徵誅之。（十三年有北灣土寇趙惟現者，奸民傳商爲內應謀襲汝甯爲其黨，馬三所發朱榮祖夜擒傳，陳政斬之，乃定。）十四年左良玉兵駐汝大殺掠，民憤而從亂，白太徵乘衆怒昏夜傳城，思殺驕兵，以雪其毒，城內戒嚴，幸不動，城外兵相擊及晨，民大半爲兵所殺，白太徵遁去，至是始伏法。閏十一月，汝甯陷，文岳及文武將吏俱斃。有東寨韓華美者，投自成受僞命，守汝自成尋追左良玉於襄陽，拔營走。（土寇趙發吾乘虛入城掘地搜索，老弱婦女盡）當城未破時，同知韓煌（寶雞云）署遂平，賊至，走嶂牙山，以免殘民，乃迎以入，暑巡道事。而沈萬登之在真陽也，李自成授以威武大將軍，不受，馬士英承制，命爲副總兵，遂與劉洪起，洪禮收復（同上）。

李際遇登封人，幼讀書，曾應童子試，不就，去而畊，遇礦徒用飲食相交，結有陳金斗者，爲其軍師，金斗自謂受天書，能占候望氣，乘早荒以蠱惑倡亂，官軍擒金斗，並際遇妻子殺之。惟際遇中傷，乘馬得脫。時禹州有任辰者，有衆二萬人，尋爲官軍所殺。際遇復其衆，與于大忠申靖邦周如立姬之英等，各結土寨，李踞登封之上寨，于踞高之屏風寨，放火殺人，並鄰寨以自益。于大忠破宜陽新安二城，永甯大宋各寨極凶慘，而際遇羌有善意，人歸之。李自成之陷宛洛，汝蔡際遇請降，劉氏兄弟不可，相與謀曰：「誰請兵，誰保鄉里？」超與道曰：「吾兩人願死，兄宜行。」洪起一日夜走七百里，至左帥軍前請救，足底入棘刺石屑而已。不知十六年二月，楚撫宋一鶴塘報有云：「副將劉洪起在西平與老獮等四家打仗。」三月，兵部報遂平副將劉扁子將汝州僞官殺死，土寇趙發吾等歸之。洪起遂有衆十萬，有忠勇稱，而李際遇亦殺僞官以自效，上皆下詔褒獎。自成之在襄陽也，意欲移駐南陽，發右營出鄧州以迎敵。秦軍發左營出潁州以迎敵，兵發後營一隻虎出河南以敵袁時中。李際遇劉洪起時中尋爲自成所滅。

劉李獨存，兩人固勁敵也。沈萬登初與劉洪禮佐韓煌以城守，而自成以夏四月於襄陽大置官吏，遣僞防禦使金有章並鄧璉（僞汝寧府印）鄒應麟（僞推官）樊仲表（僞汝陽令）至汝。檄到，韓華美具儀從郊迎，我巡追韓煌及署縣事朱某潛避去。僞果毅將軍以兵獲都尉侯玉鳳及長旅四人，分屯各門山寨。如馬尙志、蘇青山者，次第受職所署官（馬僞威武將軍蘇僞長成）韓華美出屯信陽，有章建牙，殺戮征求無虛日。萬登陽與合而陰圖之。九月二十四日，漏二下，令鄉勇傳呼曰：「土寇薄城。」有章懼，請萬登所部孫玉成等人守，而已脫身走真陽。萬登已密令收縛。十月朔，孫玉成、景鳳臺等合計執鄧璉、馬尙志等，萬登已而磔之。汝人爭食其肉。初四日，韓煌入，民遮道哭迎。萬登遂以所部兵鎮汝，援勦太監盧九德以聞，得旨沈萬登擒斬僞員甚多，具見義奮有功，將吏限一月內從優察議叙。常是時，李自成圍李際遇于玉寨，甚急，會督師孫傳庭之兵出自潼關，圍乃解。督師與自成戰於襄洛之間，萬登際遇皆不能出師爲助。已而督師敗，自成入秦，兩人於其門完守入保。明年甲申春，萬登乃與洪起相賊殺，其釁起於萬登之中軍王明表殺洪起弟洪勳，攫其金。洪起稱兵復仇，韓煌知事不可爲，與推官伍二秀避之於固始。四月朔，洪起召其黨郭黃、驗金、臯、趙發，吾以合圍汝人糧糗，牛馬俱盡，掘野草養瓦松，終之以食人。彰德司裏陳朱明聞京都變，南奔過汝，爲劉沈議和，沈不從。五月朔，城破，萬登偕孫玉成、陳田皆被執，洪起磔之於三里店。洪起自稱左平南麾下副將，軍南至楚穎，北抵大河，無不奉其約束。韓華美棄僞職來投洪起，復令守汝。六月朔，自成右翌權將軍袁宗第聞洪起破汝也，自德安地而至，洪起棄城走楚，依左軍，而華美出迎賊。宗第怒其反覆，捶之幾斃。據城五日，宗第移營入秦。九月，洪起自楚歸，擒南陽開封諸僞官，傳送南中，詔用爲淮蔡總兵，加都督同知。洪起自稱受勅書進宮保，州縣已下，皆聽其署用。卽汝寧御史公署，修改巨麗，開帥府，檠戟旌旗甚設。明年春，出軍新息，光固之間，徵各寨金幣以充軍糧。六月，大兵至汝，洪起道走平頭塚，孔將希貴圍之急。洪起中流矢斃，其下遂散。李際遇之在玉寨，亦以不早降官軍，執至京師死。噫嘻！此三人者，亦旣已亡矣。此外有李好者，人馬以萬計，嘗以其兵從自成。

而劉鉉李奎鄭乾伏應魁等各統數千衆，介以賊似民之間。他若武山翟營孫學禮周加禮徐良臣金高等，不及千人，何足數哉（同上）。

普吾沙

滇遠限天末，草易之代屠戮罕焉，而殺運繁滋，亦復不免。問嘗緝閱滇攷，不終篇而三太息矣。探之補綴史所未及。

普明聲阿述州土人也，初爲馬者哨哨頭。水烏之亂，與沙源吾必奎等俱奉調，率兵破賊有功。既而京營御史傅宗龍受命按黔，聞道由建昌回滇，募兵赴任。知明聲勇黠，所部土兵亦強，特請隨行。滇撫閔洪學入奏，嘗言自明聲東行，滇土司兵益弱，其爲時所重如此。明聲在黔，屢破水西賊衆，會宗龍入內，艱歸水西，隨就撫。明聲亦回，得授阿述土知州，日益驕蹇。崇禎五年，巡按趙洪範至臨安，明聲率兵逐之，戈甲旂幟，列數里。洪範惡之，貽書撫軍王伉，謂其養癰。伉亦習聞明聲不法，遂列奏請檄調黔蜀兵會討焉。是年冬，三脅漢土兵俱集，以黔鎮商士傑掌兵政，伉自出臨安督糧。右布政使周士昌監軍，擊明聲敗之，進圍阿述。明聲使其下僞約降，陰使人以重賄誘吾必奎曰：「君不聞狐死兔悲乎？」阿述平，兵行及元謀矣。既而官軍與賊戰，必奎賣陣先走，官軍大敗。事聞，大司馬熊明遇以起釁爲伉罪，遂與洪範俱被逮。士昌死於陣，明聲雖戰勝，仍巧詞乞撫，當道懲前事，不復致討。總督朱燦元自黔至，以兵威撫定焉。廣西郡守張繼孟奉委撫明聲，思以計殺之，每稱明聲才武，且有功，不宜摧毀，以致變亂，皆有司之過也。明聲聞之喜，一日繼孟將謁兵備道於臨安，先誡其下，必取途阿述見明聲。將至，故熟睡輿中，其下不得請醒，而問所次，已踰其境數里矣。佯怒責其從行者，且曰：「我有事，須急至臨郡，往返恐後期，可沿途置騎俟我，今回見普公。」遂盡屏輿蓋先行，獨與從者數騎趨阿述。明聲先已有人偵繼孟，聞其言，益大喜，出迎謁語甚歡。方持茶餉客，繼孟戲曰：「嘗聞南中土司善舉人，我不敢飲。」明聲驚遽，指天誓曰：「方德公無以報，何有此公果疑，明聲請先飲。」竟易盞飲之。不知繼孟執茶時，已預藏毒藥手中，置茶內矣。明聲留治饌，辭以有事謁兵備急，俟回當痛飲。

明聲已聞其途中言信以爲真因別去。繼孟疾馳易數馬，卽夕達臨安。明聲發藥始覺，命其黨率兵追之，不能及。明聲死，其妻萬氏江右寄籍人女也。狡而淫，據其衆，役使諸小彝，選部下壯而美者，更番入侍。沙源諸子定海、定洲如琦等，皆與之私。既久，覺無以服入，乃招定海爲贅壻，已復嫌其樸陋，而定洲少年白皙，更竊殺定海而贅之。洲其子普服遠恥之，與萬氏分寨而居。後服遠以病死，定洲遂兼有安南阿述之衆，併近彝地愈廣，南至交岡，甲申張獻忠陷蜀，雲南震恐，使參將大贊率兵防金沙江。吾必奎者，其先爲元謀士，知縣久絕不嗣矣。至必奎以戰功得官，仍居故地，自阿述賣陳後，傑驚日甚，大贊貪墨，屢以事侵之。乙酉八月，必奎聚衆反，連陷武定、祿豐、楚雄諸郡縣，黔國公沐天波檄各土司兵會勦。十月，官軍與土官祿永命龍在田等擊敗必奎擒之。永命寧州知州，在田石屏州人也。俱以水鳥之亂，有戰功，在田歷級副將。崇禎十一年，奉調至襄陽，隸總理熊文燦軍前，擊流賊革里眼射塌天於雙溝，敗之，以是知名。張獻忠等受撫穀城，頗與密。既而獻忠叛，文燦獲罪，在田亦罷歸。元謀之役，與永年俱在行間。十一月，沙定洲兵亦至，時必奎已伏誅，定洲猶留城外不肯歸。會奸人饒希之余錫朋等，逋騙天波金寶無以償，以貿易往來各土司營中，誇天波家饒富，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韻、嘉張國用、袁士宏等爲內應。以十二月朔入城，辭行，天波以家忌未出見。定洲入門大呼，其下蜂起焚劫，天波由小竇出西城時，祿永命在省，方巷戰拒賊，從官周鼎止天波討賊。天波疑鼎見誘殺之，遂走楚雄。其母陳氏，妻焦氏，亦走城北普吉村之金井巷，當夜舉火自焚死。定洲因盡得沐氏所有，盤踞省城，劫巡撫吳兆元爲題請代天波鎮滇。又至祿豐，執家居大學士王錫袞，置貢院脅之，與兆元傳檄各郡縣。龍在田在安寧，與祿永命等各引所部歸。萬氏在阿述聞變，驚曰：「吾家當爲此賊敗矣！」謀至省執定洲以投誠。既至，見定洲氣篋赫然，資用饒洽，更喜過望。夫婦坐八人輿，持刺與撫按往來，欣然自得也。沐天波至楚雄，定洲率衆追之。是時楚雄新爲吾必奎所破，金滄道副使楊畏知奉調監軍至楚，楚人留之，畏知遂駐楚。聞定洲西出，與天波計守禦之具，未集，曰：「公在楚，賊以全力聚攻，城必破。公不如西走永昌，使楚得爲備，賊卽西追，恐

楚塞其後留攻楚，又恐公從西來，首尾牽制，上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楚雄，城閉不得入，爲畏知所紿，遂去。遣其黨王朔、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屠殺以萬計。畏知乘間徹城外居民，盡入城，清四野，築隄，薄微調漢土兵馬，郡縣多遙應之。其明年丙戌，定洲恐畏知截其歸路，又聞迤東祿永命龍在田等各自守，囚不敢至，永昌撤兵回，竭力攻楚雄。楚雄守具既集，屢攻不能下。一日，畏知坐城樓，賊發巨礮擊之，烟燄所指，正置畏知，賊相慶，謂必死。須臾，烟散，畏知端坐如故，惟擊去左幘耳。因驚嘆以爲神。畏知視賊懈，輒出奇兵奮擊，前後所殺甚夥。至夏，賊稍稍引去，東攻石屏，石屏守亦堅，復向攻寧州破之，永命死。至嶧峨，土官王克猷走死於路。龍在田在石屏懼，與其黨許明臣、竄大理。定洲既定迤東，復引而西，攻楚雄，分兵爲七十二營，每七營各爲一大營屯之，環城挖濠爲久困計。畏知守益堅，終不能入。又明年丁亥，張獻忠被誅於西，充其義勇孫可望等率殘兵由遵義入黔，龍在田使人告變，且勸其至滇。可望因詐稱黔國焦夫人弟，率兵來復仇。雲南初苦沙亂，皆延頸望其來，不知爲賊也。二月，可望等至真定洲，解楚雄之圍，率衆禦於革泥關，大敗遁歸阿述。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由陸涼宜良入省。宜良知縣方興佐率衆持羊酒迎，可望賊喜，不入城。至省，巡撫吳兆元等迎於郊。巡按羅國瓚在曲靖被執不從，帶至省，自焚於署前。通判朱壽琳以僉都御史奉差募兵於滇，亦不屈，從容賦絕命詩被殺。可望等因盡據城池官署，布列以居，法禁苛切，百姓失業流離，視昔較甚矣。旣而分遣李定國、狗迤東諸郡，可望自率兵西出，楊畏知禦於啓明橋，兵敗被執。可望聞其名不殺，誘降之曰：「吾今已不爲賊，當與爾共扶明耳。」畏知曰：「果爾，當從吾三事：一不用獻僞號，二不殺百姓，三不擄婦女。」可望皆許之，卽拆箭對誓，迤西得免屠戮。畏知之力也。可望至大理，龍在田許名臣迎降之，復以書諭沐天波，如與畏知言。天波遣子報命。永昌通判劉廷標上杭人，推官王連開夾江人，俱不屈自縊。可望分兵入麗江，悉取其數代所畜，厚待天波子，陰使劉文秀隨之疾馳，度蘭津橋，至永昌。會天波與鄉官龔彝等於北城樓，遂攜之同楊畏知等俱至省。姚安舉人席上珍拒賊見執，至省被磔甚慘。李定國至臨安，臨安爲定洲都目李

阿楚駐守，拒戰甚力。定國穴地道置砲，砲發而城陷。阿楚赴火死，兵猶巷戰。定國怒，執城中紳衿兵民，盡戮之於城外白場，所殺七萬八千餘人，而陣亡與自焚自縊者不與焉。初意遂襲阿述，蒙自取定洲，聞習甯有變，因盡掠臨安子女而回。過河西，在籍巡撫都御史耿廷鑾赴水死，其妻楊氏被執，亦不屈見殺。至晉寧圍之，屠其城，並屠昆陽，呈貢歸化，所殺又數十萬人。先是昆陽有孔師程者，以從軍得官，糾合晉寧各城人拒賊。定國既至，師程入舟遁去。晉寧知州石阡冷陽春，呈貢知縣嘉興夏祖訓俱死之。定國又盡殺臨安被獲婦女於路，亦千餘人。江川知縣周柔強不迎定國，率衆屯於撫仙湖中之孤山，定國既至，省使人出擊，盡殲之。蓋迤東屠戮之慘，幾與蜀省同，而迤西獨免。宜楚雄人至今尸祝，楊畏知不衰也。然城亡與亡，大節不奪，如冷陽春諸人，亦何可多得哉？可望定國既回，省經營土木，毀南城民居萬間，作演武場，城內置四王府，磚石毀，呈貢昆陽二城爲之。可望文秀定國與艾能奇皆僭稱王，在籍御史任僕等，又倡議尊可望爲國主。可望遂置六部等官，以僕兼吏禮二部，尙書鑄與朝通寶錢，括近省田地，及監井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取，各郡縣工技悉歸營伍，以備軍資。可望饒機智，既據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黨猶儕視之。李定國尤崛強，每事相阻忤。明年戊子，可望與劉文秀等議縛定國於演武場，聲其罪杖之百。既復相與抱持而哭，命定國取沙定洲以贖罪。定國心憾之，念相推奉已久，無能與抗也。初定洲歸，屯兵洱草童，與萬氏分險自守，其下湯嘉賓、陳長命等各據一山立營，相去數十里，爲犄角之勢，私通交趾，借其援，以固諸蠻心。一日偶集於加賓營，定國偵得之，率兵遽至，圍以木城，困守三閱月，絕其水源。諸蠻懼，出降者相續，遂械定洲等數百人回省，剝其皮。於是沐天波具衣冠，謝雪祖宗母弟妻子之讎，滇人之被沙毒者，亦咸以爲快焉。（滇放）

己丑四月，孫可望遣龔彝之弟龔鼎獻南金二十兩，馬四匹，移書桂林，求封親王名號。給事中金堡固諍，以爲祖制無有，而廣西南寧府與雲南廣南府錯趾，可望來書，有不允封號，卽提兵出戰等語。陳邦傳恐甚，先封秦王，尋封爲制郡王，可望不受後封。（明季遺聞）

#### 四鎮

大庾將領雖忠肝照日猶不能善其後况恃勢恣橫本起盜賊者乎獨靖南之歿人有餘哀至今村賽列之神廟與武穆埒未可同日而共道也

靖南侯黃得功字濟山京營名將也嘗敗張獻忠於潛山之方嶺殺萬人獻忠幾獲而佚爲人憚而忠所部不過三萬每戰身自衝突勁疾若飛江淮人呼曰「闖子」幾詫以爲無敵（綏寇未刻續編）

靖南起徒步爲郡商執鞭往都經山東值響馬衆商俱逃遁靖南獨手提兩驢蹄禦賊賊無不披靡由是勇名震遠近（嘯虹筆記）

休寧汪耐菴曾拜靖南侯門下高傑引兵爭揚州公從靖南侯飲盤列生彘肩割啖之帳下驍將能飲者以次坐人浮巨觴有丘總兵弟守備辭不能飲侯怒欲杖之總兵目公公大笑侯問故曰「生笑丘守備腿不及杖粗也」侯笑而止俄報高兵十里外將至矣侯笑飲不動又報距五里又報僅三里飲如故乃報已抵城下侯乃上馬旁一卒授之弓執左手又一卒授之鎗挂於肘又一卒授之鞭跨左腿下一卒授之鐮跨右腿上背後五騎騎負一箭箚箭箚百隨之往抽箭亂射疾如雨箭盡擲弓繼以鎗鎗貫二騎折旋又擊死二騎須臾擲鎗用鞭鏑雙揮之肉雨墜衆軍已歌凱矣歸而豪飲如平時（柳軒叢談）

黃得功副將林報國勇敢當先爲得功前鋒所向有功左金王老猶猶革里眼等數憚之革賊大管隊二將者五營中以驍勇聞設伏以待報國報國恃勇深入隨其伏中二將截戰射傷報國之馬報國步戰遂不得脫二將提報國首上山罵誘得功蓋恃其有伏也各路兵皆集無一敢前得功正切齒欲爲復仇匹馬直取二將賊四起用撓鈎鈎得功得功奔回二將追近得功回身聯箭中喉落馬賊兵救奪得功鐵鞭打開提歸二將首級以祭報國羣賊喪氣我兵驚散自是賊營相傳須避黃闖矣（寇志）

靖南自刎後金陵有人忽奔真武廟中者跳舞大呼曰「我靖南侯也上帝命我代岳武穆王爲四將岳已陞矣」



「言畢，手提右廊岳像於中，而已立其位，作握鞭狀，良久乃甦。」（嘯虹筆記）

廣昌伯劉良佐字明宇，故東撫朱大典之舊將，後總督淮揚，再率麾下，從護祖陵，禦草左，最後收永城亦有功。（綏寇未刻編）

東平侯劉澤清字鶴洲，家在曹縣，嘗一渡河救汗，壁壘未成，輒遁走。其爲人好聲色，將略本無所長，修科臣韓如愈一言之怨，乘亂微半道斬之。（上遣科臣韓如愈督江浙餉馬，嘉值督閩廣餉，澤清遣兵徂擊之於東平戴家廟，而見白公貽清詢其名曰：「非是既而遇韓，斫數刀，韓挺挺不撓，惟以幼子不宜殺，劫者曰：「無與小兒事，舍之去。」馬以變服免如愈在垣，性嚴正，無所依附，其糾澤清也。澤清持重幣賄之，如愈呼使誚讓，反其幣故及。）自云先帝已行封而詔不達，故與廣昌興平拜獨進侯，人莫得而辨也。（全上）

興平伯高傑字英吾，係降將，初從孫傳庭於曾頭塚破賊。又一年而郟縣潰，潼關不支，傑率其下李成棟楊繩武等十三總兵，有衆四十萬渡河，大掠晉中，鼓行南下，邳泗之間，驚曰：「高兵至矣！」居人喪失魂魄。閣部史可法謀於朝，分江北地爲四鎮，一淮徐，一揚滁，一鳳泗，一廬州，俾畫疆以守，勿妄有所越軌。詔未行而軍候言高兵先驅至江浦，穎守將張上儀巨砲遮擊之，始却。職方司主事萬元吉者，故武陵相監軍也，亟請行，扁舟徑造其壘，曰：「吾欲犒軍，其將出告之，以戢兵聽朝命，奈何索渡？」將曰：「吾規欲寄家。」元吉曰：「公等所進取淮北而並拏淮南，甚便，過江逼天子輦輶地，今渡卽先自潰亂，非公等所以兼爲國家意也。」諸將僉應曰：「諾。」顧獨有意揚州揚州居天下膏腴，有新舊二城，城外爲肆賣區，子女環寶累萬萬，高放手剽掠人屠膾，日以百數，保者恐，授兵登陴，誓死守江。都進士鄭元勳雅負才地，爲鄉里服，且憂拒守，而城未必全，銳然出身爲游說，兼以早自異，無隨俱死。高聞鄭至，則大喜置酒，酣飲達旦，厚金帛遺之，且陳所以定居維揚，非有他意，相與約結而後入。鄭自謂得高要領，氣甚揚，語於衆曰：「高帥來，敕書召之也，彼手馬相國聘禮以相示，且言入城當鎮慰父老以無動，苟如是，卽南京且聽之。」

入况揚州乎？百姓聞之，叫呼起曰：「元勳與高反賣吾城以市德，一挫其首，鬻割之殆盡。是時史公方渡江誓師，高見揚人之暴骨者載道，慮公以爲非法，趣其下宵坎而埋之。見升帳，灑然變色，易容，既庭謁而公平易朴誠，人人引見，加慰勞，則大喜。然其中慢以易，久之傑傲復出，固以元勳死無罪，請公誅首惡，開城門納其兵。公弗許，謀止公以要之，漸屏其左右，見己所親者，仗刀侍側。公論笑不爲動，徐草奏與以瓜步城，衆稍稍懼服。公遂進而按部，淮安劉澤清之抵淮安也，過安東，守將丘磊邀取其輜重，恐貽僂輩笑，匿不聞。史公至，諸將俱蒙鍵迎視，高加恭，顧其兵徒虛夸不足用。公自念誰可與共功者？不得不專意與平，勿虞與靖南之交惡也。初靖南分地在儀真，廣昌在壽州，兩人交頗合，澤清頗以唇齒倚登萊總兵黃蜚之南也，道出維揚，懼爲兩人所脅，而素善得功，貽書請以兵逆得功，欣然引輕兵三百騎來會。三义河守備某者，高裨將也，遽以告高，內疑士人叛已，而忌黃威名，得百姓心，驟聞而愕曰：「是殆將襲我。」遣將卒出半道，別出千人間走襲其城，而黃不知也。至土橋，解鞍下馬作食，高精騎伏道旁者，猝起得功角巾緩裝，出不意，亟環甲而飛矢雨集，所乘馬值千金，俄中矢踣騰而上，他馬馳去。高之遺兵也，戒之曰：「若擒得功，必生致之。」戰既合，有十七騎者，皆梟卒，追且及，注槊未下。黃大呼反鬪，發腰間所餘七矢，殺七人，矢盡揮長刀復殲其三，乃及於大軍，以免。惟從行一百騎皆歿。高所出千人襲儀真者，夜至，守將丘鉞馬岱偵知設守，令將軍且食且休於城外，某置炬火爲疑兵，高兵知有備，不敢進，又望見炬火，以力趨半夜，實力盡，馬岱開門出擊，盡殲之。黃之還也，聞知益大怒，按刀墮目切齒，自以於同事本無殲芥，一朝見襲，又慨然於揚人之危徇，而思救之也。引廣昌爲之助，誓必與英吾一決。萬元吉偕故將張文昌李棲鳳參語於兩家者，百端調者曰：「天長有傳烽，得功引真州之兵將以至。」高劉皆東戴應敵，高曰：「曩千人多維揚猾少，吾故驅之假於吾之士卒，詎至於敗？黃不足擒也。」元吉側身講解，文昌棲鳳各以其衆來曰：「兵交綏，吾屬置橫陣以止鬪，卽閣部亦不得已於一行。」會得功有母之喪，公入弔，立而語之曰：「土橋之覺，無智愚知其不義，今將軍以國故親故而鬪，盛怒是歸，其曲於高，

而將軍收名於天下也。得功色稍和，尙以失亡三百騎爲恨。公命監紀應廷吉、陸遜之入高營，曰：「靖南聽我矣，君何愛數百騎而害大事乎？」高如命入馬，馬羸多病死，公自以三千金償之，又令高出千金爲黃母贖。二憾之講暫以成，陸猶未也。當是時，輿平最强，公銳意中原，念非高不足以委任，其人雖抗暴，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有僧德宗者，談禍福奇中，高亦折節稱弟子。嘗與公及陸遜之四人者同坐，高謂僧曰：「弟子他日得免於禍乎？」僧曰：「居士起擾攘，今歸朝爲大將，爲通侯，此不足爲居士重。惟率從史居士，儒家所稱聖人，我法所稱菩薩，居士與之一志並力，可謂得所歸矣。徒以問老僧無爲也。」高不覺斂容服。高之妻邢夫人，饒權智，高嘗語人曰：「邢有將略，吾得以自助，非貪其色也。」邢見史公出至誠，所以調護之良厚，乃亦勸高傾心。公喜曰：「吾誠得高而訓擾之，大事集矣。」命王相業監其軍，奏李成棟、賀大成王之綱、李本深、胡茂楨爲大將，曰：「速驅之，可以專制河南。」高曰：「傑旣以身許公，而將使妻子暴露野次，非所以安內顧也，敢終用揚城爲請。」揚士紳復震動，守士以未除館爲辭。公遽遷於東偏，虛己府以爲之舍。邢夫人約其兵聽節制，士民安堵無恙。高乃趣治裝行，九月之十日，祭旂，疾風折大纛，西洋砲無故裂，應延吉私於其友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始擊掩迫壽星之次，法當蹶上將，吾懼阻衆不敢言。」睢州許定國者，七十餘矣，許定國太康人以故總兵赦罪出獄收兵，大縱掠考城，被其毒尤慘。毀家養士，負其功不得討，上書誣高爲賊。高由是怨許，常曰：「吾見許必手刃之。」公之遣高圖中原也，爭之經年，始見從定國懼討，貽書公求自全計。公語其使曰：「許總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興平於十月十四日啓行過徐州，以馬士英指斬其將程小子。小子者，豐沛大盜，（小子名繼孔，蕭將健步也。宿州有乾賊小子之仇，誣告與之通官府不察，往擒激變程下從乾賊，自據所居之梧桐山爲亂。）馬爲鳳督時所俘，以獻未及誅。京師破而南下，聚衆以恢復爲名者也。定國聞之益懼。乙酉正月之十一日，高兵至睢州，定國先數十里馳馬首迎，高扶起之，曰：「若總兵，奈何行此禮，願爾衆焉？」許故墜其軍，以羸見，高嗤之曰：「爾有此軍，河不以之開藩乎？」居明日，召詢之，若

豈不知我之將殺汝而顧不去，何也？許頓首曰：「定國固知公之怒也，然不知其罪。」高曰：「若累疏名我爲賊，安得無罪？」許曰：「此定國之所以不去也，定國目不知書，倉皇中假手記室，而代者誤入公名，定國不知疏中何等語也，若以此殺定國，不亦冤乎？」高索記室者姓名，許曰：「彼知公之怒也，先期遁跡之不獲，彼先去而定國不去，以明向名公者，非定國意也。」高粗人見其屈服，且憐之，聞謾語以爲信，無何有某千戶者，避馬投牒云：「定國謀公。」興平故以示勿貳，馬前笞六十，送許誅之，遂刑牲約爲兄弟，定國飾美妹進，興平屏不御，笑謂之曰：「軍行無所事，女子第畜之，候我功成後，以娛老乎？」定國唯唯退。時興平大營去城二十里，懸王命旗於城圍，曰：「非有合，不得入。」從興平入者，左右饒健三百人，十三日夜，定國張晏燒燈，厚具樂以飲興平，令其少弟飲諸親將在別所，婦女賓客皆雜坐，酒半酣，許弟動靜失常度，坐者覺起而耳語，興平曰：「今日之晏，視其弟志意有非常，得無謀我？」興平推之以手曰：「去，夫何敢？」親將退而意亦安之，三百人皆沾醉，興平所居爲睚人甲第，垣牆高四週，有重廊複室，許於壁後置人，不及知，將卒俱就別所休息，臥榻畔，二三治衣書者，與傳事小兒漏將殘，聞屋瓦歷然有聲，驚出視，則壯士踰垣屋者數十輩，興平有備身鐵杖，亟索之，已失，猶奪他人鎗刀，鬥而後就執，從者三百人，皆同斃。一人牀下伏，值牀簣陷而免，他日爲人說其事，定國蹀血南向坐，曰：「三日來受汝屈辱，亦已盡，今定何如？」興平大笑曰：「吾乃爲罍子所算，呼酒來，當痛飲死。」明日，日中城不開，李本深王之綱、郭虎攻東門，始入，定國已渡河北去，瞋人知其事，皆已行，諸將致疾於睚旁之二百里，悉屠之，閭部至徐州，初勿信，既而審知興平實死，大痛哭，知中原不可復圖，至還師以返救根本，東平侯澤清乃於其間大治淮、鄆、極宮室之盛，取美人鐘鼓以充之，嘗搆一水榭，費千金，諸生爭獻歌詩頌功德，於天下事置勿聞也，匿丘磊之怨，中之以他罪，顧就繫所，置酒爲極歡，卒文致之，以至於死，向特以計厚興平，聞其死，與二鎮謀曰：「我維孺子不足立，固當分其衆將之。」馬士英持不可曰：「彼所部惡，肯輕屬人，亟假諸將以軍號，待固元爵長而還之以兵。」揚人之聞高死也，酌酒賀，靖南攘袂起曰：「固當

以此州還我。引其師至境上。二月十五，公既還自徐州，令同知曲從真中軍馬應魁入其營，問故黃曰：「吾爲國大將，功最多，僻處瀕江一小邑，高傑有何功績而食數城？姑念其不終，割之以三縣足矣，餘地非高有也。」公曰：「吾豈不知將軍功，又非愛高而故右之也，因士馬多而令不一，今日驟奪而明日必亂，亂且曰首難，自將軍始，其爭之也。」黃揮其兵，姑少却，亦會高盧二監以王命解，因罷去，然其中不無鞅鞅。馬阮因之，故靖南遂爲其所用。嗟乎！自古覺難之生，非人力之所可及，以予觀乎四鎮之事，土橋則其曲已甚，睢州乃不戢自焚，在督師止以大計用興平，而靖南未能以苦心量師相。詩曰：「糾糾武夫，公侯腹心。」信哉！其爲腹心之難也。（同上）

許定國守河南某城，流賊奄至，箭如雨射之。定國立敵樓，以刀左右揮，箭盡兩斷，高與身等，笑向賊曰：「若之乎？急歸，人障一版來，受灑家箭。」賊挾版至，國射以鐵箭，枝皆貫入於版死焉。賊驚遁。（舟居閒語）

許定國常與衆少年聚飲，衆請曰：「欲觀公神勇。」許曰：「可。」忽躍起，手攀簷前椽，全身懸空，左右換手走長簷，殆遍，顏色不變。（柳軒叢談）

得功有愛將曰林報國，每用兵，報國輒爲前驅，賊畏之，亞于得功。於是報國至而賊趙虎者佯北，誘報國深入殺之，羣賊正相賀，而得功突入虎陣，斬虎，賊衆復潰而走。賊中有勇將，年少嗜殺，號無敵將軍，於是無敵將軍呼子陣曰：「汝曹何怯也？吾爲汝曹擒黃將軍以來，衆賊皆按轡觀之，無敵將軍奮勇大呼，馳至得功前，得功立擒之，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背，右手策馬去，賊衆大驚。」（子遺錄）

驅睡寄 狂士 勇俠 定數 報施 方抄 仙 二氏

寄園主人曰：「一枕黑甜，最易費人神智，此聖人有不如博奕之嘆也。中山千日酒，華山一欠伸，寧可爲天下繩哉？取狂士則心薄鄉願，重甲俠則羞千古。無氣骨男子，言定數則怨尤忽消，論報施則恩仇宜凜。至於醫方以濟人

之急，仙釋以解人之頤，均破我膏騰良藥也。統名之曰驅睡。」

### 驅睡寄

狂士

卑以自牧，正不須狂。雖然小子狂簡，德之基也。道之器也。顏延之四子各得其父之一。宋主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狂亦何病。

無錫王孟端工繪事，在京邸與一商人鄰居。月下聞吹簫聲甚喜，明日往訪其人，寫竹以贈曰：『我爲簫聲而來，當用簫材報之。』其人不解事，以紅氍毹爲餽，乞再寫一枝爲配。孟端大笑，取前畫裂之，而還其餽。（列朝詩集）

永樂中，曾狀元榮體貌魁碩，文學充贍，朝野咸聳望焉。有交趾貢使飲量絕人，上令左右舉善飲者款之，或舉二都護以對。上曰：『朝廷上無一善飲者乎？』曾聞之，卽自請往。上問曰：『卿量幾何？』曰：『款此二使足矣，不必盡臣量。』於是飲徹夜，二使皆醉愧而去。翌旦謝恩，上悅曰：『不論文學，只是酒量，豈不作我明狀元耶？』益賜之酒。後病卒，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天，我以爲多人以爲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邱！』（玉堂叢語）

常熟桑悅字民懌，讀書一過，輒焚棄之。爲博士弟子，謁部使者，書刺曰：『江南才子。』使者大駭，延之較書，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卽索筆足之，使者乃敬禮焉。年十九，領成化乙酉鄉薦，會闈策胸中有長劍，一日幾回磨，爲吳簡討汝賢所黜。又作學以至聖人之道論，有我去而夫子來語，爲邱學士仲深所黜。三試得乙榜，年二十六，籍誤以二爲六，用新例辭不許，除泰和訓導。仲深嘗召令觀所爲文，給曰：『出某集。』民懌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怯穢乎？何得若文而令悅觀。』仲深爲屈服。民懌旣之官，仲深屬提學掾善遇之。掾至，問桑悅令何在，豈有恙耶？長吏素遭狎侮，皆啣之曰：『無恙，自負不肯來。』掾使吏往召之曰：『連宵且雨淫，傳舍圯，守妻子不暇，阿得候掾。』掾坐久，益兩吏促之。民懌怒曰：『始吾謂天下未有無耳者，迺今知有無耳者，掾是也。與若期，三日後來，復則不來矣。』

據聞欲收之緣仲深不果。三日後詣掾長揖就列。掾厲聲訶之。民懌前曰：「昔汲長孺不拜大將軍，至今兩賢之。明公奈何以面皮相恐，薄待廖廓之士耶？」因解綬請去。掾不得已，下塔留之。御史聞悅，名召令說詩，請坐講，講未竟，卽跣足爬垢。御史不能耐，乃罷講。遷長沙通判，調柳州，意不欲行。人問之曰：「宗元久擅此州名，不忍遽往，奪之耳。」會外艱歸，遂不出。居家益任誕，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民懌在燕市，見高麗使臣，市本朝兩都賦，無有心竊恥之作。兩都賦，慕阮公咏懷，作感懷五十四章。居長沙，著庸言，自以爲究天人之際，非儒者所知也。吳郡閻起山秀卿作二科志，以民懌首列狂簡，曰：「狂者未嘗無人，至如民懌可與進取者也。」（列朝詩集）

常評事倫字明卿，山西沁水人。正德六年進士，除大理寺評事，謫壽州判官，遷知寧光州。卒年三十四。明卿多力善騎射，時馳馬出郊，與侯家子弟挾少年較射，問知爲常評事，奉大白爲壽，輒引滿揮鞭馳去。又時過倡家宿，至日高春徐起赴朝，參朝吏訶之，敖然曰：「故賤時過從胡姬飲，不欲居薄耳。」中致功法，調判庭，嘗御史罷歸，益縱聲伎，自放酒。間度新聲，悲壯豔麗，善書畫。好彭老房中法，謂神仙可立致。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馬渡水，馬顧見水中影驚蹶，刀出於腹，潰腸死。平陽守王溱爲之收葬，有常評事集四卷，其弔淮陰侯詩，中原豪俠，至今猶傳之。（同上）

王穉欽爲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黏竿風鳴諸童子樂，又蹶不可馴，父母扶撲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輒虐海內名士耶？」爲翰林庶吉士時，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爲庶吉士師，甚嚴重，穉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佯爲不知也。乃已。當授官給事中，用言事過，詔特予外補裕州守。旣中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召，益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齷齪諸盲官，受廷迎耶？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謂曰：「生來候我固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以師故，卽分守君命也。」穉欽曰：「善。」乃前迎分守，分守旣下車，數州

吏微過，當稚欽笞之十。稚欽大罵曰：「蔡師誤先生見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從守，勿更侍；一府中潛伏，亡敢留者。分守窘，不能具朝餼，謀於蔡潮，潮爲謝過，稍給之，僅得夜引去。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者。既歸，愈益自放，達官貴人來購文見者，稚欽多蓬首囚服，應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之。（玉堂叢語）

黃謙工部主事，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冊，持閱之。傍一人從公借閱，視其貌寢甚，調之曰：「老鼠拖生薑，一讓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問公姓名，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蚤緣事發，參送法司。其人坐公受賄削籍，過司日，大聲曰：「老鼠拖生薑。」公始悟結怨之繇。（座右編）

沈周名重一時，蘇州守求畫者，左右以沈對，使出硃票拘之。沈至，命立廡下獻技，沈乃爲焚琴煮鶴圖以進。守不解曰：「亦平平耳。」明年入覲，見守溪王公，首問石田先生無恙乎？守茫然無以應，歸質從者，則硃票所拘者也。守大慚，踵門謝過。（笑史）

鵝池生宋登春好詩，吳人徐學謨爲荊州守，自往物色之，至再始見。明日戴紫羅冠，衣皂繒衫，報謁，踞上坐，隸人皆竊罵之。守爲授室城中，約移居日往訪，屬有參謁，日往，生鍵扉臥不納。守令人穴垣入，生方科跣席，一薑匱臥壁下，守強起之，索酒盡歡而罷。守罹景藩之難，赴速江夏，生送至岳陽而返。後數年，守坐廢家居，生爲道士裝，持一鉢，裹敗衲行乞三千里，訪守海上，居三月別歸。（列朝詩集）

豐主事坊字存禮，鄆縣人，爲人狂誕傲僻，縱口狗意，所至人畏而惡之。嘗要邑子沈嘉則具盛饌，結忘年交，相得甚驩。或問之曰：「是嘗嫺笑公詩。」卽大怒，設醮上章，詛之上帝。所詛凡三等，一等皆公卿大夫，有仇隙者；二等則布衣文士，嘉則爲首；三等鼠蠅蚊蚤虱，其狂易可笑，皆此類。（同上）

鄒平耿尙忠，倣秀才時，以絹送染局，屢索不得，見局中有帳簿，覽竟投之火，染博士窘甚。耿曰：「汝付我絹，我還汝簿。」博士如命，取紙筆，謄出一字不差。宏治戊午中試，第二名，署句容教諭，取士分房得李某等。後數十年，李以



都憲巡撫山東，耿進謁，爲門吏所阻，袖石擊鼓，自言耿尙忠來見。巡撫倒屣出迎，極盡綢繆，贈之金不受，跨蹇而歸。  
(梅窗小史)

### 勇俠

一勇之夫雖萬人敵，何有哉！最愛唐人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有不平事。又云：我有莫邪劍，不報小人仇。若而人者，願與之把臂入林。

宋莫者，身小而勇健，善手搏，以便捷取勝。吳下目爲小虎。自言遇灌口二郎，授以法。明文皇時，外國進長人曰海衰，膂力絕倫，詔募能制之者。或以小虎薦，召見，令與角技。上臨觀焉。海衰身長踰丈，聲鳴如鐘，伏下見者皆辟易。顧小虎眇然一夫耳。海衰固弱視之，前提其髻，去地數尺曰：「爾欲何等死？」小虎佯作啾嚶狀曰：「任公死生。」乘其不意，徑捉其腎囊，力碎之。海衰不勝痛，偃於地，爲小虎拳蹴至死。上喜厚賞之。(枝山野記)

景秦已已也。先退後，總兵石亨坐張掖門飛樓上，望見一騎，舉旂一騎，挾弓矢，將薄城下。亨姪彪請出斬之，持斧騎而往，亦縱一騎，揚旂前迎。寇彎弓引滿，登矢射彪。亨遙見彪騎上如瓜墮地，彪縱騎奮而前，一斧砍落其首。塞旂騎遁去，獲其弓，亨彪共挽不能開。如瓜者，乃馬鞍判官頭，戰馬制此獨高，可以遮胸，必瘦木乃堅。今尙射斷，若使低而不堅，一矢透心矣。寇力亦勇哉！首大如斗，非彪曷敵也。(庭聞述略)

湯參將胤勸字公讓，襄武王曾孫也。十五六入學爲生徒，應天尹下學，傳籌召諸生，後至當筭，大呼折尹，聲撼庭木，攘袂走出題詩府署，闔扉而去。周文襄聞其名，召令作啟事，郎立具狀數萬言。文襄上書薦其有文武才，驛召赴京。于少保請試之，立將臺下，摘古今將略及兵事以問，應對如洪鐘，萬衆環視嘆賞。于公入對，授錦衣衛百戶。(列朝詩集)

江羅德善歌，慷慨好俠，有膂力，能陸地行舟，精武藝。嘉靖末年，流賊入閩，鉛山劉顯奉詔入閩征寇，與賊遇，我師失利，賊益猖獗，無窮。官兵往禦，莫敢正視。羅德超身與戰三日，賊窘，明日復戰，賊以大帳覆羅德而執之，爲巒縣官。

義之，歲給米養其母妻（鉛書）

王慊海鹽人，生有神力，嘗以指觸破屋壁穿之，而指無傷。與人較藝寺廊，脫衣挾柱礎壓之，始就搏，衆驚拜爲師。駕漕艘入都，遇劫，慊伴執爨不顧，第取一大竹，用脅夾破之，爲薪，而劫者盡斂手去。有徒豪倫欲盡其藝，俟慊飯持鐵叉刺之。慊手飯甌底當叉鋒，跳入倫懷，以二筴貫倫鼻孔，仆之地，其捷如此（衛志）

有二賈誤入終南山中，猿啼虎嘯，驚怪殊甚。二賈自分必死也，望烟炊進，得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吾兒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得已止之。俄有勇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虎，後一鹿，矯而歸入室，老嫗語之曰：「適有二賈，吾援焉，以候，請見之。」二賈爲通姓氏，且告以失路艱辛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爲餉，了無害意。翌日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曰：「勿語吾姓名，恐見知也。」（萃野纂聞）

一瓢道士少讀書，不得志，走海上從軍。時瀕寇方盛，道人拳勇非常，從小校得功，至裨將。後失律畏誅，匿於盜羣，出沒吳楚間。久乃厭之，以貲市歌舞妓十餘人，賣酒淮揚間，所得市門資，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無日不擁豔冶，食酒肉，聽絲竹，飲食侍擬於王者。又十餘年，心復厭之，亡去，常持一瓢乞食湖湘間。後至澧，澧人初不識，既久，出語顛狂，多奇中，發藥有效。又爲人畫牛，信口作詩，有異語，人漸敬之。饋好衣服飲食，皆受而棄之。人以此多延，款道人。道人棲古廟中，一日於爐灰裏取金錠，付祝云：「爲我召僧來禮懺。」懺畢，買一棺自坐其中，不覆，令十餘人移至城市上，手作拱揖狀，大呼曰：「年來甚擾諸公，貧道別矣。」雖小巷間，無不週遍，一市大驚。復還至廟中，乃仰臥命衆人曰：「可覆我。」衆人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甚輕，不類有人者。（袁小修集）

一門客遊大老家，久而無所事事。一日方羣相宴坐，大老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舉坐皆笑。客曰：「亦有微長，能箍桶。」大老曰：「請面試之。」命放一鐵箍舊桶，去席五尺許，取竹於座上編成圈，隨手擲之，其箍已將桶腰收密，而舊鐵箍落矣。再作一圈，復如前擲之，恰箍桶底，而底舊鐵箍又落矣。

大老驚曰：「神技也。客必有他能，願賜觀之，勿秘。」客笑曰：「彈雀可乎？」一腰出小刀二寸許，向簷間擲飛雀，腰截落地，而小刀依然在手，連擲四五雀皆然。徐收繞於指，若一環狀，而後藏之。大老駭甚，知其劍俠也，厚贈而遺之。（柳軒叢談）

休寧吳虎文，雄膂力，嘗客金陵，雜稠人中觀劇。明季最强暴不逞者，莫如西北遼人，偶一人誤以泥靴踏汚虎文朱履，方陪笑舉衣爲虎文拭泥，虎文惡聲加之。其人怪虎文文弱書生，乃敢叱我，拳毆虎文。虎文隨以手彈之，其人輒仆，而其黨公忿成羣，來毆虎文。虎文聲色不動，觸之無不傷者，其黨充營軍者愈集，圍虎文數層。虎文談笑應之，有餘適參將道經其地，素與虎文善，乃叱衆散。虎文之勇，由是益震金陵。一日在常熟某先生坐，方詡其技，一老人道裝者微哂之。虎文怒詰道人何方人，且曰：「若亦知鎗棒乎？」告以新安之歙邑人，虎文益怒，詰曰：「若亦知歙之膂力第一人畢昆陽乎？」道人曰：「吾兄子。」虎文笑其誕，出座欲與較鎗。道人持鎗笑曰：「欲讓若干？」虎文瞠目不解，所謂道人曰：「吾手前握鎗桿一尺，則子槍當長我鎗一尺，是讓矣。子亦如吾姪，受我讓五寸乎？」虎文從之，運用鎗法，直取老道，老道全不爲動，乃虎文用鎗到極巧妙處，幾中老人，然後直前一折，虎文鎗已落手飛騰外矣。虎文不覺屈膝，老人笑扶之，起曰：「子鎗法誠善，惜用之太急也。吾與子戲，豈忍傷子，但令空手足矣。」（柳軒叢談）

天啓二年三月，操江徐必達年七十二歲，出巡至儀真，帶家兵三十人，又帶鐵關王刀一把，重七十三斤。十三日閱水操，內有家兵四人，能舞其刀，餘兵及看者數萬餘人，皆不能舉。自耿操江爲關白之變，於萬曆廿四年出巡至今，計廿六年，未見有操江按臨。（先曾祖日記）

休寧令張天成，故遼東將家子，自言十七時，見許定國與其祖飲，從者以其弓從，請開之，不可，強開之，努力僅寸許，兩背腋已傷骨矣。（萬青閣偶談）

黃仲霖爲監軍，歸休寧時，攜一長人甚奇偉，不知者以爲巨無霸，然不敢近。一旦休少年中，一有膽者力擊之，則怖而走矣。近陝西王輔臣反時，有步兵長九尺，操大刀猛鷲，多戰功。圖學士欲生擒其人，以數千騎圍之。其人曰：「何阻咱歸路？」衆曰：「學士公欲見汝。」其人曰：「要認咱。」忽撫躬擲一大履，衆方眩視，急殺開血路而走。後輔臣降，其人仍爲走卒，無甚異。（嘯虹筆記）

四川韓巡撫遣心腹吏解金數十橐至都，道山東晚宿一古寺，吏脫鞍馬，環繞夫役，枕刀睡橐上，晨起人馬如故，而橐化烏有矣。吏駭甚，誅求侍僧，僅貧蠶數衆，非能盜重貨者也。徧訪杳然，不得已歸訴之韓，韓震怒，重考解金人，悉下於獄。繫既久，吏哀籲，願以全家易一身，出囹圄，不探真消息，死不瞑也。韓素信吏，許之，至失金地，遠近密訪，絕無耗如前。一日大樹下見瞽而卜者，席地坐，大書於招者，專卜大事。吏異之，扣以失金狀，瞽者笑曰：「速命人與我，得下落矣。」吏喜從之，肩輿人聽瞽者指揮，左則左，右則右，皆巉巖山徑，無復人烟。已而夕陽在樹林中，時聞虎嘯聲，吏色然懼，瞽者忽喝輿人住，前指吏曰：「請從此三折而東入深林，則知金所在，余不敢僭子同往也。」吏匍匐奔至，曲折殊甚，穿深林，果得一大莊院，爲閹者所呵，吏以直告。閹曰：「若何事，饒舌？雖然業已來，候吾王登殿自訴也。」吏隨入門數層，巍然臺殿，丹碧射目。時日已西，匿屏息簷下待，少頃，燈火輝煌，仙樂作自內殿，幾半里，劍戟森列，侍衛如雲，非復人間。殿上一王者，童顏道貌如老君，傍擁以羽幢寶劍，扶輦人環珮鏘然。王者呼從者，引吏前，問曰：「汝韓某命來索金者乎？」吏惶恐屏息，不能對。王者曰：「此處無義之金頗多，盍引彼自認。」繞道至一庫，則金銀與棟齊，吏認前所解金，封識宛然未啟也。復返殿上，仙樂再作，王者已退矣。侍者傳令吏暫住數日，候回音。朝夕閉一室，穴窗投以食，將半月，吏悔恨無聊，欲逃無路，偶見室有小門，試入之，又一洞天。吏方徘徊間，忽腥風自牆樹落，血滴衣袂，月下詳囑，皆人頭及斷手脚也。吏魂膽俱喪，急返故處，不能成寐。約三漏，殿上傳吏出，則王者侍從燈火，羅列如前，吏長跪聽命。王者曰：「吾不忍累汝全家，有扎復汝主，金不可得也。」吏唯唯，從者授書一力士。

挾之出行，小徑如雲霧，足不履地。將黎明，已至通衢，力士曰：「第可歸矣。」回視之，影已滅。吏跋涉月餘，歸成都，述其事於韓。韓始不信，吏出書，韓自啓之，悚懼失色，汗浹背，退卽盡釋解金人，人皆莫解所以。後韓卒，其親隨人云：「一月前有入韓臥內，截其辮髮及枕畔印鑰去。」韓不敢詰，王者所封扎內卽此也。後遣人徧訪，迷其徑，不可得。（隸園雜說）

尤世威爲總兵時，往謁薊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少假。更謁侯司徒恂，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禮。世威感悅，願効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化鎮，上遇火砲災，司徒公壓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二死人。世威震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樓，適有電光照司徒公，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二十二死者。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燒其髮及其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云。（壯悔堂集）

汝上有響馬肆，劫衆捕方遯巡，見翁媪並轡來，識之，遮拜翁馬首求助。翁笑曰：「余夫婦朝泰安娘娘，何暇爲人擒賊？」衆哀請，媪忿然曰：「老娘出一臂可乎？」衆喜，遮拜媪前。媪挈懷中所抱孩付翁，以己驢易翁馬，挾彈呼衆曰：「速隨來。」騎如飛鳥，踪旋滅。衆馳二三十里，見媪緩轡返，有愉容，車裝財物，若輩前往收還。諸賊奴老娘已縱之矣，遂去。衆趨前林，果不謬，蓋老媪能挽鐵胎弓，以鐵丸彈人，無不立死。所乘又追風馬，賊衆素呼爲某太太，聞其名卽遁耳。（柳軒叢談）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與遇河南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脅夾大鐵錐，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復，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我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

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寢而醒，則鼾睡坑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尅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鬥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鬥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鷄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鬚乘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餘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吾兄？」言未畢，客呼曰：「推！」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慄欲墮；忽然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魏叔子文集）

松陵周姓者，道登相公族裔，不自檢束。凡暇日，則負手井闔間，忽遇外來少年，相與泥首曰：「我周之世僕，名二舍，飄零道路，令歸服役。」周睹其眉目英偉，語言次第，不類下傭，始拒之。因舍執禮愈卑，遂留住敗屋中，以示相却之意。舍了無去志，適因出探友人，舍亦隨行，見友人書室中，閩蘭盛開，磁盆檀架，嘆賞不已。舍云：「奴當爲郎君致此。」一周以妄言不答而返。詰朝，則蘭已苑在，驚馳呼舍，責彼行竊，損我家聲。言未畢，友人趨至，見蘭大笑曰：「吾兄欲此，何不明示，乃作梁上君子耶？」周以舍告友，曰：「吾固疑兄素非勇者，豈能輕越重垣，必有肉飛仙佐之耳。蘭不足惜，兄可督其見還，我輩伏暗壁中，窺其形跡。」周如約諭遣，舍無難色。是夜漏再下，見舍懸空而下，皂帔絳幘，左挾蘭，右匕首，捷如健鶻，入雲不暇轉瞬。迨晨次，周密訊友云：「靜夜無聞，惟一絲玄霧，矯下檐楹，卽覺霜雪侵人，戰慄不已。少焉秉燭就視，則蘭已置之舊所，不移毫髮，祇花葉凋謝矣。周歸，旋召舍語，若有術如此，自非無故相依，然稍爲漏洩，禍將及我，可速他圖。」舍奮然而出，不知所往。（西阜外集）

休寧程宗斗弱冠好鎗棍，祖付三千金命賈。宗斗攜往河南少林寺學武藝，罄其橐。少林例學成者，能打散衆木偶，方許出寺，否則必欲去者，乃由狗竇出耳。宗斗學既久，獨能打散木偶，既出懼祖責，不敢歸。父遣人訪得之，閉諸室，不令他遊。後父挾重賞，偕之往北京，道遇響馬賊，父懼甚，匿草間。宗斗獨敵數十人，皆辟易，響馬驚拜曰：「神人也。」邀其父子至山，宴而後歸其橐。宗斗從之，方半酣，偶聞門外喧嘩，急躍起如飛鳥，掠簷間，忽不見。羣盜驚甚，少頃自門外從容來曰：「吾乍聞喧，將試吾拳勇，乃下人噪雜，不足辱一揮也。」盜皆色然恐，急還其行裝，送其父子歸。其父亦訝甚，曩亦不知其技勇若此也。後恐其將入匪類，不令出遊，遂以商賈終焉。（懷秋集）

### 定數

人思所以勝天，猥云定數可察也。顧蠅營狗苟，洪波而莫返，靜聽舊事，未必不因之自淡，烏必廢諸。

趙涓精弈，號爲國手。成化初，有二善弈者，充供奉。上命二人與涓弈，以金合貯賞勝者。涓連勝，叩首領勝。兩人夜叩涓曰：「吾兩人無他長，徒以弈事上，公今連勝吾兩人，名成矣。脫再屈我，於公名不加增，而置吾兩人何處？今願以白金一笏爲公壽，明日對，佯北一局，小假吾兩人顏色，感公長者。」涓許諾。明日果佯北一局，兩人卽叩拜開金合，則中貯錦衣空名御札及一牙牌也。帝意本官涓，涓竟不得，帝嘆曰：「孰爲天子能造命哉？」（昨非庵集）

崑山舟師楊姓者，雅與金姓者善。金死，有子曰三，年十七，窶甚。楊憐之，招入舟，既久，以其力勤也，愛之。楊夫婦無子，一女年相若，因以妻三。歲餘，三沾痰，日漸疴羸，危。楊夫婦始悔恨，辱罵不絕。一日江行，泊孤島下，賺其拾薪棄之，挂帆去。三欲歸無路，痛哭將欲赴江死。既又念島中或逢人，冀可救援，轉入林中，至一所，見戈戟森列，徐偵之，無所聞。漸就闇寂，僅有八大篋，封識完好，不知何爲。蓋盜所劫財，暫貯此地。三乃匿戈戟溝中，更臨江濱，適有他舟經其處。三招之來曰：「我有行李，待伴不至，可附我去。」舟中許諾，悉以大篋入舟。行抵儀真，問居停主人家，密啟篋視，皆金珠也。卽其地，售得如干，服食起居非故矣。既收童僕，復買妾。一日行過河下，楊舟適在，三識之，楊不知也。三

乃使人顧其舟，云湖裏賈輻重累累，舳艫充牣。先是楊棄三時，女晝夜啼哭，不欲生；父母強之更納壻，女不從。至三登舟，舟人莫敢仰視，女竊視之，驚語母曰：「客狀甚似吾壻。」母嘗之曰：「見金夫不有躬耶？若三不知死所矣。」女遂不敢言。三顧女，佯謂舟人曰：「何不向船尾取破氈笠戴之？」蓋三囊時，初登楊舟，有是言也。於是妻覺之，出見，相與抱哭，驩如平生。而楊夫婦羅拜請罪，悔過無已，三亦不之較，尋同歸三家焉。未幾，會劇寇劉六劉七叛入吳，三出金帛募死士，從郡別駕胡公直搗狼山之穴，縛其渠魁，討平之，功授武騎尉，妻亦從封云。（鴻書）

刑部郎陳某，謫守曹州，歲久不調，以形家言，造危樓於州前，兼以遊賞。樓旁爲國子生楊森居，曠其礎已，訴陳，陳不顧。亡何，靈寶許襄毅公進，以直指使臨州，生復訴之，公即往登樓觀視，時陳宴樂之具，皆不及徹，公嘆息，命毀樓，改爲州庫，督役掾於樓壁，折得一磚，題云：「許吏部許吏部，毀高樓，蓋州庫，惱殺陳知州，喜殺楊知固。」公聞，以訊當時匠，作答曰：「當時有施道人題此，衆不識字，莫知所云。」公後官冢，幸楊令固，安陳以此憤卒。（耳談）

張明經謁選，黯夜與一人聚藪屋下，互問籍里。明經曰：「我武昌人。」其人曰：「我濟南人。」又問公既楚產，蘄有巴水驛乎？曰：「有之。」明經曰：「公問此何意？」曰：「我始生僅一歲，家失火，衆皆奔避出，獨遺我榻上。忽火中有聲曰：『莫燒死巴水驛驛丞。』又若有撼遏火勢者，人因得入，抱我出，今恐選得此驛耳。」及明觀榜，果巴水驛丞。（珊瑚）

浙江壬子科，按察副使端明胡公，副都御史烈孫公，新建伯文成王公同榜，皆浙人。寧藩之變，胡公發其謀，孫公殉其節，王公成其功。然當在棘闈，有爲大聲者曰：「三人儘得好事。」莫測其故，後始驗爲寧藩發也。（耳談）

興化郡丞朱士容海婦有姪，求夢於九鯉仙，夢入示以科舉案，視惟一魁字，後果生男名魁兒，兒亦穎甚，謂必驗之，乃年二十得危病，自曰：「魁字二十鬼也，吾其休矣！」果卒。文徵明父林守溫州，忽病，令人祈夢於仙，仙曰：「孔老人之言卽是。」明日有老人告曰：「命解之木，共得板五十六斤，內三片朽無用，一問汝何姓？」曰：「小人姓孔。」



公大駭。唐子畏寅亦以壽向仙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不曉何語。後見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詞曰：「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亦默然而二公俱卒，年皆五十三。（迪吉錄）

春明夢餘錄云：「遼之正殿曰洪武，元之正殿曰大明，後之國號年號先定焉。」余謂明崇禎間，築拱極城於盧溝橋前，曰順治，後曰永昌，一爲本朝年號，一符闖賊僭號。又聞父老傳劉誠意對明太祖國祚之問云：「逢順則止。」闖賊僭號大順，亦何足道？實符本朝順治年號。若匾額曰清明，鼎望清朝，宿望清朝，柱臣之額，不一而足，豈非前定耶？（萬青閣偶談）

青田有廟祠，在其邑之街衢。丙戌丁亥間，有大帥督兵過而惡之，下令拆毀。甫墮一牆，卽於中得剃刀一張，順治錢一枚，帥兒大駭，乃止不毀。（懸榻篇）

**報施**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卓哉醇儒言也。行一事而先籌果報，君子嗤之矣。獨是福善禍淫，由來已舊，吾儕卽不必因之望報，徒毅然莫顧其後，而垢惡日滋，則又斷乎其不可。

江浦鄭氏，累世同居，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弟；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堂榜因素朽墮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恰見經史，事聞，乃斬誣者。（臣鑒錄）

龔僕本舟子，成化庚子八月，行次揚子江心，會大風雨，擠一富商溺水，盡攘其有。歸乃棄棹，舍於揚州，建高樓巨室，改事生殖，以享富貴。僕後生一子，撫育既長，視父如讎敵。一日，有祈禱者，僕叩首曰：「敢請大仙，何吾父子不相得之甚也？」判云：「八月風雨，何太惡？揚子江心波浪，作二十年前卽此人，請君試把心頭摸。」僕凜然懼禍，盡貽其有於子遠竄。（野記）

陸文定公樹聲松江人，以大宗伯致仕，年六十無子。夫人爲密置十髮，誕日設宴，出爲壽。公曰：「更爲我取百金。」

來。金至，悉召其父母謂之曰：「吾老不足辱諸女，各贈十金爲嫁資，使更擇婿。」後鄰家女三許人而三壻死，里中以爲不祥，無敢聘者。公曰：「是真吾妾矣！」遂娶之，生子彥章，猶及見其登進士，仕至光祿卿，公壽九十七，朝廷爲立百歲坊。（續昨非錄）

吳人王翰景泰中爲御史，上疏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事甚力。及英宗復辟，攻于肅愍，數言前二事之非。英宗悅之，時有賞賜，許以大用。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架歷朝章疏，凡留中者俱在。忽驟風飄一本，宛轉上前，取而閱之，則勸易儲及南宮禁錮疏也。急宣翰來，以爲復有賞賜，既至上發前疏示之，翰叩頭出血請死，上遽叱出誅之。（懲惡百條）

有徽商過九江，見江干有舟被劫，商泊而救焉。內有孝廉七人，各給以衣食，且贈賂資而去，初不問七人爲誰。明歲癸未登第六人，其一爲莆田方萬策，久之萬策分巡嘉湖，屠憲副冲陽讎之，其時商以資盡自鬻於屠爲奴矣。方道見其侍讎駭之，呼至几前，細審來歷，因曰：「爾曾記八年前活數人否？」商曰：「某已忘之。」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方道出席長跪曰：「我恩兄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卽告屠贖，至公解款月餘，贈千金，又柬同難者贈之，商攜資重營，猶不失爲富翁。（座右編）

聶以道曾宰江右一邑，有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十五錠，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而欺我，况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速送還。」子依命攜往，原拾處果見尋鈔者，付還其人，乃曰：「我原三十錠，」爭不已，相持至聶前。聶推問村人是實，乃判云：「失者三十錠，拾者十五錠，非汝鈔也可自別尋。」遂給贖母以養老。（快心集）

宏治辛酉，山西和順縣一糶戶，往布政司取通關，忽夢至一所，山西一省之官皆集。俄有符使齎文書一通置案，衆曰：「天榜至矣。」開榜旁一官唱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學生。」大同府縣皆起應曰：「其人孝友，多爲人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應曰：「其人事繼母能孝。」至三十四名，縣官應曰：「其人放私債，迫死二人命。」

中坐者舉筆勾之。至四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孝且逐其弟爲人傭。」中坐者舉筆又勾之。至五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捏詞寫訟，受害者凡幾家，死者凡幾人。」中坐者奪筆抹去。唱名畢，中坐者令人各舉所知，衆舉凡二十五人，中坐者擇九人，寫訖，糧戶醒而默記之。次日領通關，回至盤陀驛，遇陳桂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桂不信，因述其事，及榜發果然，餘皆符所夢。（巨鑒錄）

南昌有李某，業木，段某業針，劉某業星命。嘉靖間，俱以歲旱遷湖省金沙洲家焉。比鄰鄉戚，情好甚篤。亡何，李有姪喬來相依受徒，喬工制舉業，徒者日衆，修脯漸饒。劉視其星命，當大貴時，段有女少喬五六歲，劉因執伐以聘。明年庚午，喬歸應試，欲娶女偕歸，而段之婦忽中變，謂富貴未有期，喬固窶人，能口誦即飢矣，奈何捨愛女適他省。然不可背盟，遂爲計誑喬，謂女當夜登舟，而已當送半道始返。實則膺女，喬與劉皆罔識焉。喬歸，即以儒士鄉會聯捷副刑部郎。久之，擢守成部，便道還過湖省，餽貽段父母甚厚，而爲禮甚恭。段女適蕭子，敗蕩日貧，而羨賈者擁高華，鬱鬱病卒。（耳談）

譚元春，字友夏，楚人。父嘗客襄陽，舟旦發，忽聞岸上悲啼聲，急停舟問之，則里役失遺多金，無以償官，欲赴水死耳。譚慰之曰：「若金故不失。」隨取一大函畀之，其人曰：「此非吾金，安敢妄取。」譚曰：「第將去。」後丁卯歲，元春夢神告曰：「宜自策勵，爾父襄陽事發矣。」元春驚寤，以夢告母曰：「大人得無有不善事於襄陽乎？」母爲具述前事，是歲鄉薦第一。（不可不可錄）

熊李有盛，周者，號文湖，登嘉靖間進士。當爲諸生時，人或以讒言污讖其妻，盛不察真贋，輒持劍殺之，自鳴於官。官曰：「烈士也，亟賞之。」未幾，妻見夢曰：「我實無玷，若用讒言殺我，我必報若。」越十五年，盛累官至郡太守，夜閱文書，有縊死事，盛語闈童曰：「縊何能死人？我請戲試之。」遂用組綬自繫，踐踏椅上，懸諸梁。闈童乘其懸也，亟取椅却走，盛足不能至地，氣絕而死。闈童走歸家曰：「吾今日得報仇矣。」遂仆地死，人莫曉其故。後細詢之，則闈

童之生日，乃盛妻之死日也。（座右編）

姑蘇有潘姓者，掘地得金二十萬，以分其子潘奎、潘璧，兩母出也。璧年尚稚，奎乘其病，投毒餌中殺璧。奎生子名城，性聰穎，然淫恣無度。入賞爲國子生，司成姜鳳阿覽牒曰：「何名潘城？」爲增一璧字。父奎聞之，甚不樂。已而璧城破其家，百計索金於父，不得，遂誘劉氏，奴激怒其父而毆之死。蓋璧再生爲璧城云。（同上）

萬歷間，京師有陰與姦婦期奔，尙慮其夫在，因跡夫所往，誘至僻地縛之樹，拘其項以死，仍爪出其目睛。有白髯翁治之，納其睛，還目而舒其項，使活。歸語其婦，婦亦感悔，鳴官抵罪。（耳談）

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副焉。所得禮幣及諸贈遺，士衡皆不關意。余英慮船漏，以士衡之物籍船底，已物置其上。無何，遇大風，船幾覆，舟人請滅所載倉忙不暇揀擇，信手拈出，棄之中流。舟始定，皆余英物也。（野乘）

萬歷丙辰進士韓某，父爲顯宦，曾入一尼菴，見一尼色最麗，心動。他日以內人饋之餅，尼不知計，食之暈絕。韓趨入其菴，竊其袒服，以戲於旁。尼忽醒，覺其故，笑曰：「亦何至若是？晚當與君作伴耳。」韓信之不疑，遂去。頃之，沐浴對佛，縊死。時韓尙無子，妻忽懷孕，生男，稍長，聰穎殊絕。年十六，舉於鄉。明年以春闈試京師，一日捷音至，親朋稱慶。又一日見家僮，凶服號哭而來，詢之，則新貴者已死矣。韓痛絕再甦，詰其死時狀，僮曰：「公子將死時，忽發囁語曰：『吾豈真韓公子哉？』乃某菴尼僧，托生其家，受他恩愛幾年，以償夙冤。今得請於帝，斬其嗣矣。」韓聞此語，驚恨而卒。（臣鑒錄）

萬歷中，焦某以江陰小吏選楚中典史，遷府知事，離任。江陰有一小僧，募金六百，佈施普陀山，附舟而南。焦忽萌惡念，擠僧於江，有其金。忽見僧從水出，曰：「君害我命，則亦已矣。金乃十方所施，不可得也。」自是日夕見形，焦憂懼得病，寢興不安。抵家病劇，諸凡祈禳，無所不營，而僧至必大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時焦歸，且一年，囊中金亦盡。一日僧持刺相訪，直入中堂，闈者辭以主病。僧叱云：「吾非募化，有事見汝主。」焦方負床呻吟，妻拏環泣。

復聞此僧來訪，大駭云：「索命變幻如此，不如速死。」遂奪刀自殺。家人方抱止，而僧已至矣。謂焦曰：「某人也，非鬼也。去年於風浪中自分必死，忽有一燈引入蘆葦，遇漁舟拯脫，復募六百餘金，將往普陀償願。因過江陰，知君有此異疾，特來爲君釋杯蛇之疑耳。」焦曰：「金盡奈何？」僧笑曰：「吾無意索金。」舉家聞之，羅拜欲製衣履相遺，固却不受，僅享一飯，使人跡之，果乘南海舟去，自是鬼形遂絕。焦疑不釋，少日而殂。焦止一子，方應孝廉舉，以親喪不赴，無故走江干，跳浪中死。（同上）

秀水姚思仁萬曆間巡按山東河南，殺賊頗多。忽病中被攝入冥司，主者詰曰：「爾爲御史，何好殺如此？」姚曰：「某爲天子執法耳，非好殺也。」主者曰：「此言過矣，凡爲人當體上天好生惡殺之心，先王刑期無刑之意，今爾不以哀矜勿喜自省，理應受罪。」姚曰：「固也，當兩省凶荒，某曾上疏請賑，所活不下數千萬，獨不可相準乎？」主者曰：「此爾幕賓賀燦然之所爲也，已註其中年富貴矣。」姚曰：「稿雖賀作疏由我上，獨不可分其半乎？」主者乃依言令其生還。賀以秀水人，年少家貧，從姚於官，因見凶荒，特作疏稿勸姚上之。後賀年四十登第，累官冢宰，姚亦官至工部尙書。（同上）

虞升卿曰：「吾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其中豈無冤者，所以二十年家門不增一口。予辛亥平交山寇，到今二十四年，側室雖多，未生一子，不免歸咎於當年之勦殺，懷思虞公，心爲憬然。然值交城編審，故絕病逃諸丁，擦除俱盡，未曾一狗情面，此又予之可信於心者也。」

中書舍人永嘉趙士禎爲匿名妖書，朝廷緝捕之急，錦衣百戶崔德緝順天黜生敵生光，并其子其妻鞠之。生光誣伏，歎曰：「朝廷得我結案，如一移口，諸君何處求生活乎？」太監陳矩上其獄，移刑部論斬，上欲加等，以謀危社稷，律論磔，妻子戍邊。後士禎疾篤，自言其詳，肉碎落如磔。（貞勝編）

御史沈某當萬曆甲辰春，審妖書時，敵生光哀辭鳴冤，沈不之顧，且聲色震厲，徑坐生光。生光努目切齒，含恨以

死。後沈出巡，途中得病，請其僕曰：「昏愒中見敝生光索命，病不起矣。」已而果卒。（酌中志略）

劉理順河南人，數上公車不第，請書讀源神廟中。一旦聞哭聲甚哀，詢之，乃一商人出外七年不歸，母老貧甚，嫁媳於遠商，得銀十二兩，婦姑訣別，是以悲耳。劉聞之，急命其僕歸家取十二金至。僕曰：「家已乏絕，止有納糧銀十餘兩，明日輸官矣。」劉曰：「汝第與我糧銀當再爲計。」遂作商人書，言貨殖七年獲利五百餘金，行將歸舍，先寄銀十二兩，姑媳得銀，以書示遠商，遂解議去。後旬餘，其子果歸，貨殖獲利，悉與書中合，駭甚曰：「此神明憫我耳！」明年甲戌，劉遂狀元及第。（臣鑒錄）

金壇于中丞相攸得無錫華生爲壻，告其女曰：「吾二任都憲，歷十有七年，未嘗置人大辟，華生不患不富貴也，患居官或刻耳。」及華登第爲江右司李，執法凜如，三日而入重罪者三。其妻述父言告之，華曰：「我爲刑官，律如是，吾依律斷而已。若廢公法，而市己私，非所以明職守也。」後屢入人罪，屢勸輒以依律斷答之。華後無子，婢生二子，皆不肖，語其妻曰：「我生平未嘗欺公壞法，何生子如是？」妻曰：「此君之依律斷也。」今于子孫貴顯屢世而華竟絕嗣。（座右編）

鳳陽倪秀才之妻徐氏，房資頗盛，其侍女緋桃，自恃才貌，冀寵於主公，而專內柄焉。值主母患痢，緋桃欲乘機斃之，謀於靈婆，得毒藥數丸，將和痢藥以進。未及逞謀，忽夢中自言爾若藥死，願謝金飾一匣。同睡者詰之，則曰：「未嘗有言。」適腰間有丸藥墜地，又詰之，則曰：「我心悶欲治耳。」卽取吞之，少時便血直注，號呼而死。（同上）

紫潭李翁族產俱盛，嘗卜地得吉，相者曰：「主出飛來金帶。」後浙有孝廉某，北上阻雪，過其家，翁觴之，屢日。孝廉見傳殮小婢，貌秀整悅之，因人語翁，欲購爲妾，翁許之，與偕行。後孝廉登第，歷任大司馬，其夫人暨諸姬皆無子，獨此姬生二男二女，夫人歿，遂續爲夫人。夫人念其翁媪甚，潛屬其門吏，於黃岡人問翁媪消息，是時媪翁歿已久，家亦淪替如洗，莫有知者。忽翁之子以解軍赴遼陽，經都下，過大司馬宅門，與門吏諄語，知爲黃岡人，以聞於夫人。

夫人訊之，其兄也，大爲之慟，教令出飾衣冠，具羔雁，謁公。公厚客之，餽贈甚盛。夫人益不悅，日涕泣曰：「能富貴人者，公也，今待妾家若此乎？且何以令諸兒女有外家也？」時有侯李氏，絕胤，而山東人奏請襲者，叙功績不合，其功績冊在所司庫。公無能解於其夫人，陰以冊示李子，令熟之，亦奏請襲，下所司辨之。李子語合得襲侯，今紫潭稱李侯家是也。後復絕，獨其家綽楔在焉，相者稱飛來金帶始驗。（耳談）

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後被劾伏辜。同時更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遽死。（蕪史）

寧波府庠王錄當貢，其次爲李循模，李素無行，百計攘得之，王不較也。李入京，夤緣嚴嵩門下，求順天訓導，嚴諭銓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縱步至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術，徘徊良久。學役輩詰之，李大聲曰：「吾不數日當坐於此，鼠輩敢無狀耶？」諸人乃羣譁於吏部，文選大駭，亟易廣西一小縣，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粵。明年王應貢就選，乃恰得順天府訓導。（臣鑒錄）

朱之蕃未第時，夢一神曰：「今年狀元，當是鎮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黜之。汝家世陰德，與彼相等，次當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子獨未戒此，倘能早戒，狀元屬汝無疑也。」覺語其父，父以爲夢境渺茫，明夜父夢亦如之，始大驚。次早父子焚香告天，誓不食牛肉。是年果狀元及第，徐止二甲第三。（不可不可錄）

松江諸生袁燦，若丁丑進士定弟也。十五年夢至一所，見歷代創業主，會議革命，有頃一人如帝者狀，披髮伏地，嗚咽泣，懇枉。明高帝語之曰：「此事非我所能主，當往問建文皇帝。」燦若流汗，浹背而醒。（綏寇紀略）

方崖趙公，談其鄉有爲州牧者，因庖人具饌，失一鵝首，遂斃之杖下。後歸田，賞積頗厚，乃構一堂而栽雙桂。卽扁之曰培桂，因手識云：「己酉堂前培桂，他日子孫必有折桂之手。」一夜坐堂上，忽空中戛然有聲，如鳥啣物擲地，燭之乃一腐鵝首也。其人駭汗，未幾卽病逝焉。自是家零落，至嘉靖己酉，鬻其居於人，其承鬻者，王姓名培桂也。計

其扁堂之歲，僅一週花甲耳。（座右編）

萬歷丙戌間，京師有傭工之婦，先與衛軍羅姓者交密，呼爲羅長官。後以隙絕，婦久曠慾動，乃擇葫蘆藹潤之，每寢執以自娛，快意處，亟呼蘿藹爲羅長官。鄰人聞之，以爲羅君復修好矣。鄰有惡少年，素垂涎於婦，調之不從，恨焉。適傭工夜歸，與婦寢，惡少不知也，意其獨宿，故無聲。挾利刀潛入，將迫之，捫枕得髹頭，誤認爲羅，怒甚，連砍之而去。事既上，有司不能決。鄰人曰：「前此每夜其婦必呼其舊好羅長官，然但聞聲，未見其人也。」官以羅妬姦殺人，當重辟。羅極稱冤，竟不白。惡少歸，嗟嘆不已，妻叩之備述其故。妻亦與一人有私，其所私者，正避匿牀下，計欲殺惡少而取其妻，乃以所聞語鳴官，惡少竟得罪，而羅長官乃釋。（報應錄）

上海朱錦初投潘尙書爲家人，後其子泮遊，入謝于公。潘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觀也。」卽檢其靠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激，曰：「荷洪恩，須當報效，庶慊微心耳。」潘曰：「我富貴已足，何賴於汝？」朱懇請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現今文廟圯壞，汝能修葺，賢於報我遠矣。」朱卽獨力營繕，頗稱華煥。此事已過百餘年，人亦無有憶及之者。順治己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歿，臨卒時，文廟正樑年久朽壞，亦以是刻崩殞，視其建造之姓名卽朱錦也。始知會元乃其後身，事詳上海志。又縉雲鄭廣唐，天啓丁卯孝廉，亦以儒學爲兵火所燬，躬自督造，晨夕不輟，其子惟颺載颺相繼登進士。今人惟知崇飾寺觀，以希冥福，而於幼所誦法之聖人，反秦越視之，抑知東家氏之靈爽，固若是其彰彰也乎？（汪訥菴偶筆）

儀真孔姓者，於荒年購得孔氏家譜，遂詣縣冒陳聖裔。時值變亂之餘，聖胄散落，縣爲申請，得補奉祀生，遂於家安設聖位。然其人無行，淫人之妻，夫死遂娶爲妾，而已妻亦有淫行，鄉里薄之。鄰有塾師，夜夢一儒者乘車，上豎一旂，題曰「司馬牛」。弟子從者甚衆，皆頭帶包角巾（罩於髻上方頂有帶者）。語塾師曰：「來日此處有事，汝當避之。」覺而駭甚，如言避去。至午後火發，孔姓者從外奔歸，見火勢尙緩，亟入欲攬其譜，甫進門內，火忽四合，遂夫妻



焚死（同上）

儀真諸生陳登睦讀書資福寺，有盜入其書室，陳飲歸遇之，拔壁間鈍劍砍盜。盜跪，哀求云：「有老母，乞恕饒。」陳時已醉，猶連砍數劍，盜負痛踉蹌行不數武，死於寺後城脚。是科陳入闈，謄寫已完，文甚得意，忽見一鬼，汚血狼籍，以手急拍其案，硯翻墨潰，卷遂被貼。自後每人闈，鬼輒來擾，如是七科，終不得售（同上）。

孝豐吳南山翁，居常好教責人，無所回曲，里惡少嫉之如仇。有施某蓄盜刺公，公常適邑，邑遠多山盜，因匿險間以候。公至其地，馬忽小蹶，因厲聲曰：「汝害我乎？」盜以爲知己，遂不敢出。他日又如此伺公，公忽半道反，以心有他故也。然尙過施宅啜茶去，盜又能以爲未至，而施又謂過己，皆以爲神。他日盜以實告曰：「公真大福人也，某亦降心矣。」（耳談）

金陵人楊公參，以參藩鎮廣南某郡。訟庭大雷雨，忽自天墜一物如毬，皆海波所成，坵之得人，若目冥，楊飲之。活曰：「我某郡邑村民，與某某探珠海蚌中。我下而二人乘繩其上，忽得三珠，其一夜明最大，兩手握之上，復下取二小珠，繩忽斷，隨流墮潭中。潭中反無水，龍所蟠處，跨其背如馬，龍蟄亦復覺腹飢，因龍自舐其脅涎，亦舐之，遂不饑。但無奈瀾漪味苦甚，而縛裹其身成毬，迷冥且死，雷動龍起，揚舞青旻間，身隨之，故墮此。」公遣騎急補之，某某與大珠俱在，蓋恐探者上，當得大珠，而二人分得小者也，是以斷繩。一訊吐實，抵二人死，而大珠還探者（同上）。

許少司馬孟中先生，始解吏部郎歸，盜入室發橐，愕然如洗，乃恨其廉，縛置几上，而穿几作孔，火炙之。傍一盜獨曰：「廉自其天性，何苦迺公爲？」得解，先生已屬目其人，衆挾先生送抵江上，俄而盜獲，先生困沙觜，忍死命赴邑庭，人莫知其故。先生指所屬目盜曰：「是恩我者，不然死矣。」且據地稽首，故是盜獨得活。沈殿元君典暨其尊人憲使中盜，一無髻者閉其婦女一室，戒羣盜毋得入，旋亦獲，殿元卽造邑堂，稱盜無髻者得釋。盜出問故曰：「爾非閉婦女室者耶？」（同上）。

金沙李太青爲諸生時，讀書姑宅，有婢娟娟，李私狎之，許以他日貴，當置偏室。崇禎癸酉，李登賢書，婢以實告姑，姑喜將資奩具以待。李赴公車有日矣，來謝姑，復與婢拳拳再訂，羣以爲盟必踐也。比甲戌冠南宮，與妻謀之，妻大憾，遣人詰責姑，李不能禁，婢遂自經死。李官禮曹，當入值，輒私攜妾扮家僮，入宿禁省。一夕忽見前婢披髮過其前，李不之傲，漏三下，方與妾交媾情濃，忽內傳他旨呼李，李心虛以爲攜妾事泄也，遂脫陽死妾腹上，人以爲婢索命云。（幽草軒）

休甯汪應鳴少客襄陽，充團練守江，孤旅遊行，偵者輒疑爲賊，間濫殺甚夥。一日二賈自蜀來，足沾泥塵，有遠行色，衆曰賊也，揮刀欲斷其頭。汪止之曰：「焉有不問而枉殺之者？」縛而獻諸官，鞠之，則往來貨買，眼目鑿鑿，果民也，引囊之牙儉，多有識之者。二人得免死，匆匆去，未及問汪姓名。未月餘，流寇奄至，沿途慘戮，汪逃避江上，烟水茫茫，無有渡者。急呼蘆中，舟皆不應，忽舟中有人伸頭偵之，認其爲汪也，渡之去，卽從前免死之二賈也。又嘗負不平，爲人訴於皖。未濟江之前一日，旅邸中聞有號呼而哀籲者，問之，則遠客臥病垂危，囊盡而店主人逼之去者也。汪惻然盡解其橐以贈，而忘留己串，至中途不能前，遂停輜以待後伴。又明日乃濟，舟子曰：「昨午此時狂風驟作，渡者覆溺無數，若昨來魚腹矣。」（續人鏡陽秋）

房師成夫子宰衢之西安，余與同門胡道南張書乘方月江諸君，往謁夫子。時山寇初平，有擒白頭兵至者，立斬之。日衆方奕，適縛一少年至，哀泣求救，衆不顧，余憫之，竟代訴其枉，得釋。少年感活命恩，服勤寓所，爲子爨，問其姓程也。未幾，余返新安，少年欲從余歸，余却之，登舟垂淚叩首去。越二十三年甲寅，逆藩變，饒寇入新安，余遠出，先大夫以不肯降，舉家被執，繫纍蕭寺中。時授僞職者多人，竟不一顧。忽一賊將至，與賊帥雜耳，話良久，帥悔之，賊將竟來建初寺，守軍辟易。先大夫同五弟二兒未拜，賊將先拜曰：「吾特來相救，無他意，二公卽吾恩人，昔年在衢事，當知之。」遂解全家鎖肘而去。先大夫舉家得脫，卽衢之少年也。

順治初年，京都一賣水人趙遜，弱冠未有室，同輩人歛貲爲之納聘於人。市中得一婦人，以廿金買歸，及合卺，去其蒙之帕，乃白髮老嫗也。遜曰：「以少配老，則吾豈敢願以母事之，得供饗殮足矣。」嫗然之。居數日，見遜執禮甚謹，乃呼之曰：「汝歛衆人之貲，原爲得妻，今妻財兩空，奈何？吾有藏珠，可以償汝。」乃於衣帶中揀出，易金二十兩，又持至市上買一女，纔入門，見嫗卽大慟，叩之，乃其親女也。蓋嫗與女流落時未謀面，今會於都，始知之。嫗係洪洞人家，貲甚殷，有二子，皆衣冠舊族，原因兵荒失散，今既完聚，可圖歸計矣。所藏珠尙有百餘顆，更變銀爲路費，攜以歸。二子接入，喜從天降，遂將家產析而爲三，兩兒一壻，各受其一，諧老終身焉。嗚呼！趙遜謀妻而尊爲母，原非意中老嫗納壻而竟得女，尤屬望外。順治己丑，公車北上，其途人爲余言者，故表而書之。（梅窗小史）

鄆縣陸氏者，奸而橫，侵其鄰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爲己宮室苑囿，所餘惟嘉樹一株。陸氏晚得子而暗，數歲游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曰是鄭氏後身云。（湧幢小品）

南宮李皂隸，悍惡異常，官司皆憚之。一日見美婦獨處室，欲強污之，婦不從，手殺死，人莫之知。又因小忿，手擊死一膳夫，重賄於官，得免抵。次年至殺人期，自以爲殺人當死，今得免，乃餘生也。當慶賀，遂設棺柩，集諸親友，鼓樂迎導，已乘輜從柩後，若往葬於山中者，以此厭勝。膳夫子五人忿甚，各持一利刃，俟草葬間，李輜至，圍而殺之，官吏咸喜，憫其孝，引報讎例得免死。李妻改醮後夫，述及李奸人婦狀，後夫驚曰：「吾前妻乃爲汝夫殺耶？」蓋其人卽所殺婦之夫也。（荅泚集）

方抄 醫雖技術人之生死繫焉，可忽哉！丹經不勝讀矣，簡便而立驗者，常付之中書君倉卒有觸，未必竟爲無補。

凡中暑中氣中毒中惡乾霍亂，一切速暴之症，生姜自然汁，加童便調服，立可解散。（蘇譚）

新州郡境有藥，人呼爲吉財，解諸毒及蠱，神用無比。昔有人嘗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頗異，自謂卽斃，得吉財數寸飲之，一吐而愈。俗云：「昔有遇毒者，其奴吉財得是藥，因以奴名名之，實草根也，類芍藥。」凡人遇毒夜中潛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詰旦煎飲之，得吐卽愈。俗傳將服是藥，不欲顯言，故云潛取。或云昔有里媼病蠱，其子爲小胥，邑宰命以吉財飲之，暮乃具藥，及旦，其母謂曰：「吾夢人告我，若飲是且死，亟去之。」卽仆於地，其子又告縣尹，縣尹囑令飲之，果愈。豈中蠱者，亦有神若二豎哉？（投荒雜錄）

蠱毒（一本作妖術以魚肉害人）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宋李巽巖侍郎譴爲雷州推官，鞫獄得此方，活人甚多，見范石湖集（升菴外集）

病痔者用苦蘆菜，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熟爛爲度，和湯置器中，閣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湯可下手，擦苦蘆，頻頻澡洗，湯冷卽止，日洗數次。予使宣府時，曾患此疾，太監弓勝授以此方，洗數日後，果見效，故記之。蘆一作苣，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菽園雜記）

療時疾者，服大黃良。陳宜中嘗從夢中得此方，夢神人語曰：「天災流行，人多死於疫癘，惟服大黃者生。」事見宋史（說儲）

凡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新糞尤佳，諸藥不及此。（楮記室）

洞庭賀澤民按蔡雲南時，分巡騰衝等處討賊，因染瘴癘，腰股發熱，有監生殺犬煮餌之，令空心恣食，飲酒數杯，卽去溺溲少候，清利，其脹漸退，蓋犬肉能治瘴也。（客座新聞）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南人採置簾下，能去蚤虱。（澄懷錄）

魏國公徐鵬舉老而御女不衰，人傳其術，以好紅棗數十枚，令姬妾口含而寢，過夜則養食之。（蘇譚）

淮西士人楊勗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聲言應答，腹中輒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

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一勸如言，讀至雷丸，蟲乃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  
(遜齋閒覽)

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  
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能悉心，自瞑目。」  
(蘇譚)

藏書之家，書冊或爲雨漏，及途路水潦所漬者，皆可大甑中蒸而暴之，至一二番，乃以物填壓平處，速乾，色雖微漬，而略無損壞。  
(王氏談錄)

以鐵浸水加礬，以白筆書之，拖墨硯上，則礬不受墨，成白字。又以此書紙上，不見字，浮水即見。舊傳烏鰂腹水立券，久則不見，今試之，先書時不似墨，但變色耳。  
中履曰：「以稗汁磨墨，拖礬書之紙。」  
(物理小識)

見吞鐵針，以乳香荔枝朴稍爲末，以犬豕脂入鹽和之，吞下自愈。若碎鐵，則用皂莢礬砂。雷斅曰：「鐵遇神砂，如泥似粉。」  
神砂應卽礬砂也。王少夫言外域收獬舌駝雞涎，便能吞鐵。一方以礬鹽漬針，而以負革脂鳳仙子吞之。

因笑羅什無乃出此何子元曰：「鐵錐煨金銀多年，以槌皂角，則一夕破。鐵中堅塊曰核，入香油則核散。福鐵皆塊也，筆蘸白水周畫，擊之隨畫處斷，此理亦奇。」  
(同上)

年疫，穿一井飲之，可得無恙，此仙人蘇耽之言。案漢禮儀志云：「夏至日澆井改水，冬至日鑽燧改火，可去瘍病。」  
則耽言非無徵。  
(說儲)

治寒氣腹痛，緊陰危篤者，急飲熱酒，外用葱熨法。葱白碗粗一束，麻繩纏住，切去頭尾，留中一寸厚，放在臍中。上蓋片布，以熨斗貯火熨之，令熱氣入腹。葱壞再換，以汗出痛止爲度。  
(蘇譚)

病鼻赤者，乃陽明經胃火上炎。一方只食鹽一味，研細，每晨起，撮少許擦齒，噙水瀉漱，旋吐掌中，掬以洗面。行之月餘，而鼻色復舊，且有益於齒。  
(同上)

口瘡無問新舊，遇夜臥，將自己兩掌丸，以手捱緊，左右交手揉三五十遍。每夜睡覺，輒行之，愈於服藥。(同上)

凡產後，不問有病無病，即用童便好酒煮熱服之，百病不作。(同上)

小兒急慢驚風，痰涎壅盛，塞於咽喉，其響如潮，名曰潮涎。但用金星礞石，火煨過研細末，入生薄荷汁內，少加蜂蜜調和，溫水服之，良久，其藥自裏痰從大便出，屢試得效。如慢驚症，少加青州白丸數粒，更妙。(同上)

萬安張振山開河，夢神與之方曰：「以桐油石灰，與黑豆末燒石，則鑿之甚易。」因用之驗。智按以硫燒之，其石亦易碎。(物理小識)

畫上粉被黑，或硫烟熏，以石灰湯蘸洗二三次，則色復舊。中通曰：「周江左言用枇杷核洗畫上黴，錘浸滾水，冷定洗之，則黴氣垢汗盡去。皂角亦可，又須急以清水淋去枇杷核皂角之餘氣。(同上)」

焦弱候筆，乘言夏至石灰收百草方甚驗。愚者曰：「百草霜止血，但嫌其黑耳。惟以生半夏末，與製過松香最妙，敷上即合口，以半夏力，得不知痛。(同上)」

近峯聞略曰：「稚子誤吞線錘，胡僧教啖錫糖半筋，果從後出。僧曰：『凡誤吞五金者，皆可出也。』(同上)」

誤吞釣魚鈎者，以其鈎絲穿繭口向外，更以光滑念珠穿其絲，如索索然，逼入喉中，其鈎腠肉爲繭所蒙，因念珠之路，相承拔之，即出。(莫氏入材)

青梔子實晒黃，能消白蟻爲水，濕活樹去皮頂，鑿竅注桐油，置一二日，水盡去，以爲梁柱，蟻不生。或用青礬煮柱，惟中柱不可煮，煮即井水黑。馬教思曰：「血忌日五更斫松柱，无白蟻，或斧敲云。」今日血忌，蟻自去。中惠曰：「養竹雞柱下，白蟻畏其聲。」中通曰：「白蟻必啣水上柱，乃能食木，松易受水，引泥作路，杉木受水易乾，故蟻不上也。一種蜂鑽杉木，須以烟熏之。」(物理小識)

凡入山牽白犬白雞與鹽，則藥寶并出百步外，口呼靈嶽，或呼林林央央則無恙，一作林兵。又曰：「入山默念儀

方，卽不見狼麋，默念儀黍，卽不見虎。摺後裙三摺，攝腰間，則蛇不近，得虎光入土之白石佩之。凡渡江河，朱書禹字及手書士字，除驚恐。行山慮迷，掘蠶蟲一枚於手，無恙，蠶卽土踊。及神龜前左肩臑骨，人穿以行，則不迷山。此出道家言，成式載婆娑演底，則華嚴咒也。人心有所依歸，不動他慮，則邪氣退避，此內定之法也。有以乾元亨利貞入咒者，推此可知。北齊雜會乘驟夜行，忽二人引之失路，會怪之，誦易經上篇未盡，二人忽散。陳徐陵病篤，子榜燒香跪誦孝經三日，陵疾豁然愈。(同上)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升菴外集)

張甲僑居司徒蔡謨家，遠出數宿，謨畫眠，夢甲云：「暴病心腹疼，腹滿不得吐而死，所病乾霍亂可治，而人莫知其藥故死耳。但以蜘蛛生斷去脚吞之，則愈耳。」謨覺，探之果死，其後有乾霍亂者，試用輒瘳。(客中閒集)

粟惟兗州宣州者最勝，一球數顆，其中扁者謂之粟楔，能治腎虛，腰脚無力。以袋盛之，風處俟乾，每旦喫十餘顆，次吃豬腎粥助之，久必強健。蓋風乾者勝於日曝，而火煨油炒勝於蒸。仍須細嚼，連液吞嚥，則有益。若頓食至飽，反致傷脾。蘇子由詩云：「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服粟舊傳方。客來爲說晨興晚，三咽徐收白玉漿。」此得食粟之訣也。(同上)

王肅張衡馬均三人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者飲酒，病者飽，死者空腹。(同上)

崇禎庚辰，黃公石齋，解公石帆，葉公潤山被杖，士夫皆謀蝻蛇膽。愚謂此大寒，令人絕嗣，不如三七無名異地龍蠟丸酒服，則杖不知痛，如不卽得，則白蠟一兩，麝蟲一枚，酒服亦妙。壬午則熊公魚山，姜公卿暨復以直言拜杖矣。智急白如須用之。中州集曰：「貞祐中高琪柄國，士夫被笞辱，醫家以酒下地龍散，投以蠟丸，則受杖失痛。」范中歌曰：「嚼蠟誰知味最長？一椀卯酒地龍香。年來紙價長安貴，不重新詩重藥方。」偶書及此，爲之一嘆。痕瘡青腫，用菜菔爛罨之，卽消，或用豶豆粉調附。(同上)

蟻娘巴豆同塗，瘡不可當，以雄磁石挾之即出。象牙牡鼠肝腦，栗屑烏雞尾灰，白梅人爪人齒涎和黑蝨，皆能出箭頭。鐵針在肉者，張子和儒門事親方，端午取葇荂作丸，黃丹衣之置臍，而箭頭自出。劉薦叔曰：「近日行伍中，惟以乾莧菜與沙糖塗之，能出箭頭，與鉛砲子，此常驗者，則古方所未載也。」（同上）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爲尤。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謂其瀆天威也。」今人生子而形殘體缺者，得無犯斯禁耶？迅雷風烈必變，其可忽哉？（霏雪錄）

病不服藥爲中治，蓋謂服藥誤其死速，不藥死猶緩，萬一得明者治之，或可爲耳。崑山周知縣景星家，一婦病腹中塊痛，有產科專門者診之爲氣積，投以流氣破積之劑，又命人以湯餅軸憂之，不效。聞有巫降神頗靈，往問之云：「此胎氣也，勿用藥。」信之，後果生一男。南京戶部主事韓文亮妻病，腹中作痛，按之若有物在臍左右者，適劑中一名醫至京，請診視之，云是癥瘕，服三稜蓬朮之劑，旬餘覺愈，長亦以其不效乃止。後數月生二男，此皆有命而然，可不慎哉？（客中閒集）

蚯蚓糞能治蜂螫，余少時摘黃柑，爲遊蜂所毒，急以井泉調蚯蚓糞塗之，其痛立止。聞之昔人，納涼檐際，見石蜂爲蜘蛛所罩，蛛取出蜂，受螫而墮，少甦，爬沙牆角，以後足抵蚯蚓糞掩其傷，須臾健行，卒啖其蜂於網，信乎物亦有知也。沈存中筆談亦記一事，與此相類，但謂以芋梗耳，姑試之。（同上）

夏秋月雜菰藟，皆是惡蟲，蛇氣結成，前後壞人甚多，斷不可吃。爾農民何不勤力種菜，四時無缺，何用將性命試此毒物？特此勸諭，莫招後悔。（營雪叢說）

凡鴨卵過清明，則中不滿殼，宜於春初醃之。趙仁齋醃牛皮鴨子方，先以菜煎湯，內投松竹葉幾片，待溫，將蛋浸洗畢，每百用鹽十兩，栗柴灰或青柴灰五升，石灰一升，如常調醃之，入罌三日，取出盤調上下，復裝入，過三日又如之，封藏月餘，即成皮蛋。祈門方法用蕎麥灰及稻草灰石灰。（客中閒集）



兒生墮地不啼，擊水瓢，迫猫令叫，即啼。兒語遲，取鵝所踢枝，鞭兒，即語。中通曰：「俗稱不啼兒爲悶寂生，旁人呼其父名，父應兒即啼。」（物理小識）

仙術世往往有之，而吾黨每不之信，非執也。親疎骨肉一切無存，雖化鶴歸來，何益哉！然必盡斥之曰：「無則吾不敢。」

明太祖兵行，帶周顛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問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以舟薄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廬山通志）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歷游江右，得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幕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正月，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生民自此甦息否？」對曰：「未也，且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鐵柱觀災，祇一殿當存耳。」四月，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自是寵愈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七月，平章邵榮參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爲亂，事覺伏誅。歲癸卯五月，上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此行如何？中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兩重之語皆符。中又言：「省署內當有震，城中亦擾擾，但於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僞漢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七月癸酉，上舉兵伐之，召問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因命中舟行，舟次孤山，無風，勿能進。中曰：「臣類習洞玄法，當爲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己丑，轉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敵舟，數四圍之，僉以爲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僞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惟康郎山與南康小異耳。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歷，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

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因號曰鐵冠子云。（景濂文集）

永樂間，廣信永豐有丐子，寒暑惟著破衲，臭味不可聞。懸一燒餅行歌於市，自稱呂貧子。洞玄宮前，有米賈常施以錢。一日來乞，而賈冗且厭，頻來，擲一錢與之，誤墮街心石上。貧子不捨，但以足趾踏錢入石，沒輪。貧子故宿東嶽山頂，早出晚歸，風雨不問，賈賅踏錢事，往尋之，已死矣。爲藁葬，後十餘年，賈爲縣所役，解銀藩司，居半月不得報牒，食盡大窘。忽遇貧子於章江門，曰：「汝死矣，尙在乎？」曰：「未也，公今日得牒矣。」賈言食盡矣。貧子曰：「得牒時來就我。」往果得牒，就貧子，貧子着以雙草履，使閉目行，戒聞水碓聲，始可開目，必永豐始有水碓也。行數刻，聞水碓聲，果抵縣，投牒，令大詫曰：「藩司令晨所發牒，何以遽至？」賈言其故，方知是仙，爲建呂仙祠。守金公銑令人發葬地，內惟石刻貧子像，上有歌詞，卽往行歌於市者也。此石尙置祠中，街心石爲金公攜歸，錢尙在石內。（耳談）

龍虎山二十七代天師某，進香武當元帝殿前，預戒道士曰：「必我先香，始令客進。」門未啟，然三晨皆有香先之；天師怒，繫道士將治之。忽神座下一穢人出，曰：「香自我焚，道士何罪？」天師視其神采異常，下拜之，卽命釋道士。穢人不顧而去，曰：「我姑蘇裴慶也，當與君會姑蘇。」天師視其足不在地上，益異之，徧追求之，不可得。抵姑蘇，求裴仙，皆曰：「此癡人，常寄宿狗竇豬圈中，臭不可聞，且出乞食久矣。」其邑令逮其家室，一婦一男子，曰：「裴慶久不歸。」問男子爲誰，此妾相倚以衣食者。令大怒，男子曰：「他人婦可有乎？」大筆之。天師已去，姑蘇前途纜夫中慶在焉。天師長跪延之，益畏匿，浴於泥淖。天師跪不已，慶忽躍起，踞上席，大噓曰：「子何以有知耶？」故撓以臭穢，天師直舐之，相與談終夜。天師長跪涕泣，願以瓢笠相從。慶曰：「未也，三年後俟我於廬峯頂上。」遂別去。越三年，慶果歸，擔棄履，數石壘一洞，自入塞其門，火自內發，焚訖裂燄中，人猶見慶騎白鶴昇天。天師遲於廬峰，需慶果至，攜手並去，莫知所之。（耳談）

黔寧王沐英征八百息婦，經露頂山，山頂有石壇。父老相傳云：「古有赤羽仙成道於此，道成之日，太華少室夫

人帥仙官降壇，設金臘，臬木陵子食之，餘藏於櫃，今壇東石櫃是也。一英極力舉之，櫃忽開，內有朱字四行云：「翁臺方龜神驚鬼驚，啓食其力，海東沐英。」益異之。徧視櫃中，有木陵子三枚，似棗核而青色，英吞之，自覺身輕力盛，及平八百息婦就於山上，石刻紀功而還。（逐鹿記）

具區東山有井淵深叵測，世呼柳毅井。嘉靖辛丑，中書舍人王某，與友人同遊，酒酣，因吟曰：「橘花垂蔭碧欄干，此地曾經柳毅傳，卿若有書吾肯寄，汲深千尺輓轡懸。」時林月漸明，隱隱見橘柚影中一美人，掩映若隔烟霧，却前遙吟曰：「橘花如雪晚風清，迢遞關山春夢驚，明月一天涼似水，不堪重省舊時情。」卽追討其跡，杳不可得，質明欲闢地祠之，鋤下鏗然有聲，得一石碑，龍井神女祠，因建宇於其上。（留青日記）

王禿子不知其名，亦不知爲何許人，嘉靖時寓於縣之玄元觀，人見其鬢髮脫落，皆以禿子稱之。行止惟持一茅籃，中置垢垢補綴布數片，及一酒葫蘆，終日酣醉。邑中長者多與遊，時拉飲酒，皆取辦於籃中，人咸異之。忽別去，寓縣北山村，諸惡少索其術而不得，遂捶殺之，倒瘞荒原中。數年後，縣人解俵馬赴京，於菜市街遇見，時隆冬嚴寒，止着一破葛衫，衆方驚愕，王笑迎之，邀衆入酒館，痛飲盡歡，於邑中人無不注問。且曰：「有寄錢，取以償酒直。」東走不百步，入北小巷口，卽出，負錢二緡餘，付酒家，忽不見，人始知前乃尸解也。又十餘年，有人於易水山中草庵內相見，道寒暄，自後不復知其所在。（涿州志）

王水部伯安正德間言事，謫閩中，過溪舟覆幾危，時有漁人泛溪中，拯之上岸，方徘徊間，適遇一道者，稱舊識，邀至中和堂主臥處，盤桓數日，主人乃仙翁也。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宇已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青樽醉夕曛。」（存餘堂詩話）

太和山有仙人三四，大瓢李其一焉。郢中守閩人李某，其曾孫按家譜，知其年百三十餘矣。屢欲謁祖，未能，後以檄往，而黃岡葉掾從入洞中，稱孫拜床下不休。仙人不令止，亦不言世系，曰：「非是。」已令李公坐下，食僅飯一盂。

豆一器。李公請飯其胥，曰：「飯不可得，但食以豆，然可免疾矣。」李公欲罷棄袍笏，掛搭相從。仙人曰：「不可，公貴人也，自此皆榮擢，第記吾言，大司馬命不可拜。」後果累擢，及拜大司馬，公棄其章歸，代爲丁公汝變，庚戌之變，喪元東市（耳談）。

山左利津縣有李神仙者，刑部尙書李化熙，初登進士，謁選問之，寫一湖字，後製籤得湖州府推官。及晉階太保，歸曰：「神仙來見求山資。」太保曰：「吾清風兩袖，何以爲贈？」神仙曰：「前月某日，公命小鬟攜白銀若干置廚中，以手戲其雙足，曷言無也？」公笑曰：「吾欲觀神術，聊相戲耳。」遂厚贈之。（梅窗小史）

永豐玉灘有村民費姓，業板築，暇則捕魚。一日攜魚歸，道逢三艷婦，盤姍行，以爲大家婦，避道左。婦顧謂將魚來取錢，逾大松嶺，至其家，兩日留款，遂成居室。忽思豕，歸尙爲人板築。自是往來，婦家七八年，顏色豐腴，絕食不飢，亦常持其家華衣美食，歸則烏有人與偕往。至半道失民所在，其家綴長線於其身，以觀其所往，線自門隙中出，無礙至曠野繞樹而止。萬歷丙戌往，始不復歸。（耳談）

張皮雀者，名道修，少從其父參議江西時，每聞道院鐘鼓笙磬音，輒往觀焉。父不能禁，後還吳中，爲道士，師事胡風子，胡風子師事莫月鼎，授五雷法，居玄妙觀，弟子甚衆，欲密授道修，以書置屋上，覆瓦中，呼道修曰：「天將雨，亟升屋，敗隙補之。」道修如其言往，胡公曰：「得乎？」道修應曰：「得之矣。」於是始得祕訣，驅風雷如神，常懷一皮雀，好飲酒食狗肉，常有病瘡者，求治，會方啖狗肉，遂以汗濡作符，以授之曰：「僅握之，及家而後啓。」其人易之曰：「何物能治疾耶？」中途竊視之，忽有神人怒撻之，幾絕。一日行道中，見一人責之曰：「汝婦將死，盍返視邪？」入寢中，婦果自縊，忽絕而甦。天亢旱，太守朱勝求禱，道修曰：「儒輩每毀我，欲雨，設壇於學宮。」太守不可，然不得已，遂強設於里塾，又令黃冠鑿之以行，命置水於兩廡間，呼羣兒侍，諧笑滿前，每作符，遣一兒投水中，則雲氣生其上，滌合，雷電轟烈，大雨如注。道修大呼曰：「請誅貪吏。」諸吏跪伏，莫敢仰視，良久曰：「沾足乎？」衆曰：「然。」雨乃

止。江陰旱，富民周氏請禱，道修往視，固慶甚，修怒曰：「彼爲求福已耳。」且爲之禱，雷雨大作。道修曰：「彼爲富不仁，請焚其廩。」火繞其廬，焚之幾盡。吳江旱，王道會者禱之，雨已作，道修曰：「王道會亦禱雨乎？今日邂逅，誠幸。相角法術如何？」衆驩然，建兩壇，道修謂道會曰：「左右何居？」道會觀東郊已雲，遂卽左，道修在右，少頃雲歸於西，東望皎然，雨忽大注，道會大慚，神驗甚衆，不可測也。居常忤兄意，比受箠不走，但呼大宿世，大宿世以壽終。翌日人於松陵長橋上見之（異林）。

邵道人蜀人也，年七十，善治病，令病者張目噓氣，卽可活。目諸弟子置飯病者前，出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咒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可活，道人卽趨出。病家以死日請出指示，日如其數。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布尺裹袖，裹完勿取也。飯道人無問多少美惡，道人喜飲水。冬月冰，道人齒間澆澆聲，頃之肩踴面紅，汗斂，斂下。余世父患脛病，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祟也。若往聘某氏，謂其女陋，將更聘之，女慚縊死，此其祟也。」一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奈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塲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將歸，一日令設几三層，坐其上，諸弟子始悟環守之夜有登几伺其息者。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鬪之聲，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時，則道人死矣（李夢陽集）。

順城門外彭二衡，衡岳嫗，以子死，將棄之於橋下，而哭其哀。忽一道士至，視之曰：「兒未死，何爲棄之？」嫗曰：「何以得生？」曰：「汝抱歸時生矣。」嫗不信，道士因書字授之，而封甚固，曰：「汝子壽在其中，但不可開視，不然不祥，若此時不足憂也。」嫗授訖，抱死子歸，果卽活，大以爲異。偶向日微照其封，內書隱隱得十四字，以爲壽十四也。又照之，十四字上若有二字，以爲壽二十四也。至壽三十餘，始病卒，發封乃萬歷二十四年也（耳談）。

余座師金壇蔣虎臣夫子，以詞林督學順天。康熙辛亥告假歸，將抵家，登岸閒步，忽同一伴遁去，從者遍訪無踪，舉家驚歎，莫知所向。癸丑子宰交城，忽傳有自蜀中峨嵋來者，以夫子手書遺囑見賜，印前歲從游之伴也。

因悉知夫子出家峨嵋，以是年癸丑春易簣，臨終辭世有偈：儻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端溷孽塵，早向錢湯來避浴，還從大海去翻身。功名碌碌場中事，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牛常自祝能仁。羅公約齋撫蜀，上其事於朝，予寄羅公還櫬反葬啟，摘其中數聯：頃閱邸報，驚敵座主新亡，更奉綸音，感大中丞厚誼。空抱築場私願，幸聞易簣遺言。二十三年，絳帳虛設，八千里外，白馬難前。可憐雲水遊踪，常傍玉壘；何忍關山夢路，遠逝金沙。（夫子金沙人，歿于蜀地金沙寺。）伏乞詳記月日，兼書偈詞，由迴素旛，救護喪車。水道舟旒，旋瘞祖壠，頽山壞木，環泣及門。宿草陳根，奔號故友。羅公歸吾夫子柩，復予有啟。甲寅秋，予赴金壇，哭奠夫子於西郭上莊，以夫子遺囑，面繳世兄，賦詩四律。

平望里有楊碩甫者，父遠客遇盜，被刀者三，幸不死。楊聞之，亦引劍自斫其臂者三，筋骨俱斷。家酷貧，或以歲入金，延課子。未一月，其寡姨病死，無子。楊丐主人貸四金，爲買棺，主不可。楊怒，拂衣去，正惘惘間，忽道旁遇一叟，野服古貌，謂之曰：「二十五里一株松，爛却芒鞋，此是踪。」一言畢竟去。楊頗怪之，姑如言往，果見喬松下盤石上，有爛芒鞋，發視得四金焉，卽取以殮。然楊竟失館無聊，志在訪前叟於山林幽邃處，妄求之。不數日，果見之，語楊曰：「吾姓松，名年，與若曾大父同遊於庠，當時姓名不足爲若告也。」遂挈之入山，行約百里，見長松數百株，茅屋三間，四面無壁，而風雨不入。中設石几石凳各一，有小童侍側，默不發一語，并無警效聲。每日午，童淘米一盂進，松以指劃之，中分爲二，飯熟終不相雜。松與童食其半，楊食其半，飯極香，不滿半甌，然食之，竟日夜不飢，亦不知米之所自來也。飯訖各跣坐，寂然不動。楊夜欲睡，命藉松葉而寢，雖隆冬亦不寒。松衣青苧袍，左袂恒下垂，不露左手。楊竊窺之，見左手掩臍下，無名指甲長繞其腹者七匝。留旬日，語楊曰：「若可去矣。若貧，但可賣筆爲活，與若十金，往湖州以二錢買筆十枝，至常執賣之，可得三錢，一往返得利五金，足以贍若。無利不可浮，筆亦不可過佳，必於常熟勿他往。若自後可易名曰賀公遠，慎守吾言，可當至山中，稍不如戒，不得見矣。」楊嗜酒謔浪，人皆目爲癡，伺其入山，爭書事。

訊吉凶，松不視而盡焚之。留旬日，或一月，將出，松以指蘸水於石几上作字，小童以漆墨磨寫，封固而雜投之。比至，隨探篋而應之，無不奇中，不可殫書。乙酉丙戌間，忽語楊曰：「吾將往粵西，若勿更至。」楊是後違其教，從事於買家以大殖，多置妾婢，修容成御女術，不敢復入山。有達者強之行，則迷不識道矣。時臨桂伯瞿公撫粵，靖江王作難，囚臨桂於舟中，欲餓死之。每日午於艙板下出香飯半，殿食之，竟日夜不飢。如楊所說山中事，凡三十五日。靖江敗，乃得解。邑人訊其貌於楊，肖像祀之，稱曰松祖（爛柯集）。

閩生員許某，中年瞽不見天日，五戴矣。庚寅元日，室中忽作旃檀香氣，自辰達戌，家人相訝，不知何祥？是夏有客宿於逆旅，龐而長，烏巾布袍，挾一囊，囊中雙敵履，問渡將走海上。逆旅人頗疑其狀，詰所由來。客自言吳人，善爲方治諸病，至眼方雖瞽可明。生有親在側，聞言馳報，因迎至，視之曰：「是當痊。」客爲方不執古書，間用諸奇貴藥，家人出饗環購買，日夜搗治，藥成，味極苦惡，許勉強服之，久而覺上睫漸輕，眶中若空無物者。積二十七日，左目劃然開，右亦漸豁，睹物如薄霧中，望見妻子，走視驚喜。客已至門曰：「吾固知若今日瘥也。」許率妻子羅拜，客曰：「若今當爲具勞我矣，然無更設有豚魚麪可供也。」一實無此物，俄而饋者至，皆如言。客是日飲食殆兼五人饌，盡酒數斗，亦不見醉飽之色。席間取銅鉛各一片，出袖中，藥碧色，揉之如脂，几上微叩，爛然白金矣。因謂若取銅鉛錫器來，盡可金也。吾當以此術授若，若能離家，予偕若遊。許謝不願，客笑頷之，乃授一冊書，皆眼方，其用藥神奇，與古方書不類，并雜方十餘種。許拜受，客因曰：「予將海上遊，還更過若。」於是遂去，不復見。許以其方試之，積千百人，隨病輕重，無不立效。且老猶能篝燈作繩頭書，自謂目力比年少時更健，意客乃真仙爲主祀於室，動止必祝，頗著驗。（湧幢小品）

東阿侯鉞，少年遊古廟，見一髯翁入，稱九華山人，執手曰：「子必貴，再益一骨，必有通仙殊巧。」揭脅衣，若有所內，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寫人形神，嘗一識面者，去之數十年，能默肖。舉進士時，榜下三百人，鉞皆識貌，爲一小篋，畫

而志之，比再見，無不識者。鉞嘗請告里居，一日行山間，羣盜劫以爲質。鉞使從者還入城，貸金帛自贖，而身與盜坐石上笑語，盜服其言論，嘆息羅拜去。鉞跨馬吟嘯返，乃圖盜衣冠狀貌送吏，盡獲諸境。鉞後官至都御史。（同上）

蕪關主事劉元微時，雇驢於义路，襪被行裝，盡爲驢夫竊去。元不能知其姓名，窘甚，乃畫驢夫并驢像，粘雇驢棚下。羣趕驢者曰：「此某人也，家在某處。」遂踪跡之，行裝盡獲。

新淦隱士聶棠建菴北關外，靜修學道，思遇呂真仙。一日有樵翁負薪求售，棠買之，隨寄破笠及擔而去。笠上遺金釵一股，棠適他出，翁來取笠，問棠何在，應以他往。翁遂題詩外壁云：「金釵付汝供香火，從今始見呂真仙。」棠駭異，出菴追之，止見一黃衣仙人，在天半雲端，因名望仙橋。

尹蓬頭者，北地產也，至元時爲天慶觀道士，其道牒以羊皮綴而尙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不梳，南都人呼爲尹蓬頭云。尹得邸寓，輒閉戶臥，多者踰月，少亦五六日。後起居常不飯，人饋之食，亦不辭。嘗詣人，會漉麵餉客，約盃四十餘。客戲尹曰：「公能盡之乎？」曰：「能。」須臾噉之盡。孫栗秀才曰：「某伯父接尹於市，市有担瓜賣者，某伯父戲曰：「公能盡之乎？」曰：「能。」即買饋噉，瓜立盡無餘也。」南戶曹李員外乞予告，一日辰刻，尹見李僕於都門外，僕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方午，尹報李曰：「蚤見使者，言已得告，盍趣裝？」暨僕還，質問果然，則道里三千，往來特一飯頃耳。某御史當中秋，磨日命其隸召尹來隸曰：「昨昔之暮，尹登大中橋觀月，兩鼻孔垂涕尺許，尹殆死矣。」御史笑曰：「此爲鼻柱，非老病也。」隸甫行而尹已扣門入，蓋知其召己也。魏國館尹齋舍，晝嘗隱几臥，寤而語魏國曰：「適遊姑蘇洞庭山，甚適。」魏國愕不信，即出袖中兩紅橋界之，時洞庭橋尙未至南也。南都一貴人母，敬事尹，數數供衣饌甚虔，其所愛孫，少未冠而病，庭療諸擅醫名者，悉告技窮，母乃乞命於尹。尹曰：「此非藥物所能爲，顧太夫人遇我厚，不敢愛我十年功，更肉此白骨也。」令直置兩榻，夜與少年四足相抵，纏縛仰臥，尹鼓氣連轉，喉嚨嚙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若大火燃，藏府支節間者，舉體汗如雨注，耗穢畢泄，詰朝解其



縛而少年蘇蘇有生色，別授圭七藥，徐服而起。王文成公守仁禮闈落第，卒業南雍，從尹遊，共寢處百餘日。尹喜曰：「汝大聰明，雖無長生分，其以勳業顯哉？」文成悵然。洛陽有野毛頭張姓者，售偽誑愚，自矜飾，而以聞見該洽，論說雄俊，引重薦紳間。客抵南都，士人慕而爭趨，軒車滿戶外。尹識其偽也，敝衣跣足往謁，隨與隸尊稱之。張方危弁高坐，側侍者肩摩傲岸不爲禮，顧罵曰：「乞兒辱吾教！」尹迺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譚耶？」張曰：「夫道難言，頃譚道者何如？」左慈之羊鳴，安期羨門之解形銷化，且爾乞兒，又奚知焉？」尹因刺之曰：「爾無我罵，爾註悟真篇，恐天下罵爾者無窮也。」張曰：「然則爾曉參同悟真耶？」尹張目朗音，爲抽廣成壺邱延歷度紀樞奧，稍論叙柱下五千文，暨內典華嚴伽僂，姬易艮卦彖爻三教渾合之旨，翩翻千百言，衆驚異悚聽，得耳所未聞，於是始知尹之辯慧不羣，遂於玄學也。尹歸，倚牆立，自掌其頰數十，因鍵扉寢伏。久之，終南黃山人過訪，直尹睡正熟，謂弟子曰：「謹以一芒鞋貽爾師，我不能待，別矣。」又數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黃來，渠何言？」弟子白所贈，尹曰：「是期我遠去矣。」無何，逆閣劉瑾潛圖不軌，惡尹私有詆斥，羅而戍之關右。尹至戍所，偶過鐵鶴觀，騎一鶴凌空飛去。（彭比部集）

李長沙當國，先困於劉瑾之逆亂，後苦於流賊之縱橫，屢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帶尙未及解，一道士服紫玉環求見進之，指公所服帶，并自指曰：「此帶雖好，何如我環？倘能棄却，相從入山。」公曰：「久服誠無滋味，第入山須尙歲月耳。」道士笑曰：「知公無分。」卽出庭中微吟，踏劍乘雲而去。（湧幢小品）

張文僖公昇爲舉子時，北上會試，遇一青巾道士附舟，舟中人皆慢易之，文僖頗加禮意。一日文僖讀程文，道士問曰：「公何爲手是編不置耶？」曰：「書須溫乃熟。」曰：「書一目便了，何待溫？」曰：「子讀書能若是乎？」曰：「然。」卽舉是編授之，道士一目卽成誦，公心計道士必少時讀程文，今乃自表暴耳，復抽洪武正韻難曰：「此書亦可一覽記耶？」道士曰：「此書難，却須覽二次。」輒覽二次，又成誦，文僖知爲異人，乃叩以後日事，道士曰：「公有

三大事，其一舉狀元，其二買饒正己宅，其三則於滕王閣飲酒三日。「文僖問其一二可解悟，其三謂何？」曰：「久當自知之。」詰其姓名曰：「我徐慧也，字子奇，忠孝經中有吾名。」遂別去。文僖果大魁天下，官翰林春坊，劾閣臣劉吉、姦邪，貶南京工部員外。便道過南昌兩院，暨三司諸公，慕其直聲，乃於滕王閣中置酒，款洽三日，乘暇游鐵柱觀。觀中人方讀忠孝經，文僖繆閱之，見所謂徐子奇者，乃晉仙人也。文僖後居饒正己故址，一如徐仙之言（同上）。

楊佛子類下生瘤，大如覆椀。一日由市歸，中途值一操瓢者，穢癩不可近。時暴雨至，瓢者乞佛子雨蓋，卽與殊無難色。行一里餘，瓢者用左手搯佛子瘤，右手拊背曰：「患可醫，汝何報？」佛喜笑曰：「勿欺我。」瓢者曰：「吃我一醉，三日後當過君治瘤。」先口授折骨方，佛子未心信，別去數步，顧瞻其人，邈不知所之矣。佛子歸語人家，痛恨不得治瘰，方明且視類下瘤，忽不見。家人驚怪，捫其背，則瘤還在背矣。人始悟佛子遇異人（同上）。

二氏 孔氏之門，羞稱五霸，况異端乎？空山名刹，亦有畸人，願以末流，穢污更覺增人痛憾，錯雜筆數，則固曰外之亦以澄之云爾。

佛法自漢明帝時入中國，然漢魏時惟聽西域人立寺都邑。至石虎敬事番僧，佛圖澄，國人化之，始造寺廟，削髮出來，則是中國之人爲僧，始於石虎時也。（古今原始）

晉明帝時，聽民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爲尼，此中國爲尼之始。（同上）

宋太祖時，始禁道士不得畜妻孥。前此道士皆有妻室，至是始與僧同禁。（同上）

紹聖中有僧遊天臺，誤入新昌縣沃洲山上，遇大佛剎，寂無人聲。既登堂，見有官吏治事，徐入法堂，始見長老數人，相對默坐。僧前欲問訊，搖手止之，不敢問，側立以視。聞請第一員長老升堂，其人號泣就坐，紫衣金章，立於前。瞬息間，火從坐者體中出，沿燒其身，並及金紫者，不留遺燼。次第升堂，周而復始。僧密問吏何爲，吏言平生無戒行，妄作住持，故作此報。金紫者請主也。僧懼亟出，至山半，逢數卒驅一老婦，髮髻認是其母，回首留顧，老婦曰：「以汝平

生妄談般若，累我至是。其行甚遽，不得敘語。僧下山覓路，問居人並無寺，指別徑乃達天臺路，問其日已三宿矣。不復東遊，竟還家，母已死。播傳此事，長老退居者數人，關子東強幼安皆作文以記。（蘇堅志）

宋范正敏遜齋閑覽云：「太平興國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臺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命入內高品衛紹欽督其事，紹欽日與僧談笑無間。及營繕畢，乃積薪於庭，呼僧從願。僧言願見至尊面謝，紹欽不許。僧大怖泣告。紹欽促令登薪火盛，僧欲下，紹欽遣左右以杖抑按焚之而退。今淮安安東縣墟倒壞數層，數年前有一木匠來云：「願得石灰二百斤，苧百斤，秫米一擔，能修一層。」父老不信，木匠乃自募各物，不用架索，呼僧衆助工，旋成一層。未幾佈施雲集，塔遂成，人以爲神，而匠卽投墟下爲僧。後在揚州三汊河復欲修其墟，以二大樹橫插第七層，以小桌加樹杪，臨空天半，敲魚念佛，守土者怪而逐之，遂遁去。（嘯虹筆記）

元世祖徵方外士，邱處機至京師，爲立其教，賜金印章曰：「神仙符命。」此全真之所由始，其學本於老，而其說猶禪學也。佛老之外，又有此一學（同上）

武城之東普光寺，行童元暉，近村王氏子，旣作僧，嗜酒不檢，一意狎遊。年二十五歲，得疾甚惡，還家困臥。一寒暑忽昏，不知人，仰首長鳴，頓仆於地。腰脊下尾骨痛不可忍，呼瘍醫孔彥璋視之，乃短驢尾，自皮膚間突出。父畏醜狀，宣播急掩其衣，愈痛切，復裸以示人，然後止。明日長尺許，又明日遍體生毛，頭面已肖驢形。數日蹄躡俱備，兩耳翹翹然，哮吼悲鳴，四肢據地，卓立儼成真驢。家人議欲殺之，寺僧不可，於是畜廐中，弗施轡勒。驢斯鳴不止，且亂齧人，試舉鞍置前，則聳耳以待，若有喜色，負重致遠，能日行二百里，凡十年方死。（蘇堅志）

巴東下巖院主僧，偶得一青磁碗攜歸，拈花供佛前，經宿花滿其中，異之，更置米，明日米亦滿，復置錢，及金銀，皆然。自此院中富盛，及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碗投之中流，弟子驚愕，追惜。師曰：「我死，汝輩能謹飭自守乎？若藏之不密，適足以取禍，吾今棄之，蓋不欲汝曹增罪戾也。」明太祖時，蘇民沈萬三家，有一聚寶盆，置少亦多。

上聞之，取試無驗，仍以還沈，復築應天城。終疑此盆之異，復命取鎮觀音門下，因名曰聚寶門。并徙沈於雲南。觀此則知主僧之有見（鴻書）。

姚少師道衍初侍燕邸，每夜夢與劉太保仲晦寤語，厥後現身佐命，恪守僧律。南屏西山，後先觀化，兩公之賜名，一曰秉忠，一曰廣孝，豈非再世示現者歟？（列朝詩集）

雲南曲靖府眞峰寺碑略云：「明正統中，眞峰有鏡中長老，晝夜不寐者四十餘年。夜嘗以素珠撒地，一一探之，仍集成串，以煉睡魔。某邑有節婦，年七十餘，臨終授百錢於子孫婦，光磨如鏡，字跡盡滅。子孫婦不解，所以曰：『此我守節五十年，每中夜慾心一熾，卽撒此錢於地，比暗中摸取完，慾火消矣。』」（嘯虹筆記）

姑蘇劉昌自鎮平赴南陽，至麒麟岡，見大塚數十被發，十三里河益多。又至三里河，則一草菴外，方琢石整橋，且治碑紀建橋功，皆粗完。入菴中，惟一小童云：「有僧且時入城矣。」問此大石從何來？曰：「在十三里河塚中所出，石上有流血被滿。」問從吏此何爲？曰：「當是殺牛馬然。」劉大駭。又行一里，見僧與兩人遠來，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好言問之曰：「非造橋僧耶？」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對，且詰何以血滿大石？僧言有千戶夜牽牛來殺之，就石上剝取皮耳。劉怒，使從吏送南陽府獄，蓋護衛軍也，皆坐如律。發塚夜殺牛，此豈小事？乃猶欲以建橋爲功耶？本朝初年，一僧慎日坐京師前門化緣，一侍衛下馬問之，則五臺山寺壞其二，募新之，需金三千。侍衛心動，爲徧邀同志，捐金如數付僧。去後數載，侍衛告假遊五臺，至則先憶僧所住寺，單騎急往觀所新寺，但見古刹頽落，荆棘徧佛殿。寺後忽有琵琶聲，窺之，羣婦歌笑也。急馳而返，遇舊僧，堅留之，衆僧羣集，灌之酒，鎖一空房，以刀一，索一藥一封，聽其自裁。侍衛悔泣，至夜半，忽見屋角有穴光射入，喜曰：「吾當從此出。」急以棹梯而上，甫出穴，和身墜，至山脚急走，呼從人執械柱，盡擒之，置於法。視所鎖房，實堅密無穴也。（樗鄉集）

程篁墩總角時，與老僧參禪，問何許人？曰：「江南。」僧曰：「江南草木耳。」程曰：「草木之中，惟吾獨秀。」僧曰：

「擇其秀者伐之。」程曰：「伐爲皇家作棟樑。」僧詞窘，遂罵曰：「進三步必死，退三步必亡。」程曰：「橫行三步又何妨？」僧遂隕逝。（萬青閣偶）

劉畫與高歡書，尼與優婆塞，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驗此佛是瘦胎之鬼也。大藏律中佛告諸弟子，汝慎勿妄度沙彌尼，女人姿態難保，悅在須臾，以後菩薩不可妄度，是尼之醜行，亦佛之醜行也。（疑耀）

饒州有女尼，與士人張生私，因嫁之，有贈之詩者曰：「短髮蓬鬆綠未勻，袈裟脫却着紅裙；於今嫁與張郎去，贏得僧敲月下門。」爲尼者誦此，亦增一報云。（駒陰元記）

成化末，千斤劉石和尚作亂，康都督率兵禦之，召紫微山主僧惠通號小力禪，不往，請於朝，乃就命。康怒，列卒二百於轅門，見僧入，將奮刃亂斫，以快意。僧語其徒曰：「康公意不善，吾不可不耀武以入。」乃手連棍躍入，至康公帳前，捷如猿獠，無能加以刃者。康乃起延坐，問僧用卒幾何，曰：「吾率得四十，直入賊營，不用官兵，止用扶夫一百挑米，僧入告千斤劉曰：『汝抗朝命，勞及老僧，今與汝約，各以氈裹兵器，醮灰試鬪，身有白點多者爲負，負則任汝料理，汝負當面縛以降。』」賊許議，兩人鬪至暮而息，賊衣污滿，遂詣軍門降，詔授通指揮使，辭乃於紫玉山剝石佛寺設巡司以防盜賊，至今給五品祿云。（彙書一編）

成化間，有富商寓京師西華門內，寺僧揣其貴重，商又單弱，與徒刺商，先刺死二僕，埋土中。越二日，有貴客遊賞過寺，犬噬鳴不已，逐出復來，如有所訴，命人隨犬去，至尸地，以足抉地，悲號發之，二尸出，尸下有伸吟聲，商復活，言僧殺之，聞於朝，諸僧皆斬。是歲例當度僧，以是能不度。（同上）

正德間，山中大家請僧誦經於一樓上，女及笄，有時上樓拈香頂禮。僧忽推墮小婢，閉戶淫女，聲言擊已，則殺女，飲食皆以女故，繩挽自下，相持既久，忽有人定計，故扮盜劫其家，其魁是僧，僧故以其黨，招僧下，出亡，僧從之，被縛。

公私交捷死(耳談)

正德時，西湖上有板菴，大覺禪師爲神僧，創建佐國寺，極宏麗，而其資累數十萬，皆其所遺，不徇使者，丐乞於諸檀越所得，使者大如斗，圓如毬，繪以五采，無翼而飛，不脛而走。每到人家，若侯門戚里，富貴大商，以頭點地，作叩首狀，人皆笑迎，爭爲輸金，卽禁禦清嚴之地，皆入焉，喜舍尤多。今禪師示寂，而使者木毬已槁，猶以高座重茵，供置寺中，人猶以名求觀焉。(耳談)

嘉靖癸丑，賊兵入犯蘇松海濱，兵民敗走者三十七陣矣。操江蔡公克廉募僧兵殄滅之，自後我師與賊戰，多凱旋，自天員一陣始。先是賊寇首陷黃陂，抗郡守孫公，欲預備而無兵，與都督萬鹿園養僧二百人於昭慶寺。三司官以僧爲無能，與鹿園賭酒於湧金門，暗遣教師八人，促鹿園召高僧一人與決勝。鹿園請孤舟，則一僧揚揚而來，教師各持棍合擊之。孤舟以偏衫却棍，一棍爲袖所裹，信手奪之，反擊八人俱仆。三司擊節嘆賞。孤舟上堂排宴，席大呼曰：「公等何仇，令人計殺我耶？」鹿園語之故，孤舟乃已。賊犯杭城，三司令僧兵四十人禦之，其將爲天真、天池二人。天池乃少林僧，於是交兵，大敗賊奴。賊人走襲上海太倉，蔡公駐節於蘇，帶金幣至杭，聘取僧兵。杭方戒嚴，莫肯與。鹿園無以謝蔡公，使人請月空等十八人，原非禦寇四十人之列。三司遂聽之。鹿園與月空曰：「爾至彼，宜以衆寡不敵，繳禮幣而善辭之，脫不允，可薦少林僧天員。」天員者，見講楞嚴經於天池山中，乃將材也。月空見蔡公辭不獲，遂薦天員。天員就聘出山，乃五月十日也。蔡公館之於瑞光寺，與月空同處。天員招選僧四十八人，擬立將領。衆人以月空自杭來，乃客也，宜讓爲將。天員曰：「吾乃真少林僧，彼何所長，而欲出吾上乎？」十八僧自推八人，願與校技。八人慕以拳拳天員，天員時立露臺，八僧自墀下歷階而上，天員以拳揮却，不得上。八僧走繞殿後，持刀從殿門出，斫天員。天員急取殿門長門橫擊之，衆刀不得近。反爲天員所擊，月空降氣求免，十八僧伏地稱服。蔡大奇之，乃令月空額杭僧十八名，天員領蘇僧四十八人，協力往勦。又選蛇山兵千人，與月空合爲一枝，密催皮工造

皮甲、竹工造毛竹甲。皮甲在內，竹甲在外。鐵工造鋼叉二十四把，鈎鎗二十四把，鐵棍十二條，取靛青備諸身畔，各派兵器而演習之。六月初十日，遣哨六團，有賊百餘人，奮力追擊，賊懼而逸，止存母子船五隻，鑽木取火，燒其三，餘二亦爲風浪所粉。十一日，天員與朱指揮議往八團迎賊，留提管僧無極於六團下營。朱指揮先往八團，被賊傷殺，部兵二十九人。時六合知縣先被賊殺者，亦四十人矣。是晚僧兵至八團，賊聞之即走。天員引兵至一團之滙家港，遇敵已申時矣。天員率諸哨騎爲先鋒，月空等排陣於後。見賊下屋，天員心覺其設伏，即衝前堵定，不容埋伏。賊裹衣包爲八扛餌我兵。天員令曰：「有搶財物者斬。」月空無極橫列陣爲長蛇之勢，韓都司王守備等繼其後，相離約百餘步。陣法兩人持長鎗夾一鈎鎗手於其內，稍退一步，鈎鎗之旁，長鎗之後，鐵棍砍刀相間而列，弓弩火器，左右參錯。陣形既定，各食靛花一丸於口。賊首趙大王舉扇招賊來戰，諸賊約四十人，衣綠排爲一字形，當先。餘六十人衣緋，列於左右，持兵仰天而揖，置衣包八扛於地。僧兵不爲動。天員引騎兵左右閃開，賊先發矢，僧兵亦發矢。天員傳令停射交鋒，無極催陣，呼伽藍三聲，大喊殺殺！長鎗者奮勇前戳，賊舞刀亂砍，鈎鎗手隨長鎗而進，從隙鈎賊之足。箭手發射鐵棍從鈎鎗而進，擊死鈎倒之棍，刀手繼之。賊一眼欲支長鎗，又欲却箭，不虞鈎蛇循而至，不能更顧其足也。僧兵以靛青塗面，賊見青臉紅布蒙頭，疑爲神兵，斬首四十餘級。賊舍死潰圍，騎兵開一角縱之，走匿一屋中。僧兵以火攻圍，賊穿壁走，半陷入靛坑中，長鎗刺殺之，僅二十餘人，合守營者共五十餘人。僧兵攻之急，一賊婦出視，乃趙大王妻也。僧某驍勇絕倫，持鐵棍踰塹溝擊殺之。賊夜奔柘林，殺一巡檢，二弓兵，卽如金山。天員休兵調養十五日後，引兵至金山，賊逃往嘉興。僧兵追及之，湯總兵亦至，相合大攻，賊死二十餘人，出亡被殺者復二十餘人。凡滙家港所逃，及老營之賊，悉勦滅無遺矣。計僧所傷亡者，四人耳。今之武藝，天下莫不讓少林，其次爲伏牛，伏牛亦學于少林者。其次爲五臺，五臺之傳，本於楊氏女所傳。楊家鎗者是也。鄭公若曾聞其事，而訪天員，適與高僧翻閱藏經三千而遍，心閉氣足，學有淵源，故臨戎而變化不窮也。（覺書）

黃猷吉清源人，爲淮揚兵憲，以疾歸，家居頗好道術，緇流羽客，無不接引。一日晝寢，有僧來謁，而闈者不爲通。翌日至，又如之。僧歎惋曰：「吾以爾主好道，故來救其厄。今若此，信命也。」取筆題字數行於室東小廡而去。翌日立秋，其夜火發，宅產蕩盡。獨僧所題小廡無恙。闈者因具言，所以視其書曰：「坐不得，行不得，愁無心，口添盡，大口小口，青黃共色。」有解者曰：「坐不得，行不得，立也，愁無心，秋也，口添盡，日也，大口小口，回也，青黃共色，綠也，凡染綠者，必青與黃合也，乃立秋日回祿也。」（居東集）

萬曆甲午，河南一方士，寓顯靈宮道士房，道士出行淫，方士必悉知之，蓋其腹中鬼語也。道士即致金幣，求授其術，得之。因用符水於天壇僻地，殺一行路小兒，取肝心及耳鼻唇尖咒之，兒靈爽即歸道士腹中，語世間禍福幽隱，皆驗。賺取資財無算。一日語道士某家好女，心正懷春，適其家人皆出，可往也。一往而交合，道士甚德之。忽在布遇其父曰：「公非某乎？我某也，爲道士殺如此。」道士驚愕，莫能禁。父及邏者以聞於東廠大璫，並方士於他郡得之，論死置獄。兒猶語腹中曰：「勿殺之，我益無依也。」大璫以是受上賞。（耳談）

姑蘇山澹某寺僧，月夜遇美婦人，至曰：「與良人反目，怒歸母家，忽迷失道，身無所依，願得假宿。」僧始拒却之，而心動曰：「汝但隨吾影行。」至一菴，蓋僧故所居空寂地方，欲解衣，忽其夫率羣不逞，排闥入，縛僧曰：「賊秃，安得誘良家婦至此？」僧不能辯，但乞哀。旁一人曰：「可盡汝有得釋。」僧曰：「有麪近百乘，皆出乞化，願以謝過。」麪既盡，始罷。後始知婦乃妓童，夫與羣不逞皆優，嘗入寺垂涎其麵而作此。（小聰異紀）

有僧異貌，能絕粒，瓢鉢之外，絲粟俱無。坐徼商木筏上，旬日不食不飢，商試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相率禮拜，稱爲活佛，競相供養，曰：「無用供養我，某山寺頭陀，以大殿毀，欲從檀越乞佈施，作無量功德。」因出疏令各占甲乙畢，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衆往詢寺，絕無此僧，殿即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伽藍貌酷似僧，懷中有籙，即前疏，衆詫神異，喜施千金，恐洩語有損功德，戒勿相傳。後乃知始塑像，因僧異貌，遂肖之，作此伎倆。



而不食乃以乾牛肉學大數珠數十顆暗噉，皆姦僧所爲（耳談）

維揚木筏篷上，一僧擊木魚，數日不食，岸民業豈腐夫婦憫之，飲以漿。僧以銀一錠爲報，且告曰：「某日當飛升矣。」至期仍在，民詰之曰：「有夙緣未了。」問以緣何在，曰：「卽汝店中少婦，但得交背和衣坐一夕，卽了矣。」擲以五十金曰：「從我卽攜金去。」民貪其利，勸婦從之。其夜已代僧入篷擊木魚，至曉乃已。又三日，僧仍在，民又詰之，僧又擲五十金曰：「和衣坐緣未了，當脫衣一夕卽是矣。」民許之，入篷代敲魚如前，至曉僧已拐挈其妻，并前銀俱去矣（鵬升集）

禪師沈蓮池杭郡秀才，與諸友課文，聞一友死，卽感愴投筆。披緇坐蒲團十年，通慧知未來事。同邑吏部郎虞公淳熙始欲北面從其教，禪師曰：「不可，君貴人，明年登第矣。」既之京試畢，其試題並虞試文，皆從杭錄就，因虞使馳寄，虞謂已中也。虞大喜，校已文不差一字，是年果中。禪師嘉靖乙未生，居杭深山寺中，緘口不言休咎，人所供施甚饒，皆以施遊僧，以千計。蘄水徐進士恆菴令仁和，嘗邀致客榻數日，問能了生死否，曰：「出家三年，已了生死，至今所不盡了者，名根耳。」虞公前身爲杭城老僧，其祖嘗供奉之，將化，言往虞宅而虞生（耳談）

萬歷末，浙紳爲沈蓮池奏請封禪師，時批本內決，鄭妃手批曰：「姓尙未除，何得云禪？」遂不允。

### 泛葉寄 新安理學 故老雜記 黔兵始末

寄園主人曰：「徽處萬山中，其田土所產，奮於他郡；生其間者，不得不裹糲服賈，奔走四方以謀食。而老儒宿產，自蒙童讀書，至老死未嘗暫釋，著述充棟，不肯一俯首就試，有司講學書院，自紫陽還古而外，所在多有。顧海內士大夫之與徽人接者，往往奔走四方之人居多，而深山窮谷中宿儒，不得一叩其姓氏，遂并我致亭夫子簞塹正希諸先生，概目之曰徽人耳，不亦誣歟！首輯新安理學，次輯故老雜記，若黔兵始末，則鄉先生之有功於桑梓，不可不

附而存之。」

泛葉寄

新安理學

新安自紫陽峰峻先儒名賢比肩接踵迄今風尚醇朴雖僻村陋室肩聖賢而躬實踐者指蓋不勝屈也嗚呼千秋具在豈徒尙口前徽不遠有志當型略撮世所共尊者數人可以與

矣

朱子名熹字仲晦婺源松巖里人五代有朱石寮者仕爲婺源鎮將因家婺源歷傳至森仕宋爲承仕郎森生松松年踰髫髻以上舍登第授建州政和尉以父喪值亂寓州之崇安服除調劍州尤溪尉監泉州石升鎮建炎間告歸十餘年紹興四年內翰纂密言於上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明年車駕還臨安上言甚切至遷尙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兼領史職如故後以抗疏阻和議出知饒州請告老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初松交呂廣問驩雅遊於蕭觀羅從彥之間大明六藉要旨而徽之理學實松有開其先云松力行砥礪嘗自謂性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齋所著有韋齋文集外集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寅生熹於尤溪寓舍先是松生時婺源城有白氣如虹自井出至是熹生復有紫氣如虹自井出騰上光星日因名之曰虹井紹興四年熹入小學通孝經大義從羣兒遊獨以沙立八卦端坐視其悱心者初松疾革時以後事屬少傅劉子羽語熹曰「胡原仲劉致中劉彥仲此三人學有淵源吾卽死往受學焉汝其念哉」松卒熹乃往依劉子羽居崇安從學於三君子遂築室於西塢山十七年其秋通藉建陽舉於鄉十八年舉進士二十年春歸婺源展墓以張敦頤所贖歸父質田請族父老主之供祭祀事二十一年授同安主簿將起同安敗學者之不達其指而道悖乃師事延平李願中獨得宗旨爲學始就精實而會理一分殊矣治同安取令甲邑簿所當爲者大書揭之楣間其後六年爲隆興元年孝宗卽位數召入對言時事請祠監南嶽廟三年知長沙訪張栻講喜怒哀樂未發之旨留兩月去道昭武謁黃端明借栻登

衡嶽之山，除樞密院編修官，歸崇安。四年，崇安飢，請貸粟於府以賑，其冬民願歸償，粟太守王淮令留之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議始於此。五年，遭母祝氏喪，乃述往事，思來者，喟然興嘆曰：「先大夫有言，自兩程夫子歿，有能紹道緒，正易傳，述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予其何敢忽諸？」於是修舊起廢，據仲尼之素功，上自義氏，下至於茲，靡不羅罔，研鏡注疏而軌之，正以垂六藝之統紀。自是弟子日親，摳衣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九月，有旨，特與秩，改宮觀，辭，淳熙元年夏，拜命。明年夏，呂祖謙請造講學於寒泉精舍，祖謙別去，餞之。至鵝湖，陸子壽子靜來會講，無極太極，未合并而去。五年，遣知南康軍，置奏減星子縣稅錢，立周程祠，復白鹿洞書院，身爲勸駕，諸生自以爲得師。八年二月，熹與子壽子靜復會於南康，議論乃多有合者，特請子靜升講，以發明之。是年秋，除直秘閣，改除提學浙東常平茶鹽。九年夏，詔捕蝗，熹言於宰相，行社倉之法，又言紹興和買害民，台州丁錢當免，及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事。其年秋，除直徽猷閣，改除江西提刑。十五年夏，除兵部郎官，與兵侍林栗講易不合，以足疾乞祠。明年春，詔與宮觀，是時始出太極圖通書西銘解義，授學者。十六年春，除祕閣修撰，屢乞祠不許。光宗卽位，詔許之，仍直寶文閣，令學士院降詔獎諭，轉朝散郎，賜緋魚。其年秋，除江東運副，又辭，冬，改知漳州。二年春，乞補宮觀。四年春，差主管南京鴻慶，冬，除湖南安撫。先是，使人自金回，問朱先生安在，以故有是命。寧宗初，除煥章閣待制，講冬奏事，便殿，辭改說書。差遣上孝宗山陵議狀，詔進講太學實錄院同修撰，辭不許，封婺源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入內院，除宮觀。頃之，除寶文閣待制，知江甯府湖北安撫。慶元元年，三乞致位，其年冬，詔充祕閣修撰，如故，祠宮觀。比冬，值韓侂胄禁僞學罷祠。四年，乞致仕，明年夏，許之。六年春，二月辛酉，定大學誠意章，其後三日甲子，以疾終於正寢。是日大風拔木，洪水潰，山崩，年七十有一。墓建陽唐石里之天林谷。初，熹展墓婺源，有終焉之志，其徒蔡氏力挽歸閩云。嘉定元年，諡曰文，封信國公。紹定間，改封徽國公，從祀夫子廟。後賜所居里額曰文公闕里。元至正間，追諡熹父松曰獻靖。熹長子塾，先熹十年卒。次埜，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戶部新市犒賞酒庫。後十一年卒。次在字敬之，承議郎，提舉兩

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歷官至工部侍郎。封建安侯。卒贈銀青光祿大夫。熹從孫曰洪範。家貧苦學自忍。常館於胡舜卿。授以易學。舜卿卒。洪範以易授舜卿子寶祐。元年登第。授爲武夷書院山長。一軌於古道。時人高之。熹十世孫曰穩。明天順丁丑進士。歷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以廉能稱。穩弟懋以先賢子孫。例入太學。授永年縣丞。懋弟楨由縣學生貢入太學。以先賢後乞奉祠。授本縣學訓導。楨從姪燄例入太學。授瑞州府知事。熹十一世孫曰誠。爲太醫。曰聖。爲博士。告老子鑄嗣。先是武宗末年。載銑汪玄錫王定後。先奏請以朱子繼孔子者也。重朱子所以重孔子。重孔子所以重道也。孔氏嫡長之裔。居浙衢州。其支庶亦常他徙。而後居魯之曲阜。累朝錄蔭。惟曲阜子孫。世襲公爵。而衢不與。以闕里爲重故也。今朱氏婺源。卽孔闕里。閩之建安卽浙衢州。朱氏子孫在建安者。恩典已隆。而婺源子孫。顧未得錄蔭一人。其輕重緩急之序。甚有遺憾。甚非所以處朱氏於孔子之門也。嘉靖卽位之元年。乃下詔曰：「以文公次子楚之後。嫡孫一人爲博士官。俾奉祀事。」論曰：「余嘗謁武夷精舍。覽寒泉致亭諸勝。之南康尋白鹿洞遺跡。之湖南歐嶽麓書院以上。馳神於恆岱太華鄒魯間。未嘗不低徊留之。登降趨踰。仰窺道德爲象。自伏羲以來。如作家者。蓋有三大開闢焉。堯舜之精一。開闢一候也。夫子之求仁。開闢一候也。朱子之存心致知。開闢又一候也。堯舜之時。如元之元。孔子之時。如元之會。朱子之時。如元之運。其將以漸而華實矣。是三世家者。固元氣之流行於宇宙間。其立極固同也。矧我徽爲先世桑梓之鄉。得遊從於闕里。其景仰至止。又當何旣哉？」（朱子世家）

司馬公自破其凡例。躋孔子於世家。其隻眼如箕。卽其推尊至聖一副鉅識也。王半山強作解事。妄肆譏評。貽笑千古矣。不知理學眞源者。乃欲襲唾餘以立新異。噫。何天下半山之見之多也。

准御史王完奏。下所司。隨據本府知府張芹保奏。朱墅係文公十一代嫡派孫。世居婺源。相應主祀。嘉靖二年。奉旨朱墅准與做翰林院五經博士。三十七年。又用本學訓導席端言。俾世蔭錄勿絕。爰建署於縣治大街。朝賀如有司。國朝因之。明朱墅字原靜。嘉靖二年襲。朱鎬字以中。嘉靖三十五年襲。朱德洪字宏甫。萬曆

二十四年襲

朱邦相字君輔崇禎元年襲

國朝未煌字煒臣順治十三年襲

朱坤字廣興康熙五年襲

(黎源志)

程大昌字泰之，生休寧南鄉會里。十歲能屬文，登紹興進士第，積官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封新安郡公，贈特進諡文簡。大昌慷慨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論著追配古作，有禹貢圖論毛詩辯正演繁露考古篇易老通言易原雍錄北邊備對尚書譜及文集，又爲山川地理圖，就經筵進呈。(府志)

休甯理學九賢坊，以程文簡公爲首，蓋朱子而外，皆其卓卓者也。公勳業爛史冊，從數百年，又有襄毅毅篁墩父子兩尚書，程氏何多賢哉！九賢坊在休東門外，去寒舍舊市五里許。公與吳學士倣，程公若庸，陳公櫟，倪公士毅，朱學士升，及余祖東山公汾汪公循范公準。

竹州先生吳倣，初名禰，字益恭，爲休甯商山遠祖。倣幼與兄俯齊名，太學爲之語曰：「眉山三蘇，江東二吳。」倣紹興進士，通判邕州，時南軒張先生經略嶺右，遇疑事必咨倣，且以書告朱文公熹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薦於朝，得召對，張拭以五峰知言授之，且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強，三言以贈倣，受教而行。見孝宗首陳恢復大計，授廣南西路安撫，以親老請祠，終於家。寶祐四年，曾孫資深以倣平生著述進表，賜諡曰文肅。所著有竹洲集三十卷，隸華小錄，及嘗爲尊己堂記，懇懇人爵天爵之辯。文公讀之，喜曰：「往者張荊州呂著作稱吳邕州之才，今讀其文，有以見其所存矣。」(同上)

汪莘字叔耕，休寧西門人。幼不羈，長卓犖，有大志，不肯降意場屋之文。退安丘園，讀易自廣，凡韜鈴諸書，靡不究習。屏居黃山，嘉定間，詔求言，遂三扣閣，論天變人事，民窮吏污之弊，楊慈湖真西山見曰：「眞愛民憂國之言也。」不報。時朱子召赴經筵，未至，莘逆通書，言財不待先生而富，兵不待先生而強，惟主上父子之間所不能濟者，待先生而濟。若憚於爲父子深愛之本，而利於爲體貌臣工之末，以是爲治，未有能久者。今日之事，先生建明稍緩，竊恐

言者已伺其後，是非不能爲天下學道者之地，亦恐不能爲後世學道者之地。朱子深重之，用其言。徐貳卿誼帥江東日，謂其履行素高，移檄本郡，使備筆札抄錄著述，欲以遺逸薦於朝，不果。築室柳塘上，自號方壺居士，著有柳塘集（同上）。

先生隱柳塘著書，今遺址猶曰柳塘巷，曰碩儒里。每過其地，憶前輩風流，輒低徊不能去。

程若庸字達原，休寧漢川人，從饒雙峰沈毅齋游，得聞朱子之學。淳祐丁未，爲湖州安定書院山長。庚戌，馮北山去疾，剋臨汝書院於撫州，聘若庸爲山長，買田宅居之。咸淳戊辰，登進士第，爲福建武夷書院山長。若庸累主師席，及門之士最盛，在新安號勿齋，學者稱勿齋先生。在撫州號微菴，以寓不忘桑梓之意。學者稱微菴先生。如吳澄程鉅夫、范啟金、若洙、吳錫疇，皆其高弟。所著有性理字訓講義百篇，及太極圖說近思錄註（同上）。

徽地瘠人稠，往往遠賈以逐利，僑居名都大邑，天下之與吾徽人接者，幾盡疑爲膏腴中人。遂使徽之孤寒士，輒不欲以徽人稱。不知深山窮谷中，凍餓窮經，雖三公莫足易者，惟吾徽大有人在也。因程公自號微菴，附寄一慨。

徽山有黃海白岳，水有練溪新安江，勳賢有程忠壯、汪忠烈，正學有朱徽國。以下文章節義，自吳少微以及金正希代，不絕踵，而世顧目之曰徽人。曰朝奉若而人者，非徽人朝奉耶？况黃山白岳靈奇，甲東南，勝朝重科名，亦有兄弟九進士，四尙書者。一榜十九進士者，乃風雅如湯臨川先生，亦不精察，有詩曰：「欲議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得毋貽笑山靈。

胡方平字師魯，號玉齋，婺源梅田人。初，德興沈毅齋貴瑤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榦，而方平又從學於夢程。貴瑤研精易旨，沉潛反復二十餘年，嘗因文公易本義著啓蒙通釋，又有外翼四卷，又有易餘閒記。其言曰：「朱子言易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而後易可讀，啓蒙四篇其始明象數，以爲讀本義而設者，與象非卦不立。」

數非著不行，象出於圖書，而形於卦畫，則上足以該太極之理，而易非淪於無體。數衍數著策而達於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於無用。明乎此，則本義一書，如指諸掌。子一桂字廷芳，易學得於家庭。宋景定甲子，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入元退而講學，遠近師之。嘗入閩，博訪諸名士，以求文公緒論。建安熊去非方讀書武夷山中，與之上下議論，歸則哀集諸家之說，以疏諸子之言，爲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啟蒙翼傳，其言曰：「易道有四，象爲要，易學有四，占爲難。朱子啟蒙本義，專主卜筮，本義又專以象占示訓，蓋皆引而不發，待學者自悟爾。」又著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人倫，爭鑿歷代編年諸書，並行於世。居之前有二小湖，自號雙湖居士，遠近師之，稱雙湖先生。  
(同上)

雲峰先生胡炳文，字仲虎，考川人。幼嗜學，父母恐其成疾，欲止之，乃以衣蔽窗隙，終夜默誦。既長，篤志朱氏之學，上遡伊洛，以達洙泗淵源。凡諸子百氏，陰陽醫卜，星歷術數，靡不推究。四方學者雲集，嘗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其族子浚，建明經書院，以館四方來學士。炳文署山長爲課試，以訓諸生。調蘭溪洲學正，不赴。所居扁曰隨齋，於四書諸經，會集衆說，參考以求其通。除干饒魯之學，本出朱子，其爲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以故作四書通，往往發其未盡之蘊。又作易本義通性理，及朱子啟蒙易五贊通釋，春秋集解禮書纂述，自以更易未定，門人亦有得其藁者。又有大學指掌圖，四書辨疑，五經會意，爾雅韻語，雲峰筆記文集二十卷，卒諡文通。  
(同上)

雙湖先生與雲峰先生，俱能力肩正學，有功後進，至今讀其書，咸聳敬焉。識者謂朱子餘芬，鍾葵居多。

陳櫟，字壽翁，世居休寧之藤溪。甫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七歲通進士業，師鄉先生黃常甫。常甫出於婺源滕氏私淑朱子，故櫟學有源委。宋亡，科舉廢，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謂朱子歿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成論孟訓蒙口義，書解深衣說讀易編讀詩記六典撮要三傳集註及增廣通略，亡慮數千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詞隱義，則引而伸之，其所未備者，復爲說以補。

其闕。於是朱子之說大明於世。延祐初，詔立科舉取士，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日用之間，動中禮度，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爲多。凡江東人來受學者，盡遣歸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稱定宇先生。元統二年卒，揭傒斯誌其墓，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學者四方來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居，而踪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謂豪傑之士矣。」從姪光博洽羣經羅網百氏，朱升趙汭多所取正，隱居教授人以書樹目之。（同上）

定宇先生爲朱子功臣，著述俱極中正，四書大全所引新安陳氏說頗多。

倪士毅字仲宏，休寧倪子人也。其先三世皆以經學教授鄉里，士毅世其學。及長，潛心求道，師鄉老儒朱敬與陳定宇，學益以充，教授夥下，阜黠人化之。所著有四書輯釋、歷代帝王傳授圖說、道川集。（同上）

士毅公幼子尚洎嘗校定余東山公春秋集傳。

汪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號環谷，祁門桃墅人。六歲日記數百言，至十歲，父應初因取祖華問學於饒雙峰，及當時問答之言，授之。克寬玩索有得，遂於理學寢悟，乃取朱子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讀，知爲學之要。自是讀六經諸子，歷代史通鑑綱目諸書，悉皆成誦。延祐戊午，侍父往饒之浮梁，拜可堂吳仲迂於州學。吳謂諸門人曰：「克寬穎異絕倫，勇於爲學，他日必有所成。」既歸，遂篤志聖賢之學，闢書齋於居室東偏，扁曰思復，銘於齋壁。泰定丙寅秋，郡邑舉應江浙鄉試，明年會試，論春秋與主司不合，又以對策切直，故見黜。遂厭科舉文，乃取春秋，博考諸說，同異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資治通鑑綱目有凡例考異諸書。教授宣歙間，數與鄭玉汪澤民講論，意氣相洽。澤民復遺其孫世賢執經門下。四方學者從遊甚衆。嘗語之曰：「聖人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爲先，至於文章，特其餘事。」洪武二年，朝命行人禮聘，與同翰林宋



濂淵修元史事畢，以老疾辭不仕，賜宴禮都，給驛還卒。休寧程敏政贊其像曰：「此考亭世嫡門生第四人也，此龍興史局布衣第一人。六經皆有說，而春秋獨盛，平生皆可師而出處尤正。其道足以覺人，其功足以衛聖，遺像凜然，百世起敬。」（祁門志）

朱子綱目上繼麟經，環谷先生以凡例考異，羽翼其間，令讀者豁然心目，洵稱史學功臣。

趙汭子子常，遠學於九江黃楚望，復以書謁臨川虞集，求草廬吳澄道學淵源。嘗以爲周易春秋二經，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不傳之妙，然後孔門之教乃備。其於春秋，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以爲左氏杜氏主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穀啖趙知求筆削之旨，而不考魯史舊章，俱不能無弊。乃離經析義，分爲八類，辯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詞，以著聖人筆削之旨，作春秋集傳十五卷，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著左氏傳補註十卷，師說三卷，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階。隱居休寧之東山，至正末起鄉兵，輔元帥婺源汪同保鄉井。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乃如京師竣事，不願仕還，年五十二。學者稱東山先生，有東山集（休寧縣誌）。

先東山著述最富（吉士）刊其遺集行世。春秋屬辭年久，漸鮮善本，近出藏稿，復付剞劂，敢謂能讀遺書，亦不忍使祖澤蕪沒云爾。

潘榮字伯誠，桃溪人，隱居博學，通諸經，尤長於史。嘗著通鑑總論，大要治天下有三：曰明曰斷曰順而已。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斷則有功勸而有罪懲，順則萬事理人必悅，而天下和。三者之要在身，身端心誠，不令而行矣。其說反覆數千言，又嘗集蘇句百篇，學者稱爲節齋先生（婺源志）。

朱升字允升，生休寧，後徙居歙之石門，幼師陳樸，至正癸未，聞資中黃楚望講道濬浦，偕趙汭往從學，歸登鄉貢進士榜，授池州路學正，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會淮甸兵起，壬辰春秩滿歸，而蕪黃兵至，徽矣。所居僻在窮山，雖避兵奔竄，著述不輟，每恥俗學，務究極天人之蘊。丁酉秋，明兵下徽，卽被召見，顧問升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

稱王。上大悅，遂預帷幄，密議。冬辭歸後，連歲被徵，比至，上有所訪問，後亦不强留也。大抵禮學征伐之議，升所贊畫居多。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誥詞曰：「眷我同姓之老，實爲耆舊之英。」其見親禮如此。尋以年高致政歸家，有梅花初月樓，上親灑宸翰以賜。年七十二，號楓林學者，稱楓林先生，所著書載書籍志。子同字大同，以升恩陞禮部侍郎，後坐事廢。（休寧志）

鄭玉字子美，幼好學，氣宇高岸，識見出人，意表不樂仕進，勤於教授，門人受業者衆，乃構師山書院。至正十四年，朝廷以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賜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玉不起家居著書，有春秋闕疑、周易大全附註、程朱易契、餘力稿。十七年金陵兵至徽，守將欲要致之，玉曰：「吾既不能慷慨殺身，以勵風俗，猶當從容就死，以全義。」縊死。（歎志）

### 故老雜紀

紀何雜乎爾曰：童而入耳長而觸目，都不忍忘也。郡邑有乘矣，何雜紀乎爾曰：補其所不及載，不必盡載者，何嫌乎雜也。且乘則類分而聞不妨隨及，後之視今，何必不留故老之

流傳以資  
粉社談助

國朝督兵張天祿入徽州，至新嶺，方造飯，張假寐，夢旌旄擁一赤面多鬚者，又兩白面者，戒張曰：「汝此行慎勿殺人，若殺人者，令汝不得善歸。」張悚然寤，疑是關夫子也。比到嶺脚，有越國汪公廟，張入廟少憩，見上神像，卽夢中所見者，益大驚懼，敕軍士不得焚殺，有犯令者，立斬以徇。繇是一軍肅然，民用安集。張問土人曰：「汪公何神也？」曰：「唐時保障六州者也。」張曰：「今猶見夢，可謂靈爽矣。」面白者一爲程忠壯公，一爲某神也。（詠菴偶筆）

趙國公華幼穎慧，九歲爲舅牧羊，每出常踞坐磐石，氣使羣兒，令羣兒刈草營屋，曰：「室成吾且推牛以犒若等。」卒取舅牛分食之，牛尾插地，既歸，舅問牛所在，對曰：「入地矣。」舅素異之，不深詰。（郡志）

第一籤龜奉梁間（休寧舊志）

明太祖下徽州，卜兆於古城山汪公廟，獲第一籤。及得天下，命有司每歲正月十八日致祭，開銷錢糧，至今不絕。

隋末越國汪公華，俗據六州，治兵古城山，溪環山下，通三浙，卽浙江也。丁亥五月，古城山落巨石於水灘上，灘忽成潭，潭深不掩鱗，石露其肉，名曰印石。予壬辰禁網釣，爲放生所，魚樂此潭，不與水俱逝，遊人投食，各以類鼓波吹沫，相爭吞，今成勝景。相傳朱楓林先生鄉居時，汪溪石落水磨不轉，朱先生卜之曰：「千年不靜一朝靜，富從此止矣，千年不動一朝動，貴從此起矣。」書此以驗將來。

古城山下，卽舍家舊墅村，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絕無一雜姓攙入者，其風最爲近古。出入齒讓，姓各有宗祠，統之歲時伏臘，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禮，彬彬合度。父老嘗謂新安有數種風俗，勝於他邑，千年之塚，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常散處，千載之譜系，絲毫不紊。主僕之嚴，數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先曾祖日記萬歷二十七年，休寧迎春，其臺戲一百零九座，臺戲用童子扮故事，飾以金珠繒綵，競鬪靡麗，美觀也。近來此風漸減，然游燈猶有臺戲，以綢紗糊人馬，皆能舞鬥，較爲奪目。邑東隆阜戴姓，更甚，戲場奇巧壯麗，人馬鬥舞亦然，每年聚工製造，自正月迄十月方成，亦靡俗之流遺也。有勸以移此鉅費，以賑貧乏，則羣笑爲迂矣。或曰：「越國汪公神會，酬其保障功，不得不然。」

相公湖一名黃墩湖，湖有蜃，常與呂湖蜃鬪。程靈洗善射，夢人告曰：「吾爲呂湖蜃厄，君若助吾，必將厚報。」東白練者我也。」明日靈洗射中黑蜃，後一道士指墓地葬其母，靈洗任梁將軍，封忠壯公。（休寧志）

許宣平隱歙南陽城山，善吟詩。李太白訪之不遇，題詩菴壁而去，所謂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者是也。宣平詩，傳者僅隱居三十載一首耳。近閱焦氏類林，載宣平歸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半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菴不免更深居。」（雲谷臥餘）

許宣平常挂一花瓠及曲竹枝，醉則歌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地，穿白雲行入翠薇。」  
唐詩類苑

吳少微歛人，徙居休寧縣西石舌山，卽鳳凰山。第進士爲留陽尉，與武功富嘉謨同官友善。先是天下文章，以徐庾爲宗，氣調益弱，獨少微嘉謨屬詞本經學，雄邁高雅，時人慕之，文體一變，稱爲吳富體。魏郡谷倚爲太原主簿，亦以文詞著名，時號北京三傑。（徽州府志）

黎源汪彥章登崇寧二年第，瓊林宴中席頌水，狀元霍端友屬使表謝，授簡立成，一座驚嘆。事高宗，歷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國步方艱，一時詔令典冊，皆出其手，能道上意所欲，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書唐杜甫詩，紫語仍兼縮黃麻似六錫十字以賜。又請索元符以來，至建炎改元日歷，因命兼領。尋出知湖州，移撫州，繼提點江州太平觀，上其書凡八百帙。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以從官典鄉郡人，以爲榮。封新安郡侯，徙知鎮江府，贈端明殿學士。（同上）

龍溪先生藻爲南渡詞臣稱首，元祐太后告天下書，是其手作。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稜纒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惑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處，舉欽聖以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狗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懿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尙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悞，同底不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應菴隨錄）

關雲長刮骨療毒，飲奕自如，高開道鑿頰出鏃，進饌不輟，固爲奇矣。吾鄉朱少章使金不屈，疾無藥物，炙體二百餘，於炙中作排律二十韻，差可與關高並美。（雲谷夾餘）

余每愛朱少章先生五國城奉送徽宗梓宮文，辭短意長，凜凜有生氣。文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鄰，犯風霜於將老。節士之旄旣落，口中之舌徒存。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水天。」朱文公曰：「太上讀奉送大行文感涕，詔官公親屬五人，如故事，別賜吳興田五頃。」（應菴隨錄）

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新安朱弁與宇文虛中同載。虛中仕金，而朱以死自守，朱見之不樂，乃自題詩其後曰：「絕域山川飽所經，客蓬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羅薦施松慚弱質，兼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朱自命還，僅轉奉議郎，所著有曲洧舊聞三卷，其餘尙十餘種。（湧幢小品）

朱文公初卜劉夫人兆，因爲壽藏，嘗叩之明術者，有龍歸後唐之兆。後一日，至麻沙鎮，睹十木牌，自山溪販至者，問其所從來，以後唐龍歸對，遂令導往，果得奇境。（稗史）

晦翁中鳥隊毒頭岑岑漸煩，體皆黑，幾至危殆，山中又無醫藥，因思漢質帝得水可活之言，汲新水連飲之，大嘔而解。晦翁門人可考者三百三十八人，亡考者五十三人，得夫子十分之一。（湧幢小品）

晦翁與呂東萊同讀書雲谷，日夜銳志著述，文公精神百倍，無少怠倦。東萊竭力從事，每至夜分，輒覺疲倦，必息而後興，嘗自愧力之不及，爰詢文公夜坐時，書几下，若有物抵其足，據踏良久，精神倍增。數歲後，一夕文公忽見神人，頭有目光百餘，云多目星現，嗣是後几下之物不至，而文公夜分亦必就寢。（同上）

文公爲徽學正傳，至今講學，遂成風尚，書院所在都有。而郡之紫陽書院，古城巖之還古書院，每年正八九月，衣冠畢集，自當事以暨齊民，羣然聽講，猶有紫陽風焉。其他天泉書院，爲湛甘泉講學處，迥不逮也。

晦菴先生家墓，乃先生自觀溪山向背而爲之，面值一江，有沙亘其間。先生嘗云：「此沙開時，吾子孫當有入朝。」

者。其家有私記存焉。景泰間，念其有功於世，求訪其子孫，於是九世孫挺微入朝，授五經博士，世官一人，主祠部文。未至數日，其沙忽被水衝開，非術數之學，而其驗如此。（稗史）

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攜樽酒一壺，銀盃大幾容半升，時飲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輿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爲之雌雄，筍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山棲志）

今俗過信堪輿，多停柩於土上，以輒石甃之，至數十年遠，猶不瘞埋者，徽郡爲甚。余閱通典，亦有假葬三年，即吉除服議。晉郗詵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是假葬雖聞於古，然而非禮也。今有數十年不下棺，而子孫除服從吉仕宦者可乎？（疑耀）

甲寅葬先父母於瑯源臺，獅高原，此癸未年，先宜人攜余避亂處也。曾作詩紀此山之勝，今三十六年矣。徂歲訪地師於白下時，伊大農奉旨伐木江南造船，慕巡撫行咨謂新安多巨木，須遣道員督伐。伊公知予徽人，因以撫咨擲閱，予對曰：「大木儘有，但不適用。」伊公云：「既有大木，自合式，如何不適用？」予對曰：「徽處萬山中，每年木商於冬時砍倒，候至五六月，梅水泛漲，出嚴州，出江南者，由績溪，順流而下，爲力甚易。值此隆冬，即伐木，木不能出，徒利木商耳。」伊公首肯，遂寢其事。及予歸里，未旬日，周地師云：「地已得矣，風水合局，不必言，合抱大木，羅列於前，亦不知多少。」予心動，謂果如願，即舊冬陳說於大司農前，非爲桑梓，正以保吾父母塋木也。因不惜重價成事，閩郡堪輿家二十餘人，紛紛點穴不定。予用稱土法，擇土之重者用事，及開金井，土如紫粉，光潤異常，登山者咸賀得地。

程懷古十歲詠冰，有句云：「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濠沱渡漢兵。」識者奇之。後再差知貢舉，權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封侯，贈特進少師，以詞章稱。當時從子若川武舉狀元，歷監丞，使金人，乃以熟人首爲款，即攫睛啗之。金人

驚曰：「奇男子！」易珍饋禮遇焉。（府志）

查道初應舉，向荊州湖遊，索獲資十餘萬。至襄陽逆旅，見女子端麗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囊求良謹者嫁之，是歲由此罷舉。又嘗於旅邸床下，獲金釵一束，且百隻，意所遺者必復來取之。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嗟惋而已。道詰之，具言其所遺，如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人驚喜，請留三之一以爲謝，道固拒之。（國老談苑）

查待制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袖，鬢髮紛亂，肘後微有紅鬢。查命水工，以篙扶於水中，忽見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首，感戀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見有此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水族人性也。」（稗史）

紹興初，法令散逸，凡專司法令，皆休寧金安節所修，書成召對。高宗曰：「金安節好秀才。」後官吏部尙書，敷文閣學士（休寧志）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年十八，遊太學。靖康初，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未三刻而文成，擢居高等。京城失守，若海述麟爲書以獻，袖書抗粘罕，乞存趙氏。高宗卽位，遷江南經制使，朝廷以張浚宣撫川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乃往見浚，極談終日。（志郡）

宋丘濬，人歷官殿中丞，因讀易，悟損益二挂，能通數，知未來興廢。嘗謂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果八十一歲。（稗史）

祁門方秋崖，工詞，生辰值小除一閏，其前後尤洒脫。今朝念九，明朝初一，單欠個秋崖生日，客中情緒老天知道。這月不消三十，高郵軍卒闕，以制命往易置其事，戮首惡數人，一城帖然。制置使趙葵曰：「儒者知兵，吾巨山也。」

巨山秋崖字（詞統）

汪立信字城甫，婺源大畝人，寓居建康。淳祐五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胡興等，借補承信郎。七年登進士第，理宗見其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闔帥材也。」知江陵府時，襄陽被圍益急，遺書似道獻二策。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尋廢斥之。後伯顏入建康，曰：「此公在，吾烏得至此！」（郡志）

汪立信之未仕也，家甚貧，曾大稜，吳淵守鎮江，命爲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非常人，言於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帳服御，視應炎有加，應炎甚快。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君之識度智業，皆非其倫，盍少下之。」是年試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後踐歷略如淵，而卒死難。人謂淵能知人云。出宋史（同上）

趙子常先生輔元帥汪同起兵保鄉井，授江南行樞密院都事。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不願仕，還於春秋發明師說，本經會傳，度越漢宋諸儒。周藩陸櫟叙元遺民，堅守臣節，與伯顏子中同傳（列朝詩集）

先東山公垂髫，里中有二執友，其一因投荒過家，其一以磨勘需調，皆栖栖桑榆，猶戀雞肋者。一日同訪公，見庭下有鋸匠解木，因以命題。公口占絕句曰：「一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看鬢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拽過時光。」二執友知詩意諷己也，相與感嘆而去。東山公集，此詩未載。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與泥爲土，整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爲狂。亂既作，食盡樵絕，民所窖藏，爲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塹爲糜，毀木爲薪，以免隴。右有富人，豫爲夾壁，視食之餘可藏者，乾之貯壁間。又閤皂山一寺僧，甚專力種芋，歲收極多，杵之如泥，造塹爲牆。後遇大飢，獨此寺四十餘僧，食芋塹以度凶歲。元末天下亂，先東山公逆知將絕食，遂預以芋和粉，築成磚形，砌牆于東山。其後大飢，飢民望烟火而來，東山公取芋磚一片，置沸湯中作羹，飢民賴以存活。後太祖兵至，乏糧，公曰：「吾當助三日餉。」取磚與之。（國憲家猷）



宋時有朝奉郎之官，太祖初定，徼民迎之者，皆自稱曰朝奉。太祖曰：「多勞汝朝奉的。」至今休歛猶沿其稱。太祖初至徼，避雨於民屋門首，曰：「爾民何不接簷？」民遵命，至今新安屋宇門皆重簷。

陳定宇書蘭亭記後云：「王逸少晉人，才之傑出者邪？一時崇尚老莊，清談無實，獨論建識時務且長，沮桓溫請遷都之議，斯人不多見也。此篇以一死生，齊彭殤爲誕妄，蓋闢莊周矯流俗，不但文字之工而已。」此實右軍知己（應菴隨緣）

新安詹同詩，赤色精金，與鑰鈔自別。東山趙訪詩，根於筆削，尤稱雅則。（詩談）

婺源詹承旨同初名書，遇亂，家黃州，事陳氏，歸附，賜今名，授國子博士，直起居注，陞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尙書。宋景濂序其集，謂其酒酣耳熱，捉筆四顧，文氣細縑，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其推服之如此。（列朝詩集）

程國勝休之陪郭人，明太祖發舟師二十萬自將，令國勝率親兵宿衛帳下，與友諒大戰康郎山，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直犯御舟，適膠淺，國勝仗劍叱之，急與帳前左副指揮使韓成元帥程兆先駕飛舸，左右奮擊，會鄂國常公射中定邊，號國愈公疾櫂來，舟進水湧，御舟遂脫，而國勝等反遶敵艦之後，力戰死之，年三十一。事聞，贈定遠大將軍，輕車都尉。（泳化類編）

鄧寧河王愈率兵取徽州，久鎮其地，有二門子，以勤慎當王意。王一日遊山，指二地皆可葬，發雖小，能久長，已而二役各攜親柩葬所指處，二百餘年，後人或以曹監，或以吏役，爲小官者相繼。（稗史）

任萬戶原休甯人，父鼎築精舍富川上，延祁門汪克寬授春秋，又從學於東山趙訪。明兵下徽州，原出佐軍實，從捍禦，歷功至顯武將軍，雄峰翼管萬戶卒，與弟並有集。（列朝詩集）

休寧吳克敏爲元義兵萬戶，保關嶺，兵敗，題詩扎溪石壁云：「怪石有痕龍已去，落花無語鳥空啼。」遂自刎死。

後孔從善爲足成一律云：「萬里西風起馬蹄，金戈回首塞雲低，未爲豫讓先亡趙，欲學田單獨下齊；怪石有痕龍已去，落花無語鳥空啼，至今天與英雄恨，嗚咽泉聲下扎溪。」（堯山堂外紀）

朱允升得六壬之奧，偶見友人案上竄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中則奉之。允升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竄之曰：「少俟則啟。」適有借馬者，友人令僕於後山牽驢應之。允升即令一時俱啟，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都是魚；前門來借馬，後山去牽驢。」賓主爲之絕倒。（同上）

允升生休寧，徙居歙石門館臨河程氏，教其子大，大爲繼母所苦，自縊。後允升夢大突入其室，適報生兒，因名之曰同，且曰：「此兒必遭女禍。」尋於所居山前，剝草屋數十間，鄉人怪之。允升曰：「車駕異日幸臨，當休軍於是。」丁酉秋，明兵下徽，高皇提兵過之，果休其下。臨去，允升跪請曰：「臣有子同，後得全軀死，即臣幸大矣。」後同官至禮部侍郎，善詩翰，名題詩賜宮人，忽御溝中有流屍，上疑同挑之，將賜死，因念允升請，使自縊。蓋允升所謂女禍也。其六壬精妙若此。（稗史）

齊易巖者，徽高士，術數尤精於楓林。明太祖初起兵，聞而往問之，答曰：「不嗜殺人。」上曰：「經生談。」遂去。及卽位，或有薦巖之才者，詔徵詣京師。巖乃逃避大姓汪氏，汪不敢容。巖曰：「毋害也，歲久當泰。」乃爲汪教其少子爲文，常與其子遊於山，指一處曰：「此汝發生處也，但不知誰爲地主。」問之，其姻家也。子年十三四，亦不以其誰爲意。及易巖死，其子卜地葬其父，竟得此山，偶檢其少日所讀中有記云：「汪生某，某父某，某都某圖某山，子孫綿遠且貴。」其子嘆服。今汪氏果盛，巖卒年七十餘，無子，故其事失傳。（同上）

休寧程繩祖，除陝西御史，左遷湖口令。邑東曰黃赫潭，原是隰田，累爲豬蛟攻陷五百餘畝。繩祖齋禱於城隍，其蛟白日爲迅雷所斃，尸血浮江，民患始息，立詞祀之。（類書纂要）

歙唐仲實，當明太祖駐驛徽州，延訪儒碩，召對稱旨，賜尊酒束帛，事載五倫書。命之任，以警廢辭，攝紫陽書院山

長，學者稱白雲先生。（列朝詩集）

明太祖賜臣下御筭甚多，如中山王宋學士者勿論。駐驛徽州時，御書一筭，賜汪同云：「庚子六月初三日，茶源闕歌馬，偶遇萬宣使至，動問說稱星原翼，田野闢，黎明樂，折開賚到公文內云：「修城事理，軍民人等，甚是極得其當，重務出積糧儲，從其與便，勿使我多憂。」途間親書不備寄書人朱某，樞密院判汪同閣下。」同子孫寶藏於家。學士程敏政題絕句云：「午夜虹光燭斗寒，民間驚得御書看，當時未定君臣禮，想見高皇創業難。」成化甲辰燬於火。（湧幢小品）

建文帝爲僧，居羅榮寨之白雲菴，命程濟圃建文作菜根歌曰：「菜根青兮，菜色辛兮，菜兮菜兮，似余情兮。」（正氣紀）

翰林編修程濟績溪人，博學通奇術。洪武末，以明經舉爲四川岳池教諭。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起兵，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仰天大呼曰：「陛下幸寬臣，屆期無兵，殺未晚。」遂下獄。已而靖難兵果起，赦濟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與燕王戰於徐州大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及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撰文來。其後按碑族之，無得脫者。濟名在椎脫處，得免。始憶曩之祭，蓋禳之也。淮上諸將不用濟策，致屢敗，帝聞召濟還。初濟同邑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勵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曰：「學者豈宜宗此？」濟曰：「不學無術，此固應變學也。」旣而濟欲以術授翔，翔曰：「我願爲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時帝急召濟入大內，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亡可免耳。」帝從之，立召僧祝髮如高皇遺篋計。濟袖出黃冠，易之掖帝出，安之若命，不避艱難。每遇險，輒以術脫，帝不自知，濟亦不使帝知也。濟嘗病，帝親爲羹糜，含淚坐榻前，刻不離。濟曰：「帝不死，濟何敢死。」帝始安，其相依若此。有所往，必令濟筮吉凶，聽濟示。前後數十年朝夕不離，雖極流離困苦，倉皇行乞時，未嘗一廢君臣禮，語詳外紀中。正統

間，帝東歸，濟從至金陵，父老猶有識者，指曰：「此程編修也。」驚異之。既而之北平，鞠實，迎帝入大內，濟北嚮稽首泣曰：「今日方終臣子職矣。」還滇，焚菴，散其徒，平陽葉二塚，紀歷年始末，名從亡隨筆，付了空藏石室，遂遁去，不測所終。（同上）

遼府長史程通，字彥亨，績溪人。靖難兵起，從王渡海來朝，進左長史。上禦燕策數千言，謀算悉備。壬午變後，通閉戶憤感，有衛士紀綱指通舊封事，乃械至京論死。臨刑，通曰：「得死所矣！」家屬戍邊，簿錄其產，僅田十餘畝，遺書數百卷。（同上）

靖難後，以國子監博士黃彥清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曾私諡建文君，論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繫獄。後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而金蘭輩得釋。彥清婺源人，或曰：「彥清偕諸臣出外巡訪，建文、文皇詔至，拒不受，欲圖興復，願兵力不足，死之。」金蘭釋後，尋陞本邑知縣，有善政。（同上）

大司馬程公信，成化中參贊南都，左瑞安寧，時爲守備，燕公設席，中爲己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平，蓋中官雖爲主，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戲爲一絕云：「主人首席客居傍，此理分明大不祥；若使周公來守備，定因屋上交交牀。」安見詩，遂分賓主。（客中新聞）

聞內監廳四面開門，其式皆同，先開三面，閉上一面，作賓席。既安席，令人閉上門，而已所坐一面，儼然居首席矣。

汪篁墩文集九十餘卷，李長沙爲序，他所撰輯宋紀受終考、遺民錄、新安文獻志，皆可觀。惟著蘇氏擣杵，力詆眉山，以報雠蜀九世之仇，則腐而近愚矣。（列朝詩集）

孝宗時，尤重經筵，多有非頌之賚。學士程敏政記其事云：「宏治元年七月二十日，文華殿後講，上顧中官賜講官冠帶靴袍，敏政預賜織金雲雁緋袍一，有副金帶一，及烏紗帽皂靴。面謝訖，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其對曰：「

此皆職分當爲。一頓首而退，有詩記之。日上罽毼曉色深，洪恩稠疊駕親臨。對衣紅濯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幸清班容宦履，漸漸華髮點朝簪。經生啟沃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玉堂叢語）

休寧公車，例有公宴，載在全書。程篁墩後十數科，本籍興席，而外籍不與。金正希先生復之。庚午癸酉，又廢黃仲霖前輩再復之。木朝來外籍者，多未歸里。辛卯，予自杭旋，匆匆公車未暇及此。甲午，予陳原委於張令尹天成，特設宴於縣堂，宴畢，鼓吹送至東門橋，餞飲，至今爲例。

婺源戴給事銑，字寶之，以劾劉瑾廷杖落職，竟卒，追贈光祿少卿。（例朝詩集）

休邑黃正賓，以國本事廷杖，雖出身貴郎，而直聲震朝野。

汪京府循字進之，休寧人，宏治丙辰進士。其題明妃詩云：「將軍杖鉞妾和番，一樣承恩出玉關。死戰生留俱爲國，敢將薄命怨紅顏。」（同上）

彭總督澤，陝西人，嘗過歙，造越國汪公神祠，夢着白衣人獻上梁文，乃是狀元。明日，唐皇果來獻文，而以貧故藍衫改色成白。彭大奇與交驩，後任總督，當會試揭曉時，知殿元必臯，報者至，而轅門正欲羣戮人，乘喜盡宥之。（稗史）

休寧汪龍，字潛夫，少穎悟，父客死，問母狀，時時號泣，目遂盲。年十五，遇宸濠逆，佐李士實逃難，至休寧，以觀梅數授潛夫。時因寇患起，督府急甚，聘潛夫至中軍。潛夫惻然曰：「急矣！」爲強起，每出兵剋時日，勝敗多所贊畫。願尙書可學，以潛夫名上聞，卽命有司趨入朝，尙書躬爲勸駕，卒謝之。五十時病，潛夫自算其死期，更有七年。郡東鄙中寇患，是爲龍蛇之歲，智士死，我乃當之，竟卒如其言。（休寧志）

休寧有貿易過江右者，逆旅中遇一道人，詢鄉貫畢，忽曰：「君處有卜筮者汪龍平，乃吾弟子也。吾有下部秘書，尙未傳彼，今老矣，煩君歸時郵付之。」又曰：「吾試爲君卜某日當歸，某日當抵家，抵家之次日，當有事入城行至

東門外，望見橋上有瞽者，緩步下橋，即吾徒也。君當呼詢，以此書畀之。其日吾徒入城，爲人占卜，袖中有銀五錢，可以贈君酬勞。然須即返步，不可入城。入城當防口舌。其人唯唯，及歸家，果符所占之日。次日因事入城，至東門未上橋，果見瞽者，詢爲汪龍，因即以書授之。龍果出袖中銀五錢贈之，其人謝去。忘入城之戒，至市中，忽有挑柴者摩肩過，柴枝牽破其衣，其人大怒，批負薪者頰，責令賠償。負薪者叩求不得，適縣官過，呼問之，得其情，乃曰：「貧民無心，牽破衣袖，既打矣，又令賠衣，真無良也。」與杖之十五。其人方憶道人言，悔無及矣。（柳軒叢談）

徽郡守聞汪龍名，召之下數，臨去至儀門，方跨闔，守喚之返，問曰：「今科南京解元，知爲何許人？」龍曰：「祁門。」蓋以騎於門爲數也。令去，再至跨闔處，又喚之返，問來科解元是誰？龍曰：「仍是祁門。」郡守以爲未必驗，已而果然。蓋嘉靖甲午科解元鄭維誠，丁酉科解元王諷，皆祁門人也。（嘯虹筆記）

胡公梅林令餘姚時，錢德洪識之曰：「此必異日東南名將，因勸令讀書，成奏疏。」（珊瑚網）

中國爲海寇蹂躪，無過嘉靖間，不第破城殺將，焚蕩屠剝，流血數千重，溘海諸郡縣爲然。至以七賊犯留都京軍數十萬人，人人泣下，閉戶不敢櫻，此又從來對壘禦敵所無者。（彭比部集）

胡梅林爲總督，先後上疏，皆手書如一。後被劾，爲上所憐，蓋不獨有禦寇之功，其一段敬謹心，亦自難及。孰謂公僅羅豪人物哉？凡古人上疏，必手書，宋時猶然，元始停耳。梅林被逮，歛太守何東序，窺時局，欲羅織沒其家，發兵圍守。嘉禾郁陽川蘭爲續溪令，知胡公家貧，且捍海功不可泯，力覆護人，願上印授去，乃得免。（湧幢小品）

胡公被謗，唯明州一布衣沈明臣一周旋，凶釁及續溪令，郁公蘭保全其家，可慨也！

胡公宗憲字汝貞，績溪人，戰賊於平望，王江涇等處，屢奏奇功，進僉都御史，尋進兵部左侍郎，總督江南北閩廣七省兵馬。賊渠首汪直徐海最雄傑，宗憲謀直以弋海，因取陳東縛麻葉收張璉，賊寇悉平，加尙書少保。（府志）

胡梅林有平賊功，而遭讒被逮。徽州知府何東序恨其家居時，以屬體參謁不爲禮，胡未死獄中，何以封錮其宅。

逮其婦女，跳足過室，辱之。時歙邑方某爲諸生，忿甚，誓必報仇。未幾，聯捷數載，守何郡，亦以疑獄逮辱之。一如胡。至今父老猶言其事。（嘯虹筆記）

胡梅林平寇時所得鎖子甲，傳數世矣。有遠賈以重價來市，既交易，疑之曰：「甲爲金製乎？」爾必告我。」賈人曰：「爾毋悔，告爾何傷甲非金也，鎖子內皆實以金鋼鑽耳。」（同上）

休寧吳成器初試邑吏，講星官遁甲六壬諸術，父尉靖州，器往省，值苗亂麻陽，應募有斬獲功，授會稽典史。會賊寇東南，監司以兵三千五百授訓練，大敗之。後寇入會稽，設伏邀斬之，入嘉興。王江涇與趙宣尉陣，徑先趙，犯賊斬三巨酋，獲千餘級。賊又據陶家堰，連敗諸道兵，器偵知堅脆，擊斬數十人，冬敗之曹娥江，又敗之龜山。明年春，賊復至山陰，後梅器奮擊，斬八十餘，生擒七十人。趙御史胡統制上其功，擢布政司經歷。丁父艱，有旨奪情，授紹興總兵。通判浙諸郡，賴以安，勒石祠祀之。所得賞金，悉分戰士，故所向有功，大小四十二戰，手斬千餘級，寇平致仕歸。（縣志）

歙左司馬汪伯玉（道昆）與李于鱗輩七才子齊名，李本寧嘗誦曰：「李北地（夢陽）之才，能小而不能大，能短而不能長，李歷下（于鱗）之才，能高而不能下，能奇而不能正。王弇州（世貞）以才聘法，而法不勝才，人生幾何其書充棟，微傷率耳。」汪新安文小大長短，高下奇正，隨所結撰，積句成篇，積字成句，無不精麗，其才能經緯錯綜之也。〔當時之評鹭如此（雲谷臥餘）〕

歙方侍郎弘靜初冠，卽與鄉人結詩社。迨入仕，汪伯玉方擅時名，倡棋中社，再三招致，匿謝不肯往。其句有流水不知處，幽禽相與飛，不知春色減，忽見林花飛，永日空山寂，幽蟬時自吟，春色驚人早，雲山與世違，舊業微蟬翼，窮途信馬蹄，宛然王孟遺響也。（列朝詩集）

休寧金野仙工詩，一日郡守賞雪開宴，索詩限填字韻，賦云：「昨夜嫦娥弄玉籤，也應招月作花鈿，爲嫌梅影太

清瘦，幾片飛來疎處填。(縣志)

歙王寅仲房撰新都秀運集，采弘治正德嘉靖三朝之詩，人滿百人，詩逾三百，注本以正居首。仲房曰：「以正童稚，性解爲詩，弱冠挺興，遂傳高唱，若愁邊草木歇，夢裏關山多，有懷成遠詠，無伴趁幽行，野草不媚世，沙鷗寧近名。然皆潛思取境，不落常情，新都自程學士克勤名家，而人爭相師法，君獨尙友古人，天不愛才，壯卽夭折，惜哉！」(列朝詩集)

許文穆公國字維楨，號穎陽，爲檢討時使朝鮮。適國王新薨，河城君吟攝郊迎禮，國以吟未嗣位，不許。因爲酌定禮儀，令吟稱權署國事，用世子冠服，奉先王靈帛行禮，禮成而還，饋遺一無所受。朝鮮勒碑以頌，進講託事獻規，上每悚意聽之，手書責難成善大字賜焉。拜大宗伯，入東閣，以三事進規，其一皇太子冊立事，上不悅，遂上書乞休者五，予告給傳歸。(歙縣志)

許文穆之從姪穀，豪健善擊劍，挽疆命中，嘗被酒臥嶺北，有虎枕其頸，醒而視之，鼻息甚酣，蓋虎先食犬，口吐沫一如醉人狀。許熟視曰：「彼無伎心，乘醉殺之不武。」遂舍之。先在嘉靖中上三策，請立縣城，不果。後寇至，太守陶公承學召與議事，令守東門，飭武備，寇不敢入，繞出宛陵。遂議城以穀爲督，授冠帶行事，却之。徐爲措置立辦。後辭去，商於嘉禾之皂林，以酒暴卒，祀爲神。陶太守深傷，爲文以祭，太守時已爲顯官，卽四橋先生也。(湧幢小品)

明隆慶間，司琴爲歙人黃梁小僮，事主勤慎，梁愛之，許配以小婢慶雲。梁夜飲墮橋，司琴救主淹死，梁歸，慶雲誓以身殉。梁諭之曰：「許配戲耳，更覓佳偶。」慶雲忿慟數日而絕，年僅十六。(亘史)

西湖岳墳，舊只秦檜王氏方俟高張俊四像，都指揮李隆鑄銅爲之，久被遊人撻碎。萬歷二十二年，吾邑范公涑爲按察司副使，以鐵鑄秦檜王氏方俟高張俊四像，反接跪於丹墀，人咸稱快焉。而擊撻者無虛日，惜乎今沒其張俊王氏二像。三十年，公復司藩於浙，捐俸重葺秦檜遺罪萬世事，昭史書者，實以長舌成之，而始之者張俊也。春秋之義，



第誅首惡，若俊與王氏跪庭，安可免焉？（西湖便覽）

邑東汪伯淮名工書法，董宗伯其昌見所書陽山寺三字，筆勢逾逸非常，流連久之，悵然曰：「此中正大有人。」（鵬升集）

徽俗重門族，凡僕隸之裔，雖貴顯，故家皆不與締姻。他里則否，一遇科第之人，卽索其班輩，昧其祖先，忘其讎恨，行賄媒灼，求援親黨，倘可聯姻，不恤譏笑，最惡風也。（蘇談）

張復字子遠，休寧僕也。好學，師黃梅瞿九思，盡得性命之奧，講學黃州，黃人羣尊之爲張夫子。九思被冤陷獄，復與瞿儒子甲走都門，詣闕上書首輔，張居正重其名，延與語，勸之仕，弗從。歸築茅屋，自耕養母，著有蠶下語四卷，孝經本則一卷，小兒語一卷，人弗識也。邑令丁應泰至其村，訪張夫子弗得，洩其地縉紳詢之，有識者曰：「得毋某僕張姓者乎？曩自楚歸，至今供其落筆役，較他僕無異，得毋卽其人乎？」詢之果是，令同紳登茅屋拜之，則繞山而逃，令於其堂四拜去。鄉人皆重其抱道好義，而仍安其僕隸之常也，不復以下賤相目，而張終安之。至今黃州臨坪鎮有張夫子祠。又臨溪有醫家僕周英，跟其主抱藥囊，後遂工醫，閩邑敬焉，亦異人也。（珊瑚網）

汪宗孝歛人好拳捷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於色。偃二丈竹水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跳丸飛劍之屬，見之，赧然自廢也。萬歷丁未，入京師，至燕城店作夢，文皇遣緹騎召使治水，引見殿上。文皇貌甚偉，長髯垂膝左右，以奏牘進。文皇推案震怒曰：「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奈何？」宗孝頓首言：「臣書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離子舍。」文皇色不懌，有皂衣人長跪固請，乃已。其年淫雨，三楚三吳，沉竈產蛙，人相噉食，惻然心傷之，病革不可爲矣。（湧幢小品）

先曾祖日記云：「萬歷三十五年六月，徽州大水，自初三日大雨至初五止，三晝夜不住，漂流人畜萬萬。府河西橋上，有七尺水頭，惟歙縣最苦，休寧次之，二日方退，歷世未遭此災異。三十六年五月，徽復大水，自十三至

十九日水方退，較於三十五年更大。今康熙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大雨，至正月二十日方止，嚴冬大雨一月餘，亦罕見事。

松園詩老程嘉燧字孟陽，休寧人，僑居嘉定。少學制科不成，去學擊劍，又不成，乃折節讀書，刻意爲歌詩。三十而詩大就，諳曉音律，分判合度。老師歌叟一曲動人，燈殘月落，必傳其點拍而後已。喜畫山水，兼工寫生，酒闌歌罷，輿酣落筆，尺蹠便面，筆墨飛動。或詒書致幣，鄭重請乞，摩娑縮瑟，經歲不能就一紙。嗜古書畫器物，一當意輒解衣傾囊，或以價售有相慕者，則持之益堅。有子驕穉，不事生產，經營拮据，以供其求。左絃右壺，緣手散去。孟陽顧益喜，以爲好事好客，稱其家兒。坐是益重困，然而介持益甚，語及飾竿牘，學干謁頭面發赤，掉臂而去。太倉王問伯常謂孟陽世無嚴武，誰識少陵？當今能客孟陽者海陽顧益卿耳。爲治裝遣行，渡江寓古寺，與一二酒人酣飲三日夜，賦咏古五章，不見益卿而返。在里中兄事唐叔達，婁子柔肩隨後行，不失跬步，與人交婉變曲折，臨分執手，口語刺刺，至其責備行誼，引經据古，死生患難，慷慨敦篤，古節士無以過也。萬歷戊午，故人方方叔令長治，要之入潞，居三年，從方叔入燕，諸公爭物色孟陽，皆避不與見。祥符王損仲博雅名士，時時過余邸舍，就孟陽談，孟陽未嘗一往也。崇禎中，余能官里居，構耦耕堂於拂水，要與偕隱，晨夕遊處，修鹿門南村之樂。後先十年，辛巳春，孟陽將歸新安，余先游黃山，訪松園故居，題詩屋壁，歸舟抵桐江，推篷夜語，泫然而別。又明年癸未十二月，孟陽卒於新安，年七十有九。卒之前一月，爲余序初學集，蓋絕筆也。踰年而有甲申三月之事，銘旌大書曰：「明處士某。」豈不幸哉？孟陽合轍古人，迥別於近代之俗學，於是乎王李之雲霧盡掃，後生之心眼一開，其功於斯道甚大，而世或未之知也。遺山題中州集後云：「愛殺溪南辛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世無裕之，又誰知余之論孟陽，非阿私所好者哉？余故援中州之例，諡之曰松園詩老，庶幾千百世而下，有知吾孟陽如裕之者。（列朝詩集）

孟陽實歛之長翰山人，余嘗至其家，聞松猶在，孟陽與余交最厚，而列朝集乃注休人誤矣！

歛鄭布政且有詩才，若花明沛上宴，香起落中塵，河影城頭墮，秋聲塞上生，爨道黃雲上，蠻村白草傍，又箒道十盤臨戍堡，山城百雉入邊州，皆渾淪不落輕塵。(同上)

歛方廷璽爲縣令，題白水寺詩，石徑逢僧一話間，白雲深處不知還，松陰日午茶烟起，不有客來僧更閒。(同上)新安詩派，尸祝太函，曹能始見休寧吳非熊而擊節，遂流傳都下，其爲人率真自放，好窮山林花鳥之致，捉鼻苦吟，貴遊雜坐，竟日諷詠，不知有人久之，別能始歸新安，作東歸詩，已而復出遊，訪故人於嶺南，客死新會，從弟元以其喪歸，新安閔景賢采輯皇朝布衣詩，推吳兆爲中興布衣之冠，□□謂親炙則孟陽遜聽則非熊，庶無媿於此評，要當與千古共定之爾。(同上)

歛王山人野兒時習爲詩，稍長，入吳家鴻山下，與妻子鋪糟不厭，遊金陵，貴人慕其名，爭訪之，子僧劭亦能詩，早卒，有咄明草，其佳句如陳匡左過飲云「峰冷秋雲白，牆陰晚照殘」，永慶寺夜坐云「風輕松韻細，露滴月涼生」，晚泊江上云「晚峰生浦澹，秋月出江孤」，月云「峰銜形似缺，江動影難安」，人謂得乃翁衣鉢。(同上)

歛鄭作讀書方山，自號方山子，爲詩敏捷，一揮數十篇，李空峒流寓汗中，招至門下，輪較射，過從無虛日，周王聞其賢，召見，長揖不拜，王禮而遣之，方山集中如寒燈坐愈親，寒葉動秋聲之類，俱佳句。(同上)

開化時儷號晴川，以焦墨作山水人物，皆可觀，同時休寧有汪海雲，亦善畫墨氣稍不及時，而畫法近正，是皆不失畫家矩度，如南京蔣三松汪孟文，江西郭清狂，北方之張平山，此等雖用以指抹，猶懼辱吾几榻也。(裨史)

汪德初(名肇，休人)工畫，比元海雲和尙，遇酒能鼻飲至數斗，號象飲，嘗誤附賊舟，賊壯其貌，不敢害，已而酒肇乃爲象飲，以自豪，卒縱之去，後註誤逮獄，東方司理有意其爲人，面試之畫，德初傾墨瀋於絹素，東方駭之，尋洗水筆爲薄曉圖，詩云「五更風雨時，四野雲烟障，行人迷所之，幸得東方亮」，東方大賞之，人有如此才而使久困囹圄，非有司之過乎，遂得釋。(邑乘)

嘗讀螢雪叢說云：「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上着工夫，惟有一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選。或云：一試以竹林深處酒家壚，於竹林中畫一徑，一人騎驢捧葫蘆出，乃沽酒者，真畫得深處二字出。」

唐人詩，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舊時常以此試畫工。衆工競於花卉上粧點，皆不中選；惟一人於危亭縹緲，綠楊隱映之處，畫一美人凭欄而立，衆工遂服。唐明皇嘗賞千葉蓮花，因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而當時詩云：「上宮春色四時在。」蓋此意也。又試萬山藏古寺，或露寺門，或山寺角，皆不合式；惟一人畫千峰百軸外，有孤僧從半道歸。

丁瓚字汝器，居休寧西門。丁氏自宋世業醫，嘉靖初，丁繩以醫名，子畜瓚授其業，已藉數百緡，欲與子瓚謝歸。醫則奇中，人以仙目之。性好客，客嘗滿，嘗出五十緡，脫人於阨，書畫有米倪風，年六十卒。丁雲鵬字南羽，瓚子，善書善詩，以繪事名海內，比李龍眠，人得其片紙，什襲珍藏。汪司馬伯玉爲之傳（休寧志）。

海內琵琶，惟儀揚稱最，張瞎子尤翹楚也。嘗往湖廣販米，旅次閑暇，秋月當窗，輿動忽按譜作數弄，聞者無不歎絕。晨起，隔房一老賈，忽迎笑曰：「夜來吾子妙撥乎？特恐尚非絕技，吾子今後不彈可也。」張駭甚，以爲老賈必善斯藝也，堅欲求奏一曲。老賈曰：「吾非能音律，特往來此地久，此房乃專賃之主人者，憶數十年前，隔房有客撫琴，時予方經營失利，三鼓不寐，聞其音超超入妙，不覺睡去。今予方獲利數十倍，心體暢遂，倚枕即到華胥，聞子所奏，而反徑夜無眠，用是知尚非絕技也。」張瞎子良久大悟，即泛舟赴姑蘇，盡棄其學而學琴焉。三年得其神，於是再撥琵琶，遂無有出其右者。吾邑查八十九尤工琵琶行，名在張瞎子之前（柳軒叢談）。

查八十名鼎，休寧人以琵琶擅場。嘗師壽州鍾山，盡得其法，臥起服習，日夜不絕音。居頃之，過山遠矣，每彈四座辟易，以爲神。鄉人汪道昆爲之傳（休寧志）。

余嘗讀耳談云：「京師瞽人李近樓者，籍錦衣千兵，善琵琶，能左右手彈新聲古曲絕妙。平生羈愁哀怨，及人已胸中事，皆於鵲絃鐵撥發之，令人髮上指，淚交下。忽作魚山梵唄，冷然孫僧雲水，復作蘇臺圍獵，淒然百獸鳴嗥。某公嘗謂蘇公納菴曰：「僕居京數年，恨不聽李瞽琵琶。」已而以侍御拜命使蜀，而蘇蜀人獨餞之，酒酣曰：「有麗人以侑觴可乎？」公不可。忽屏內笑聲出，如所謂麗人，而別一老妓，若墮其笑，悠揚作聲，怒之。已又若麗人不受教而諄語，擲器皿墮地，成碎磁聲，種種逼真。某公大驚出走，蘇笑曰：「無妨。」遽令徹屏，獨瞽者抱琵琶坐，旁無一物，諸聲皆自琵琶出者也。公詫曰：「今日乃識李君。」於是聽琵琶終夜不去。今京師及大都，往往有工此技者。

休寧胡侍御宥巡貴州，以僕文順文學從。侍御按部畢節，感瘴得脾疾，羸瘦且殆。文順曰：「吾聞長老言，瘵疾非人肉不起。」乃齋沐，刲股肉糝進之。侍御病小損。居月餘，復篤，且易簣。文順方以股瘡臥疾，文學不忍見主人死，曰：「死而可代也，吾六尺直鴻毛耳，卽不獲代，而主君卒不諱，孤魂在萬里外，誰與從者？惟先死以俟耳。」遂自頸其喉，咽所不合者，僅指許，然竟不死，而侍御死。（王弇州傳刪本）

金峰胡公有甲戌進士，能文章。諸生時下帷嘔血甚劇，夢黃冠假良背之旨，疾乃瘳，每神其術，不語人。嘗自城南夜歸，燈火相接，及門間無一人，舟覆彭城，賴居人出溺，公問故，則神人夙戒，謂賢者有厄，宜亟持勾網以救。見屠者將解牛，市而象之守塚，及公卒於黔，牛不食死。（湧幢小品）

風水之說，徽人尤重之，其平時構爭結訟，強半爲此。遂有僂民朱從志等數十人，詭知地術，杜撰妖書，創製鬼印，鐵車棹械，鑽石掘甌，無堅不入，窺以驗之地，蠱誘豪貧，以圖厚利。每發塚時，必外張皮帳，以掩燭光，布盛草上，以覆

故跡穴大如斗。而賊徒朱明號穿山甲者，緣穴出入，其捷如神，毀棺易屍，任從簸弄。或男女相混，或一擲數屍，或入臚骨以雜真，或出真骨以入臚。如是者數年，毒流縉紳之家，殆盡萬歷己亥歲事發，坐死者十六人，論遣者四人，擬徙者三十餘人，其脫逃者甚夥。（稗史）

汪文言再下詔獄，鍛鍊兩月餘，弗屈，有旨杖之百。其甥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相泣耶？」至是下獄，嚴鞫者四酷刑備加，弗屈如故。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似汝心，任汝巧爲之，我承焉可也。」顯純誣魏周諸人以賍，文言蹶起曰：「天乎冤哉！以此饜清廉之士，有死不承！」（通記）

汪文言祖居車田，與余舊墅相去三里許。父老嘗謂世議文言非正人，余詰之，以出身吏書對。余曰：「三楊宰相，亦有以吏顯者，顧問其人何如耳。文言護楊左，觸權璫，慘刑至死不悔，如若言觸魏璫者非正人，將附和魏璫者爲正人乎？」

余邑南鄉商人，未三十輒夭，今一村皆貧，而龐眉者比比。吾鄉人言富者每豔商山，余嘗張目不答，徐笑曰：「吾思吳懷賢，吾思吳聞禮。」懷賢天啓時中書舍人，亦忤魏璫而死者也。聞禮字去非，丙戌死於閩。

崇禎元年，上幸太學，國子生婺源人江旭奇，以所註孝經小學奏請頒行天下學校，同五經四書命題試士。大稱上旨，卽詔禮部如議頒行。（婺源志）

邑多鑿石爲大聖像，立祠寬廣不過二尺許，田神也。南鄉有大聖祠已毀，相傳劉誠意遺記云：「日出正當寅，大聖頭裏出黃金。」鄉人不解，斷其頭不得。後誠意子孫來合其頭，視寅時日影斜射處，掘其金去。（嘯虹筆記）

婺源江君輔幼工奕，稱國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戶稱江北某家，延請角技。君輔襪被隨之，月餘抵中州某宦宅，其人先入內，見某宦詐云：「吾途窮，嚮吾子爲歸串。」旣得金立契復涕泗曰：「父子情不忍，面別請從後門去，免吾子牽衣慘狀也。」宦信之。君輔方久坐堂上，訝無出肅客者，忽一鬚頭婢肩水桶，目江大聲曰：「爾新來僕速出。」

汲。一江驚異，厲聲爭之。宦從內出，持券示曰：「爾父賣爾，去復何云？」江曰：「異哉！君數千里遣使迎我手談，乃爲此不經語乎？誰爲吾父？」出所著奕譜，呈宦證之。宦大驚曰：「汝果能勝我，言卽不謬。」甫對著，君輔連勝數局，宦爽然深相禮貌。其地有國手，從無出其右。宦忽請對局，輔又連勝。宦大喜，待爲上客，盤桓數月，作書疊薦好奕鉅公處，獲金數百歸。（柳軒叢談）

先大夫善奕，君輔常主予家海陽萬青閣。同時若蘇亦瞻過百齡，汪漢年汪幼青汪仲芳皆稱國手，讓吳子田汪輝楚二子，常對奕園中。先大夫樂爲居停主人，亦瞻又爲諸國工冠，所著弈藪刻板，尙藏予家，今爲行世。

徽處萬山中，絕無農桑利，薜荔之外惟墨，而舊志稱徽產硯，今雖有，而佳者絕少矣。宋郡守謝公堅於理宗有椒房之親，貢新安四寶，澄心堂紙，汪伯玄筆，李廷珪墨，舊坑石之硯，今無論硯不可得，而舊坑之名亦湮矣。按舊坑在黎源縣羊鬪嶺之盡處，兩水夾之，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於其地，因以爲硯，自是歛硯聞天下。舊坑古名羅紋坑，其一曰緊足坑，又次曰莊基坑，相去贏百步，而石品絕不相似。其舊坑之中，又自支爲三：曰泥漿，曰棗心，曰絲石，去舊坑纔數尺，石品亦異。自莊基北行二里，泝溪微上，曰眉子坑，則東坡所歌者。坑今在水底，不可刷，其陵谷變遷之驗歟？舊坑絲石，爲世所貴。硯材之在石中，如木根之在土中，大小曲折悉如之。刷者先剝去頑石，次得石爲硯材，而極麤，工人名曰粗麻。石之心最緊處爲浪，又出至漫處爲絲，又外愈漫處爲羅紋。故吾郡雙溪王公之記曰：「緊處爲浪，漫處爲絲，一至論也。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叢絲，曰馬尾絲，皆因其形似以立名，不必悉數。以石理勁樓，故紋如絲，而旁爲牆壁，獨吐絲甚奇。平視之，疎疎見黑點，如灑墨，側視之，刷絲粲然。工人所謂硯寶，獨舊坑棗心坑或有之，蓋石之精，吐出光彩，以爲絲也。元至元十四年辛巳，達官屢黎源縣尹汪月水求硯，發數都夫力，石盡山頽，壓死人乃已。蓋常時取之已如此其難，具盡矣，今之不可復得宜也。（雲谷臥餘）

龍尾山黎源縣東百里，高二百仞，周三十里。山石瑩潔，有羅紋爲硯質，比端溪，故又名羅紋山，又名硯山，邑人汪

藻有記。(婺源志)

蘇易簡文房四譜云：「今歙州山有石，俗謂之龍尾石，亦亞於端溪。若得實心，巧匠就而琢之，貯水處圓轉如渦旋可愛。」(郡志)

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獻研，並薦工李少微。國主嘉之，擢爲硯官，令石工周全師之。其後匠益多。(同上)

歙硯說云：「凡取石，先具牲醪祝板，齋戒擇日，至山下設神位十餘於壇，祝訖發之。稍褻慢，必有蜂螫蟲蟻，毒物傷人。蓋神物所惜，不欲廣傳人間，所得不過百十枚，即竭矣。又當再祝之前後，嚙死者十餘人，今皆預祀享也。」唐侍讀硯譜云：「二十年前，頗見人用龍尾石硯，求之江南故老云：「昔李後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硯，三者爲天下冠，當時貴之。自李氏亡而石不出，亦有傳至今者。」景祐中，校理錢仙芝守歙，始得李氏取石故處，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水深，工不可入。仙芝改其流，自是方得之。後縣人病其需索，復溪流如初，石乃中絕。邑官復改溪流，遵錢公故道，而後所得盡佳石，遂與端石並行。」(同上)

何遠云：「涵星硯，龍尾溪石，風字樣，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君得之外，姓任黃材，成伯嗜研，求主婺源簿，顧視一老研，工甚至。秩滿，研工送之百里，探懷出一研爲贖，且言明府任三年所收，無此研也。黃責其不誠，工云：「凡臨縣者，孰不欲得佳研，使每研必珍石，則龍尾溪當泓爲海不給也。此石歲採不過十數，幸善護之。然研只如常研，無甚佳者，但用之，久至垢埃積，經月不滌，而磨墨如新，此爲勝絕。」(春渚記聞)

新安墨以黃山名，數十年來，造者乃在婺源黃岡上，戴彥衡吳滋爲最。彥衡紹興八年，以薦作復古殿等墨，其初降雙角龍樣，是米待制元暉所畫，繼作蛙壁及戲虎樣。時議欲就禁苑爲窰，稍取九里松古松爲之。彥衡以松生道旁平地，不可用。其後衢池工者，載它山松往造，亦竟不成。彥衡未幾死，嘗出資餘一圭，示米元暉，米以爲罕有其比。詩人吳可贈詩曰：「病來羨喜折釵股，老去長懷雙脊龍。他日扁舟會乘興，摩娑圭璧小從容。」吳滋家有汪內相



帖云：「吳滋作墨，新有能聲，紹興庚申於新安郡齋，授以對膠法，此墨是也，試之當見佳。」滋又求題品李參政漢老。李公云：「已經平子矣。」呂舍人居二，亦嘗遺以詩，今在東宮，以滋所造甚佳，例外支犒，設錢伍萬（同上）。

蔡君謨云：「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其墨有劍脊圓餅，面多爲龍文，能削木墜水底，經月不壞。後至宣和間，其墨貴於黃金，蓋黃金可得，而墨不可得也。」（文苑四史）

吳布衣拭字去塵，居休寧之商山，宗族多富人，去塵獨好讀書鼓琴，布衣芒鞋，寥然自娛。輕財結客，好游名山水，從曹能始自楚之黔，覽勝搜奇，歸攜一編，以誇示里人，里人爭目笑之。傲易水法製墨，遇通人文士，倒囊相贈。富家翁厚價購之，輒大笑曰：「勿以孔方兄辱吾客卿也。」坐此益大困，耳聾頭眩，爲悍婦所逐，落魄游吳門，遇亂死虞山舟中。毛子晉爲收葬之。去塵有不寐詩云：「莫怪故人消息斷，誰教金盡見床頭。」（列朝詩集）

明朝御用內墨，則宣德之龍鳳大定，光素大定（青填金填大明宣德年製字別有朱藍紫綠等定）外，則國初之查文通龍忠迪（碧天龍氣水晶宮二種）方正（牛舌墨）蘇眉陽（臥蠶小墨）嘉萬之羅小華（小道士等）汪中山（太極十種）玄香太守四種，客卿四種，松滋侯四種，邵青丘（墨上自印小像）青丘子格之方于魯（青麟髓等）其子封曰義倉象。程君房（玄元靈氣等）方程墨各有譜。汪仲嘉（梅花圖）吳左于（玄淵髻珠二種）丁南羽父子（一兩何染三万等）今之潘嘉客（紫極龍光）潘方凱（開天容）吳名望（紫金霜）吳去塵（不可磨未曾有等）而市品價尤重者，始方羅中方程，今兩吳也。羅尙珠實增墨之光，亦減墨之黑，羅不如方（官墨亦太多香料）程尙膠輕，宜南不宜北，程不如方。兩吳質輕烟細，易松以桐，佐桐以脂，烟兩油三石，今五石矣。遠烟獨草，今黃染四剖矣。膠用鹿糜熟而縣之，經年矣。夫焰頭蝕烟，則白角以時解，膠則凝釋。若遂能縣之側殼，使輪旋而受烟，法古乾漆，取代膠呢。徐鉉李廷珪何至殊異哉？（帝京景物略）

水南汪中翰德滋樹少時詣歙程君房市墨，必欲售最上者。程誣之曰：「君所需此已足，何用頂烟爲？」汪怒

歸，窮工製務滋堂墨，遂駕程上。予偶購得中翰舊烟製玉界尺墨試之，諸名墨俱出其下，不自寶惜，盡散去，今不可得矣。

石腦油烟作墨堅重，以松烟者疏而碧，今不必也。李廷珪上矣。近代程君房方于魯祝彥輔羅小華丁南羽邵奇丘吳去歷吳百昌象玄潘方凱方回嘉客環山方伯闈敷遠不惜萬金，故得合諸家祕法。君房于魯以神宗見取名彰耳。法以蘇木諸草，去草性燃烟，所製金紫照人，漆烟作墨，其色反白，獨用豬脂作墨不成。君房以脂入頂烟六分之一，其墨細潤，書畫尙焉。其入金泥珠沙水磨者，貴之也。水用（生舜）山易泉，膠用鹿膠阿膠，次廣膠，大雨錐之不動，市上牛皮膠合者軟矣。膽用熊胆，次用魚胆，吳去塵獨用豬胆，爲其易也。取其動而化膠，黑能增色也。然豬胆久之，適如其質而已，不能增也。古藏墨以豹囊，然至燕地，往往化粉。惟君房伯闈兩家墨入燕，堅倍於南。昔君房伯闈互相問而不言，各悟而後知，若合符節。良以北方風高，法以百日耐釀，勛用三銖，故不碎也。製以秋和之日，無風重房，萬杵乃成，所忌者天陰，陰則墨餒矣。試法頂烟墨口，可以截紙投清水盥中，一晝夜如故，熊胆力也。君房玄元靈氣于魯青龍髓，潘方凱石蓮秘寶，方回宜宜堂，嘉客客道人，吳百昌紫雪，程孟陽松圓閣，方伯闈寫經墨，澤遠一笏金，敷遠碧水神珠，廣居神隨，皆累試累驗之，其他亦不勝記矣。驗墨之成色，與白金等，潘嘉客試墨帖言之甚詳，其磨各墨而浸觀其黑者，一端也。其以新而冒舊者，筭之石灰中一晝夜而出者也。儲泳祛疑曰：「墨枉製膠煎膠，練杵鐵石臼中而已，區區秦皮紫草，適足爲累。」（物理小識）

歛吳勉學夢爲冥司所錄，叩頭乞生。旁有判官稟曰：「吳生陽祿未終。」吳連叩頭曰：「願作好事。」冥司曰：「汝作何好事？」吳曰：「吾觀醫集，率多訛舛，當爲訂正而重梓之。」冥司曰：「刻幾何書？」吳曰：「儘家私刻之。」冥司曰：「汝家私幾何？」吳曰：「三萬。」冥司可而釋之。吳夢醒，廣刻醫書，因而獲利，乃搜古今典籍，併爲梓之，刻費及十萬。（詔菴偶筆）

宏光時，大兵至苑家寨，總兵王之綱邀巡按凌駟南避，不聽。及睢州破，駟被執不屈，投印於水，與侄潤生自縊。遺書豫王曰：「慎無渡江，若渡江，則揚子江頭凌御史，卽錢塘江上伍相國也。」王厚歛之，事聞贈兵部。（遺愁集）

金聲字正希，原字子駿，休寧城東十里甌山人，隨父客嘉魚，占籍焉。有至性，四歲就外傅，問孔子何人，今安在？曰：「聖人沒，且二千年矣。」爲哭不食。由拔貢舉順天鄉試，崇禎戊辰，成進士，授庶常，終日閉戶，一卷呼唔。召對平臺，薦申甫全軍盡覆，廷臣交章劾聲悞國，聲自劾，均不問。命巡視西城，首疏以人才爲急，頃告病南歸，防流寇，爲鄉里行友助法。八年起山東按察司僉事，疏辭。十年邑饑，所在閉糴，聲集父老議，上戶貯米，中戶不得糴，下戶減價糴，飢民則賑，以是饑不爲害。十六年，鳳督馬士英所募黔兵，殲於樂平，潰入祁，聲遂歸，咎鄉勇，逮治。聲曰：「吾以一身受辱耳。」疏聞，見聲名，愴念舊勞，內批以翰林修撰來京。明年甲申，至丹徒，而京師變，乃還。生平著論，皆原本性情，爲制藝，每兀坐蒲團，至終日，起一揮就，神情孤往，筆力亦堅銳無前。故棄魄取神，棄骨取髓，縱橫穿穴，而又不軼於有司之法度。艾東鄉亟稱之，以爲可與震川並駕海內。家珍戶誦，後起兵抗王師，乙酉死於江寧，有文集及時藝行世。（張天民文集）

乙酉金太史聲建牙古城，先大夫以及門攜兒子往謁。予時幼，睨公而笑，公詰之，予曰：「先生舉兵未旬，鬚髮頓白。」公憮然曰：「後生安知我心耶？」先大夫側目予，公謂此子可教，無過督也。公出遊，遇絕壁，下臨無底，輒佇目俯視，足三分出外，旁觀者股戰。公曰：「吾練心耳！」

江天一字文石，世居歙寒江村，父宦楚，殉賊難，沉江。天一家貧好學，少聞金壇周鍾名，往從之。歸語其友閔遵古曰：「周君非佳士也。」天一文益磊落，閱肆困童子試二十年，後補邑弟之員，貧甚，幫布當穿空見尻，會姻戚投之金百二十，謀脫官事。天一愕然，揮去不顧。授徒淮安，有孝婦割肝活姑，天一義之，又感其事，與祖母胡類，毅然請之郡守，爲旌表。守貌其隔郡諸生也，不之許。天一遂出脯修資，刻楔自題名，往懸孝婦門。適守他出，相遇鼓樂，直衝

其儀衛守亦義之，不詰也。天一晚年益厭制舉業，概然有澄清志，推奉休甯金文毅公聲相講學里中。甲申國變，明年南京陷，天一佐文毅公舉兵，參其軍，櫻險固守，與北兵相持累月。有陰導北兵從間道入者，師遂潰，文毅被執，揮天一去曰：「老母在，毋從我死也。」天一遂走歸，拜其祖母，母及祖廟曰：「吾首與金公舉事，義不能使公獨死矣。」追文毅及之，大呼曰：「我金翰林參軍江天一也。」遂并執之，送南京同日斬，妻子並沒入官。閱遵古蕭倫僧海月爲構屍殯之。同死者族孫孟卿郡人陳繼遇，休甯吳國禎余元英（魏叔子集）

甲申五月端陽節，先嚴攜（吉士）泛舟汝溪，時邑令何公通武爲江長源先生癸未禮記房所拔。在我生孝廉以世誼招飲，駕龍驤，涉波浮醴，駐賞競渡者數萬人，歡聲震天。忽長源公死，國難報至，一時奔散，山川爲之黯寂。今正希先生在甌山開訃，卽至縣哭臨，再哭長源先生曰：「我與長源同籍十七年，吾無日不在長源包羅中也。長源往矣，吾將繼長源見先帝於地下。」蓋先生是時已決志致命，而晚村批其文，乃云：「臨難時尙費曲折，」何所聞而云然？

叔時朗從閩中擁兵出開化，有首叔于營者，家大人諭予同包，仲臺翁日穿草履，晚宿布袋。三日至開化山中，尋見叔烏合雖衆，絕無紀律。予苦口勸叔歸，叔不允。予旋未一月，叔已被捕，經過本村，父老送之，坦然就道。見子開士甫一週，泣數行下，坦然出村門，登輿未一回顧也。張提督解叔金陵時，洪督師承疇經略江南，問叔何處人，叔曰：「休寧人。」經略公昔年閩中曾受知於太常先伯時，用叔諱時朗，排行與先太常同，再問曰：「汝因何從福建而出？」叔曰：「避亂開化山中，爲大兵拿來，是實。」經略公不再問，卽發徽章，寧道張公文衡審同解九人，戴元規等俱釋放。

大兵入徽，鄉勇中有邵千斤及麵糶時，皆千夫敵也。戰於高棍橋，麵糶時深入，邵千斤奮雙刀救之，人馬辟易，已得時，將共返。時曰：「何不乘勢再入？」會黃幼菴領兵來，橫截之，遂皆死，鄉勇死者無算。（翠谷私筆）

丙申仲夏七日，予母壽五十，黃劬菴先生里居，朝服詣舊墅來祝。家君及予兄弟辭不敢當，公登堂四拜，肅客者亦謂先生過禮。公曰：「二郎風裁在我輩上，吾敢以年少忽之，不敬其尊人乎？」予感且媿，未敢忘也。

嘉魚熊開元號魚山，天啟乙丑進士，與金正希姻婭友善。崇禎時爲給諫，劾輔臣周延儒廷杖遣戍，直聲大著。後爲僧，號蘂菴，常住休之仰山。僧俗禮謁，隨人提撕，或禪悅，或忠孝，或經史藝文，率人人恆心去。康熙甲寅，聞閩警，恨然曰：「此地將亂，不可以留。」遂去，姑蘇數年，卒於花山，葬徽州黃山之丞相原。（休寧志）

正希公子娶魚山給練女，早卒。

何震字長卿，號雪漁，邑前人，以高雅遊名公卿間。工金石篆刻，海內圖書，出長卿手，爭傳寶之。（全上）

篆學圖書，多出於新安，爲他郡所不及。如汪夢龍休寧西門人名濤，字山來，多膂力，人呼之夢龍將軍。真草隸篆，以及諸家書法，無所不精。每寫一家，從不致雜入一筆。大則一字方丈，小則徑寸，千言鐵筆之妙，包羅百家，前無古人。少時至楚中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見衣冠者十餘輩，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徑丈，曰：「岳陽樓。」山來笑謂曰：「是可以墨書也，何艱於八法乃爾耶？」衆驚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來以碎布蘸墨，書於扇上，頃刻成。守嘆賞久之，因囑山來落款於後，曰：「海陽汪濤書。」至今樓雖屢修，而此匾不能易也。其徒王言字綸，紫北門人，繪紫篆書出宦光之上，隸書直追中郎，至於行楷，各盡其妙。（嘯虹筆記）

朱修齡休寧北門人，訪漢銅顏入妙，但生動之中，不無太過。傅汪如字無波，號銅阜，亦西門人。朱文圓勁生動，白文模漢銅，精妙入神，可謂青出於藍。（同上）

劉衛卿南街人，博識古篆，刀筆古朴，傳趙時朗趙端汪以澇。時朗字天醉，舊墅人，書畫入妙，同姪又呂端，傳衛卿所學。天醉則蒼健嚴緊，又呂則古朴渾雅。以澇西門人，秀爽精勁，尤工鍾鼎。（同上）

程穆倩遂歙人，能爲近體小詩，工四體書，筆法精勁，徵君陳仲醇收之門牆。少與萬年少諸君子遊，銳意篆刻，每

作一印，稍不得意，輒刮去更爲之。如是者數次，必求得當，方以示人。其末年所篆印章，醇古蒼雅，一時篆家不可及。晚遇汪子虎文，出所作相質。汪子曰：「君去其奇古，一歸繆篆正派，斯得之矣。」穆情誌其言，故暮年所作，尤爲海內寶重。年八十餘卒，其次子萬斯傳其業。（同上）

胡曰：從十竹主人寓南都，以印章名，然學有餘而姿分不足。（同上）

汪炳字虎文，休寧舊墅人。其先人暨其兄，俱官京師。虎文又燕產也。少讀書，過目成誦。其兄既明爲中翰，精四體書，是以虎文於書法，特有家學焉。甲申以後，挈家南還，僑居武林。見朱修齡印譜，卽做之，一捉鐵筆，卽能度越其妙。再遊維揚，遇程子穆情，彼此出印譜相證。穆情歎服，握其手曰：「始吾自以爲無踰者，今見之，則此事當與子分任之。」虎文笑曰：「子既以此得名矣，吾又攘其美，吾不爲也。」高鏡庭酷嗜穆情，一見虎文之作，卽過訪。時盛夏未及冠，遽持其袂曰：「幾幾乎交臂而失之，吾從此可無須程子矣。」虎文官浙中，遇徐子念芝於鄉中，丞座念芝固浙名手，因卽席間從虎文學焉。其所授前有吳下楊敏來諸人。（同上）

擔燈行贈程子穆情云：「程子多才嗜飲，往來同人家，賦詩飲酒無虛日。其歸必暮，暮必需燈，故每出必擔燈自隨，雖戴星而往，亦未嘗稍輟。又恐酒後顛躓，常令幼子偕行，嘗對人曰：「此非兒也，杖也。」子景其高風，嘉其逸趣，作歌以贈，冀添詞人一段佳話云。」（笠翁一家言）

程衷素字阿白，文昌坊人。古貌古心，臨池一筆不苟下，能爲虞、歐、陽、顏、柳諸體。金太史聲傳之。（休寧志）

舊傳樹老必自焚，未之信。甲子歲，邑東郊株樹山老樹無火自焚，一晝夜，枝半燼，樹仍活。東南郊富瑯塢，崇禎間塢頂出烟七晝夜，後忽自息。今壬申歲，塢無火自焚，欄楯柱心皆燼，鐵頂自空墜，現出錫匣貯血書金鋼經一部。（嘯虹筆記）

余常念是塢爲一邑文峰，邵太常庶倡造，不可廢，余欲一新之，而有願未遂。

北京前門關亭侯籤，靈異不勝記。休寧汪太史楫出使琉球，往時僅三晝夜，遂抵其國。蓋御書中山世土四字，賜琉球王尙貞者在船也。及返時，波濤萬狀，曠日遲久，然有烏鴉千餘，夜繞檣帆，船破數尺，又有巨魚塞其缺處，不漏。封君太翁生伯七旬誕琉球君臣預撰序文，製松竹詩，書錦屏寄祝。是年元旦，太史同其三郎前門關帝卜籤，俱得一紙官書火急催，輕舟東下，浪如雷，雖然日下多驚險，保汝平安去，復回之詩，當時駭而不解。越數月，出使命下副使林中翰石萊曰：「事有前定，余元旦得關夫子籤，乃一紙官書火急催也。」太史亦述己籤，互相歎異，三郎亦隨父渡海歸，俱驗（同上）。

甲辰閏三月十二日，明經范子眉生卒於都城報國寺，龔芝麓邵憲來靈前哭之。越二旬發引，潤州潘江如古歙，孫夢在星源潘二南同邑，吳子謀汪禹成暨其內侄黃敬明扶柩登舟，子從陸路至淮，先經營家事，不負死者所托。因與其兄元敷，其弟臨萬，共立繼子宣勳，奉眉生嗣，而三分眉生之業。元敷敬予一塵不染，因以閨女許配予長兒道，數爲室事畢，仍進都赴吏部投供。汪太史舟次有贈余詩，道其事最詳，詩云：「吾鄉范良湖海士，九州結客燕都死。生平不少遊俠人，遠隔關河千萬里。趙侯藉藉邦之彥，匹馬承明方謁選。長安趨走無時閑，十日因依視含斂。范生笑入廣柳車，左右競出臨危書。書中絮七意何如，托君焚七藐諸孤。諸孤遠在江之泚，飢鷹臥虎耽耽視。誰將一矢解重圍，全憑義氣換征衣。黃沙北走雁南飛，故人骸骨須臾歸。拔劍坐使風波息，食肉羞看狗彘肥。憶昨錢塘胡彥遠，臨死不問家人產。伸手大書作丘字，老父孀兒都不辨。一朝白馬來柴荆，下馬自稱丘季貞。身從江北來江滸，身是胡君好儔侶。胡君身後身任之，應爲養親兼嫁女。此事人人道奇絕，媿美者誰趙天羽。」

祁門縣治形肖猴，前朝江右人爲令，造城鎖之，猶駢發二解元。城有山，俗指爲猴腦，後令又以巨石作八卦形，厭之；百餘年，父老忿其破壞風水，欲易之，不果也。曹司馬貞吉署篆時，張孝廉瑗毅然率衆掘其石無數，石長丈許，皆

直豎土中，未三年，孝廉冠南宮。（懷秋集）

查二瞻（名士標，休寧人）以書法名世，畫尤工，然不肯輕下筆。家人告罄無粟，乃握管，計一紙可易數日糧，輒又閉筆。二女年將三十，未嘗及嫁事，客詰所以，曰：「余幾忘之矣。」今八十，尚童顏。（嘯虹筆記）

明時新安兩相國，許文穆公後爲程公國祥，國祥號我旋，歛之古關人，萬曆甲辰進士，兩爲邑令，入南銓，一縵袍蒞事，甘之如飴，以病告歸，授徒講藝，僅給饘粥，起北禮曹，轉典北選，以特立不阿，爲中人所忌，竟落籍家居，欲詣所知，率自策一蹇，懷刺投之，人不知爲顯者，崇禎間，賜環，游歷卿寺，至南京倉場總督，儲峙倍增，陞北京戶部尚書，左方右員，殫其拮据，每五鼓入部，至乙夜始出，日惟自置乾肺一爨，燒餅數枚，啖食而已。未幾，進文淵閣大學士，多所匡正，偶以陳對失旨，遂允告歸卒。（歛志）

徽州監生江旭奇，因思陵幸學，疏進孝經疏義，並請祀諸葛亮、張巡、岳飛于文廟，章下所司。（崇禎長編）

汪溥，勸字廣淵，歛之章岐人。順治丁酉舉於鄉，是科榜後，物論紛然，上震怒，臨軒親試，以詩賦序辨說制藝表判策論，甲仗森嚴，人皆股栗。溥勸卽書以進，上得卷，色喜，考上中，拔置舉人第一。己亥，又召于瀛臺，再試如前，考置第六。是年會試不第，臚傳之日，上令傳呼江南舉人汪溥勸者，再時論惜之。後康熙丁未，始成進士，授中書。（歛志）

### 黔兵始末

黔兵獄，與新安百萬生靈湯沸矣。非正希先生忠誠貫日史閣部暨撫按兩鄭公力持其間，哀哀吾民，將盡糜權奸之手。余髫年目擊，不能平者數十載，欲叙之無所核也。偶汪紫滄得程子不匱手錄黔兵事二冊，甚詳，頓還舊觀，不匱手錄書最富，歿而蕩散，無存是編，適落紫滄手，予得藉其繁蕪，入泛葉中，俾知金文毅之功在桑梓云。

壬午冬十一月，中原賊再張，陷荆襄，承德大將不能支，遁走武昌。大江以南，亂兵殺掠淫擄，不忍見，不忍聞，亦不忍言，而遭其毒者，莫新安之人多。其明年春，賊飛檄稱勤王兵，犯池寧諸屬縣，直窺金陵，賴當路力遏，不得下。將圖



新安特西北諸嶺守嚴甚，惴惴苟全。二月賊破蕪，三月黃我郡南路爲嬰，忽報有兵入鄱湖，逆上江省，檄稱黔兵，改道將馳驛，由樂德入婺，合郡震悚。以狡賊乘郡西南之虛而入，方議守婺，而請命鳳督。會不一日，而郡西之祁又報有稱沐國公兵來者，既無所請命，又不半日，已突抵祁城下。於是合郡惶惶，心悸愈不知所出，命在旦夕，呼吸間矣。當是時，非拚死出禦，卽傾郡潰散，欲令民無挈妻子遠走，亦無得操挺擾出禦。安坐以聽其入，而忍其荼毒，雖勇如賁，智邁良信，不能爲計也。新安以冒虛名受實禍，四方之人，素不以爲人而以爲肉。今搶亂時，乃復日甚，至懸坐入祁，諸寇之江右人及徽本郡人，而亦以爲是鳳督黔兵，且置樂平激變。及樂平自申詳，所招現禁之黔兵，將而若必欲盡舉而飛坐之徽人，而後甘心者。哀我憚人，見長楚而樂其無生，謹集諸文移，錄其要者爲帙，俾愷悌君子，得大略覽觀焉。（新安固圍記序記全文不錄）

崇禎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應天巡撫鄭（諱宣）照得流土叛逆，僞稱勤王兵將，直竄蘇常徽寧，乘吾不意。地方官須督水陸大帥，扎營要路，拒防堵勦，時勢危急，不得不大聲疾呼，如致疏防白簡從事。（節錄巡撫檄）

三月二十三日，婺源縣接得鳳督部院遊擊將軍姜劉謝李牌，督黔兵由進賢餘千萬年德興婺源休寧徽州蕪湖繳。（節錄黔兵來牌）

按此夥未入徽境，三月二十五日至樂平而變起，另詳於後。

徽寧兵備張（諱文輝時駐旌德）牌云：「自黔抵鳳，應從大江直下，卽曰道梗，亦應由皖達鳳，若婺源原非通衢，萬里跋涉，何故舍平懷而投險道？且後開婺源休寧至徽州蕪湖暫繳而續旌涇南等縣，又何故竟未開載？既云往鳳陽征勦，而蕪湖暫繳，又何爲情屬叵測？仰縣官吏卽便鼓勵鄉勇，協力堵截，毋令乘虛入內，自取他禍。」（節錄兵備道牌）

按院鄭（諱崑貞）牌黔兵到蕪，在初一日陸路來者，由江北去。此夥全是土寇假兵，仰速集鄉勇，扼要堵勦，毋致

流毒(節錄按院牌)

三月二十四日，祁門縣飛報接抄浮梁縣牌開稱：沐國公往鳳陽守皇陵，傳報一千五百員名。今三月十六日，早自餘千縣陸路到饒州，在南天寺住下，共約六七百人。督兵卻闖姜姓，鄱陽縣用水手一名，送備豬肉鹽魚米賞兵。除彼長行馬外，討縣馬二十七匹，每匹恤馬錢一千文。府城十七日關城，十八日反開城，差巡檢迎接，據說不由萬年樂平而走浮梁，特先馳稟(節錄浮梁縣來牌)

三月二十五日，兵到祁門者，人馬百九十餘，其中有僧衲婦人及土音楚語者。祁令趙文光合於城外祠堂安歇，而來兵強居民房，民已忿怒。停二宿，漸肆擄奪，二十八日到塔兒頭，殺傷居民楊冬等數十人。黔休鄉勇各在界把守，互驚曰：「賊也，急擊勿失！」遂奮力前與敵，被殺傷黃五許樸等數十人。鄉勇益向前死鬪，來兵遂勒馬奔回南岸，奪入汪氏宗祠，鄉勇圍之，放火焚祠，殺傷奔竄，盡死乃止。(遺聞)

樂平縣三月二十二日，黔將劉珩奏謝上用李華玉姜美等統兵三百餘人，稱先奉鳳陽督院馬取調黔兵，用資撻伐。自貴州起程，道由南昌，經樂平、望德、興、婺源等處，職察其兵有來歷，即安設各官，并犒賞衆兵。訖次日二十三，天雨，多駐一宿，至二十四日，攬齊夫馬就道，但初云取道德興，而臨發忽又往饒州。且華玉率先與姜謝二將俱行，獨劉珩留後，夫則另索夫價，馬則另討折乾，又要恤馬銀，每疋三兩，更誘本地無賴，充數隨行。通邑人心已爲疑駭，及二十五日，又聞踉蹌復回，傳言先晚已至大吉張姓，係鄱陽地方，離樂五十餘里，愈恣擄掠，宰猪烹雞，縛夫姦婦，百姓憤極，聚衆格逐，前途難去，只得又來高橋，以至吳口街，將復往德興，更擅殺在田農夫，凡經過之地，無物不搶，經宿之家，有婦皆姦，吳姓人等，遂認爲流賊，奮勇相逐。當晚黔兵仍退高橋，居民驚迫，吶喊各鄉，聞風持竿驅殺，互有所傷。次日寅時報至，職即出城赴救，見急奔者三人，詰係劉珩、李華玉、姜美，即與押送入城，獨謝上用不知着落。(樂平縣申詳)

樂平縣本年三月二十五日未時，賊親救得三將劉昭瑛、李華玉、姜美進城。彼時鄉民環聚喊泣，必要取殺首寇方散。劉昭瑛等慌懼於本日申時投呈內稱：昭瑛等自十五年十二月離黔督押馬騎行至江西饒州府樂平縣。於本月二十二日到縣，蒙給夫馬，并犒賞衆兵。二十四日進發饒州，因錯念頭，改道德興，不料行至吳口街，冤遭彼處鄉兵，疑爲流寇，糾衆數千，四圍趕殺，無處投奔，只得願投縣監聽文，以便前進。并據李華玉、姜美連名具呈，自願投監，亦同前情。據此，暫將三將監禁，以慰民心。鄉民漸次解散，已經約略具由通詳去後。又據本縣耆民陳七等呈送，聞拾賊遺紅片包一個，內詩稿一紙，云：「戰馬騰騰日日騎，人人都着紫羅衣。紅旂焰焰人驚胆，寶劍稜稜鬼皺眉。大戶積錢還我債，小民養女是吾妻。明年端坐南京殿，一舉成名天下知。」驗收貯庫。隨據本縣六都吳口街鄉約人等詹金、吳啓等連名，告爲流寇屠民大變事。又據本都民程敬等，告爲除寇甯民事。又據本都民趙齊，告爲受害事。又據一都程正興，告爲流寇倡亂殺變淫擄事。又據四十四都民盛祥，告爲勦寇安民事。又據本縣西關居民，告爲情迫呼天斬叛安民事。又據馬戶盧春韶等，告爲太歲災命事。又據沿途受害居民金李吳等，告爲異寇淫擄焚殺慘變，賞申究勦，固國安民事。又據二都民汪五等，告爲兇寇剽掠殺死四命事。又據早夫，告爲疊殺苦役事。又據二十五都高橋村葉恩等，告爲流寇剽掠殘害坑農事在卷。今又侯院司道批詳，至日復詳問，乃有黎源、德興、休甯、祁門四縣鄰界各村聞風，各遣傳牌不絕，每云統率鄉兵千餘，前來會勦救護等情。雖俱備由回阻，以免攪擾地方。且閩邑黎民驚駭日甚，且三將同陸續擒獲逃卒六名，俱收在監云云。（樂平覆詳）

職方清吏司案呈，據鳳督標下監紀官李章玉參將包玉等稟稱：蒙黔黔兵七千，統領二千過徽，被祁門等縣人民殺死兵七百名，馬六百匹，卽臺作主等因。案呈到部，爲照百姓驚心風鶴，誤認黔兵爲亂寇，彼此格鬪，互有便傷，事屬駭聞，情亦可憫死者已矣，生者豈可羈留？且買來戰馬，俱係鳳督官銀，如有收存，當盡行察出，以還該營。本部將調劑於各主者，仰官吏留心處置。（兵部部文）

蓋緣流寇假赴試而破廬，冒閣部而破襄，冒官差而破無爲，徽屬士民聞之戒心，處處設險隄防，雖沐兵未得破，而徽民被毒，可勝憫惻。今奉部憲行察，并令密還兵馬，本府奉檄，且感且懼，卽嚴行祁謤等縣，從實察覆。據稱黔來兵馬已敗於樂，並未入徽。本府看得黔兵二十二到樂，民認爲寇，捐生格殺，僅有三弁投監，盡載饒郡烏同知詳內。至於祁謤流寇，或是沐兵，或如平樂所云沿途收帶無賴，原無馬匹到祁（五月十八日徽州府申詳）。

一件，徽祁鄉官有司，無辜焚殺官兵等事，奉聖旨據奏黔兵八百，赴調過祁，官紳無端誘殺，好生慘毒，深可痛恨。吳翔鳳、趙文光、朱世平、金翰林，通着該撫按提解來京究問。張文輝、唐良懿，着從重議處，仍察下手兵丁梟示，馬匹器械各項，照數追還。該督軍前不許隱匿被殺屍軀，該地方官具棺收殮，設壇致祭，其已到各兵，該督厚加撫慰，勦賊圖功，以膺懋賞。該部卽日檄傳（初奉嚴旨）。

一件，兵部爲密陳江南情形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崇禎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酉時，奉本部送御前發下紅本，該本部題前事等因，奉御批，已有旨了，仍着該撫按確察情形，密速飛奏，朝廷自有裁奪。該部卽行密傳，欽此。欽遵。恭奉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用揭帖前去，煩爲遵照御批內事理，將鳳督徽祁鄉官有司一疏事理，確察情形，密速飛報，以聽聖明裁奪。務期不激不縱，兵民兩安，希爲萬分愆慎施行，須至揭帖者。崇禎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繼奉溫旨）。

此時若非兵部密疏，則嚴旨單行，闔府驚惶，更不可問矣。

徽州府鄉官倪思輝、畢懋良、畢懋康、姚宗衡、吳孔嘉、金聲、黃願、素汪、元標、王文企、凌世詔、羅烱、許志才、許志古、游有倫、張士楚等，謹揭爲危地可憂，狡謀已兆，布告王國共鞏陪京事（公揭不錄）。

巡按監察御史鄭崐貞爲黔兵假道，淫掠鄉民，奮鬪致傷，彙報始末情形，仰祈聖覽事。時余同鳳督馬士英、委安慶府推官來集之往徽州一帶，細察兵馬下落（初疏語不錄）。

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瑄爲黔兵焚掠徽民，鄉勇憤鬪樹敵，據報情繇，謹先上聞，仍俟察明，再行奏奪事。（初疏語不錄）

鄭按臺覆題，爲遵旨確察密奏，以憑聖裁事。六月初七日，具疏報聞，正在候旨。七月二十八日，忽接塘兵小帖云：「今有鳳督差兵，在路揚言，朝廷賞我鳳兵擒叛大功。前日徽州殺我黔兵，皇帝將府縣官拿去正法，鄉民盡要砍頭。我鳳兵豈比左兵，任百姓抵敵等語。」職未接咨御箭，未知此語何來？竊恐傳布入徽，徽民必洵洵懼，山郡又構一亂萌也。今得督臣馬士英全本抄閱之，以八百人馬，盡喪於祁門，以故殺之罪，全歸於推知，宜皇上有赫然速吳翔鳳等，以究其殺是兵之繇也。弟督臣疏中，所列情形，只憑差官萬民安口稟，萬民安只據道役鄭天卿口傳，此中不無可商。先是萬民安至太平，以前途戒嚴難行，求職一文回報。職語之云：「此事方在察奏，總督差汝正要前探實信，豈可不去？」職給之照牌，着本官至饒州，方得下落等語。不謂萬民安僅至旌德而回，旌去祁三百里，傳報且未足憑，而况得之途說哉？夫黔兵之被殺，實自樂平始。數月以來，事跡著明，遠近共知，非職一人所能妄有虛實。職請直捷爲我皇上再陳之可乎？按徽州黎源縣與饒州樂平德興接壤，三月二十四黎源縣接有黔將劉珪珽等飛票，而民以改道無印疑之。旣而祁門接有浮梁之票，初云奉調黔兵，再云入援沐兵，而民則愈疑之。其至樂平也，據署印同知鄧文明申報江撫云：「黔兵自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馳竄於饒州德興之間，殺在田農夫十三人，姦一女子立死，放火焚居，無物不掠，鄉兵尾而圍之，城下至萬人，謝上用不知下落，劉珪珽李華玉姜美投監身免。夫以萬人鬪數百人，其不留餘類可知。三將投監，職行徽州府往察之。據樂平六月初三日回文云：「轉解至府，現繫饒州府獄。」本月十四日，督臣監紀通判方象乾見職云：「三將已至樂平，卽回到營。」則其未至祁門，又不辨而自明矣。其入祁門者，係三月二十五日，該縣差役偵探，報稱人馬實百九十餘，縣官令於城外祠堂安歇，黔兵強居民房，停宿二日，拿婦潑飲，百姓憤怒。二十八日，行至塔兒頭，殺居民楊冬等數十人。時影休鄉勇，各在界口把

截見其僧婦雜處，認定是賊，拚一死敵，又被黔兵殺傷黃五許樸等數十人。黔兵勒馬闖回南岸，奪入汪氏宗祠，鄉勇圍柱放火焚祠，黔兵殺傷奔逸不等，此百九十餘人，闖於祁門之始末也。當知縣趙文光給與米酒，并撥與馬匹，百姓謂其迎賊，幾至鼓譟，鄉官緊守城門，不敢出。祁距府百八十里，知府唐良懿聞報，自往救止，而變起瞬息，已無及矣。道臣張文輝駐旌德四百里，而遙差官飛報，不一而足，而亦無救於臨時矣。推官吳翔鳳，清官也，署休甯縣事，去祁百三十里，聞警料理，城守晝夜匪惶，實未出休城半步，督臣所聞，殆亦傳聞之誤。黟縣知縣朱世平，曾跟督鄉兵至西武嶺，亦未至祁也。金翰林者，原任庶吉士，金聲也，頃鎮兵風鶴時，徽之鄉鎮，各立義社，共保境宇。本宦捐資饗士，募子弟千五百人，扼諸嶺隘，休人賴以無恐。其器械衣裝，視他隊鮮明，故金翰林鄉兵之名，藉甚道路。其與祁黟敵黔兵者，本宦募兵，有在焉，謂本宦臨陣而指揮之，職不敢爲本宦誣也。本宦守禮者也，豈其以衰經親金革之事乎？昨職會同督臣，委安慶推官來集之，往徽察勘，本宦回覆，實實如是，但馬疋無幾，一聞兩院有察追之檄，各已滅跡，亦只可量賠馬價耳。職復令本宦至壽州，見督臣面陳顛末，不知督臣甯無悔任耳之已甚否？蓋督臣黔人也，其軍中參佐，大半皆黔產也。督臣方收黔兵爲長技，一聞是信，不唯嘆兵馬可惜，亦且苦錢糧無銷，黔之兵將，多有子弟親戚在數百人中，不勝憤恨。遂使督臣激控於皇上，請殺鄉紳，殺有司，殺百姓，以快士卒之心，而不知自古用兵，無殺鄉紳百姓，爲兵報仇之理也。職聞監紀李章玉一路不能鈴束劉珧琰等，故章玉自與包玉等，從水路而下，而珧琰等自改道饒徽，兵離監紀，未有不亂，而况黔卒之橫悍又異常乎？其李之晟所押一枝，聞在湘陰縣，兵譁殺之，晟二丁之晟，未知下落，兵各潰逃。繇是觀之，則黔兵之紀律可見矣。司馬法嚴明，亦所不貸，而特不幸發自百姓耳。百姓誠有罪，然無他，爲父兄妻子死鬪也。有司者能令百姓坐視父兄見殺，妻子見辱，而制使勿動乎？青燐白骨之中，半是黔鬼，半是土魂，職不知其誰冤號，其誰殘暴也。若如督臣所云，衆軍怨憤，不可不洩，則自兵興以來，客兵經過，毒害牛靈，不知多少，左兵之至，江左男婦被殺擄，不下二萬，繁昌小邑，婦女之守節投溺者，八百餘人，職所建

醜以度之。嗚呼！此亦民怨滿盈之日也，而誰與洩乎？又何怪楚民之激而從賊乎？兵心一去，不可爲兵；民心一去，不可爲國。安危之幾，全係如此，是在皇上之妙有裁奪而已。除徽甯道張文輝，徽州府知府唐良懿候處外，推官吳翔鳳、知縣朱世平、鄉官金聲謹會同撫臣鄭瑄，遵旨提解來京。但徽屬六縣，見在五無印官倉庫獄囚，須接管有人，方可離任。職一面議委署印交盤，卽行起解，不敢延緩。祁門縣趙文光被察回籍已久，容職另行移提。其下手兵丁奉旨梟首，六邑人衆豈可勝誅？驅使駢首，定激他變，合無量察爲首者數人，以伸國法。其馬疋器械，迫取必致驚擾，合無令職等會議，量估價值，解赴軍前，另行買造。被殺屍驅，職已行地方瘞埋，令再行致祭，訖至解提各官職，各保其無故意誘殺之情，而地方有變，自當受過，予奪於全，出自聖恩。知府唐良懿清廉威惠，爲民所戴，今旣束身，則府署已空矣。當民情洶沸之日，境內旱荒之年，皇上不可不爲重郡安危計也。職重察情形，密速飛奏，若有一語偏護，則治職之罪，以告兵民，伏乞聖鑒施行。（鄭按院覆疏）

鄭撫臺覆題爲遵旨確察密奏仰候聖裁事（鄭撫臺覆疏不錄）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加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今丁憂金聲揭爲據疏略辦事（揭文不錄）

金聲疏云：「臣甫筮仕，讀書中祕，痛憤主憂奉命倉卒，從事戎行。臣受皇上特知殊恩，雖以病歸田，而讀書學道，期得一當，以副皇上奠安天下之心。庶幾君臣道合，用垂千古。日夜磨厲，不遑逸安，而君恩未酬，父命旋隕。去冬聞京師告警，苦塊之中，不能奮飛。繼值闖賊披猖，大帥南遁，亂賊公行，檄文盡冒，勤王官兵，沿江屠燬，漸逼金陵。東南震恐，望風潰徙。蒙撫按檄行郡縣各屬防守，臣從郡縣有司，及士大夫之後，以爲欲抗賊氛，先定民志。日宣高皇帝六諭，告以入事父母，各保井里，出事君上，共固封疆之大義，與民同命，效死勿去。臣效空言，民有至性，聞之無不泣下。感奮者，不意三月念四夜，忽傳婺源縣報文，稱四游擊將軍之兵，自黔入鳳，旣舍大江孔道，又不渡江，繇皖陸路直行，乃紆迴千里，涉崇山峻嶺，繇江西樂平思入婺，而到徽州。絕無鳳督明文，而又適當賊陷蕪黃之後，合郡皇皇，

舉疑爲賊，以爲警在徽南一路也。至念五日，而徽西祁門縣突又有報文，稱沐國公兵合郡人見兵不同名號，而又分道並入，定相攻襲。至廿七日，而郡人被殺掠，自祁奔入者，稱兵已到祁城，皆楚人、江右人及徽本郡人，且雜剪髮人婦人，實無黔人，而又絕無黔將，則合郡鼎沸，決以爲賊矣。是時各鄉諸亡賴，分兩路而走祁，黎者如市，諸面生可疑，及久外之人，忽歸而佈各鄉者，所在見告，婦女之畏辱而自盡者，不可勝記。是時各縣各嚴城守，臣鄉居不敢徒入城，身鎮定以安人心，謹相約各設備以待。至廿九日，而郡人自祁奔入者，報賊廿八日已過祁東，與祁黟二縣居民兩相格鬪，幸未入休境，而聞鬪已畢，賊已遁矣。至四月初三日，傳得黎報，所稱姜劉謝李四遊擊將軍之兵，全未入黎。以三月廿五日，盡爲江西樂平居民所憤殺，傳其兵爲鳳督監紀李章玉所募之黔兵，其將劉瑁、李華、玉、姜、美三人，現監樂平獄，其兵少有得脫者。樂平申江西各詳內稱，盡舉而殲之。樂平印信報文，現在郡縣諸當事處也。殊不意料李章玉反指殺掠祁門之寇，認爲黔兵，而逞其偏詞，激怒鳳督，置樂平而反求徽人，徽人不能應命，遂蒙疏參。嗟呼！章玉何心，其於饒之樂平，既縱兵作賊，盡喪其兵，而不敢言，而於徽之祁門，復故認賊爲兵，喪於樂者責於徽，不惟可蔽鳳督以自解說其無罪，且圖以遂其當初繇樂入徽之念，而洩其中阻於樂不得入徽之私忿。臣不知督臣疏中，參臣何語，願督臣讀聖賢書，自號知兵，竟不問兵隨將轉，將在何處，兵在何處耶？且督臣受詔爲皇上殺賊安民，臣誼切同仇，望其旦夕滅闖擒獻，以解主憂，而拯民難。督臣豈不見諒，而監紀曰：徽人殺兵，卽疏參曰：徽人殺兵，竟不察監紀當日發遣兵改道，事屬詭異，已違督臣節制，自非真欲攻襲，萬無再分兵別行，復異名號，而兩路並入之理，豈可以其一路之兵，而遂並冒認他路之賊耶？念此一舉，祇因合郡有司，合郡士大夫，仗皇上威靈，奉當路嚴檄，相率百姓，徒以疇昔相誓，聞賊不走之故，不意遂致有臨難相助，見賊出禦之事。郡縣而皆若此，其於國家之事，豈無小補？此亦何所開罪於督臣，而必不相容？徽區區一郡，不難以是非聽之公論，禍福聽之聖裁，而念此逆賊未靖，人心危疑，將逼江東南諸郡縣，盡以守禦爲畏途，以奔潰爲上策，相率動色，以徽事爲戒。其於委而去者，



反尤而效之，民志不固，將何藉以抗賊氛？項唐報獻賊臨楚省城，鄉民方奮勇格殺，縛賊報官，官諭以恐係官兵，不得輕殺。民遂奔潰，而省城隨陷。宗藩生靈，一時俱盡，此亦皇上之所恫念，而督臣之所宜寒心者也。（備陳守禦全疏）

金公據實破謊疏，及初辨揭，文繁不錄。

鄉紳士民公揭，爲山邑之禦賊甚苦，黔兵之卸禍太奇，備陳顛末，仰祈公鑒事。（揭文不錄）

黟縣待罪知縣朱世平揭爲欽遵朝廷功令，恪守上臺憲檄，與民效死，幸保危疆，謹陳顛末，以明職守，以白民冤事。（揭文不錄）

寧國府公揭，爲蠱勢已極，震鄰可駭，急明殺奸之心，用固守禦之志事。（揭文不錄）

徽州六縣着民陳王前畢勝汪澄盧從朱孫康程大定等，揭爲詳述徽祁禦賊之顛末，直白監紀嫁禍之情形，懇天代題，安民固國事。（揭文不錄）

是時金公仍有復吳四尊札，與撫按兩台公祖書。五月又上撫按兩臺書，與黃劬菴書，與朱震青書，與陳雪灘書，與陳韋菴道尊書，與汪濬源駕部書，與方慕菴書，與史大司馬書，與熊諫垣書，專與撫臺鄭公書，俱娓娓數千言，詳金太史燕貽閣文集中，茲不復載。

奉聖旨，這所奏是否確情，姑俟吳翔鳳等解究奏奪，數百黔兵，橫羅峰刃，豈得不問？何爲爲兵報仇？鄭崑貞俟回道時，嚴加考核，該部知道。（批鄭按院疏）

北部看得督臣馬士英調募之新兵，爲徽祁所屬陷，八百士卒，付之一炬。此其事怪而且慘，由於推官吳翔鳳，鄉紳金翰林，首發大難，而知縣朱世平、趙文光羽翼狂逞，遂爲江南一奇變。四官俱已奉旨逮問，亦可以正厥罪，而洩死者之恨矣。至徽寧道張文輝知府唐良懿先時曾接撫按之檄，臨時又折諸青矜之請，奈何不嚴行禁戢，坐視屬

官士紳，專擅不顧，冥行而罔忌乎？各應降三級，戴罪管事，其梟下手兵丁，追還馬匹器械，收殮俠骨，招祭忠魂，即責成二官，以爲自贖之地可也。（北部考功司看語）

是時有顧子方（諱杲）上□□□□□書及錢牧齋與金正希書，與鄭撫臺書，又有張受先（諱采）與顧瑞屏（諱錫疇）書，顧瑞屏與鄭撫臺書，鄭撫臺復顧瑞屏書，皆言黔兵事，極其懇切，文繁不錄。

鄭按臺復徽州鄉紳書云：「今天下竭郡邑之物力，以事督撫，一旦寇至，有司無以圖存，則惟鄉之大夫，與其子弟，相與殫力固圉。天子亦曰：『誰非臣子者，自衛其室家，即以衛朝廷之疆宇。』故協守有叙，倡逃有罰，鄉義勇訓練有命。夫苟鄉紳富室，捐資饗士，壯者出力荷戈，守令督帥嚴明，天下皆如此也。其效乃在督撫上矣。祁之役，民以死鬥，不幸而曰兵也，則以征調之士卒，奈何殺之？不知今之用兵者，正爲兵之殺民，與賊無異，且有甚焉。故有賊之地，民寧從賊，無賊之地，民亦仇兵。何則？賊容有不殺民之時，而兵則決無不苦民之事也。鳳督黔人，視黔卒加倍，而幕中參佐，無一非黔，更有親戚兄弟，在戕殺中，挑激之無所不至。劉珣珽等，自樂至，又自諱其事，是以歸罪於徽者，獨苛，然而通國知其非公論也。今聞其乃補疏續參饒南，削祁門之說，不攻自破，而賢大夫與道府有司之無罪，亦不自明矣。貞於十六日拜有小疏，凡可以爲貴鄉剖雪者，亦頗委曲詳盡，第關密奏，未敢暴其辭，恐聞者愈以賈罪。况日月光華，中樞妙用，只令始末昭晰於諸公，決無稍礙。但明旨既宣，自宜奉行，雨露中廻，更顯聖德。平心靜氣，以俟之，使言者深悔任耳之過，則事機旋轉，復不費力。凡一切展辨，宜自暫省，不知有當於列位台臺之萬一否？若蒸黎自捍頭目，初無纖過，聖天子豈以兵易吾民？貞待罪未去，終當以身蔽之。幸台臺集而慰諭之。有督撫之護兵，不可無地方官之護民，貞也。雖愚，知所從事矣。」（覆書全抄）

外有鄭撫臺復正希書，與唐太尊書，鄭按臺復正希書，外□□□答馬瑤草書，又程兵尊復正希書，俱不及盡錄。

史大司馬復徽州衆紳書，謹復。今天下之所最厭苦者，惟賊與兵，乃兵之足爲患者，或自以爲兵，而郡邑莫能禦之。又或以爲兵，而羣坐而俟之，是故兵之所恃以逞者，賊亦冒之以爲名，而居者不察，此郡邑之所以淪亡而不可救也。貴鄉號僻壤，又殷富，不見兵革，此其爲豺虎屬日久矣。三月祁門之役，衆志成城，一以扼險，殺敵爲勸，使天下之人，盡如貴邑，寇盜不難平也。而議論啾啾若此，何以爲地方綢繆計耶？所諭敬心識之，方冗率復，伏望鑒原。（復書全抄）

史大司馬與金正希書，老年台之名，在天下無知與不知，皆能言之。若淮陰之距新安數百里，又受事有年，而高山之懷，發於寢寐，上林之雁，不通數行，平生疎拙之辜，誠不可以擢髮論。以祁門三月之役，貴鄉諸生，曾一通其顛末於淮上，而後知老年臺之忠孝，爲不可及也。當今之爲國家患者，賊而殺賊則兵也，兵能殺賊則兵，兵不能殺賊而所殺非賊，則併不得爲兵。夫兵之不得爲兵久矣，至兵之假號爲援勦，爲勤王，而實快其鹵掠，殺百姓之志，此憂時之士，所以當食而放箸也。又况紆塗縱掠，明明賊之行徑，而欲責地方之不疑，胡可得耶？前已有字致當事，乃其復弟者，以各兵自明其非賊，將馬疋器械，一切交付，而地方於深夜圍而火之，弟亦正疑此舉之太過。及讀台翰，則此語又似爲募兵官之故爲粧點也。台諭云：「與賊入而後有悔，毋寧禦之而後有悔。」夫禦之一字，既難言之，而悔之一字，尤難言之。今江北之民之蒙難者，歷十餘歲矣，苟其一心禦之，卽未必悔，苟不禦而卽悔，則亦必禦；而以悔之恐後，而禦之獨先，此固明哲之事，而何當事者之不見諒也？老年臺身居苦塊之中，而力負疆場，志安桑梓，身任而不勞，怨至而不悔，慷慨激烈之氣，發於楮墨，灑灑累千百言，使人悚服。聖明在上，晦霾之日，月何可不揭中天而行也？大教謹一一心識之，弟法適以南樞員缺，謬膺簡命，今且揚帆次真州矣。正值旁午，諸不遑及，惟老年臺鑒之，嗣將另布，不盡欲言。（復書全抄）

馬督復徽州衆紳書，恭惟台臺，聖世皇，變清時山斗，五百年之名世，夫豈異人億萬載之皇圖，實惟永奠。固英

所景仰瞻依，奉爲師範者！况忝榆粉之末，濫疆場之寄，所望於覆露者，又豈穎楮所能罄哉！黔兵被殺一案，事出意外，大非得已。英豈樂爲是紛呶耶？按臺公祖密疏中所云：「英倚黔兵自強，兵馬遠來，可惜錢糧不能銷算，各將士親戚子弟多在此中，不平之鳴，亦不外此區區耳。」英自永城歸壽，只聞祁門之事，未知樂平之舉，而各將士哭聲震天，憤欲南渡。英固八百人之屍主，七百餘騎之失主也，不得不據萬民安所報徽寧差役之言，以入告。若使彼時貴府有司，據實相聞，留一活口相示，何敢以樂平之數，盡歸祁門？繼知樂平亦殺，戈陽亦殺，而樂平更多，亦卽陸續據實上聞，亦何敢膠執前誤，獨仇祁門也哉？當日自武陵發兵東下，步兵從舟，而馬不可越洞庭，涉長江，不得不取道長沙者，勢也。江路險而梗，且兵多，陸路坦而寧，且兵少，監紀官之取水不從陸，亦勢也。原擬騎兵出九江，會於皖口，不意左兵在秋浦，逼使蘇徽，此意外之變局也。又不意押馬諸將，以人馬衆多，店舍槽籟不便，分先後兩路而行，則又變局中之變局也。然豈料前途有人焉，設筭而殺之也哉？在祁門者三百人，無子遺焉。在樂平者五百餘人，止存十一人焉。戈陽者二十人，亦俱喪元焉。祁門啓釁之故，無人可問矣。樂平者止駐一夕，次日行二十里而被圍，有何積怨於地方，然猶曰人衆也。戈陽之二十人，又豈淫掠之故哉？嗟乎！此八百人者，皆將吏親戚，頭目精銳，非無籍擴悍之兵也。使果圖淫掠爲不逞，則惟恐不合其黨，張其勢，又肯輕爲分折，零星受屠耶？然此往事矣，三百餘人無噍類矣，不淫掠耶，誰爲質問？果淫掠耶，法亦何加？但數百之冤魂，其父母妻子，令英作何安頓？數百之戰馬，數萬之金錢，令英作何歸着？惟乞台臺設身處地，爲英一籌耳。貴府有司，及公私揭帖，但云原無黔兵入徽，監紀懼罪，以樂平之事，移禍於祁，想亦非公論耶？昨日按臺密疏，所以罪英者至矣，而疏中所察情形，則似乎止爭多寡，不爭有無也。止罪黔兵以淫掠，而未嘗諱殺兵之事也，卽萬民安所報者，不全屬於虛也。其言英不平之故，言言皆英隱痛，英何言哉？至兵之入樂入祁，監紀何知？江楚異路，監紀何罪？英疏具在，自據萬民安所報入告，時李章玉在浦護諸怨軍，不使南渡，其夢夢猶英也。何罪可懼，何禍可嫁，何謗可造，而欲代殺兵者分罪，又欲未死之黔兵，與死者同罪，不

亦甚乎。然英所言者，公事也，非私怨也。鄭公祖之疏，英甘唾面，不敢有異同焉。既以入告，則以威福聽皇上，是非聽公論，寬嚴聽執法，察給聽撫按，亦更不執一毫成心，不敢出一贅語，但欲得戰馬以濟急，器甲以禦寇，嗟乎萬里招來，實英作之孽，送入鬼門，實左兵爲之梗，而無故被戮，實衆人宿生之冤債。但所惜艱難之時，一壺千金，而精兵猛將，良馬堅甲，不得爲國家效毫髮之用，則英所謂嘔血腐心，警魂墮魄，淚下沾襟而不能自己者也。然今之鳳督，亦極難且苦矣。大江南北楚豫之樞，無事不相瓜葛，而一丁一馬，一甲一器，一鉛一炭，無不取之數千里外。絲忽孰非國家之金錢，而泥沙棄之，土芥拋之，誰非臣子，誰忍置之度外。想亦台臺所垂憐而心亮者。時事方棘，血戰經年，鳳兵肝腦塗地於江南，似不無小補，亦未必無緩急相需時，想亦台臺所深念也。軍書旁午，草勒肅復，憤憤不知所言，英無任惶悚之至。（原書全抄）

後馬督與阮圖海書內云：「弟自守不暇，寧樂與人爲難。」又云：「大約徽人之下毒手，則不欲開此路耳。樂平戈陽覆起於圖馬，亦不同也。聞按臺公祖已有疏，據樂平祁門之報，以聞上矣。弟之爲軍吏，按臺之爲地方，易地皆然。」又云：「樂平殺官三十餘員，祁門幾殺二十員，內包萬春范成則萬夫敵也。」又云：「樂平之事，業已補牘祁門之案，自然解網。弟區區苦衷，無所告訴，又不便徑達之鄭公祖，伏乞便間，以弟萬不得已之情，處無可奈何之遭轉達，但求設身處地，爲弟一思，則弟之苦，可蒙鑒原矣。」

又正希先生致馬督撫書，亦數千言，不錄。

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馬督行牌，一運越金萬兵馬，二運黃總鎮兵馬，三運劉總鎮兵馬，四運中軍楊副將兵馬，五運本部院內營楊副將兵馬，會同太監盧刻期渡江勦獻，水路廬州蕪湖九江南昌袁州繳，陸路廬州蕪湖寧國徽州祁樂袁州等處繳。雖殊批再諭祁樂，云不得已而假道，萬無縱兵私行報仇之理，各宜安心，然而人心惶惶，舉郡不寧。嗣後賴諸當事及正希先生史大司馬力，馬督兵不渡江，民心始安。

弟恐傷老母心，北行之事，隱不敢以告，行行且止，爲老母數日遣人一追，真無奈何行也。今且將北渡矣，郡事弟一到，都便可決了。惟家下事不能不係念，恐其見弟北行，而乘虛入郡，欲有所爲，則款中諸紳，不得不努力。邑士民無主，惟兄勿避勞怨，與邑中諸公商計，使弟一無所慮，則幸耳。數蒙挂念，舟次草勒，匆卒不盡願言。子弟幸時教誨之。（正希公與程希呂先生書）

巡視上下江御史黃爲，仰體新恩，酌量情法，措補軍資，重法首禍，以結欽案事。奉聖旨：徽人慘殺黔兵，掠奪馬疋，情罪可恨。但已經大赦，姑從寬結案。汪爵依擬，監候處決。趙文光提到另究，張文輝、唐良懿、姑准開復。吳翔鳳降二級，用銀給與該營死者，着該府縣官遵旨致祭遺骸。該部知道。（巡按來牌）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上傳總兵官唐通着回鎮，用心整練兵馬，相機戰守，有功日優叙隆酬。其死事劉之綸，着從優議卹。卽奏金聲速與起用，該部知道。（邸報）

敵郡人無本業，天下幸得無事，散而之四方，種種求衣食以自活。遭敵寇交棘，兵火相侵，其失業竄歸，而朝不及夕，無以自存者，半郡中，今且什八九矣。頃議補軍資數千金，遠人不知，以爲郡中宜若易易，而不知事勢之憂，憂其難已未可，一二言盡。乃蒙黃侍御傳貴陽台旨，必追首事，用兩人重罪以結案。夫當日事端，本由於先時備禦，既家自爲守，而機遂發於急難倉卒，則人各捍患，必坐何人爲首，此實不能，而且定重罪，尤難乎其爲獄辭。羣人之傳讀貴陽督鳳時題疏也，內有言曰：「黔將蔣正秀爲南樞臣，留以堵禦左兵，有功題叙。」今有司將定重罪，是固不得概罪以堵兵，而直可專罪以堵黔也。郡人之傳讀貴陽督鳳時報書也，內有言曰：「兵之入樂入祁，監紀何知，原議騎兵出九江，會於皖口，不意左兵在秋浦，逼使由徽，此意外變局也。又不意押馬諸將，以人馬衆多，分兩路而行，則又變局中變局也。」始知意外變局，雖鳳中不及知，既而變局中變局，雖自押馬同行之官，亦不及知，而萬山中人，能逆斷一變局，知入樂之是黔，又能再逆斷一變局中變局，知入樂之外，復有入祁之皆黔，此必不能。今將定重罪，

是固不得直罪以知黔也。夫實不知爲黔，而相與共出死力，貴陽鑒原而矜其意，卽不敢望比於蔣正秀之堵禦，而按其過，亦堵禦之過，毋亦是宥過無大，其誰不欣悅於無我之公明，而懾服於不殺之神武？追憶去春過□宗伯，宗伯爲不孝述楊龍友之言曰：「天下原有兩是之事，黔兵與新安一案是也。」不孝唯唯，當煩宗伯爲不孝通意，鳳中亦卽以龍友此言，通不孝意也。黔人不能無所防而不改道，旣改道，或不能無紛紜。徽人不能無所防而不堵禦，旣堵禦，必不能無相傷。大抵同一不得已之勢也，於黔人乎？罪於徽人乎？亦何罪固初不必定一有罪，而後可以明一無罪也。貴陽今秉國均，不與督鳳同，愈咄喜怒，四海觀望，斗柄所指，天下春秋，固宜郡人之日夜望恩於督鳳時，尙加進也。誠令重罪二人，而但傷一郡之心，而實有所關係於天下之勸誡，而大有所贊益於貴陽之盛德，亦何敢爲一二郡人愛其死，傳不云乎？居彼人之所，則恐其詈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貴陽今以天下爲家，密邇郡縣，且夕綏急，今亦郡人將爲貴陽詈人時也。願台臺幸爲婉語，請一笑而釋。（與陳雪灘書）

此弘光時金公與陳雪灘書也，黔案於此遂結。

### 插菊寄 笑柄 笑譚

寄園主人曰：「人生七情，如喜樂愛欲，皆籍笑以達之，笑亦何能一刻無者？顧昂昂七尺，勞心苦思，徒供他人之笑，獨不可耳。杜牧之云：「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余試作牧之插滿頭花，以博世人一噱。」

### 笑柄

見有不合於禮義者，雖三尺童亦知掩口而冠裳簪絨中，且不惜以其身試嗚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士君子慎毋慮萬世之懜懜而資之笑柄也。

明太祖憫常開平遇春無嗣，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盂水盥櫛，開平曰：「好白手。」遂入朝去。回內出一紅盒，啓之，乃斷宮人手也。開平驚憂，後入朝，儀度錯愕，太祖再三詰問，開平懼，吐其實，且叩頭曰：「蒙上賜二宮人，

今若此，有辜聖恩，死莫贖，故連日驚憂。太祖大笑，召開平入宮飲酒，命力士肢解其妻曰：「悍婦之肉。」開平驚成癩癩，又有無嗣功臣，面奏聖祖求養子。聖祖曰：「你們悍妻平日酷妬，絕我功臣後嗣。可着禮部各給木碗一隻，拄杖一條，沿功臣門求乞作樣。」（龍興慈記）

明太祖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偵其動靜。比報告有所事，惟劉子欽袒衣席地酣睡。蓋時初飯，能被酒，竟入夢耳。上召至，謂曰：「吾書堂爲汝臥榻耶？」罷其官，令往工部辦事。子欽略不分訴，竟買吏巾條服之，步入工部。尙書驚曰：「劉庶常何爲爾？」欽曰：「奉聖旨，命子欽爲本衙門吏。」尙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立，與羣胥偶。少頃，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上笑，速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上曰：「汝好沒廉恥。」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恩，出具冠袍還閣中，卽一日間也。（九朝野記）

解學士嘗弔友人喪，悍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笑史）

天順間，曹欽謀反伏誅，時有詩傳京師曰：「曹奴曹奴發顛狂，寇逮諸公死亦當。學士叩門如繫犬，尙書鎖頸似牽羊。萬安叩首稱三叔，恭順當兇戰一場。寄語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見吾皇！」（楮記室）

金編修璐未仕時，爲外家張氏作誌，謹依金石之例，不書婦姓。婦家乃俗夫也，意編修爲輕己，而背言詆之。張子興口占長短句嘲曰：「張翁墓誌，金生執筆，不書婦氏，婦家稱屈。金生自謂能文字，纔動筆時便忍氣。韓退之柳柳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誌做多少，畢竟門前罵不休。」（堯山堂外紀）

江右胡存齋參政好客，每虞閩人不通刺，若在家，卽於門首掛一牌云：「胡存齋在家。」沈孟淵性好客，每日設數筵酒食以待，若無客，則令人於溪上探望，惟恐不至。（笑史）

曹吉祥任曹欽反，旣殺寇深，又索王尙書翔。王正在一室窘迫，一主事長大多力，遽負之逸。王後擢此人要津，時呼馱官人（同上）



成化間，上患舌澀，諸司御前奏事准行者，若答是字，鴻臚卿施純彥請易照例二字，上答甚便，尋擢尙書，時人嘲曰：「兩字尙書。」（同上）

成化中，內閣劉吉丁外艱起復，每媚科道，以免彈劾。宏治改元，侍讀張昇數其十罪，反爲御史魏璋所劾，左遷。世以吉耐彈目爲劉綿花。（噴飯集）

高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悍，每間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卽出詬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棄汝，今置妾，汝復間之，是欲絕夫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置汝於法。」自是，妬少衰，生中書舍人頤，乃陳公一怒之力也。（菽園雜記）

李大壯畏服小君，一不違令，則叱令正坐，爲縮匾，擊中安燈，燃燈火。大壯屏氣定體，枯木土偶人自譚之曰：「補闕燈檠。」（清異錄）

王文穆妻甚悍妬，嘗作三畏堂於後圃，楊文公見而戲曰：「請改作四畏堂。」王不悟，問云何？楊笑曰：「兼畏夫人。」（遺愁集）

李九我相國，年踰五十，無子，丁改亭大理，過其署，苦口勸以納妾。夫人在屏後聽之，大怒。丁呼掌家老嫗出，返覆引譬，語語痛切。老嫗泣下，夫人因醒悟，亟呼媒納二妾，因生二子，孫月峰尙書亦無子，改亭亦如前勸之，孫不應，且拒之曰：「釋迦不以羅喉傳，仲尼不以伯魚顯。」九五清品，蓋天假丁以裕其後。（蘇談）

李西崖嘗與陳師召擲骰得么，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之果六，色色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西崖天才也。」或曰：「給公耳。」上么下六，骰子定數，何足爲異？師召笑曰：「然則我亦可爲。」因詣西崖，西崖已先度其必至，別置六骰，錯亂其數，師召屢揣之不中，乃歎曰：「公真不可及，豈欺我哉！」（笑史）

陳太常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玉堂叢語）

嚴相嵩父子聚賄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凡五高會，而漁獵猶不止。京師名之曰「錢癆」。（噴飯集）

唐子畏祝希哲兩公，浪游維揚，費用乏絕，戲謂鹽使者課稅甚饒，乃僞作元妙觀募緣道士，衣冠甚偉，詣臺造請，鹽使者怒咤之。兩公對曰：「貧道非游食者流，所與交皆天下賢豪長者，即如吾吳唐伯虎祝希哲輩，咸折節爲友，明公不棄，請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霽威，隨指牛眠石爲題，命賦之。唐先祝，繼立就一律，詞云：「嵯峨怪石倚雲邊，頭角崢嶸勢儼然。苔蘚作毛因雨長，藤蘿穿鼻任風牽。長眠不食溪邊草，無力難耕隴上田。怪殺牧童鞭不起，笛聲斜掛夕陽烟。」御史得句笑曰：「詩則佳矣，意欲何爲？」兩公進曰：「明公輕財好施，天下莫不聞，今姑蘇元妙觀圯甚，倘捐俸葺之，名且不朽。」御史大悅，遂檄下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爲葺觀費。兩公遂駕扁舟，歸投檄二邑，更修刺謁二尹，詐爲道士關說，得金如數。乃悉召諸妓，及所與游者，暢飲數日而盡。異日鹽使者按吳，詣觀瞻禮，見傾圯如故，召令責之。對曰：「前唐解元祝京兆兩公，自維揚來，極道明公爲此勝舉，金已如數畀之久矣。」鹽使者心知爲兩公所給，不問。（野編）

有客登山賦詩，伯虎作乞兒狀，戲謂曰：「諸君今日賦詩，能容乞子屬和乎？」客大咤，已而戲曰：「試爲之。」伯虎索紙筆，大書一字畢，遂行，客大笑追之。伯虎疊書一上四字畢，求去。客曰：「吾固知乞兒無能爲也。」伯虎笑曰：「吾性嗜酒，必飲而後作詩，君能惠我酒乎？」客遂浮白示之，曰：「若能賦，當令若盡醉，不然難免若責也。」伯虎復大書又一上三字，客撫掌相謂曰：「此可謂能詩耶？」益窮之。伯虎復書一上二字，諸客皆絕倒。伯虎進曰：「吾待飲久矣，真欲先生作詩乎否耶？」遂舉酒一飲，輒盡，援筆續成一絕云：「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一上到高山，上舉頭紅日白雲底，萬里江天都一望。」客大奇之，相與卽席盡醉而返，竟不知爲何許人。（伯虎紀事）

吳令欲於虎丘採茶，命役賚牌，嚴督諸僧，役奉牌需索，僧無以應，命役卽繫僧歸邑，令大怒，笞之三十，號令通衢。僧惶遽，計無所出，知令雅重伯虎，厚幣求之。伯虎拒不納，一日出游，乃戲題其枷上曰：「皂隸官差去採茶，只要紋

銀不肯除。縣裏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令出見詢僧。僧對云：「唐解元所題也。」因大笑釋之。（同上）

董思白督學湖廣，往往以題爲戲。某府考試之前一日，先懸牌云：「來日不考文。」應考者羣以爲必詩賦也。既點名畢，分坐靜候，未見發題，有高聲命請題者。督學曰：「題昨日已發，何不速作文？」乃知爲中庸題也。又考某府出牌云：「一至一二至二，三句，三聖人，四句，四孔子。」隱題令自悟，良久乃知爲一朝而獲十禽，至終日不獲一句。二者皆法堯舜至道二句，聞君行聖人之政三句，陽貨欲見孔子四句也。（嘯虹筆記）

徐相存齋提學江西時，道遇毛尙書伯溫舟，謁之，語小洽。毛曰：「公得無饑否？」卽呼具小點心來。侍者奉大漆盤四，其二盤裝炙鷄，鷄皆大鸞。其二盤裝饅頭如盃大者，各五十許。又不置筯，以手掇之。二銀盃飛酒，長釀大嚼，傍若無人。徐雖不能多食，而少年勇於酒，互舉無算。至暮，懽然別曰：「公大器也。」迨毛下安南，還華亭，亦副入座矣。毛食兼數人，嘗主湖廣鹿鳴宴，諸生七十五人人陪二大白，不醉（朝野異聞）

寧庶人宸濠既就擒，拘宿公館，以銅盆與盥洗，怒曰：「縱乏金盆，獨無銀者耶？」其習於奢侈如此。（笑史）

崑山歸熙甫有光爲吳興令，令每治事升堂，胥吏環擠案旁，幾不容坐。公怒，以珠筆蘸飽，捉向諸人曰：「爾輩若不速退，我便洒將來也。」（遣愁集）

大將軍戚繼光，其夫人威猛，時暢軍機，常分麾佐公成功。止生長嗣一人，亦善戰，置在前隊。軍法反顧者斬，偶與敵戰，敗，反顧，公卽斬之。於是將士膽落，殊死戰，復大勝。夫人以是不無少恚，而妬亦天生。公每入幕，目無旁矚，或教以置妾別業者，果匿數姬，生三子。夫人每握刀突至其地，絕無影響。蓋於曲房通別室，其扉牆磚巧於合縫，見牆不見扉，惟公獨入之耳。久之，以一子托言某孝廉子，丐以繼嗣，卽令孝廉處以西席。夫人大安之。一日念無子，涕出，有小妮子發前事。夫人大怒，納兵往攻之，而一卒不令出，恐有洩者。孝廉急屬一力踰重墻報公，公詔諸將問計，或曰：「願以死迎敵。」或曰：「早避之便。」公曰：「皆非也。」乃自袒跣，跪逆夫人，諸姬披髮席藁，各抱其子請死，而

請以子嘗刃。夫人令抱兒起，皆送還曰：「首禍是老奴。」令杖之，公即伏受杖數十，門外將卒喊聲大舉，乃已。箠諸姬最毒，罷歸。由是公不得輕出，陰與諸姬絕，令篋其所有，各從所適。諸姬計曰：「棄妾非主人意，何忍爲之？」乃輕裝適他郡，披剃爲尼，匿女僧家。梵誦至十餘年，夫人歿始歸，各擁其子，然諸子始夫人皆子之，亡恙（耳談）。

楊進士，世胄也，貌美，弱冠成甲科，與婦琴瑟和好。有侍兒嬌麗，及笄，心欲之，乘酒語婦，願與私。妻怒曰：「彼在某所，往即得，何必問我！」而寔匿之幃中，往無所得，及返，戶已下鍵，始知給己也。曰：「門不啓，吾當縊死。」婦以爲戲，臥益堅，須臾察之，懸死梁間矣。（同上）

宏光元年三月，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遙祭先帝，獨阮大鍼後至，號哭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馬士英急掩其口，止之曰：「勿漫言，徐九一現在蘇州。」聞者大嗤。（同上）

楚事委楚撫宋一鶴，一鶴貧懦巧詔，以嗣冒父名鶴，投刺自署其名曰「鳥」，楚人謂之鳥巡撫。（明季遺聞）

亡國之主，其愚亦出天賦，齊祖受禪，宋主自宮中出，猶謂左右今日何不奏鼓吹，梁兵已圍建康，宮中有數百具木榜，左右請爲城防，東昏猶欲留作殿，不肯與之。宏光時，楚烽交急，猶日漁幼色，乞兒取蟾酥爲藥，亦帖上用二字，人不敢觸，真是千古一律。（座右編）

笑談 片言脫口，遂以解頤，誰謂笑者不可測哉！余則以樂然後笑，笑之中有箴規焉，有驚懼焉，何必莊言諷諭，乃足聳君子之聽聞。

永樂初，嘗遣使迎天竺真僧來京，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於是信者晝夜念之。時翰林侍讀李繼鼎笑曰：「若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以待譯者而後知？且其所謂唵嘛呢叭彌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悟耳。」（開卷一噓）

正統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玉音，洪亮抑揚，殊聳觀聽。而讀奏之際，必多吃誤，其貌美髯而禿頂，朝士遂爲詩以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有使回問京師新事，或誦此詩，問其爲誰，其人遽曰：「此王少卿也。」（枝山前聞）

余邑戴則紳爲鴻臚序班，聲音洪亮，思宗聞其唱名異之。後出爲縣丞，適鴻臚正卿缺出，思宗曰：「前唱班人何在？」遂陞正卿，亦奇遇也。

景泰間，劉主靜陞洗馬，王偉時爲兵部侍郎，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主靜應聲答曰：「大司馬洗得干淨，少司馬尙不干淨，我固當洗之。」衆聞之，噤然。後主靜與王克述同陞庶子，劉宣化戲請主靜曰：「衆人皆是假庶子，先生真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然無以答。（堯山堂外紀）

張倬山陰人，景泰初爲崑山學訓，年未二十，以聰敏聞，典史姜某體肥，嘗戲張云：「二十三歲小先生。」倬應云：「五百餘斤肥典史。」（蓬窗夜話）

于司馬謙一日與兪司寇士悅偕，其僚佐會坐，司寇侍郎戲司馬侍郎曰：「于公爲大司馬，公非少司馬乎？」司馬侍郎卽應之曰：「兪公爲大司寇，公則少司寇也。」舉坐絕倒。（堯山堂外紀）

成化辛卯十一月，彗星見，廷臣皆謂上下懸隔，情意不通所致。彭時等請召面議，於是內臣乃約許召對。復戒不宜多言，既見，但言天變可畏，上曰：「朕已知矣。」萬安與彭時商輅連叩頭，同聲呼萬歲，命賜酒飯而退。諸太監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忠言奇謀，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爲萬歲閣老。（遺愁集）

予曰：「宜對以兩字尙書。」

費文憲公宏官侍郎，其兄爲太常少卿，公宴，以長少易其位，劉瑾適過之，云：「費秀才以羊易牛。」公啓云：「劉中貴指鹿爲馬。」瑾怫然去。（玉堂叢語）

翰林院學士惟一人，多或三五人。宏治壬戌秋，閣老洛陽劉公健，因修會典成，欲得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時禮部尚書已有六人，謝遷以在內閣，張昇爲禮書掌鴻臚寺事，崔志端以禮又掌太常寺事，并南京爲六人。崔由神樂觀道士，京師爲之語曰：「禮部六尚書，一員黃老，翰林十學士，五個白丁。」一時盛傳，以爲的對，且有警機。蓋此五人，謂山西張陝西楊太興并其某，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以私意選爲庶吉士者。（堯山堂外紀）

毛栗菴瑋往謁楊南峯，適浴，聞者以告，不獲見。後南峯答拜，栗菴亦以浴報稱，不見。南峯卽題所投刺曰：「君來拜我，我洗浴，我來拜君，君洗浴，君拜我，時四月八日，我拜君，時六月六日。」四月八日，爲浴佛之辰，六月六日，吳俗悉投貓犬於水中。（同上）

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製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在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冲挹，其容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稱也。」（座右編）

有皮匠得橫財造屋，求一鄉先生題扁，爲題曰「甲乙堂」。匠喜，不知像其皮刀錐子也。一僕驟富起屋，乞扁，有士人題曰「旦堂」。僕亦喜，不知優人作旦者，開口曰奴家也。不謂此裁衣見識獨超。

都御史韓公雍與夏公頃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證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畜德錄）

崑山吳山人擴字子克，嘗元日賦詩，奉懷分宜相公。人戲之曰：「開歲第一日，懷中朝第一官，便吟到臘月三十日，豈能及我輩乎？」（列朝詩集）

有一士人，年老納二寵，托其友命名，友以忠娘孝娘名之。其人曰：「忠孝誠美，然以名妾，則非稱。」友曰：「有出

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稗史彙編）

彭春庵七歲從鄉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爲？」周文襄公在吳中，好徜徉梵刹，見佛即拜，士夫笑之。文襄曰：「論年齒亦長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笑史）

王磐號西樓，高郵人。李空同就醫京口，遇人故自矜重，元夕飲楊文襄西樓，短衣下坐，空同傲不爲禮。西樓分賦得老人燈，應口而成云：「形骸憔悴不堪描，還自心頭火未消，自分不知年老大也，隨兒女鬧元宵。」空同心知其嘲，嘿然而罷。（列朝詩集）

袁十士景休字孟逸，吳人。侍御劉子威以文章自負，景休每向人挾摘其字句鉤棘，文義紕繆者，以爲爛笑。子休怒訴之於郡尉，攝而笞之。景休仰面對曰：「民寧更受笞數十，不能改口啞舌，妄諛劉侍御也。」尉笑而遣之。（同上）

焦閣老方面黑耳長如驢，嘗謂西涯曰：「君善相，煩一看。」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馬，尙書，右相像盧侍郎。」馬與盧合，乃一驢字，始知其戲。（胡蘆編）

丘於莊自製餅，軟膩適口，托中官進。上食之佳，命司膳監效爲之，不中式，俱被責。因請之丘，丘斬不以告，由是京師盛傳爲閣老餅。（笑史）

予七齡侍先曾祖側，以狀元糕命對，予衝口而出曰：「閣老餅。」當時究未知餅之出處也。

一朝士麻臉鬚鬚，一朝士面歪而眇一目，眇士戲麻士云：「麻臉鬚鬚，羊肚石倒栽蒲草。」麻士答云：「歪腮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衆爲絕倒。又太倉陸孟昭爲刑部郎中，嘗往一朝士家駕牛，投刺不書名，惟云：「東海釣鰲客。」過，其士歸見之，知其孟昭也，亦遞一帖云：「西番進象人來。」蓋孟昭黑臉白齒，人皆嘲爲象奴云。（客座新聞）嘗見雜錄中，有題航船詩云：「兩浙無車馬，乘船便當街，渾身穿木屐，未死入棺材，退殼鑽蓬出，攬梭下堰來，夜

深相並處爾寵我儂開。」(同上)

萬歷庚辰，鼎元張懋修相江陵子也。傳臚之日，公自閣中歸，方飲酒歡甚，忽傳兵部送緊急塘報，開函，則內有簡云：「侍生公論拜賀，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特甚。」公覽之大怒，亟索其人，已亡去矣。此四句，蓋宋人以刺秦檜者也。(林居漫稿)

夏少師當國時，江西士紳以生辰致賀。少師長身聳立，諸公俯躬趨謁，高新鄭旁睨而笑。少師問其故，新鄭曰：「偶思韓昌黎聞鷄詩，大鷄昂然來，小鷄竦而待，是以失笑耳。」京師語謂江西人爲鷄，相與陶堂而散。(列朝詩集) 義興儲遇一日過金沙鄧孺孝，鄧爲言絕糧狀，因口占數語自寬云：「有口無糧不用愁，有糧無口正須憂，真人解得其中意，煩惱坑中好出頭。」儲曰：「某去年貧無袴，亦有口號。」遂謂曰：「西風吹雨聲索索，這雙大腿沒下落，朝來出榜在街頭，借與有袴人家著。」坐客皆貧士，爲之大闕。(堯山堂外紀)

雲間淡酒行香子詞，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過三觔，打開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餅足足三觔，君如不信，把秤來稱，有一觔水，一觔土，一觔餅。(客中閒集)

蔣閣老冕歷仕三朝，始告歸田里，肅宗慕其賢，使使三聘之，不至。睿制詩一闕，頌云：「聞說江南一老牛，徵書聘下已三秋。主人有甚相虧汝，幾度加鞭不轉頭。」冕稽首俯伏以對，詩云：「老牛用力已多年，領破皮穿只愛眠，犁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終不就。(堯山堂外紀)

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往來詩人題詠殆遍。有客書一絕云：「採石江邊一坏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班門前掉大斧。」(縫軒別記)

內鄉縣李菱字子由，官翰林檢討。其弟名廕，字襲美，久滯增廣生。菱遺書廕曰：「爾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增得幾多，廣得幾多？」廕答書曰：「爾今日檢討，明日檢討，不知檢得甚麼，討得甚麼？」(噴飯錄)



許公國與申公時行相約詣一所，公議許曰：「此纔午時，未及申時行乎？」申應曰：「既以身許國，不得不爾。」  
(世說補編)

一人盛談輪迴報應，甚無輕殺，凡一牛一豕，卽作牛豕以償，至螻蟻亦罔不然。時許文穆曰：「莫如殺人！」衆問其故曰：「那一世責償，猶得化人也。」(解頤贅語)

應履平爲德化令，滿考，吏部試論，文優而貌不揚，不得列上。乃題詩都門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胡及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糲得硬綳綳。」不書名，姓吏呈冢宰曰：「此必應知縣也。」遂陞考功。(同上)

明神宗乙巳，考察京官，給事錢夢臯當外補，因出入閣臣沈一貫門下，特旨留用，時論藉藉。一日吳中有布衣在一貫坐，夢臯戲曰：「昔之山人，爲山中閒人，今之山人，爲山外游人。」布衣答云：「昔之給事，乃給黃門事，今之給事，乃給相門事。」一坐哈然。(遺愁集)

沈承字君烈，嘗題魁星像贊云：「吾怪爾形，爾何類乎山精？吾欽爾名，爾何主乎文明？豈從來方士之肺腑，皆爾之所脫化，抑當今科第之面孔，實爾之所讓成？但又何以右手持筆，而左手持金？得毋謂讀書非此不行，噫，然則吾將不得慰汝之靈乎？曰：尚有賴乎管城。」後尤展成有贊云：「胡取乎筆論文章，胡取乎斗盛糲糧，胡取乎金通津梁，有筆無斗，則伯夷餓於首陽，有筆無金，則子輿困於臧倉。公曰：兼之，然奚爲魁而不元也？豈筆之不良，與抑斗之不石，金之不黃，噫，噫，今之魁星，蓋有之矣。若古之魁星，但見天漢之光芒。」江都張天民以尤贊未盡也，爲足之云：「胡爲乎筆抄於章，胡爲乎斗糲麩糧，胡爲乎金通科場，一足反踢，豈將屈膝乞憐，冀得短中取長？一足踞鰲之脊，梁豈將渡江涉海，伺候要津之道傍？」則讀之者，更覺浹汗。(嘯虹筆記)

陳眉公負肥遯重名，湯公若士知其人，素輕之，不與浹洽。太倉王相國喪，湯公往吊，陳代陪賓。湯大聲曰：「吾以爲陳山人當在山之巔，水之涯，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而今乃在此會耶？」陳慚赧無地。(懷秋集)

江陰張畏巖甲午鄉試不中，大罵試官。傍有道者笑曰：「還是相公文不佳。」張叱曰：「野道烏知之？」道者曰：「文貴心和氣平，相公心氣如此，又安得佳？」張不覺屈服。（客中閒集）

近時俗學皆尙三蘇文字，不復知有唐文矣。况秦漢乎？故不拘大小試卷，主司大率批曰：「宛然蘇子口氣。」或曰：「深得蘇氏家法。」卽中式矣。有一士子素不喜眉山文集者，乃笑曰：「衆人皆有蘇子倚靠，偏我獨無蘇子可使喚耶？」於是論策中嘗引證曰：「蘇子有言，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又云：「蘇子嘗曰：良醫不能救無命，強梁不能與天爭，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又云：「此蘇氏所謂察微慮深，慎在未形者也。」亦漫然批其旁曰：「此子固嘗留心於三蘇者，但未純熟耳。」此生見而大笑，作詩嘲之云：「曾見東坡面目無，試官驚得震蘇七，分明指與平川路，一個佳人兩丈夫。」一時傳誦，殊不知始之蘇子，乃史記之蘇秦也，繼之蘇子，乃漢書蘇竟也，終之蘇氏，乃竇滔之妻蘇蕙也。今不論秦漢，不分男女，一概以老泉東坡穎濱當之，不成笑柄哉！（同上）

有孝廉爲京官，顏以文獻世家於門，一夕人以紙糊其兩頭字曰：「獻世。」孝廉怒，命僕罵於市。又一夕糊其文字上一點曰：「又獻世。」孝廉怒罵如前，再則糊其家字上一點曰：「獻世家。」（噴飯集）

方丈住持命沙彌買犬肉，歸值師秉拂上堂，沙彌不便顯言，乃取坐具展拜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請師道著。」師曰：「鑊湯爐炭始得。」沙彌素知師吝，復進曰：「金剛三十二分，未審某甲有分也無？」師曰：「茫茫一片西江水，不許漁人下釣鉤。」彌曰：「如是某則告白大衆去也。」師罔措，良久曰：「只待夜深人靜後，和盤托出大家餐。」拄杖下座。（西臯集）

益都趙秉忠登狀元及第，青州府縣有公宴，值大雪，求公題咏。公曰：「請聯之。」道曰：「剪碎鵝毛空中舞。」府曰：「山南山北不見土。」縣曰：「琉璃碧瓦變成銀。」公曰：「麵糊糊了青州府。」左右莫不匿笑。（梅窗小史）

嘗聞有先朝鉅公，惑志一姬，致夙望頓減。姬問之曰：「公胡我悅？」曰：「以其貌如玉而髮可以鑑也。然則姬亦有所悅乎？」曰：「有之，即悅公之髮如玉而貌可以鑑耳。」又嘗游虎丘，其爲衣去領而闊袖，一士前揖問何也？鉅公曰：「去領今朝法服，闊袖者，吾習於先朝久，聊以爲便耳。」士謬爲改容曰：「公真謂兩朝領袖矣。」（壯悔堂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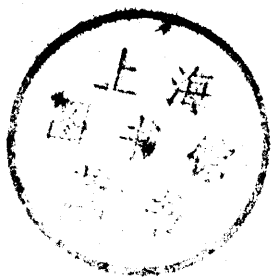
方邵村嘗薦一入泮於督學者，未允；手畫十冊送之，督學重其筆墨，召下榻諸賓閱焉。翻第十冊，乃作一屋坐一人，几上有筆筒插扇，扇摺露字一行，乃萬物靜觀皆自得句。督學閱之色變，諸賓哄堂。（樗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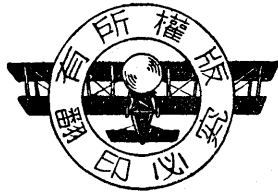
一高僧乞大老一詩，大老贊之云：「一夕靈光透太虛，化身人去復何如？愁來不用心頭火，鍊得凡心一點無。」後一宦游者見之，笑曰：「此死禿二字也，然其語實得靜功真訣，直可驗諸存想，不謬也。」休邑南鄉三溪，俗譏其村人爲牛，有新入泮者，溪西俞姓，以綵帳迎之，其旗上一聯云：「頭角崢嶸，異日必爲天下宰；羽毛豐滿，今秋定見月中人。」亦巧於誦人者。（嘯虹筆記）

東坡在翰林日，春宴同官，佛印亦居其內。坡謂坐客曰：「某行一令，上以二字顛倒說，下用二詩叶韻，以發其意。」坡云：「閒似忙，蝴蝶雙雙過粉牆；忙似閒，白鷺飢時立小灘。」王荊公還令云：「來似去，潮翻巨浪還西注；去似來，躍馬翻身射箭回。」秦少游還令云：「動似靜，萬頃碧潭澄寶鏡；靜似動，長橋影逐酒旗送。」又一客云：「難似易，百尺竿頭呈巧藝；易似難，執手臨岐話別間。」佛印還令云：「悲似樂，送葬之家喧鼓樂；樂似悲，送女之家日日啼。」又一客云：「有似無，仙子乘風遊太虛；無似有，掬水分明月在手。」永升還令云：「貧似富，稍水滿船金玉渡；富似貧，石崇穿得敝衣行。」又一客云：「重似輕，萬斛雲帆一霎輕；輕似重，柳絮紛紛鋪畫棟。」（秋山碎錦）

寄園偶集注紫滄云：「閑似忙，栽花種竹促開塘；忙似閑，斛水栽秧唱采蘭。」余云：「來似去，十年歸客追離語；去似來，九月秋陽拭汗腮。」紫滄又云：「動似靜，手提金縷行無影；靜似動，鏡映玉樓花自美。」余又云：「

難似易，髮壓雙眉登上第，易似難，酒到朱唇閣蒸盤。「紫滄又云：「悲似樂，牽機剪綉渾身着，樂似悲，看劇傷心兩淚垂。」余又云：「有似無，富兒辭借假躊躇，無似有，騙子粧腔跨大口。」紫滄又云：「貧似富，丁夫喚運金銀庫，富似貧，名築僑粧雞犬村。」余又云：「重似輕，手擎寶鼎任橫縱，輕似重，雪壓花枝長拒送。」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再版

寄園寄所寄

標點者	朱太忙
校閱者	周夢蝶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二冊定價三元二角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0 2373B

